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〇四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〇四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六九三六

陳 垓

謝理宗詔興學表 一

方洲記跋 二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 三

高郵軍興化縣滄浪清風樓記 五

泰堂記 六

登科姓名記 八

起雲樓詞記 一〇

趙彥章

奉新縣譙樓記 一一

趙汝諧

水心文集序 一三

四先生祠堂記 一四

祭薛常州先生文 一六

張 億

宋故運判直閣寺丞張公埋銘 一七

宋故夫人章氏祔葬埋銘 一八

張文伯

九經疑難序 一九

論交子 二〇

全宋文卷六九三七

方 立

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二二

齊 礪

乞創新興復竈分最多人特與改合入官奏 二三

帝學序 二四

唐人傑

平亭詩跋 二四

許 奕

轉對論邊備	二六
應詔上言	二六
措置浙西諸州圍田納米奏	二七
進呈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奏狀	二七
論楊次山加恩疏	二八
論蜀事疏	二九
遺表	二九
許景迂	
謝婺守丁大卿職狀啓	三〇
謝使長辟差龍頭場啓	三一
祭太湖神平水王文	三二
桂 卓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三三
李道傳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劄子	三四
繳進兄心傳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奏狀	三六

乞辨明魏峴按劾真德秀事奏……………三七

楊萬里謚議……………三九

故朝奉郎鄭介覈謚議……………四〇

請築真州翼城申狀……………四二

再請築翼城申狀……………四二

與楊輔書……………四四

江東十考序……………四四

江東轉運司初建貢院記……………四五

告瓜步山神撤拓跋燾像文……………四六

全宋文卷六九三八

程德隆

嘉祐巖記……………四八

戴復古

石屏詩集序 一……………五〇

石屏詩集序 二……………五〇

東皋子詩跋……………五一

鄒震父梅屋詩跋	五一
跋丁梅巖集	五二
王 禧	
唐詩紀事跋	五二
程實之	
答友人論讀尚書書	五三
筠坡記	五四
尊己堂記	五五
王 棐	
乞戒諭考官精擇考生奏	五五
瘡癰說	五六
詹 傳	
笑笑詞序	五八
夏元鼎	
南嶽遇師本末跋	五九
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序	六〇

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續記 六一

葉 奭

關西湖記 六二

喬 嘉

責何澹持喪不以禮書 六三

何松年

降聖夫人記 六五

居簡會靈祠記 六七

全宋文卷六九三九

鄭 損

再知揚州謝表 六九

題名 七〇

李世英

癰疽辨疑論跋 七一

傅 康

乞總攬郡縣財計奏 七二

薛 極

言災異奏 七三

高麗寺尚書省牒碑 七三

杜 枏

李杞墓志銘 七四

葛應龍

左顧亭記 七五

魯之茂

跋蘭亭會妙 七八

鮮于申之

李氏易傳跋 七九

錢仲彪

大理寺獄空奏 八〇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八〇

人 境

走弄產錢之弊判 八一

物業垂盡賣人故作交加判 八二

楷改文字判 八四

田鄰侵界判 八五

治命不可動搖判 八七

趙師回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八九

全宋文卷六九四〇

曾 曠

乞宣取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劄子 九〇

鄭 价

跋蘭亭叙榻寫本 九一

呂喬年

東萊呂太史文集跋 九三

麗澤論說集錄跋 九四

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 九四

金貂亭記 九七

史定之

鄉飲酒儀跋……………九七

貴池齊山壽字巖題名……………九八

曹 幽

請責三閩遏敵奏……………九九

瓜廬詩跋……………九九

史彌鞏

都城失火應詔上書……………一〇〇

鄭克寬

賀潘知錄啓……………一〇一

賀程宰啓……………一〇二

劉 澥

龍洲集序……………一〇二

楊 瓘

綿州富樂山題名……………一〇三

全宋文卷六九四一

林執善

賀史丞相從吉加官啓……………一〇四

賀曾參政啓……………一〇五

賀史丞相除少傅啓……………一〇六

賀史丞相起復啓……………一〇七

賀鄭僉樞兼參政啓……………一〇八

賀顏中書除直院啓……………一〇八

賀張右史啓……………一〇九

賀吏部劉尚書啓……………一一〇

賀楊國錄啓……………一一一

通待制辛帥啓……………一一一

通史都大啓……………一一二

通徐倉使啓……………一一三

回西外趙知宗啓……………一一三

通韓府判啓……………一一四

回程監倉啓……………一一五

通交代王運管啓	·····	一一五
聖人備道全美論	·····	一一六
林 杲		
林光祿壙志	·····	一一八
宋 均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跋	·····	一二〇
潘景伯		
宋故昭武戶曹潘公孺人劉氏墓誌銘	·····	一二一
洪 伋		
再刻謝宣城集跋	·····	一二三
容齋五筆跋	·····	一二三
祭陸象山文	·····	一二四
鄧 早		
玉城山醮壇詩跋	·····	一二四
趙汝回		
瓜廬詩序	·····	一二五

雲泉詩序 一二六

重建錄事聽石記序 一二七

高 槩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一二八

全宋文卷六九四二

林 岳

九朝編年備要序 一三〇

瀛洲亭記 一三一

重修見山閣記 一三二

七先生祠碑 一三三

重修二妃廟記 一三四

玉髓泉記 一三五

碧梧臺記 一三六

柳山書堂記 一三七

濂溪祠堂記 一三八

虛心堂記 一三九

重修撫州州學講堂記 ······ 一四一

敕賜忠惠廟記 ······ 一四二

湘山寺鐘樓記 ······ 一四三

全宋文卷六九四三

張侃一

借軒賦 ······ 一四五

石首魚賦 ······ 一四七

春風賦 ······ 一四七

石竹花賦 ······ 一四八

夏喜雨賦 ······ 一四八

歸賦 ······ 一四九

上齊倉使論白馬湖土劄子 ······ 一五〇

上譙大卿令憲書 ······ 一五一

代大兄謝樓監丞爲先君作行實書 ······ 一五三

拙軒初藁自序 ······ 一五四

拂石摘藁序 ······ 一五四

寄庵囁嚅集序	一五五
潘聖功詩集序	一五六
跋睡賦	一五六
跋韶石圖	一五七
跋李伯時馬	一五七
跋陳後山再任校官謝啓	一五七
跋張景冶鎔齊齋記藁	一五八
跋王坦道江淮錄	一五八
跋小事錄	一五九
跋黃魯直蜀中詩詞	一五九
跋揀詞	一六〇

全宋文卷六九四四

張侃二

四皓論	一六六
硯說	一六七
秀野記	一六七

乾元寺詩壁記	……	一六八
拙軒記	……	一六九
娛老堂記	……	一六九
竹坡記	……	一七〇
九里廟記	……	一七〇
唐隆宣大師開山記	……	一七一
四并亭記	……	一七二
犇牛鎮廳壁記	……	一七三
重修土地廟記	……	一七四
移置紀瞻碑題記	……	一七五
關句容縣放生池記	……	一七六
硯銘	……	一七六
睡寒山拾得贊	……	一七六
僧熊畫布袋贊	……	一七七
蘇李松石圖贊	……	一七七
辛巳自贊	……	一七七

戊寅自贊……………一七八

蔡媼傳……………一七八

祭樓屯田文……………一七九

祭虞文善冠之文……………一八〇

全宋文卷六九四五

樓 澤

無量壽佛讚注跋……………一八一

趙伯鯉

題善權洞石……………一八二

程公說

春秋分記序……………一八三

丁伯桂

順濟聖妃廟記……………一八五

官誥院續題名記……………一八七

程 榆

松陽縣經界記……………一八八

王允文

無愧堂記 一八九

象山先生祭文 一九一

釋有朋

刊天台九祖傳題識 一九二

董鴻道

群玉山亭遊記 一九三

曾 熠

與慈湖楊先生書 一九四

刊孔子閒居解跋 一九五

刊己易跋 一九五

己易閒居解再跋 一九六

姜 桐

法相巖題記 一九七

鄭 昉

唐撫言跋 一九八

沈 暉

元祐黨籍碑題識 ····· 一九八

澹巖題詞跋 ····· 一九九

吳 鎧

言差官起發綱米事奏 ····· 二〇〇

全宋文卷六九四六

汪 綱

乞重行頒降左藏東西庫條法及將文書簿曆拘收入庫奏 ····· 二〇一

論不可遣使賀襲位奏 ····· 二〇二

陞辭論高郵形勢奏 ····· 二〇三

言兩淮平江米事奏 ····· 二〇三

兩淮備禦對 ····· 二〇四

不當買荒田以爲營田議 ····· 二〇四

貽馬大同書 ····· 二〇五

春秋經解序 ····· 二〇五

習學記言序 ····· 二〇六

農書跋	……	二〇六
萬首唐人絕句跋	……	二〇七
越絕書跋	……	二〇七
吳越春秋跋	……	二〇八
雲壑亭記	……	二〇八
鎮越堂記	……	二〇八
蓬萊閣記	……	二〇九
清曠軒記	……	二一〇
秋風亭記	……	二一〇
爽氣堂題記	……	二一〇
賜榮園題記	……	二一一
飛翼樓記	……	二一一
宋 奎		
涪州龍脊石題名	……	二一二
杜元老		
龍多山題名	……	二一三

汪 輅

有宋孺人程氏埋文 一一三

洪秉哲

罷丹陽縣酒稅記 一一四

鄧大成

石塔題記 一二六

張 耕

永州宅生堂記 一二七

楊 志

慈濟宮碑 一二九

全宋文卷六九四七

楊 曄

察看寧宗陵寢地勢奏 一二二

賀 巽

麗陽祖殿鐵香爐款識 一二三

徐天麟

東漢會要進表	·····	二二四
東漢會要序	·····	二二五
趙汝勵		
新州學宮記	·····	二二六
趙崇暉		
重修縣聽之記	·····	二二八
簿聽續題名記	·····	二二九
白鶴寺記	·····	二三〇
趙彥慊		
己易跋	·····	二三二
孔子閒居解跋	·····	二三三
重修象山精舍記	·····	二三三
祭鄒浩墓文	·····	二三四
趙勳		
定城令趙君壙志	·····	二三五
黃寅		

司鮑郎鹽場朱俯還朝序 ····· 二三六

薛 叶

育王上塔碑記 ····· 二三七

鄭魏挺

吳元用詠史詩序 ····· 二三九

曾宏正

書先公神道碑後 ····· 二四〇

羅 勳

乞省建昌軍屬邑縣函奏 ····· 二四一

呂楚老

香積寺題刻 ····· 二四二

全宋文卷六九四八

李子凝

西山題名 ····· 二四三

李正炎

雁塔題名引 ····· 二四四

常令孫	
鮑郎場題名記	二四四
劉倬	
乞減盱眙等處戍兵奏	二四五
吳中	
鼓山題名	二四六
林垞	
勤順堂記	二四七
叢桂堂記	二四九
宜春新修學記	二五〇
趙師恕	
平糴倉記	二五二
分宜縣學記	二五三
宋故黃氏墓銘	二五四
祭黃勉齋先生文	二五五
張知幾	

宣氏壙誌……………二五七

張 介

黃山圖經序……………二五八

跋陳東遺稿……………二五九

許 沆

請廢饒風新縣依舊爲鎮奏……………二六〇

君吉甫祠堂記……………二六一

高之問

重修天慶觀記……………二六二

全宋文卷六九四九

施應龍

信州修府學碑陰……………二六五

李 回

重修聖祖殿記……………二六六

裘 淳

漏澤園記……………二六八

李宗勉

乞寬民力戒聚斂疏	二七〇
論節費疏	二七〇
論毋出師伐汴洛疏	二七一
論預先措畫軍事疏	二七一
論毋內降恩命疏	二七二
論江陵守城疏	二七二
乞令史嵩之移司齊安疏	二七三
論邊事疏	二七三
乞皇上以國事爲憂疏	二七四
論受諫疏	二七四
論招募流亡疏	二七五
重修台州通判聽記	二七五

王 肅

乞別試所依大貢院例差正身公人封彌奏	二七七

丁 葺

杜公國珍壙誌	二七八
何琮	
乞令州縣奉行蠲閣奏	二七九
乞禁止州縣擾民奏	二八〇
乞令州縣奉行寬恤奏	二八〇
乞戡察州縣賑濟臧否奏	二八〇
臧官處置事奏	二八一
任炎佐	
重修潼川孔廟記	二八一
徐範	
執役人不當輸免役錢奏	二八四
論治道	二八四
徐愿	
重建直司記	二八五
釋從瑾	
祭薛士龍文	二八六

全宋文卷六九五〇

孫 枝

東山考 二八七

釋了徹

題普光寺鐵鐘 二九一

孫 鏞

蠶書跋 二九二

張智甫

渠江盆山石盤題名記 二九三

孫大有

主簿題名記 二九四

譙 淵

尊勝石幢記 二九五

蕭 銳

瑞蓮堂記 二九六

釋元粹

大方廣佛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集註序……………二九七

王大才

致四川制置大使安丙申狀……………二九八

毛伯溫

楊先生祠碑……………二九九

卓 遵

請蠲經總制錢記……………三〇一

史彌忒

太上感應篇跋……………三〇三

全宋文卷六九五一

王 遂 一

乞褒贈旌表黃榦等七人奏劄……………三〇四

論士大夫心術之弊疏……………三〇六

論史嵩之欺君誤國疏……………三〇七

乞正三凶之罪疏……………三〇七

上邊事疏……………三〇七

士人訟試官有私考校有弊判	三〇八
余文子訴黃定毆打判	三〇八
回連主簿	三〇九
回朱仙尉	三〇九
回劉學錄	三一〇
漫塘文集序	三一〇
跋陳少陽建炎所上第三書	三一〇
跋封事後	三一〇
樂菴語錄跋	三一三
題東坡書乳泉賦	三一三
平江通判西廳記	三一四
南陵修儒學記	三一五
常熟社壇記	三一六
溧水縣建小學記	三一八

全宋文卷六九五二

王 遂 二

真文忠公祠堂記	三三一
華亭修復經界本末記	三二三
瞻學圩田記	三二五
五賢堂記	三二六
嘉定縣重修廟學碑 并銘	三二七
威懷廟記	三二九
建陽重修儒學記	三三〇
重修拱辰橋記	三三二
仁智堂記	三三三
建寧府重建府學記	三三五

全宋文卷六九五三

王 遂 三

建安書院記	三三八
重造十橋記	三四〇
增修華亭縣學記	三四一
忠烈公廟碑記	三四三

顏魯公祠堂記	三四五
青溪橋記	三四八
金壇縣新修儒學記	三四九
正心齋銘	三五一
誠意齋銘	三五一
修身齋銘	三五二
節齋蔡先生墓誌銘	三五二
祭宛陵先生文	三五二
祭衛涇文	三五三
祭劉宰文	三五四
王公陳公立祠祭文	三五五

全宋文卷六九五四

陳 宓 一

嘉定乙亥應詔封事	三五六
輪對第一劄	三五八
輪對第二劄	三六二

安溪代人擬上殿劄	三六三
申請延平書院敕額劄	三六四
嘉定甲申辭免漳州乞休致劄	三六五
第二劄	三六六
第三劄	三六六
第四劄	三六七
第五劄	三六七
第六劄	三六八
辭免廣東提刑乞休致劄	三六九
第二劄	三七〇
第三劄	三七〇
辭免直秘閣劄	三七一
第二劄	三七一
安溪縣到任諭俗文	三七二
安溪縣勸民服藥戒約巫師文	三七三
安溪縣勸民造砧基簿	三七四

回使府造砧基簿擬事件	三七五
安溪縣勸農文	三七六
南劍州勸農文	三七七
南劍州勸諸行誼士人文	三七八
勸俗文	三七九

全宋文卷六九五五

陳 宓 二

與傅忠簡劄 一	三八〇
與傅忠簡劄 二	三八一
與傅忠簡劄 三	三八二
與傅忠簡劄 四	三八二
與傅忠簡劄 五	三八四
與傅忠簡劄 六	三八五
與傅忠簡劄 七	三八五
與傅忠簡劄 八	三八六
與傅忠簡劄 九	三八七

與傅忠簡劄	一〇	三三八
與傅忠簡劄	一一	三八八
與傅忠簡劄	一二	三八九
賀傅忠簡生朝		三九〇
答真西山問目		三九〇
答讀易傳本義		三九一
與真西山劄	一	三九二
與真西山劄	二	三九二
與真西山劄	三	三九三
與真西山劄	四	三九四
回真西山書	一	三九五
回真西山書	二	三九六
回真西山書	三	三九七
回真西山書	四	三九七
回真西山書	五	三九八
回真西山書	六	三九九

回真西山書	七	……	四〇〇
回真西山書	八	……	四〇一
回真西山書	九	……	四〇二
回真西山書	一〇	……	四〇三
回真西山書	一一	……	四〇四
回真西山書	一二	……	四〇五
回真西山書	一三	……	四〇六
回真西山書	一四	……	四〇七

全宋文卷六九五六

陳 宓 三

回真西山書	一五	……	四〇八
回真西山書	一六	……	四〇九
回真西山書	一七	……	四一〇
回真西山書	一八	……	四一一
回真西山書	一九	……	四一二
回真西山書	二〇	……	四一二

與楊大監慈湖簡書 四一三

回袁校書甫劄 四一四

回鄭知書院昭光 四一五

與曾大資劄 四一六

回魏鶴山劄 四一六

與鄭毅齋劄 一 四一八

與鄭毅齋劄 二 四一八

與鄭毅齋劄 三 四一九

與鄭毅齋劄 四 四二〇

與鄭毅齋劄 五 四二一

回陳郎中韓劄 四二一

與曹侍郎彥約劄 一 四二二

與曹侍郎彥約劄 二 四二三

與曹侍郎彥約劄 三 四二三

與曹侍郎彥約劄 四 四二四

回崔秘監劄 四二五

與制置李侍郎劄	四二六
與李尚書	四二六
與王侍郎居安劄	四二七
與王侍郎劄	四二八
與鄒給事應龍劄一	四二八
與鄒給事應龍劄二	四二九
與鄒給事應龍劄三	四三〇
與鄒經略論林欽州事	四三一
與宜黃楊知縣劄	四三三
與鄒經略	四三三

全宋文卷六九五七

陳 宓 四

與江州丁大監煇劄一	四三六
與江州丁大監煇劄二	四三七
與夔路丁安撫劄	四三八
與興元丁知府煇書	四三九

與游郎中九功劄	·····	四四〇
與泉州知府黃左史中劄	一 ·····	四四一
與泉州知府黃左史中劄	二 ·····	四四二
與泉州知府黃左史中劄	三 ·····	四四三
與章都大提刑劄	·····	四四四
與湖南孫提舉德輿書	·····	四四四
與孫提刑	·····	四四五
與危宮講科劄	·····	四四六
回傅寺丞壅劄	·····	四四七
與傅寺丞康劄	一 ·····	四四八
與傅寺丞康劄	二 ·····	四四九
與大監張劄	·····	四四九
與朱寺丞在劄	一 ·····	四五一
與朱寺丞在劄	二 ·····	四五一
與嚴機宜劄	·····	四五三
回翁瓜圃書	·····	四五三

與趙右司劄		四五四
與江東徐提舉劄		四五四
與江東徐提舉劄		四五五
與南康鄭教授劄		四五六
與南康鄭教授劄		四五七
與南康鄭教授劄		四五七
與閩清令鄭君瑞劄		四五八
與閩清令鄭君瑞劄		四五九
與閩清令鄭君瑞劄		四五九
與姚判官珪劄		四六〇
與姚判官珪劄		四六一

全宋文卷六九三六

陳 垓

陳垓，字漫翁，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及第。曾爲温州教官。嘉定中知高郵軍興化縣。寶慶間知泰州、兼權淮東提舉。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嘉靖《惟揚志》卷三二，《宋詩紀事》卷六〇。

謝理宗詔興學表

天欲治平，觀人文而化下；聖有謨訓，賜方國以成書。共瞻龍鳳之騰翔，孰匪鳶魚之飛躍！臣垓中謝。臣聞漢太常之詔，以厲賢材；唐飛白之書，要期忠孝。然回心鄉道，謂非俗吏；而崇雅黜浮，猶待儒宗。豈知首善于京師，爰逮承流之牧守。手迹一札，式克欽承；風動四方，丕應徯志！徧銀菟而賁賁，捧寶軸以頒宣。君如此，誰忍負之；爾之傲，民胥然矣。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性而問學，緝熙于光明。墨之妙、筆之精，他無嗜好；言爲則、動爲法，聞者作興。以風俗之未純，乃師帥之深

責。奎畫申嚴于訓迪，玉音明示于範模。臣敢不藏之校官，傳以樂石？思皇多士，幸王國之克生；遐不作人，奉雲章而知勉。嘉靖《惟揚志》卷三二。

方洲記跋

紹定元年五月

是歲十二月望，垓來海陵，明月公改鎮池，授垓《方洲詩記》，行吟其間，未嘗不會心。竟解組去。後五年，叨踵郡寄，亟過之，草莽蒙翳，頽垣敗壁，仰或壓焉。青龍莊一日不可無，莫有成之者，忍溷以沽，爲太息再三。補花養筍，或蓋或築，柿爲莊亭竹間，曰「純節」。買地屬衢，伉門六楹，創外圍四亭。游衍斯壚，輿從斯闕，而方洲景物全吾天矣。過經武橋，介丘平野，疏爲湖，以艦、以亭、以級、以樓、以欄，納江挹斗，而俯茲園。人傑地靈，眼中歷歷。躡屣而下，起柁而東，誦記與詩，按以陶寫。來者於今，亦猶今之於昔乎，勿問也。公所規置，卓然過人，乃以年豐民和集事易爲天幸。垓強顏再歲，羽檄旁午，調兵發廩，如救頭然。其能葺增賢迹，同民憂樂，不尤幸耶！垓於公爲門下士，故彷彿滌書而刻之醒翁堂。又二年，紹定改元夏五，劍池陳垓。道光《泰州志》卷三二，道光七年刻本。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

寶慶元年七月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仁宗朝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也。然國初文治已盛，如周黨遂，有賢守令，學校必先。按《泰州圖經》，曾易占建如皋縣學，錢魯望記之，實祥符八年。時公爲西溪監，繼令興化。興化，如皋均泰邑也，要終而原其始，即彼而得於此，正使學不待公而創，非公所作成者耶？垓後公二百載，當嘉定十六年九月辛丑朏，以祗事告夫子。一殿巋然，與重門峙立於水天莽蒼中。諸生謂垓：「令鄭、簿章以公濯纓、滄浪二亭故址爲學。學未備者十七八，先生尚嗣成之。」垓謝不敏，意此學之興，必仁宗皇帝初政，公試民事之日也。文明之運、輔宰所臨、學重於天下，而士得師矣。垓雖愚，敢不力請。無煩民，無擾士。以令始至，供堂緡五百佐是役；新第吳君應西辱主學，哀門殿餘緡千；縣累酷羨數月，緡二萬有奇。合三者鳩材庀工。十七年春，爲崇化堂五間，軒三，挾二，右官位，左學職，東西廊二十二，前列從祀。若土祠，若祭器，若書籍，若錢穀，皆有所。後分四齋：曰博文，曰敏行，曰貫忠，曰篤行。齋有爐亭。殿加兩挾，周以陛楯，植扉中門，列戟十二。東祠范公，屋三。鑿方池，亭其對，復「濯纓」名。益東伉便門。祠亦廡二。總公厨湑溷，創屋五十，合門殿共六十區。堂之崇二十尺，袤一百三十尺，翬棟沈沈，他率稱是。門納湖光，城築□之，閣道連複，清淑扶輿之氣萃焉。明年夏五月，以成，增田架餽，月割酒量錢十四，補弟子員，食日三十。歲

元正、長至，縣載酒三行，合耄艾與縣官序拜崇化堂，定爲比。於是吳君率諸生請記之石。垓嘗謂講學，師友之職也，興學，守令之職也。幸不乏事，何記？然垓嘗爲學官永嘉，昔語人者不敢以不告。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非外求也，教非外立也，忠信夫人之天姿，人倫夫人之天性，諸君以爲外乎內乎？上以學明之，下以學成之，而天之所以予我，我之所以日用常行者豈能越於忠信，忠信又豈能越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哉？我國家學以明人倫，既同符於三代，文正公忠信而好學，又一本於夫子。垓謂諸君得師者此也。公刻苦而學成，以忠信大節受知仁宗。自西溪議海堰，請邑興化以成之，與京口之麥舟，吳郡之義莊，信也。爭郭后，抗呂相，主西事而夏人款塞，登政路而身任太平，忠也。諸君拜公於鄉校，得公於詠游，不以公自期，得乎？垓濫宰於斯，勉焉不遑〔一〕，築城濬河，賑貸捍禦，修堤岸，立義阡，必賴諸君講行之，詎無意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范公之學爲學，斯無負國家教養天下之至恩，允蹈孔孟垂世立訓之格言云。寶慶元年七月甲子，承議郎、知高郵軍興化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三山陳垓謹記。《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三。又見《范文正公褒賢祠錄》卷二，康熙《興化縣志》卷一二，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一九。

〔一〕遑：原作「近」，據《揚州府志》改。

高郵軍興化縣滄浪清風樓記

文正范公，吾道之元氣也。蓋夫子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爲萬世師；公之道際運文明，措之華夏，而爲萬世法。興化最幸，涵濡於相業問津之始。嘉定十七年，垓既建學以祠，明年，築城立四門，門祠縣望，南白馬將軍，北金吾將軍，東得勝龍母，西昭陽君。陰陽家之說，龍角宜伉，即城爲樓，樓獨軒偉，公端冕學宮，從夫子以詔多士矣。想其晝日垂簾，琴之清，堯舜之曲也；野渡橫舟，纓之潔，莘渭之去也。清風徐來，吟情夷猶，滄浪之歌，童舞冠詠，瞻之仰之，斯道如存，其敢生一忽心乎？敬像公燕游，書《清風》、《鳴琴》、《馴鷗》三詩於壁，而以「滄浪清風」名之。垓之城化，雜費取於酒蠹，役先於湖嚙。尺三柁而杵，千堵萬輓而匠百。其能築斯城而祠公，與群望於門也，亦公與神陰賜，垓不敢忘，永矢堅珉。後之權酤於斯，譏征於斯，棲旅於斯，携妓於斯，不畏神，寧不畏公？神之不予，禍止一時，公之不予，愧垂千古，滄浪不足以洗其愆，清風不足以掃其鄙，可不戒哉！鑰於學以嚴啓閉，徑於學以杜遊褻，邑士民與來者尚恪守之！於是賦迎享送神之章，誓以斯文而刻焉。詞曰：學以用世何幽明、星斗千載炯所臨。我文正公世典刑，滄浪之水天與清。水哉水哉濯吾纓，袞衣赤舄同此心。堯舜之曲宓子琴，絃歌更入清風吟。冠童風雲詠至今，民懷吏聳神顧歆。後二百年築斯城，城高水闊峙孔庭。侑公舍奠春秋丁，公相我民金湯成。四墉之望中耆英，穹樓龍角甘棠

陰。芒寒色正欄更橫，羣祠翼從森效靈。鷗翔南溪悅逢迎，月明滄洲冉雲乘。秋菊寒泉酌德馨，儼如侍公敢不欽。歌圍旅榻酤與征，環而殛之咨爾神。二三子兮同鑰扃，嚴以公道折未萌。公亦福汝邑里寧，峨冠曳履龍崢嶸。三山陳垓撰。《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三。又見《范文正公褒賢祠錄》卷二，康熙《興化縣志》卷一二，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咸豐《興化縣志》卷一。

泰堂記

《易》前民用龍馬負圖，而伏羲畫之。重門擊柝，《豫》也，上棟下宇，《大壯》也。聖人備物致用，神吾通變，宜民之機，而必受之以《泰》者，合上下於泰和，混民物以成順，則《易》之功用全矣。我藝祖皇帝重造乾坤，與庖犧氏等。當五代之極否，創萬載之太平，天下一家，咸躋仁壽。海陵實天賜幸，倉于漢，祠於晉，郡於宋，州于唐，而有開必先，泰其名于再開闢之始，非天乎？是以九聖百六十年之間，四海晏然，而泰獨盛。生於斯，查道、許元、胡瑗、周孟陽、王覲俊父；官於斯，呂夷簡、范仲淹、富弼、劉攽、孔道輔、陳瓘。卓卓乎師儒之魁倫，奕奕乎公輔之傑特，一善一能不與也。牡丹之什相業顯，清風之堂文會偉，山亭有咏，玩芳有記，梅花而秦、蘇詩之，仙源而徐、翁宮焉。耳目所睹，記承平盛觀，稱其州名矣。南渡以來，井邑雖落，佐大農，走巨賈，才鬻海耳，猶曰富州。常平使施公宿、城之守李公駿請戎兵千，爲寨、爲倉、爲河、爲都肆之場、爲方洲之園。二

公書生也，深於《豫》與《大壯》之旨哉！惟垓不才，常客施公，以幕府事李公。癸甲乙丙丁，誤恩共二，俱踵賢躅，懼於弗勝。城北隅之黃龍壩，議而不克經理者七十載，費不貲，言人人殊。于是僦流民爲工，捐酒錢爲庸，庸以市直，鑿十三里外濠，面二百尺，深二十尺，南北浮梁，東西問渡。郡所三，便鹽貿；簾樓二，易茨壚將迎之館。南海春東，大雅七里，而近亭徐蛻扁歸鶴〔二〕。訪李公之園，則業酤旅泊，莽蒼就荒。既一新之，屋於竹，純節名，莊以旆，青龍名。西踰于河，河界岳樓，嶽高六十尺，樓四十尺，其巔聳斗插簷，金焦歷歷。袁河爲湖。步有新船，來者艤泰亭，亭而循崖，崖而磴，磴而梯，繇天閱、暘谷上起雲，則斯樓也。載哀餘材，左造麴院，右便民庫，挾詔春二亭，以拱麗譙。入子城之東，沮洳百畝，實以濠土。選士五百，良馬兩之，以廐以營，總七百間，號節制司親兵，廩視屯旅，弩機弓的，騎左右馳斥。圃以閣而囿，廢亦多歷年，閣曰清風，植以景范，亭曰六詠，創以跂曾。訪參軍梅，揭浮香雙奎，復玩芳亭，蓺劉記諸。并種篳簹爲屋，爲砌，結茅爲庵，爲杏村，疏水爲虛舟，爲四橋。遂芟榛伐楮，輦礫畚壤，創正堂，軒其後。前廡四十楹，直公亭並道院，綠疏髹閱，邃麗靚深，以州名，名張吾泰也。七月既望，率郡大夫士大合樂以落之，咸請書其率凡。因語之曰：泰之時義大矣哉，唐虞之比屋，豳之公堂，予熙熙如登春臺，魯之燕喜，泰也。田里無嘆息愁恨之聲，而共理惟良，亦泰也。泰之民十雉九濠，柳蔚榆繁，平蕪野水，層瀾四入，絡繹旁午，笑歌載途。迨我暇兮，泉菊華表，泳洲而芳，陟山而樓。坊里之新，貢闌之築，又將鳩公子以爲泰乎！垓之愚，竊謂《易》六十四卦，卦具一象，乾坤六子，體用則殊。惟《泰》六爻之義，上下內

外小大靡不包括。左右民則生生養養，必適于兩間之宜。不遐遺則事事物物，必周于一念之頃。適則人樂其生，周則事無不舉，若可以泰然矣。城復於隍，凜乎上六之戒，浚垣深塹，設險固禦，鞏吾泰之域，保吾泰之常者歟！方今君臣相孚，內健外順，裁成輔相，上下交泰。垓以承學諸生，待罪支壘，弛瓜堰之征，略魚蓮之議，或者賈泰；削學租之增，昇閑田之入，或者士泰；月給以券，兩衣三食，營恩代供，閱牒倍予，或者軍泰；貼糧夫、輸丁役，百須自公，一賈必布，或者民泰。凡所以奉上之德意志慮，布諸千里者，惟恐不力，而昉于濠之役，故詳書之，礪石斯堂，與宋無極。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四，嘉慶十五年刻本。又見道光《泰州志》卷三一。

〔一〕此數句文字疑有脫誤。

登科姓名記

皇帝龍飛之四年，改紹定元年，二月乙巳，詔曰：「游、夏學問淵源，董、賈議論通達，悉上春官，造廷待問。」尚書禮部下郡國。甲寅詔至泰州，臣垓恭率州文武吏士父老迎拜南門，奉書伏譙門下宣讀。仰惟國朝受天明命，率三歲間，郊一而土兩之，凡以敬天也。天生英明俊偉之材，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任師道之責以成之，其說具載六經、諸子百家之書，傳天下

後世。師也，君也，天也，敢有一毫忽哉！漢高祖干戈百戰之餘，猶詔天下曰：「今吾以天之靈定天下，賢士大夫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爲之勸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即今科舉法也。乙巳詔既宣，州以勸駕故事秋賦。按圖經，雍熙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百餘人，廷對第一、第二、甲乙科、冠本經、舉宏詞，仕有至樞府政地者。地靈人傑，天之福是邦也舊矣。貢院創於慶元三年，纔六十二間，地勢下，市聲近，位置窘狹，面城之陰，剝攙而塔左之，陰陽家之說弗合。垓常謂海陵城之東，岡縈坡起，如天馬南馳，故城隍之祠以靈顯，庾嶢之臺以官顯，萬壽之宮以仙顯。其前缺如，葦連水積，蒼龍之角，誰實掀之？因詣學，偕諸生議，僉曰：可，而以築淤爲最難。垓承乏於茲，軍政粗舉，民力粗甦，商議粗寬。士況吾黨，教養非特文鋪啜也，而責在教官；俊秀非矜能眩智者也，而責在父兄。垓幸以前進士行太守事，奉詔勸駕，垓之責也。於是度基格嚮，畚土市材，昉於正月己卯，迄於七月甲戌。土之傭三萬五千八百，匠工半之，靡金錢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五，米一百八石，俱有奇。給皆州帑，而一費不以累縣，一力不以煩民焉。前奏闢層，右聳文筆，旁翼之以御書閣，後坐之以玉清殿。伉都門二十尺，膳錄所垣屋十九，彌封其右，屋十。重門巍然於中，聯東西兩挾四廊，凡六十六楹。廳之楹六，崇深皆二十四尺，長七十尺，貫以屋三而堂，堂如廳之數。軒其後爲閣道。監試所須，凡揭什物皆具。諸生請刻於石，垓因得以勉之，曰：「士生斯世，天資之賦予，地靈之孕毓，師教之，有司進之，天子又下明詔以招來之，士之一身責亦重矣。彼偏方僻壤，病於無所師承，而吏汲汲簿書期會，於科舉或具文也，則猶之可諉。孔

子之後，韓、歐以來，師道孰如安定先生者。仁義、禮樂、邊防、水利、時政，又其學之目也。以奉大對，以入官，寧越於此哉？今東南數州，潭以南軒，建以晦庵，婺以東萊〔二〕，溫以水心，明以慈湖，而科甲之英，公卿將相之選，皆於是乎盛。泰之爲州，人物典刑，事業魁偉，載之簡冊，盪人耳目。昔何人哉，今何人哉！得於天者非不全，徒慕人爵而不知所師，則撓其天；生此地者非無人，徒羨三子而不師安定，則孤此地。爲諸君宜何如？不負於師，則不負於天，不負於有司之爵，進則不負於明天子之詳延矣。學問必淵源，議論必通達，蓋詔旨也，敢告。」道光《泰州志》卷三一。

〔二〕以：原脫，據上下文例補。

起雲樓詞記〔二〕

《傳》曰「雲觸石而起，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唯泰山爾。淮東無山，泰於椒丘祠嶽，而州是名。寶慶丁亥，守陳垓濬水環崖，作亭其上。植花柳竹，爲隄輒，曲折以登，曰「天閱」，曰「暘谷」，最高曰「起雲」。秋七月落之。天新雨，雲開月來，舉大白問雲：

家住蓬瀛，船過方洲，繫之泰亭。更躋攀天閱，從容暘谷，梯登雙磴，身到層雲。雲起乎哉，我知之矣，雨不崇朝天下春。旗五丈，裊西風獵獵，羽扇綸巾。江頭駕起冰輪，二百里

金焦入坐青。問清都絳闕，詩盟誰健；瓊漿麟脯，其醉何人？歸鶴徐翁，滄浪范老，參語欄杆，天又參雲。知否，認三台明處，玉宇無塵。

前三年，余城興化，即湖曲爲滄浪清風閣，祠舊令文正范公〔二〕，近創歸鶴亭於徐神翁響林，故併書。道光《泰州志》卷三一。（以上羅國威校點）

〔二〕詞：原作「祠」，據正文文意改，即指下文所錄《沁園春》詞。

〔三〕祠：原作「詞」，據前《滄浪清風樓記》改。

趙彥章

趙彥章，宗室子，嘉定時人。

奉新縣譙樓記

重門擊柝，肇自古初。外建皋門，實重侯國，夫門之制尚矣。奉新縣門南向，自唐神龍遷縣以來，未之有改也。按《續題名記》，政和中縣令上官允若始創樓。又三十年，夷陌易嚮，寢失舊規，

相傳於士人進取不利。自此更五六十載間，進士登科題名僅三四，而卿大夫賢能之書，或比歲一獻。開禧丁卯，會主簿趙希義主學，邑人士相率以告，乃爲請，葉令君筇撤舊屋，視嚮一新之。衆志翕然，費不約而集。工未輟，葉代去。陳令君堯仁踵其成，終弗克備。庚午秋，尚書簡肅南城張公之孫國均字維之始至，即病之，顧力未遑也，乃先修學校，崇教事，雖餼廩膳爨之末，無不備飭。明年俗益康，政益暇，乃率僚佐進諸生少長於學，舉鄉飲酒禮，遠近來觀者莫不興起。又明年，君報最，將及瓜，邑內長幼狀其治行詣府乞留者數百人。一日，諗於衆曰：「縣樓更造既再，竟成道旁之築，今索然層屋而已耳。如人形體略具，而精神弗隨，其何以聳民之視聽，壯吾邑之形勢哉？」乃命日量功而落成之。翼張翬飛，洞開雙扉，振陳拔卑，爲高爲新，燁然丹青，光輝燭人，誠百里之雄觀焉。於是拔解者四人，半在郭郭；待補太學者又五十人。嗚呼，豈君垂意作成，天固相之，誠若所謂興作之會契於陰陽之運，土木之功應於福澤之數者歟！時創樓之士，咸以記請。君曰：「此非某之功，前人之功也。然某得承乏茲邑，值時和歲豐，上官仁賢，寬其程督，得與諸君相從事。否則，肘一掣，書雖欲善，得乎？此又非前人之功，上人之功也。」士若民喜曰：「此令君所以爲功也。」使來俾彥章記。嘗聞之，全義縣不利塞北門百有餘年，盧遵爲令復之，而邑人便焉，河東柳子厚記其事，以爲賢莫大於成功，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嗚呼，君之功有遜於全義者乎？自是推之，由小以驗其大，其惠利斯世，庸有既乎？若述令辭，以聲美績，當有大手筆若子厚者書之，非彥章所敢云也。乾

趙汝諧

趙汝諧（《宋史》作「讜」？——一二二三），字蹈中，號嬾菴，居餘杭（今浙江杭州）。汝談弟，與之齊名，天下稱「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排之，坐廢十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太社令，遷大理、司農丞，出爲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徙湖南。遷知温州，十六年卒。見《咸淳臨安志》卷六七，《宋史》卷四一三有傳。

水心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烈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黼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馳騁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瀦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于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土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諧序。《水心先生文集》卷首，明正統刻本。又見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中。

四先生祠堂記

嘉定五年十一月

漳舊祀郡先賢於學，其後始立周、程三先生。新安朱文公爲守，距今歲月遠矣，郡人獨未祠公。予至而謁學，首問諸生，以爲大缺典。教授敖陶孫、推官黃桂、縣尉鄭斯立亦以爲言。乃闢尊道堂之偏爲兩室，先賢居其左，三先生與公居其右。既成，將行舍菜。郡人有學於公者李唐咨、陳淳，闔門不出，予物色得之，親訪其家，延請入學^二，使奉公祀。一子習禮朱氏，舍菜之日，執事其旁，蒼髮布袍，容體肅衍，人始知公之弟子也。退而序立堂上，諸生獻酬，咸大感悅，因請記之。予雖不足以知公之學，獨念爲兒童日，則已聞世有大儒師三人，公與廣漢張公、東萊呂公，一時同起，名震海

內，士無愚智，聞風而景從。其間英才，嘗接餘論，心通而業成者有矣。故當乾道、淳熙之間，人物彬彬，號爲最盛，是豈非義理薰陶之功歟！蓋公與張、呂二公皆推本周、程之說，講授學者，而公於究極尤精。阜陵晚欲用公，宰相多不樂，數沮之。既入爲郎矣，旋即去。光宗朝稍起，帥長沙。上初即位，丞相趙公汝愚在政府，首引公實經筵。公年幾七十矣，每進講必懇切爲上陳述孝道。屬時多故，姦臣得入禁中，將危趙公，圖國柄。以公儒老，上所尊敬，恐有關說，且非己之利。羣小人方嫉正，相與乘閒用計去公。未幾趙公遭讒以貶，黨論遂大起，變異日出，馴至開禧，而兵禍作矣。彼姦臣雖武夫不學，然亦知公爲士類所宗，執典訓以事人主，不去公則凡其意所欲爲者，終憚公而不敢發也〔二〕。嗚呼，國其可不用儒哉！公蚤歲中進士科，一爲同安主簿，家居久，甚樂也，不曰不仕，率少合而歸。然得以其間究經明教，任亦重矣。此公之本志也。張、呂先沒，余不及識。甲寅歲，拜公於都城。後十七年，來守是邦，樂文公之行事，庶君子之遺風也。其綱目尚在，可爲治郡法。嘗條畫經界甚詳，請諸朝矣，議竟格不用，惜哉！壬申十一月，趙汝諧記。乾隆《龍溪縣志》卷二四，光緒五年重刊本。又見萬曆《漳州志》卷一一，乾隆《福建通志》卷七一，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三，光緒《漳州府志》卷四三。

〔二〕延，原作「廷」，據萬曆《漳州志》改。

〔三〕也：原無，據右引補。

祭薛常州先生文

嘉定十五年十二月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十二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朝請郎、直秘閣、知温州軍州事趙汝諧，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希恮致祭於故常州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憲賢，扶教勵俗，古人下車，蓋汲汲焉，不敢後也。惟公幼孤自立，有志當世。學本六經，貫穿百氏。贊猷制幕，行峻守端。試令巖邑，識先備完。宥府薦賢，前旒錫對。淮邦阻饑，杖節補外。振業流民，既居且安。王心載欣，進秩歸班。才高論崇，爲時所忌。再領州麾，遽作長逝〔一〕。我生最晚，恨不同時。竭來假守，景慕風規。官箴有常，阻拜公墓。歸心典刑，寓誠樽俎。尚饗！《浪語集》附錄。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逝：原作「折」，據光緒《永嘉縣志》改。

張 億

張億，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人，孝祥孫。慶元初爲將仕郎。

宋故運判直閣寺丞張公埋銘

慶元三年三月

公諱同之，字野夫，世爲和州烏江人，蓋唐司業籍之後。曾祖幾，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馮氏，安定郡夫人。祖祁，朝請大夫、直秘閣；妣孫氏、李氏恭人，時氏碩人。父孝祥，顯謨閣直學士、朝奉郎，贈朝散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妣時氏碩人。公以顯學致仕，恩授承務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兩浙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官。遷承奉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遷承事郎、宣義郎，用薦者入爲提轄文思院，提轄雜買務雜賣場。遷宣教郎，除將作監主簿，改太府寺丞。以太上登極恩，遷通直郎，遷司農寺丞，擢知滁州，遷奉議郎。創繕戍兵營寨賞，特授承議郎、知舒州，除淮西提舉兼權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遷朝奉郎，復遷一官。言于朝，願回授本生母李氏，朝廷許之。尋以今上登極恩，遷朝散郎。于是歲大饑，淮西尤甚，公賑荒盡力，民賴以安。上嘉其勞，賜詔褒寵，特授朝請郎，再任。慶元元年七月，除直秘閣，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明年，遇疾卒于官舍，享年五十，時三月二十二日也。娶韓氏，朝奉郎晝之女，先公十八年卒。繼章氏，今中散大夫冲之女。子男三人：億，將仕郎；俟，先公數月而夭；備，將以公致仕恩任之。女一人，適修職郎、寧國府南陵縣尉董鑑。明年，諸孤卜地，復得吉于祖域之旁、黃葉嶺之陽。以三月丙申奉公以葬。惟億等不孝，罹此鉅酷，泣血竊墳，痛慕號殞，謹忍死執筆，記始終大略，刻而藏諸幽云。朝散郎、新通判均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沈作乂填諱。《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四期。

宋故夫人章氏祔葬埋銘

夫人嫁張氏，爲朝請郎、直秘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諱同之之妻。姓章氏，其先建之浦城丞相申公，其高祖也。曾祖授，故左朝請大夫、知海州，累贈通奉大夫。祖僅，故朝請郎、知徽州，累贈特進。父冲，見任中散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妣葉氏，贈令人，左丞石林先生之女。夫人生於外氏，而中散亦築居弁山，故爲吳興人。慶元乙卯春，直閣卒官舍〔一〕。後五年二月乙酉，夫人以疾終於湖里第，春秋四十有七。年二十三而來歸，以夫升朝恩封孺人，以今上登極恩封安人。子億、輔，皆將仕郎。女適從政郎、新婺州義烏縣丞董鑑。夫人既卒之明年三月壬申，葬和州烏江縣黃葉嶺之陽，祔直閣之兆。於葬也，孤億泣血書之石，鑱而納諸幽宮。朝奉大夫、新權發遣施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借紫沈作乂填諱。《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四期。（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據前《張公埋銘》，作者父同之卒於慶元丙辰（二年）春，此言乙卯（元年）春卒官，或偶誤。

張文伯

張文伯，字正夫，邵武軍（今福建邵武）人。著有《九經疑難》十卷（存四卷）、《百將新書》十二卷、《秘府書林》二十二卷、《江南凱歌》二十卷，見《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郡齋讀書附志》卷上，《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文伯時代未詳，淳祐間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始著錄其所編《秘府書林》，或是寧宗、理宗間人，今姑編錄於此。

九經疑難序

疑生於不信，難起於不服。經之有疑難，其殆出於專門之學，臆見異說，自相矛盾者乎。然所疑有是非，而難有當否。有如李泰伯疑《周禮》者一，歐陽公疑《周禮》者二，蘇子由疑《周禮》者三，猶曰「今之《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至若劉子玄於《書》有「疑古十條」，於《春秋》有「十二未諭」，果何見也！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猶曰黨同伐異者爾。若夫顧悅之嘗難王弼《易義》四十條，而關康之又申王以難顧，非其品藻不由於公論，而評議獨出於私見者乎。雖然，是皆有可取者。昔孔門之學，大概務

通倫類而已，顏子聞一知十，子貢告往知來，故師友琢磨，而德業日進。使其舉一隅而不反以三隅，決不能有所疑、有所難也。予自幼年趨庭，先君鯉堂授以麟經，涉獵之餘，亦嘗取五經、三《禮》，與夫《語》、《孟》講究其大概，凡平日得於先儒之議論者，寸長片善，靡有不錄。今取其切於場屋之用者，纂爲一書，題曰《九經疑難》。非惟述其辨駁而已，凡其說之新奇，意之高遠，詳備無遺，開卷一覽，九經大旨瞭然在其中矣。昔房景先才學通融，嘗作《五經疑問》百餘篇，而邢邵亦以《五經指要》爲世指南。今不見其書，聊以是擬前編云。樵陽張文伯正夫序。《九經疑難》卷首，宛委別藏本。又見《經義考》卷二四四。

論交子〔二〕

今交子之行，流通於江、淮、閩、浙，一夫可帶千萬緡，無關津譏征之變，無變易賫持之勞，尤便於民。今民間往往重錢而輕楮券者，何耶？蓋由失斂散之術也。在昔楮券之行於蜀，賤則官出錢以斂之，貴則官出楮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錙爲得，行者以挾券爲便。是故州縣之折納，四方之征商，坊場河渡之課息，不貴其錢，不拘其楮，故錢重而楮亦重。今則不然。官之予民者則以楮，而其取於民者則必曰見錢焉。朝廷散於郡邑者則以楮，而其索於郡邑者，則必曰見錢焉。若是，則錢安得不重，楮安得不輕？爲今之計，莫若權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斂散周流，使錢、楮爲一，則無輕重之不等。

矣。《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六。又見《群書會元截江網》卷一二，《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八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此篇疑出文伯所編《秘府書林》，此書亦類書。

全宋文卷六九三七

方 立

方立，寧宗時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特奏名進士，嘗尉海豐。見嘉靖《惠州府志》卷三。

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嘉定九年〔一〕

方是閒先生，立視之丈人行也，少日和諸公梅詩有「清香貫鼻風傳信，瘦影橫窗月寫真」之句，先君子嘗切歎賞，而文公亦云壓倒座客。歸乃以語立輩曰：「此實未經人語者，迴出諸昆之右，作者所不及，異時必成名於當世。」然已爲文公及先君稱賞如此。今文公下世十有七年，而先君下世亦二十年矣，而先生之文日進，火然泉達，駸駸不已。平居暇日，酬唱吟咏，聯篇累軸，積而成集者富甚。今游兄學詩於先生，先生揭出詩文二百餘篇以授之，游兄將欲刊行，諸公收置惟恐或後，惜乎文公與先君俱不及見之。先生雖不汲汲於仕進，但抱負如是，豈林泉所能久羈者耶？殆將見諸事業，摘辭玉堂，待詔金馬，作爲文章，以歌誦朝家之盛德，當與殷頌、周雅爭輝並美，傳之後世，又豈此而

已哉！東里先生溪翁劉又皆先君之友，當世之詩人也，今軍行與先生遊，且爲叙以冠其首，刻梓有日，立雖不肖，敢書其末以表先君子之知言云。莆陽方立謹跋。《方是閒居士小稿》卷末。（黃錦君校點）

〔二〕原未注年月，此據文中云「今文公（朱熹）下世十有七年」推得。

齊 礪

齊礪，青州（今山東省境）人。嘉泰元年知句容縣。嘉定三年爲淮東提舉茶鹽，八年以太府寺丞放罷。又曾知筠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四九、食貨二八之五一，《景定建康志》卷二七，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六。

乞創新興復竈分最多人特與改合入官奏

嘉定三年九月五日

去冬楚寇猖獗，管下鹽場凡四百有一竈，而焚蕩毀壞者一百六十餘座，亭民逃竄死亡，不知其幾。已選官措置，仍多帶錢米招集。乞明立賞格，將創新興復竈分最多人特與改合入官，其餘比類循轉。《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五一（第六冊第五三〇四頁）。

帝學序

嘉定十四年六月

《帝學》一編，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摭取帝王務學求師之要，自宓義迄于我宋，釐爲八卷上之。玉音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爲盛。其五世孫擇能宰高安，刊置縣齋，未幾散逸。戶曹玉牒汝洋一日訪得元本，因俾鋟木，以補道院之闕，庶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齊礪書。《帝學》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黃錦君校點）

唐人傑

唐人傑，嘉定中爲武經郎、廣南西路經略司效用統領。

平亭詩跋

嘉定三年

桂林溪山之勝，龍隱居其最。巖之上有狄武襄公《平蠻碑》，巋然水濱，車蓋來臨，無憩足所。嘉定三年，甲軍統轄黃思□偕同寮合謀建亭于碑左，面平林，俯清流，簷□翬飛，質而不侈。亦既崇

成，乃丐名於經略殿撰侍郎先生，蒙賜以詩篇，命之曰「平」，且有「將貴精專，勉矣修業」之訓。屬吏等敢不激昂奮勵，鞭駑磨鈍，仰副期遇遠到之萬一？載惟先生以從橐之英出臨制閩，再歲于此，政平訟理，年穀豐熟。鄉者一二□猺頡頏作氣勢，先生指示方略，旋即授首，嶺海之民如在春風和氣中。拭目召還，移此以福天下，太平勲業，日月可冀，繼茲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是年日南至，武經郎、廣南西路經略司效用統領唐人傑謹跋。承節郎、廣南西路經略司甲軍統轄黃思□，門生忠翊郎、權廣南西路經略司雄邊軍統轄張黯，門生成忠郎、廣南西路驛程至，撫州王輔。武德郎、東南第十二將、權兵馬鈐轄宋德祥立石。監工隊將周明、李政、住山僧鵬集，摹刊王俊。《粵西金石略》卷一一。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五。（黃錦君校點）

許 奕

許奕（一一七〇——一二一九），字成子，簡州（今四川簡陽）人。慶元五年進士第一，授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累遷起居舍人，宣撫四川。使金，還，奏和不可恃。權禮部侍郎，遷吏部，兼權給事中。出知瀘州、遂寧府、潼川府。奉祠，以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在朝以骨鯁著稱。嘉定十二年卒，年五十。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九經直音》、《諸經正典》及奏議、雜文等。見魏了翁《許公奕神道碑》（《鶴山大全集》卷六九），《宋史》卷四〇六本傳、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轉對論邊備

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參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乞鞫勘賊吏，永廢勿用。特與放行以啓僥倖者，宜加遏絕。《宋史》卷四〇六《許奕傳》。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

應詔上言

國家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

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謹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歷代名臣奏議》卷

三〇八。又見《宋史》卷四〇六《許奕傳》。

措置浙西諸州圍田納米奏

嘉定二年正月

攷訂到知湖州王炎奏，本州境內修築堤岸，變草蕩爲新田者凡十萬畝，畝收三石，則一歲增米三十萬碩。前日朝旨決其堤岸而毀之，則一歲損米三十萬石。今既許其修築復爲新田，然必畝納一石，然後官始給據。夫先納米後給據，此富民之利，貧民不便也。不若候其修築畢工，種藝有收，然後畝納一石。又況草蕩不同，有在官之棄地，有人戶之己業，圍官蕩以爲田，責其納米彼固無詞，若係己業修築成田，前日壞之，今日葺之，倍有勞費，亦先納米而後給據，則取之無名。乞下浙西諸州覈實官蕩、己產，分爲二等，不一概責其納米，而品官之家限定頃畝，不許多占，庶幾稍優貧民。奕等攷訂圍田納米人亦便之，適此歉歲，艱於輸納，反以爲病。欲下浙西諸州覈實豐歉，以爲緩急，如是歉處寬展期限，要於必取，特有遲速爾。品官之家限定頃畝，尤爲允當，併乞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三十一（第五冊第四八九四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

進呈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奏狀

嘉定五年五月

臣竊惟士有懷才抱藝，遠莫能自致者，方清明之世，顧使之終老無聞焉，臣實惜之。臣伏見隆州

鄉貢進士李心傳博通群書，尤熟本朝故事，嘗謂中興以來，明君良臣，豐功盛烈，雖已見之實錄等書，而南渡之初，一時私家記錄往往傳聞失實，私意亂真，垂之方來，何所考信？於是纂輯科條，編年紀載，專以日曆會要爲本，然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闕之。集衆說之長，酌繁簡之中，久而成編，名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故兵部尚書楊輔前年蒙命召，嘗取其所錄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繕寫成五十冊，欲以進上，會中道改除，不果。臣頃蒙恩兼修玉牒，求得此書，觀其所立凡例，類多暗合，綱目詳備，詞義嚴整，足以備史官采擇。兼心傳志行高潔，久棄場屋，該免舉不復就，非近來上書進策僥覬賞典之比，實無一毫希望意。臣謹昧死繳進，伏乞睿慈賜以乙夜之覽，仍宣付史館。豈惟心傳半生辛勤專一之功，不遂泯沒，其於一朝大典實非小補。所有上件《高宗皇帝繫年要錄》五十冊，謹隨狀上進以聞。干冒天威，臣無任震越惶懼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首。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二一，《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二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

論楊次山加恩疏

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宋史》卷四〇六《許奕傳》。

論蜀事疏

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宋史》卷四〇六《許奕傳》。

遺表

臣非衰病，偶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則以疾而爲諱；及鍼砭已窮之後，醫遂束手而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固知養患成禍，豈惟理身則然。苟能疏壅預防，以之醫國亦可。《浩然齋雅談》卷上，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又見《宋史》卷四〇六《許奕傳》，《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

（以上黃錦君校點）

許景迂

許景迂，舊名閔，號野雪，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慶元六年初仕婺州戶

曹，紹定初爲吳江縣丞。著有《野雪行卷》（按《千頃堂書目》有《野雪竹》五卷，《宋詩紀事》作《野雪吟稿》，皆當是一書），又《鍛排雜說》一卷（《說郛》錄有三條）。見《會稽續志》卷六，《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姑蘇志》卷二三，《千頃堂書目》卷二九，《宋詩紀事》卷五八。

謝婺守丁大卿職狀啓

景迂慶元庚申初筮婺州戶曹，趨事郡守趙廷瑞伯璜，公參即俾司牋奏。嘗草代謝罪一表，遽欲發關陞狀。僕未滿考，而趙守以故去，後守丁卿端叔逢方開藩，亟補發此章。特達雖自丁守，而權輿實趙守也。僕平生受舉始於此，今二十七年矣。初學應用，至老不進，宦塗留落，有負知己，爲之愧汗。併錄三表于左。

藏鋒何有，昉當積考之初；躍冶無因，濫被薦賢之寵。聽聞若誤，鑑裁愈明。惟先達之聲光，實晚生之軒輊。品題一定，允爲借鳳之翰；尺寸兼收，宛類集狐之腋。公道既鬱，私意交馳。月評最易於奪朱，歲貢尤艱於破白。自非度越拘攣之見，何以蒐羅俶儻之才？如某者識類棗昏，用如瓠落。長風駕萬里浪，夙嘗蟠壯氣於胸中；明月滿千家壻，間亦跋前脩於筆下。百戰屢困於餘子，兩上僅收於末科，一窺選部之門，七換歲華之鑰。御欸段，乘下澤，未甘立志之大卑；炊粳粿，烹伏雌，自笑資身之無策。稍悟乘除之理，敢興躁競之思？粵從筵跡於末曹，亦既空餐而滿歲。各出納有司之職，僅

守常規；報簿書俗吏之常，詎知大體？初無援蟻，敢意登龍？豈期特達之知，首預推揚之列。慮其卑冗，而驚以發身之目；欲其勉勵，而教之莅職之方。賜華袞一字之褒，增敝帚千金之享，若爲稱塞，但切淩兢。茲蓋伏遇某官先生，權能否於職衡，昭賢愚於心鏡。周爰萬里，諮詢尤切於人材；晉列九卿，薦進每先於丞史。暫分符於寶婺，將荷橐於甘泉。愈堅吐握之誠，采廣鈞鎔之造。凡在門之桃李，皆欲成蹊；惟近水之樓臺，獨先得月。遂令么麼，亦在提撕。某敢不恪守官箴，克循士檢，居戒迂儒之習，用防曲學之非。以公滅私，誕保甌塵之操；將勤補拙，勉紓韞綬之長。或幸致於要津，冀仰酬於恩地。登公孫三館，濫居漢士之先；荒陸氏一莊，敢負唐人之愧？《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謝使長辟差龍頭場啓

郡幕曠官，久墮譴何之域；使華簡屬，曲回塊圯之鈞。退憐東西漂泊之蹤，獨荷終始生成之造。伏念某稟資甚戇，爲學尤迂，尚論古人友善士而未足，羞比射者從枉道而弗爲。間關自遠於榮塗，困躓每繇於逆境。暨乖終養，頓息壯懷。以丹丘實邇於故鄉，而綠水或容於散吏，謂可糜太倉於歲月，寧知困平地之風波。衆犬肆饞，既乏里婦之束縕；三人傳實，至勞慈母之下機。一，遠跡桃李之蹊，迷津松菊之徑。俛仰兩載，依嚮一忱。自聆瑞節之新，妄擬塵纓之濯。公真知我，天果勝人。睨智井而施烏獲之功，發沈獄而達龍泉之氣。特更題品，遂冒辟除。祇戍役以非遙，喜趨承之仍舊。華袞之

褒，市朝之辱，幾乍佞以乍賢；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敢自暴而自棄？庶幾晚節，無慊旦評。茲蓋伏遇某官度量楚七澤之寬，道德魯泰山之望。故家喬木，蔚中外以交輝；南國甘棠，偉祖孫之相映。鑑裁一定，然諾不渝。每懷憫窮悼屈之心，實寓激濁揚清之志。借康瓠以九金之重，回枯荑於萬木之春。某敢不知伯玉之非，補叔山之兀？學如秉燭，才雖愧於優長；愚類移山，志必存於端介。當厲歲寒之操，以醺國士之知。去家之鶴重來，奚暇是非之問；在厩之馬一顧，更希坐秣之恩。僕投効，遂辟地餘杭，故有「去家」之句。《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二〕慈：原作「茲」，據文意改。

祭太湖神平水王文

具區爲東南藪而神司焉，去歲潦水逆行，邑爲流裔，桑麻杭稻之區，幾爲魚鱉之宅，而邑民之餓莩離散者至今未甦也。某來爲邑佐，惟神是依，視事三日，祇謁于廟。所祈陰相，自今不以小邑爲壑，而亟蒙潤澤之益，實民情之公願，而非吏之私禱也。《永樂大典》卷二二六〇。（以上黃錦君校點）

桂 卓

桂卓，徽州（今安徽歙縣）人。嘉定間使北。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嘉定三年十一月

新安桂卓、浚儀趙師巖被命使北，小次都梁，太守王大昌管領山行，登眺久之，遐想有感，因識歲月。嘉定庚午仲冬二十八日。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尹波校點）

李道傳

李道傳（一一七〇——一二一七），字貫之，一字仲貫，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心傳仲弟。慶元二年進士，調利州司戶參軍。開禧間吳曦欲叛，道傳以義折其黨，竟棄官歸。嘉定初召爲太學博士，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進對論廢除僞學之禁，言頗激烈。出知真州，徙宣州，多有治績。嘉定十年赴果州任，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著有《江東十考》等，其家哀其遺稿定爲五十卷。見黃幹《知果州李

兵部墓誌銘》（《勉齋集》卷三八），《宋史》卷四三六有傳。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劄子 嘉定四年

十二月

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才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一〕。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竝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脩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以爲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肯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

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二）}。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大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三）}。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

罪。取進止。《道命錄》卷八。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宋元通鑑》卷九八，《南宋文錄錄》卷五，《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七。

〔一〕止：原闕，據《宋史紀事本末》補。

〔二〕陛下作：三字原闕，據右引補。

〔三〕敦：原闕，據右引補。

繳進兄心傳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奏狀

嘉定五年五月

奉議郎、太常博士臣李道傳狀奏：准尚書省劄子，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曾瓊等劄子：「竊見道傳之兄心傳哀次高宗皇帝一朝長編，已膳寫成淨本，乞賜敷奏，令道傳繳進。仍乞降付國史院，以備參照編修正史。」奉聖旨依。臣今遵依聖旨指揮，所有上件高宗皇帝一朝編年之書，名《繫年要錄》，計一百卷，修寫成五十冊，隨狀上進。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照得新知瀘州許奕，已曾繳奏上件《繫年要錄》，伏乞睿照。《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首。

乞辨明魏峴按劾真德秀事奏

伏爲廣德知軍魏峴按教授林庠，實按轉運副使真德秀，乞覈實辨明事。臣聞論事者當辨是非。責治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無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每患乎言之多端，聽之易惑者，不覈實之過。誠即其名以覈其實，則是者固不可以厚誣，而非者亦何可以自掩哉！臣竊睹進奏院報知廣德軍魏峴按軍學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轉運副使真德秀，得旨罷庠，而別與峴一等軍壘差遣。臣竊謂峴與德秀必有一是一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有不難辨者。蓋峴之奏雖爲庠設，然以臣所聞，峴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峴之按庠，謂其捨教職而任荒政，挾漕臣而凌郡守。夫以一郡之民饑困欲死，陛下大捐廩粟以活之，仕乎此邦者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常職之可拘？當此之時，軍學堂試爲重乎，本軍振濟爲重乎？出身濟物，固儒者事，峴昧於輕重，而以庠終日坐倉爲可鄙，峴則陋矣。至於陵忽郡將，則誠不可不治。然猶當問庠之所守爲如何，設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婉順，而所守者正，峴亦當屈己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況庠之於峴，初未見語言禮節悖慢之實，則峴之深怨極憾於庠者果何爲哉？以此言之，峴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故曰「峴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德秀與峴比肩事主，德秀雖任按察，若德秀所爲未善，峴不肯苟徇，具以上聞，孰曰不可？然臣不知果峴爲是乎，德秀爲是乎？峴之奏爲荒政言也，若曰某縣流移者多而不能止，某鄉孳死者衆而不能救，某處濟米給散之有

欺，某邑糴錢出入之不明，某事則有何人之詞，某條則有何日之案，各指其實而言之，庠固無所逃罪，而德秀之失於任庠者亦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峴之奏千餘言，略不及此，特以「輕易朝廷，自專掠美」爲德秀罪。陛下試覈其實，峴爲是乎，德秀爲是乎？夫自專固人臣之罪，而許以從宜者，乃人主之大權，掠美固君子所羞，而爲君任怨者尤末世之邪說。如峴所陳，陛下欲濟而易之以糴，陛下欲糴而易之以濟，是爲有司專擅之罪。廣德濟糴，非臣所任，不能詳知，然竊謂濟糴俱急，轉輸不濟，糴米未至而借濟米以應之，濟米有缺而乞糴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闕成終，文籍具存，自無淆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陛下之所許，未至罪其專也。至於掠美之說，則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職無他，任其父之事而已；臣職無他，任其君之事而已。故稱人子之善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臣之善者，必歸美於其君。擢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稱職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怨於下，則怨之者推其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主何利焉？且峴固言之矣，米陛下之米，民陛下之民也，獨不曰臣亦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奉陛下之令，散陛下之米，活陛下之民，何往而非陛下之德澤哉？天下未嘗有無實之名也，臣之事君當責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黎民阻饑，上下之德澤哉？此則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爲名。峴乃有「恩歸知己，怨萃朝廷」之言，何其所見之異哉！且民饑而不得食則怨，既得食矣，又何怨萃於上之有乎？峴之言無足辯者。然臣竊見近世風俗，日以衰弊。人臣率顧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爲念。臣雖不肖，每獨憂之。峴之讒行，恐自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專掠美爲嫌，便文自營，誰任陛下事者？峴言雖所關甚大，此臣拳拳之愚所以上瀆天

聽，不自知其煩也。峴與德秀一是一非，必有公論，伏望陛下特選朝士，或委鄰路監司考覈其實。若廣德荒政不舉，則德秀爲有負陛下，不可無責。若峴言無實，則是以私意邪說上惑朝廷，上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是非非，不可混於聖明之世。臣與德秀實爲聯事，愚忠所激，不復避嫌，且峴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言，用敢冒犯以聞。《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八。

楊萬里謚議

嘉定六年四月十三日

切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如歐陽文忠公、王文公、集賢學士劉公兄弟、中書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劉公恕、黃公庭堅。其大者古文經術足以名世，其餘則博學多識，見於議論溢於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衆者。然嘗論之，此八九公所以光明雋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之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節之爲貴也。此八九公者出處不同，用舍各異，而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有如王公，學術政事雖負天下之責，而高風特操固有一時諸賢所不敢望以及者。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其所以著於時而垂於後也。南渡以來，世不乏人，求之近歲，若寶謨閣學士楊公者，其真所謂有是文而有是節者乎。公之文辯博雄放，自其少日已盛行於世，晚年所著益復洪深。其爲詩始而清新，中而奇逸，終而平淡，如長江漫流，物無不載，遇風觸石，噴薄駭人，蓋不復可以詩人繩尺拘之者。天下之士固

莫不知有楊公之文矣。其平生出處，則初見知於孝宗，未久即去，終見知於光宗，又未久即去。今天子一再收召，竟以老不復出。始終四五十年間，非特不悅於流俗而已，雖一時名卿賢大夫彙征之際，苟惟論議少異，則亦未嘗少屈以徇之，公之節爲何如哉？昔人論蘇文忠公在元豐不容于元豐，在元祐不容于元祐，以爲非隨時上下人，公其有焉。公沒後二年，其子長孺自言於朝，謂公雖已老，不忘天下之憂。及聞韓侂胄首開兵端，爲之流涕歎息，夕不寐，朝不食，手書八十四言以示子孫，皆孤憤訣絕之詞，書畢自緘題之，擲筆隱几而沒。長孺乞以其事宣付史館，天子從之，且詔有司定謚，太常博士謚公文節。道傳曰：它人之文以詞勝，公之文以氣勝，惟其有是節，故能有是氣，故能有是文也。此公所以特立於近歲以來，而無愧于江西先賢之盛也。博士按道德博聞能固所守之法易公名，當矣，道傳尚何詞？謹議。《誠齋集》卷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七。

故朝奉郎鄭介覈謚議

故贈朝奉郎鄭公既沒九十有六年，詔有司特議其謚。公名俠，字介夫。太常博士謂古者有取謚於字之義，又謂公平生行事合於知死必往、執一不遷之法，請謚以「介」。按公本從王丞相安石學，熙寧中王丞相以政事毒天下，公規之，不受。丞相誘公以利，公不爲動。顧方以區區抱關小吏上疏，極言丞相之失，且圖所見小民流離困苦之狀，自城門附馬遞達銀臺通進司，爲密急事以奏。忠誠懇惻，

上感天聽，上爲行其所言十有八事，中外竦動。王丞相既罷，公連上書論呂惠卿姦狀尤切，公雖坐此得罪，竟坎坷終其身。然百歲之後讀其書，想其人，凜然生氣，如公之在目也。嗚呼！可謂介矣。抑嘗考公平生所歷，蓋自罷監安上門謫英州十有二年，遇哲宗即位赦得還。元祐中兩蘇公先後言於朝，始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再任，以憂去。免喪，授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初年再貶英州，後雖復以赦還，而終老不復用矣。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其介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其介不可及也。元豐以前、元符以後，公之不合固宜。當元祐時元臣秉鈞，衆正滿朝，起於謫籍、起於州縣、起於巖穴者蓋不可勝數。公之犯顏忘身，宜在諫官御史之選，而再命分教，復爲糾曹，十數年間不出溫陵之境，當時任引彙之責者於此不爲無憾，而公之不肯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見矣。《易》曰「介石」，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其有焉。初，臺獄既就，呂惠卿議當公大辟，神宗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神宗聖明，萬無殺直臣理。公每上書輒曰：「臣言不當，乞斬臣首。」則進言之時，公固先以死自處矣，非知死必往歟？自熙、豐至於元祐，至於元符，至於崇寧、宣和，時事屢變，而公介然如一，非執一不遷歟？博士議是，定謚曰「介」。《景定建康志》

卷三一。

請築真州翼城申狀

嘉定六年

淮東陸程自滁州取六合，自盱眙取天長，兩路會於真州，兩晝夜可到。既到真州，四十里可渡鎮江，六十里可渡建康，實爲陸路要衝。城內居民比城外僅十分之一，自轉運司以及富商大賈之家，交易繁會之處，皆在城南。前人嘗欲築兩翼城，但費大非倉卒可成。道傳當先立規模，使後來可繼。欲從朝廷借會子十六餘萬貫，付本州作本，以其利息充版築之費。歷以歲月，漸見次第，所有城甃且從本州增窑燒辦。一二年後，版築稍成，甃數亦積，後來者爲之不輟，不患不成。道傳若不罪去，二三年間決可償足。若歲間遂得去官，則不問日月久近，但朝廷欲取本錢，即當起發申解。或朝廷欲付之後守，亦整齊足數，聽候詳酌施行。道光《儀徵縣志》卷一，光緒十六年刊本。

再請築翼城申狀

嘉定七年〔一〕

照得州城狹窄，所以前任嘗議增築，包裹東南兩廂闌闌數千家於新城之內。然累政守臣莫敢申其說者，工役不小，用賦殷廣，朝廷科降或艱，未免添貼州郡分外責任，徒爾自勞。規模有緒，則後人享成終之名，工役中輟，則一身受罔功之責。所以因循掣肘，經歷數年。民間見其久不興工，因遂蓋

造屋宇於所標基址之內。今聞有意增築，未睹保守之利，先有遷徙之勞，紛紛多言，勢所不免。然考究其實，雖妨民戶不少，其不悅者則無幾人。小民僦居，初無利害，間有自造發屋，其值幾何？近者包砌州城，亦有民屋妨礙，道傳先期告諭，使之撤退，量費支給，莫不忻然。惟是富豪或作廊房，未免以爲不便，然而域民固圉，事體至重，設使遷一家而保十家，尚當爲之，何況所保豈特十倍而已！今私計沮議大槩不過數端：或以工役重大爲言者。道傳竊謂築城夫役，固不可迫，積日累月，自見成功。或以土色不美爲言者。道傳竊謂淮東諸州，土色相類，初不以此廢築城之功。然一州之間，土色又各不等，固當擇而用之。或以勞動民力爲言者。然材木所須，皆出他郡，開掘築砌，盡用軍人，官窑燒磚，官船載運，却非科役之比。或以城大難守爲言者。然新城南面與州城南面闊狹正同，其實守禦之處，止增東西五百餘丈。況州城本狹，雖兼新城地步，比之他郡，殊未爲多。或以自來敵至未嘗久留，不必過慮爲言者；或以自來民戶緩急但保沙上〔二〕，不賴城郭爲言者。此則昧陋之論，不足多辨。就此數說之中，惟工役重大一說，誠不可忽。然道傳前來所申，固不敢謂任內可以了畢。今日會計材料，措置工程，且俟年歲之間，材料既積，工程有準，然後可議興築。要當以果斷立事，而不牽於浮言，以持久成功，而不責於近效，庶幾財不大傷，人無虛擾。伏乞朝廷詳酌施行。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一五。又見道光《儀徵縣志》卷一。

〔二〕嘉慶《揚州府志》署作「嘉定三年」，據道光《儀徵縣志》改。

〔三〕沙上：疑當作「江上」。

與楊輔書

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覲。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宋史》卷四三六《李道傳傳》。

江東十考序

孝宗元年，方事恢復，時先君初仕，討論南北間事，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竊謂戰勝存乎備具，退守存乎人心，因復考六朝備具之實：曰屯兵之地，曰統兵之任，曰取兵之制，曰財賦之出，曰出師之途，曰饋運之方，曰舟師之利，曰出騎之用，曰守城之規，曰守江之要，凡十篇。參之古今，論其大略云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〇〇。

江東轉運司初建貢院記

國朝之制，諸路置使按察，各有職掌。轉運使最先置，所掌最多，提舉學事既省，又兼掌學校貢舉事。間三歲，詔諸州各試其士，升之禮部，士與爲吏者親嫌則偕已仕而鎖其廳者，試于轉運司。江東地大人衆，材雋間出，數十年間由轉運司之試擢高科登貴仕者，數數有之。顧試院未克立，每寓于浮屠者之宮，庫隘弗肅，有司患焉。前使者汲郡孟侯猷始度地於建康府城之東南隅，廬陵胡侯槻以總領財賦兼攝使事，稍儲錢以俟費，它未皇也。嘉定八年，秘閣修撰建安真侯德秀爲副使，至則曰：「是不可以不成。」於是相其陰陽，正位南鄉，築而增之，其崇五尺，背負鍾山，前直長干，清溪環流，秦淮旁注，寬閒爽塏，不僻不囂，於校文論士爲宜。九年三月戊寅命工興事，二十日而堂成，又十日而聽事成。修廊繩直，表裏相望，外而群執事之吏各有攸局。七月丁卯，工告訖事，侯謂道傳盍記之。道傳竊惟近世取士之制，每不如古，專尚詞章，而德行道藝之實喪，多爲文法而廉耻禮遜之節壞，世久病之。學廢而詞益下，俗澆而網益密，雖上之人亦竊病焉。捷其徑以誘之於前，艱其門以塞之於後，使爲士者棄鄉井走道路，無復懷寶待價之意，又識者所深病也。學古行道之君子，思救其弊，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使教學興，風俗厚，賢才出，治功著，其規模條目本末先後，必有可言者，然豈有司所得爲哉？若夫合圓冠方屨之士，以校其藝，會無定處，而反託於異教之廬，事益苟，

名益不正，此則有司所得爲者。是役也，侯蓋爲所得爲而已。學古行道，侯之素志，所謂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以救歷世之弊者，其必慨然於此矣，夫豈特以高科貴仕望江東之士哉！侯正色立朝，風采聞于四方，奉命出使，專以激濁揚清，洗冤澤物爲己任。歲適大饑，民賴以全活者不可數計，斥燕饋，削浮冗，獨以餘力克興是役，材無強賈，庸必厚給，田里不知，州縣不與，是皆足書。道傳既承侯命，因推古者取士之意，平日所望於侯者備論焉。院爲屋餘百五十楹，錢以緡計者萬四千有奇，董其役者主管文字趙與哲。嘉定九年七月日，朝散郎、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李道傳記。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使鄒應龍書。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曾從龍篆額。《景定建康志》卷三二。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七。

告瓜步山神撤拓跋燾像文

嘉定七年月日，朝奉郎、權知真州軍州事、新除江東提舉李道傳，謹遣武翼郎、權監瓜步鎮王福，告于瓜步山神：大江爲南北之限，東流至于秣陵、京口之間，其壯極矣。連山雄秀，橫列江南，而其北則平原曠野蘆葦之場也。惟此山獨立北岸，孤特峻峭，四面平絕，下臨無際，若可與南山之雄、大江之壯相爲賓主者，固非甚高且大，而實地氣所鍾也。是以出雲致雨，利澤下民，其見祀宜也。然今所祀者，乃南北分裂時魏主拓跋燾之像。夫以中國之人，相率祀夷之鬼，已甚不可。況拓跋

氏之未入中國也，元嘉之盛，人物繁阜。自其侵擾淮南，飲馬于江，邑里爲之蕭條。此山正其駐兵之地，受害最烈，而千載之後，方且廟而祀之，像而嚴奉之，豈不大謬哉！道傳繼守此州，欲正其祠久矣。今忽被命移官，念不可不一正之而去，用遣鎮官撤拓跋之像投諸江，而以其地祀山之神。道傳將告于新守此州者，以事上于朝，秩神之祀，神其鑑之。謹告。隆慶《儀真縣志》卷一四，影印天一閣明方志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三八

程德隆

程德隆（《鶴山大全集》作德降），字廷邁，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歷知蓬、蜀二州，有政績。見魏了翁《鶴山大全集》卷四二《綿州新城記》，光緒《蓬州志》卷一五。

嘉祐巖記

環蓬皆山也。穹隆傑偉而磅礴於東者，曰龍章。龍章之陽，逾峭陟險，半里許有巖焉，延百步，深十之一，可容千人，曰劉備寨。有泉焉，落乎十仞，當巖之中，仰而視之，如貫明月，以爲簾倒景而下垂也。靜而聽之，如橫五絃於膝，寫松風之颼颼也。兩山翼張而對峙，諸峰林立，以環向勢回旋，水縈之若玦。阡陌高下，隨山錯焉若綺。極目一望，雲煙萬變。環蓬皆山，此爲登覽之最。蓬在三國未爲郡，其地隸巴、南、宕渠、閬中。昭烈初入蜀，至巴，嚴顏拊心而嘆，旌旗兵甲之盛，未必不分屯於此，然無因自以名名寨。當時豪傑，有起而應之者，託以爲名。既未有君臣之分，故無所諱

避。如寄奴名其藥，相如名其縣，子陵名其灘，相循至今不改耳。周天和，蓬始創州。歷隋、唐、五代，國朝嘉祐初太守丘侯乃遊巖，題刻存焉。山水知音，何寥寥而後遇也！慶曆寢兵暨嘉祐，海內益富實，遠方牧守得以餘力從事山水間，郡縣整暇，從可知矣。昭烈扼吭拊背之計，巢由所羞道，不足以名巖。摩挲巖中之石刻，而追想太平極治之盛世，遐挹丘侯之遺風，而欣當時人物之傑出，以易巖名，不亦美乎！巖之右立屋爲門，名之曰「龍章」，以山言也。巖之左築亭，名之曰「遊虛」，取歐陽公贈李士甯詩也。由亭而上，稍逶迤，步石磴復下，築庵三間。庵前架小閣，面勢與巖同而景小異，守巖者居之。庵後迫大石，石有突然起者，梯而登，結茅其上，可容膝。爲石池以貯泉溜，爲石欄以衛巖險，爲石枰以待爛斧柯者至而弈焉。於是巖之勝始備，邦人遊者咸刮目。予酌酒語之曰：「是巖秀潤清淑，其氣之靈必鍾於人。浴沂舞雩，詠歌而歸，以昌吾儒，無使僊靈神怪偏得之。茲巖、寨意當與閣中三台頡頏，否則如李士甯、黃蓬石者又復擅價物表矣。」邦人曰：「然。」乃書之石。光緒

《蓬州志》卷一五，光緒二十三年刻本。（李文澤校點）

戴復古

戴復古（一一六七——？），字式之，號石屏，台州黃巖（今浙江黃巖）人，敏子。篤志古學，從林景思、徐淵子遊，又登陸游之門，講明詩法，由是有詩名。著有《石屏詩集》十卷行于世。見本集卷四《新

年自唱自和》，萬曆《黃巖縣志》卷六，《宋史翼》卷二九。

石屏詩集序 一 嘉定十六年二月

懶庵趙蹈中寺丞作湘漕時，爲僕選此詩，凡一百三十首。觀者疑焉，謂懶庵古詩得曹、謝、韋、陶之體，律則步驟杜工部，其議論高絕一世，極斬於許可，今所取此編，何其泛也！復古議論斯語，使有五字可存，如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一句，十字可存，如杜荀鶴「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足矣，果何以多爲？嘉定癸未二月朔日，復古書。《石屏詩集》卷首，四部叢刊續編本。

石屏詩集序 二 紹定五年五月

復古以朋友縱臾，收拾散藁，得四百餘篇。三山趙茂實、金華王元敬爲刪去其半，各以入其意者分爲兩帙。江東繡衣袁蒙齋又就其中摘取百首，俾附于《石屏小集》之後。明珠純玉，萬口稱好，無可揀擇，是爲至寶。凡物之可上可下，隨人好惡而爲之去取者，斷非奇貨。紹定壬辰仲夏，復古自書。《石屏詩集》卷首。

東皋子詩跋

右，先人十詩。先人諱敏，字敏才，號東皋子。平生酷好吟，身後遺藁不存。徐直院淵子、竹隱先生常誦其《小園》一篇及「日落秭歸啼處山」一聯。續加搜訪，共得此十篇。復古孤幼無知，使先人篇章零落，名亦不顯，不孝之罪不可贖也。謹錄於《石屏詩藁》之前，庶幾使人獲見一斑。復古忍泣敬書。《石屏詩集》卷首。

鄒震父梅屋詩跋

端平三年

讀鄒震父《梅屋》詩卷，如行春風巷陌間，見時花游女，動人心目處多矣。使其加以苦心，進進不已，野夫它日當避三舍。因題五十六字以歸之。端平丙申良月望日，石屏戴復古書。《梅屋吟》附錄，南宋群賢小集本。

跋丁梅巖集

嘉熙四年九月

梅巖少時不碌碌，勇於爲義，不吝千金。閭長邑胥勢橫，莫能誰何，君白於牧，去之如拉朽，識者壯之，謂其有古烈士風。既而折節問學，與一世宏碩相師友，而僅博一第，抱負終不大試於天下，豈造物固嗇於梅巖耶？君沒踰四紀，其季子策始刻其遺稿以傳。豐城劍氣，發越自今，梅巖其不死矣。嘉熙庚子重九後三日，石屏野客書。嘉慶《太平縣志》卷一六，光緒二十二年刊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 禧

王禧，字慶長，遂寧府（今四川遂寧）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嘉定末知懷安軍。見所撰《唐詩紀事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唐詩紀事跋

嘉定十七年

慶元辛酉，禧從大諫傅公游于凌雲，邂逅灌園季子次陽總幹，蓋禧戊午類試坐主也。因得是書，

立命數十吏傳錄，其間不能無魯魚亥豕之誤。繙閱累年，手自讎校，十是正其七八，餘則傳疑，不敢妄加損也。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詩發于情，帝王盛時，采之以觀民風，在治忽。春秋之時，趙孟請賦詩以觀鄭七子之志，季札請觀樂以知列國之風。世之君子，欲觀唐三百年文章、人物、風俗之污隆邪正，則是書不爲無助。乃鋟之懷安郡齋，與世共之。嘉定甲申，懷安假守王禧慶長書。《唐詩紀事》卷末，巴蜀書社一九八九年標點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三九。（李文澤校點）

程實之

程實之，字士華，號尊己翁，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後遷德興。嘗從朱熹學，博洽工文，累舉不第。見《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上，《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

答友人論讀尚書書

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爾。禹、皋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啓與扈戰于甘，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

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鬻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又切切挽召公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怙然無異辭。盤庚以圯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爲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其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故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可苟乎哉！《新安文獻志》卷九。

筠坡記

族子誠叔築室於里居，西倚阜，東瞰湖，雷溪縈之，金山屏之。花木薦芳，雲物效奇，水石逞秀。其諸瓌奇殊特之秀觀，得於晦明涼燠之變者總總也，而筠坡是名。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二。又見同

尊己堂記

自年大以來，闢讀書之堂，取韓子「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之戒，扁曰「尊己」，以爲存心養性，修身立命之所焉。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二。又見同治《贛縣志》卷七。（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 棐

王棐，字仲溫，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太常寺主簿、將作監丞，知衢州，提舉浙西常平。入爲國子司業，兼權侍立修注官，同知貢舉。擢起居舍人，除秘閣修撰、知温州，不赴，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冲祐觀。見《宋會要輯稿》禮四三之四、選舉六之三二、選舉二一之一六，《嘉定赤城志》卷三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乞戒諭考官精擇考生奏

嘉定十二年九月

科舉取士，自唐以來蓋數百年，鴻儒名士、社稷之臣由此塗出。方其應試也，雜來泛取，濫得幸

中，不知其幾。故我藝祖常難其選，興學校，專師儒，欲教而後用，養而後取之。蓋鄉舉里選其法既廢，兼采譽望，有司猶得以執其權。自糊名謄錄之法密，則一於言語文字工拙而已。法行既久，未易驟變。來者愈多，有司老校，精神有限，去取苟且，則併其言語文字擇之不精，毋怪乎人才之愈下。南渡以來，嘉尚正學，中間諸老先生雖所得源委不能盡同，究析義理，昭若日星。士子手抄口誦，講疑問難，上者有深造自得之功，下者不失爲規矩準繩之士。權臣誤國，立爲標榜，痛禁絕之，以《中庸》、《大學》爲諱，所趨者惟時文，前後相襲，陳腐愈甚。夫積漸於數十年之久，其說之方行，大壞於數年之間，其論幾熄。更化以來，崇獎雖至，丕變未能，故體貼愈精，字面雖新而不貫於義理，華藻愈盛，浮言雖多而不本于義理，務爲纖巧而氣益卑，更相蹈襲而見益下。臣謂當此大比，戒諭考官，悉心選取，必據經考古，渾厚典實，理致深純，辨析該通，出於胸臆有氣槩者，理勝文簡爲上，文繁理寡爲下。秋闈既精，上之春官，進之天庭，爲異時天下之用，豈云小補？《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三二一（第五冊第四三四五頁）。

瘴瘧說

南方天氣溫暑，地氣鬱蒸，陰多閉固，陽多發泄，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元氣不固，感而病作，是謂之瘴。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瘧瘧，謂之冷瘴；重者蘊熱沉沉，晝夜如卧灰火中，謂之熱

瘴。甚者一病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謂之瘧瘴。冷瘴不死，熱瘴久而死，瘧瘴無不死。此方書之說也。愚謂瘧瘴者，非傷寒失音之症乎？非中風不語之症乎？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安得謂之無不死耶？若夫熱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夾道，人行其間，熱氣蒸鬱，無林木以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飲食不節，偶成此症。熱晝夜不止，遲治一二日則血凝，竟不起矣。南方謂之中箭，亦謂之中草子。然挑草子法，乃以針刺頭額及上下唇，仍以楮葉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草藥解其內熱，應手而愈，安得謂之久而死邪？至於冷瘴，或寒多而熱少，或寒少而熱多，亦有疊日間日之異。及其愈也，瘡發於唇，驗其症，則是外方之瘡，本非重病。每因誤而致禍，亦不可以不死而忽之。但診脉息極微，見其元氣果虛，與附子、川烏等藥而愈。或誤投以寒藥，所謂乘風入胃，陰盛乃亡。若診其脉息雄盛，審其症候實熱，且服和解等藥而徐治之。或誤投以熱藥，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但診脉而用藥，萬不失一。然觀其形氣之怯壯，察其脉息之虛實，參以病之盛衰，分其症之陰陽，極工巧以審之，其庶幾乎。病者亦不可全咎於風土，皆不攝不節，有以致之。間自入廣以來，但用修養之法，晨興盥漱後，先服平胃散，間或投以不換金正氣散。洗面後啖少粥，巳時早食，申時晚食，夜則服消食等藥。一聚會宜節飲，不宜大醉及頻數耳。但天氣不常，一日之間寒暖數變，却須脫著以時，稍稍失節，亦無深害，所甚急者，宜加意焉。省食生冷，則脾胃自壯，省餐油膩，則胸膈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欲以固真氣，如此調攝，決可以保無恙也。《粵西文載》卷五八。（以上

李文澤校點）

詹 傅

詹傅，紹興府（今浙江紹興）人，嘉定間在世。

笑笑詞序

嘉定三年二月

傅竊聞之，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則知笑之爲辭，蓋一名而二義也。遜齋先生以宏博之學，發爲經緯之文，形於言語議論，著於發策決科，高妙天下，模楷後學。以其緒餘寓於長短句，豈惟足以接張于湖、吳敬齋之源流而已！竊窺其措辭命意，若連岡平隴，忽斷而後續；其下語造句，若奇葩麗草，自然而敷榮。雖參諸歐、蘇、柳、晏，曾無間然。而先生自謂詩不甚工，棋不甚高，常以自娛。人或從而笑之，豈非類下士之聞道也歟？先生亦有時而笑人，豈非得樂然後笑之笑也歟？竊嘗盥浴，誦瑞慶節之詞，如「福若高宗，太平賽過仁祖」之句，則知愛君之意爲甚厚。送太夫人之詞，如「別駕奉安，輿前呵方塞途」之句，則知尊親之心爲甚篤。如「婦姑夫婦孫和子，同住人間五百年」，「花縣飛鳧舄，芝庭捧鶴書」之句，則知慶源流長，椿桂爭芳，卓爲當世之偉觀。如「一笑對西風」，如「一聲啼鴂五更鐘」之句，則知有言外不盡之意，殆不食煙火人

所作。近世詞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談諧；如辛稼軒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豪。惟先生之詞典雅純正，清新俊逸，集前輩之大全而自成一家之機軸。傅稽山末學，璧水書生，天假厚幸，獲遇先生展驥雄藩。傅深愧樓鸞下邑，首蒙知遇，賜以珠玉，斂衽莊誦，玩味三復，不容自嘿，輒推原笑笑之旨，記於篇云。時太歲庚午嘉定三禩仲春既望，會稽詹傅敬書。《笑笑詞》卷首，彊村叢書本。（李文澤校點）

夏元鼎

夏元鼎，字宗禹，號雲峰散人，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博極群書，屢試不第。開禧中應辟于江淮制置司幕，出入兵間。年未五十，棄官入道。著有《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四卷（存）、《紫陽真人悟真篇講義》七卷（存）、《崔公入藥鏡箋》、《金丹詩訣》二卷（存），及《南嶽遇師本末》一卷（存）、《蓬萊鼓吹》一卷（存）。見所撰《南嶽遇師本末》，真德秀《悟真篇講義序》（該書卷首），《蓬萊鼓吹·附錄》，《宋詩紀事》卷九〇。

南嶽遇師本末跋

嘉定十七年

予性昏思拙，觸事多滯，忽悟真詮，凡意有所思，覺有神助，千門萬戶，上徹下徹。信知數十年

間，身寄幻宅，放雞不求。今主人既歸，事事如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秉彝，初非外鑠，三教同途，何有異致？學者思之，當有頂門上着眼者能領界也。今淮東撫幹趙善誤、節□胡逸駕、都倉王樅、仙尉彭日嚴、雲水唐介然訪道於予，不敢隱嘿，遂筆其本末示之。嘉定甲申，雲峰散人夏元鼎識。《南嶽遇師本末》卷末，寶顏堂秘笈本。

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序

動亂爲業根，靜定爲藥鏡，此崔公之法言也。豈非以人之有生，四大假合，涕唾精津血氣液無非陰邪，酒色名利貪嗔癡無非紛擾？惟一藥鏡之靜定能攝伏之。何謂藥，丹砂木精得金乃并是也；何謂鏡，靈明真覺回光返照是也。故聖人以神道設教，以日月爲易；仙道以神明爲宗，以日月爲丹。釋氏之杖挑日月、宗性傳燈者，皆是物也。崔公慈悲接物，善於托喻，故呂洞賓謂「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信爲天人之師也。予三閱藏教，凡得《藥鏡》七本，其文各不同。此經總二百四十三字，言簡理當，如太上之秘奧、《春秋》之正經，微顯闡幽，探蹟索隱，靡有餘義，真金丹之樞轄也。偶菖節過八寶，憇於彭忠甫左塾，因其炷香問道，謾爲下一注脚，以貽當世明眼君子，并寄豫章靈源子胡季轍、天台元漠子王和甫，皆學仙弟子也。夏元鼎序。《黃帝陰符經講義》卷首，正統道藏本。

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續記

「夏雲多奇峰」，晉人得意句也。予以幻質，托此幻號，誠盡蛇之足、續鳧之頸也，或者乃以效顰太史公之好奇，而竊詩人之巧語以自表耳。噫！夏爲四時，雲爲一氣，峰從何來，奇從何有？出岫無心，從龍無跡，爲霖爲旱，起風起雨，千奇百怪，變化莫測，皆非予之所志也。得非以天一以清，地一以寧。時維朱明，炎帝持衡，好風自南，盾日如蒸，火傘熾張，金石流凝。是雲非氣，是峰非形。洞洞天君，聚精會神，明堂丕闡，端拱紫庭。赫奕丁公，鍛鍊金晶。崑崙勃鬱，玉井泓澄。太一竈煖，偃月鑪熒。徊風混合，霹靂鏗轟，上通天竅，下徹玄冥，羅衛四獸，左右六丁，周天數足，九轉飛升。雲峰此時，曷獨奇名。淵哉大道，天地德并。元始祖炁，陰陽未分，孰爲重濁，孰爲輕清？鴻濛剖判，生天地人，上覆下載，人爲最靈。運化亭毒，劫劫長存。鳥飛兔走，懸象雙明。弦望晦朔，一遇三旬。胡然九夏，雲獨峰呈；庚將三伏，火必西奔。金丹玄妙，以火爲神，雲騰火氣，峰幻神形。烹坎離髓，奪乾坤精，陰邪潛消，純陽乃成。天地相畢，出死入生。雲峰之奇，不可思議。非夫真一，孰挾其秘。或者無語，徒驚曰異。乃知儒失之拘，釋失之滯。道等太虛，中有根蒂。天地廣大，道能生之；萬物散殊，道能長之；日月東西，道能運之。是雲爲峰，道實得之。吾見其一真不動，擒縱百靈；二氣周交，生成萬有。不知其雲者峰乎，峰者雲乎。故七返九還者，此雲峰也；八歸

六居者，亦此雲峰也。玄珠成象者，此雲峰也，而真人出現者，亦此雲峰也。玄哉妙哉，是豈詩句之奇，可得而形容哉！斗城夏元鼎記。《黃帝陰符經講義》卷末。（以上李文澤校點）

葉 奭

葉奭，理宗時除國子博士、宗學博士、宗正丞。官至龍圖閣學士。見《平齋文集》卷一八、二〇，《蒙齋集》卷八。

關西湖記

浦五千戶，梁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峰，相傳時見巨人跡。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啖者欲持去，輒迷失道。近人而奇詭不常如此，非止于禽獸草木爲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衆水，修數里有真君道院。初，國家感冥會，按道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令吉，而後祖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國永延也。顧民情吏慢，公私室廬無能以山答，陂廢不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從置鄰于嶽祠，然則山水皆人，而神靈失其所棲宿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及爲下邑，悲天不畀人也，人自棄耳。趙君師縉之來，偶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

忽若心動，道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即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第堤，閉縱以時，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陰陽法，坤申上位也，水之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興於善乎！」陂陰爲堂，中湖爲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敷綠繞，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響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嚴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于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之娛，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爲預於德而賢之，豈非動靜妙應物之宜，壽樂由反躬之效歟！然其汎之渺茫，遁之幽遐，家薜蘿，友鷗鷺，亦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即山水之近，與民共樂，以寧其神，是可書矣。康熙《漳浦縣志》卷七，民國十七年石印本。（楊世文校點）

喬 嘉

喬嘉，光宗紹熙時太學生。見《兩朝編年綱目》卷二，《宋史》卷三九四《何澹傳》。

責何澹持喪不以禮書〔一〕 紹熙二年秋

竊謂人之大倫，莫重於父母。禮有出繼，其服雖異，而鍾於天性者未嘗不同也。故所承父母則三

年終喪，而所生父母則心喪三年。閣下自長成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繫者也。若夫進退去就，亦自有義存焉。此閣下之所素講，豈一介小生得以進說於其間？今聞閣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於朝，欲解官持喪，太學諸生莫不義之。繼聞上疏稱解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聞然，雖愚者亦以爲駭。夫《禮經》所謂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非謂無恩於先祖也。蓋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是以子莫知其所諱也。故本朝方慤解此一節，以謂特庶人之禮耳。若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何逮事之拘乎？今聞閣下引此以附逮事不逮事，欲不持喪，恐與《禮經》相反。何者？《禮經》謂逮事父母，則從父母之言，今閣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爲正乎？若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爲正，則閣下亦當從而爲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夫閣下之志，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爲所生之繼母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繼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爲人子者，尚忍言哉？不然，必以生我者爲正而繼之者爲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非天理之公也，非人倫之正也。閣下爲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正風俗，正宜致辨於此。又聞再入奏疏，欲下給舍臺諫議之。夫朝廷專設奉常，此儀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儀禮所由出之地以定禮文，不公諸侍從朝列以集議，獨以臺諫同列之官、給舍表裏之班而議之，識者有以窺之矣。且閣下今居要路，去政府爲咫尺，或者將逢迎希合，以爲禮之不當去，欲爲它日進身之階，則誤閣下之事大矣。閣下平時所行所爲亦無玷者，獨爲大節有所未明，此尤愚之所未信也。又恐或者必有汨亂聰明，妄引邪說，使閣

下遲疑不決，以取謗於天下，此愚所以惓惓忘其僭越，欲閣下一聽之也。雖然，使閣下流涕感泣，以所生之父爲念，特爲所生繼母持喪，以義起禮，扶持三綱，慨然辭位於朝以歸，而他日朝宁之間，徐以國家爲念，起復召還，以副所望，此豈非閣下之盛德事乎？《兩朝編年綱目》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八，《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二。（郭齊校點）

〔二〕按此書爲太學生喬嘉、朱九成、黃會卿同致何澹。

何松年

何松年，寧宗時人。見所撰《降聖夫人記》。

降聖夫人記

開禧三年夏

嘉興郡之艮隅，湖以澱名，中流有山屹立，昔人概以澱稱之。澱之山其勢峨然，澱之湖其光渺然，憑高望遠，使人心開目明。然非有神力鎮護之，何以取重于世？故倚山而寺曰普光，護普光之伽藍以主是湖山者曰降聖夫人。予嘗求諸傳記，則自嬴秦來，夫人始降世，實始皇時人。邢姓，家澱湖

東，地曰柘溪，世代綿邈，莫竟端緒。其父三府君爲時大善知識，生三女，俱有神異。夫人尤恪守戒行，頓悟精微，遠俗修真，超凡入聖。與二女兒咸受夙命，處一時名山勝境而分主之。長雲鶴夫人主沈湖，次月華夫人主柘湖，今降聖夫人其季也。幼奉普光王之戒，遂泣澱湖。今寺額蓋奉敕取夫人之所受戒者名之。自夫人之命世也，四境之內，年穀屢登，家給人足，疾病不作，寇盜屏息，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物熙熙，號爲樂土。自主伽藍，神迹顯著，不可勝計。惜乎閱漢、晉、隋、唐、五閏，數百年來無有紀其實者。曩雄峰禪師嘗住是山，采繪聖像，欲用大國諸侯之禮，而記載猶闕。先正萊公裔孫從義郎寇君問留紀屋壁，字畫漫滅，有識惋嘆。自夫人建祠于此，莫知幾春秋矣。昔之濟是湖者，懼夫巨浪滔天，驚濤沃日，無不股栗，祈禱許賽，僅可汔濟。今則蘋藻滋蔓，波澄水瑩，往來安坐而適。里社之民春秋祭祀，祈求水旱，響應尤捷。皇宋開國，真主應運，河伯效靈。夫人祠山之後，倏然一峰，涌出於波光浩渺之中。始則隱隱猶與水平，不數載間，日漸突兀。其形如龜，山因以名。寺僧相與創亭于山巔，以便遊覽。山西北有龍洞，其深莫測，時有神物出沒其間。樞密臨川羅公以王事驅馳祠下，形諸吟詠，有「龍洞淵淵靈鑠劍，龜山隱隱瑞成圖」之句。自是騷人墨客接踵而至，名章俊語珠輝璧映。今日漸陞塞，草亦蒙蔽。相傳向有漁婦孕，穢神物，遂不復見。然人步履其上，鏗然猶聞空鑿之聲。淳熙甲辰，一旦風濤汹涌，二龍交戰于湖中，殿宇飛揚，浮圖震動，遙見一龍蟠護其上。至今波濤將作前一日，湖光必豫漲溢，鄉人以此爲驗。嘉定甲子夏旱〔二〕，邑長委僚宥親詣祠宇，致禱于靈湫，奉勺水以歸，將禮祭于琴堂之上。甫及縣，雨隨車至，甘霖徧足。予寓雲

間，習聞靈異。適瞻禮睟容，會鑑堂禪師正主法席，歷道其神迹之顯，且言莊租歲入甚薄，而中外待哺者踰三千指，游納往來不輟，量入爲出，僅支一季。頃禱于神，冀垂濟祐。未幾，濱湖巨室及是境善信，凡遭喪戚而骨未有所歸者，繼入吾刹，禮佛飯僧，捐施無虛日。開禧丁卯夏六月望，予挾豕子越湖省親以歸。是夕，望舒流光，飛廉借便，颿舉而舟駛。夜氣將半，抵一村，曰南徐。不意雨霽流溢，風吼濤怒，舟遽顛覆，予與弱子泊使令輩皆墮中流。予賴神庇，免葬魚腹，子不幸而斃。予支吾風浪中，屏氣不息，或浮或沈，自謂去泉壤無幾。已而若有憑藉，努力一躍，竟得篙師依附，有頃更生。身歷神驗如是，又烏敢泯其實？已而鑑堂屬予記，姑述其概，俾勒之堅珉云。嘉慶《松江府志》卷一八，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二〕嘉定甲子：按嘉定無甲子，又此文作于開禧，不應預言嘉定事，當爲「嘉泰甲子」之誤。

居簡會靈祠記

嘉定七年四月

嬴秦時，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渚，瀦亂流，以弭水患。澱湖之靈，其季也。網罟之利，舟楫之益，民歌屢豐，災害不生，一方之民均飫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望，有禱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鳳躬至巖扃，檀木始然，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旁睨辟

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速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不已。白魚既躍，蛙亦隨至。沛雨滂注，三日足用，歲大有秋。申聞朝廷，錫號會靈。陸乃肅齋寅奉以行，以侈君賜，以答神貺。觀者如堵，震動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耆鮐背，歎未曾有。爲之歌曰：湖山兮蒼蒼，湖底兮天泱泱。樓觀凌空，虛突兀兮金銀鐙。舳艫兮轉輸，杭稌兮繞湖，不知幾千萬年，寄豐凶于慘舒。煙冥冥兮雲淡，風蕭蕭兮葭莢，貝闕兮襲元宮，物不疵癘兮民不顛頽。煥兮榜題，雨露兮新滋。神之靈兮聽之。

嘉慶《松江府志》卷一八。（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三九

鄭 損

鄭損，開封（今河南開封）人，興裔第三子，寓居浙東。登進士甲科，嘉定十三年爲淮東提刑兼知揚州。十七年，爲四川制置使。寶慶三年十二月，元兵破關外諸隘，棄三關逃歸。紹定二年，復以太中大夫、試工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紹定六年被劾落職奉祠。見《宋史》卷四一、四六五，《寶慶四明志》卷一，《南宋制撫年表》卷上。

再知揚州謝表

授符淮甸，畫壤江壖。魚鹽之饒，實惟上郡；民社之重，曷副寵施！臣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賦性庸碌，謬學文辭，幸際昌期，優登上第。出入丹禁，無所建明；履歷藩宣，蔑聞條教。恭惟皇帝陛下恩深覆載，德厚乾坤。過獎菲才，特授維揚郡牧；庸加異數，勅轄沿江戎機。非次之遷，臣奚以膺？竊按先臣贈太尉興裔在孝宗皇帝朝，曾鎮是邦，著有異政，三十載之餘踪如昨，億萬姓之

謳思未亡。臣以斗筭微質，繼世蒙休。風教可追，大鄭小鄭之稱，紹衣負疚；清白相承，矢忠矢孝之規，繩武有志。敢不冰霜勵節，金石貫誠！駑馬奮十駕之勤，鉛刀淬一割之用，少申絲髮，以報高深。臣無任望闕拜命、激切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忠肅集》附錄。

題 名

紹定改元五月廿八日，長沙趙范會灼，浙東鄭損與其子鑰、妣鈞，建安吳沂、趙郡輔叔章、南康劉開，于齋山款宴，終日樂也。由此□□□自□之□□□臆。公私□樂有以見□郡之政之和，未易得者。鄭損書而刊之石。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一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李世英

李世英，字少穎，號雪巖。歷醫數十年，淳祐中著《癰疽辨疑論》，今存。

癰疽辨疑論跋

淳祐二年十一月

僕年過從心，歷醫五十餘載。耳聞目見，受此病者，十中僅有三二可保其生。緣此病有陰陽緩急之異，蓋醫者不決，使病者惶怖。世英僅將家傳積世秘效之方書，參考古今諸家之論，并親承前輩諸老先生指證之教，編成一帙，命曰《癰疽辨疑論》。其實只欲辨明陰陽之疑惑，次用藥劑之輕重，非敢爲贅言也。更望四方高明之士，洞燭此書，或恐語未能盡善，悉爲攷證。庶得旨要諦當，欲廣流傳，深願家家盡曉，人人自會。或城邑市井，猶可命醫，或道途阻，深山大澤，忽感此疾，倉卒之間，命醫未及，但將此書詳覽，先別陰陽，隨證施治，庶不致陰陽錯繆，舉獲康寧，爲利豈小補哉！時太歲壬寅淳祐二年仲冬晦日，雪巖李世英少穎書。《宋以前醫籍考》第四三八頁。又見《中國醫籍考》卷七〇。

（李文澤校點）

傅 康

傅康，字仲良，一字仲孚，晉江（今福建泉州）人，伯成子。嘉泰中，以父任知古田縣，入爲司農寺丞。嘉定中除知汀州，寶慶初徙知南劍州。累進司農少卿兼左司諫。晚知袁州，以直徽猷閣致仕。見劉克

莊《後村大全集》卷六〇制詞，嘉靖《延平府志》卷九，《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一，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一、九四。

乞總攬郡縣財計奏

嘉熙二年閏四月

陛下更化之初，嘗置局會計財賦，當時版曹以合發上供之數置籍應詔，今殿最法是也，凡州郡之出納，則不與知焉。請朝廷給降印冊，別其窠名，頒之漕司，下之州郡，每季以冊上於朝，會萃爲書，藏之計簿房，命近臣董其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九。（郭齊校點）

薛極

薛極（？——一二三四），字會之，常州武進（今江蘇常州）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温州，知廣德軍。以樓鑰薦，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累官兵部侍郎。嘉定十五年賜同進士出身。累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尋卒。見《宋史》卷四一九本傳、卷四一《理宗紀》。

言災異奏 嘉定八年

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宋史》卷四一九《薛極傳》。

高麗寺尚書省牒碑

尚書省牒：前住持平江府華嚴寶塔教院僧清遠，牒奉敕宜差住持臨安府南山高麗慧因教寺。牒至準敕，故牒。寶慶三年正月日牒。參知政事薛押。少師右丞相魯國公押。《慧因寺志》附錄，武林掌故叢編二。（以上楊世文校點）

杜 枬

杜枬，襄陽（今湖北襄陽）人，鄉貢進士。

全宋文卷六九三九 薛 極 杜 枬

李杞墓志銘〔二〕

維宋嘉定十有三年庚辰夏四月二日庚申，免解進士李君因足疾而終於第，享年五十有三，以其年六月二十四日壬午葬於襄陽城東招賢村之原。李君諱杞，字山甫，襄陽人。君天資靜重，不妄然諾，平居視之，似不能言者。於書無所不覽，尤精於真體，自少時已有文行稱。及壯就舉，試於有司，諸生之善於文藝者無能出君之右，於是有聲場屋。捧鄉書試禮部，人皆以不第爲惜。君擅鄉評之美者，素有三誓：設藥肆以廣活人之心，撿遺骸以免暴骨之苦，鑿義井以便汲飲之衆。嗟夫！藥肆以成而二者將及，遽爾奄逝，豈非天之辜君之積善邪？抑非君之命僅止於此邪？君娶許氏，乃先儒學正許公之幼女。有子四人：曰保大，以幹蠱而克家；曰養大，□□師友而能屬文；曰成大，曰從大，皆習儒業而未冠。四子□□所自名也。女二人：其一先君十有三年而亡，次適鄉貢進士劉叔獻。一日，子養大狀君之行，泣謂余曰：「古者孝子之葬其親，必有文以誌其墓。今有石欲刻諸幽，乞爲之銘。」余曰：「余與先府君游從之久，且爲姻家，知爲最詳，非余誰其銘之？」銘曰：

偉哉李君，天資不群。篤行屬文，蚤擅鄉評。三誓未全，奄逝其身。孤憤歸然，□□德名！國家

〔二〕題下原署：「友人鄉貢進士杜枏述」。

葛應龍

葛應龍，字元直，台州黃巖（今浙江黃巖）人，紹體弟。師事葉適。端平中真德秀典貢舉，請蒐實才於貢舉之外，侍從以應龍薦，授國子校勘。淳祐改元，以視學恩釋褐，授慶元司戶。後受辟浙西帥幕，監德清正庫。見萬曆《黃巖縣志》卷六。

左顧亭記

淳祐八年

漢餘不鄉隸烏程縣，鄉名由溪之清澈，謂其餘莫此若也。至晉隸武康。唐析武承塘東界置武源縣，即餘不也。武源改曰臨溪，臨溪改曰德清，遂爲定名，協以餘不之義，縣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晉車騎將軍山陰孔敬康愉，人之瑞也，幼以孝聞，長以信著，晚以節稱。溫嶠語之曰：「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唯君一人。」考其言行，訂其初終，清正莫如焉。嘗游餘不亭，路逢籠龜者，買而放之溪，龜於中流左顧數四。暨以功受餘不亭侯之封，工鑄侯印，印龜左顧，三鑄皆然，乃佩之，自是人名溪爲龜溪，而溪增美矣。龜神物也，敬康清正人也，惟清正者與神爲一。中流左顧，

人曰龜有知也，印龜左顧，人不以爲事之怪，則以爲傳之誕，惟通者信之。左顧名亭，君子異其龜，慕其人也。人若敬康，非惟今所少，古豈多乎哉！縣志言宣和初宰西安趙景東重建餘不橋，中爲大亭扁之，左右二亭翼之，左曰左顧，右曰吳羌。景東，才長之宰也，當清溪寇起，郡邑震撼，人民駭逃，景東獨發倉廩，集寡健，團保甲，賊犯邊境，邀擊之，擒獲其首徒器械，縣賴以全固，宜其能思古人而亭左顧也。竊意自東晉以來至宣和之前，宰茲邑而能存古者不乏，當時興焉，有不暇紀，後人忽之，有不屑記，寢遠寢忘，過者徒見溪流之或舒或怒，或白或黃，溪舟之或舫或舫，或艤或奔而已。淳祐戊申冬，余受辟浙西帥，監德清正庫，朋交喜言庫廨占溪山之勝，予亦喜之。至則知爲左顧亭，而亭亦非舊，扁雖扁曰「第一溪山」，而溪山但無在眼者，入小室，啓北窗，僅見其扁。予憮然不自安也，語於衆曰：「孔將軍放龜之所不宜私居而私障之，況爲東西舟楫經從之所，爲遠近賓客游息之所，爲監司奉侯臨止之所，爲本縣祝壽放生之所！居甚卑隘不稱，居之安乎？雖寄居借之前官，又借之我，必復之。」有是其言而難之者，庫官之廨未易成也。予曰：「帥量包川藪，智周事物，京城內外，遺跡勝區，圯缺歛全，陋樸頓麗，隘狹盡敞，朽縮突壯，百爲新美，其志存古勵俗也。德清其鄉邑也，庫官其末屬也，一庫廨何難爲！」已而白之，其應如響，且曰：「縣復此亭而脩治之，吾當助之！」遂檄縣及庫，庫給十七界楮萬有五千使置廨，縣給五千楮使治亭。庫廨詳悉予已記之。宰欣承帥命，撤舊更新，昔之障塞者既闢之，而薰風之自南者薦其清；昔之藂薈者既疏之，而蒼松之在望者見其清。蓋是亭之址，南則面吳羌山而山光接，北則杭餘不溪而溪光遠，中創三間，高敞得宜。

扁復「左顧亭」之舊。左顧之東三間，扁曰「濟川」，以爲達官顯人入位表著，出臨臺郡，皆宜思濟斯民，非徒若溱洧之僅濟也。左顧之西三間，扁曰「際清」，以爲良朋勝流清思之合，德清之會，取前脩之詩「際天氣象何其清」之句也。宰之規圖若是，其政與志協可知矣。乃謂予曰：「亭復於縣，子之果也；亭新其舊，帥之惠也；記屬於子，事之實也。」予何敢辭，原餘不之義，嘉德清之名，迨念敬康會美於餘不，遐思靈龜示靈於左顧，以宰之才良超於諸縣，帥之德度恢於時賢，願述而明之。予又有說焉。溪以其清而爲縣之最勝，龜以靈而爲溪之至祥，靈足以稱其清矣。左顧懷生育之恩，印鑄昭神物之異，是惟敬康之清正感之。入茲亭者，思左顧而竭忠盡於國家，以不負平時之恩寵，思敬康而帥行義於公私，以漸消斯世之貪濁，其濟可博，其清可全，則重新斯亭之意不沒矣。不然，「德清」徒一縣之美名，「左顧」特一時之靈異，而諸扁之揭，總爲美觀，凡百君子其思之！帥安吉趙公，字德淵，名與篴。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三，同治十三年刻本。（楊世文校點）

魯之茂

魯之茂，字伯秀，號雪邨，嘉興府海鹽（今浙江海鹽）人。寧宗朝爲郎官，善畫梅竹。見《蘭亭續考》

卷一，《圖繪寶鑑》卷四。

跋蘭亭會妙

之茂爲兒童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常見几間卷舒《蘭亭會妙》，喜動顏色，抱之茂於膝上指示，且曰：「此王右軍蘭亭脩楔叙草也。筆意精妙，於時寶之。劉餗《蘭亭嘉話》云：『《蘭亭叙》自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借得之。隋平陳，或以獻諸晉王，即煬帝也。僧智果借榻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模本喜甚，使歐陽詢求之。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中榻十本賜近臣，世言蕭翼取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之亂，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模刻本極多，而今獨以定武爲貴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也。慶曆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携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別刻本，劖去『湍流帶右天』五字，又云劖去者別本也。今此數刻字皆全。又云此皆未劖去之前模本也。傳刻既多，工有巧拙，自各存其妙，然真蹟已千百年不可復見矣，故題之曰《蘭亭會妙》。」之茂痛念先祖誨言，時已七十年矣，遺墨如新，不覺感愴墮淚，遂書於後。《蘭亭續考》卷一。（吳洪澤校點）

鮮于申之

鮮于申之，崇慶府（今四川崇州）人，侃子。嘉定間再刻《周易集解》於資州漕司。

李氏易傳跋

嘉定五年三月

乾道元二，先君子假守資中，公退，惟讀書不暫輟，蓋亦晚而好《易》。謂李鼎祚資人也，取其《集解》命刊之。學官病其舛脫，則假善本於東漕巽巖先生，然亦猶是也，姑傳疑焉，惟不敢臆以是正之。茲四十有七年矣，板復荒老，且字小不便於覽者。不肖嗣申之誤茲將□□□□□指敬大字，刻之漕司，尚廣其傳，庶幾此學不遂泯云。嘉定壬申三月甲子，申之謹書。《周易集解》卷末，明嘉靖刻本。又見《皕宋樓藏書誌》卷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七。（吳洪澤校點）

錢仲彪

錢仲彪，嘉興府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光宗紹熙中通判鎮江府。寧宗時歷知溫州。嘉定中歷任大理

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兵部侍郎。見《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九一，《後樂集》卷一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大理寺獄空奏

嘉定九年五月

本寺獄空，實及一年，即與時暫獄空不同。欲遵典故，乞令上表稱賀，宣付史館；所有犒設吏人，即照舊例，於本寺貶罰錢內減半支給。《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九一（第七冊第六六七頁）。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嘉定三年十一月

雲間錢仲彪、古汴史同甫，被命北道，由都梁同太守池陽王大昌來遊。嘉定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一三，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人 境

人境，姓名不詳，人境疑其號。嘉定前後在世。

走弄產錢之弊判

當職昨來定差石才承替第九都周資謀役次，其石才不肯責認入役，致蒙縣衙再委勘定。今契勘石才所以不肯責認入役之由，其意蓋謂義役關約，都例產錢至一貫者合當充役，本都戶稅數計一千一百六十二文，昨將原買來陳某土名某處田若干畝，賣與韓伯玉，欲得除豁此項產錢，則戶下稅數不及都例，庶幾可以苟免應役。然拖照當來陳某實計產錢一百八十一文，今賣與韓伯玉契內具載產數，乃謂二百七十三文，及至到官供責，又謂三百餘文，其產數之不同也如此。所賣韓伯玉田契內具載，實約價錢二百五十貫，續後節次供責，或謂得價錢二百三十貫，後謂得價錢二百二十貫，是其貫之不同也如此。原價韓伯玉田契內具載成契之日，係是嘉定九年五月，而供責在案，乃謂嘉定九年七月，其成契月分之不同也又如此。及據王珍狀陳，韓伯玉係娶潘氏，其賣田契內具載代書潘子仁，乃石才之妻黨，爲牙者周夢德，乃石才之女婿。合是數端論之，則石才意在隱寄產錢，規避應役，遂與其親屬通同作弊，以至弄巧成拙，每出輒異，產錢價貫之數目，與夫賣買成契之月分，往往差舛，不相照應，官司何以信憑？竊緣在法不許臨役推割，今石才既是出賣田業，隔年五月成契，自合於當秋照契除割產錢，顧乃拖延至次年周資謀役次垂滿之時，始入狀推割。及招王珍論破，又乃於款詞之中，有朱脚、白脚之辨，意欲官司勒令王珍先次入役。殊不知有差役，有義役，二者事體不同。兩下既皆係義

役之數，則關約一定，悉當遵守。而石才則原初供吐，亦既明言本都續入義役人王珍，則是兩下皆係義役之數目，自合以排定名次論，不當以產錢高下，朱脚、白脚論。設使石才之賣田也，果是正行交易，除豁產錢一百十一文外，其户下稅數不及都例者，亦僅十數文耳，官司定差，不應若是纖悉也，而況其所爭事理，有如此前數之可疑者乎？定驗至此，目今石才合當充應，更取自臺旨。《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三。

物業垂盡賣人故作交加判

竊見退敗人家，物業垂盡，每於交易立契之時，多用姦謀，規圖昏賴，雖係至親，不暇顧恤。或濃淡其墨迹，或異同其筆畫，或隱匿其產數，或變易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步畝四至，凡此等類，未易殫述。其得業之人，或亦相信大過，失於點檢。及至興訟，一時官司又但知有憐貧扶弱之說，不復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奪不當，詞訴不絕，公私被擾，利害非輕。今來莫世明親生三子：如箴、如塤、如江。昨於存日，將户下物作三分均分，立關書二本，父知號外，兄弟三人互相簽押，收執爲照，是時即無如山名字參錯其間。外有買人黃大坵、丘竹峒等處田地及桑本、大絹等物，關書內亦聲說，自後許作三分，均分與如塤、如箴、如江管佃，不得妄有紛爭，未嘗有如山名字干預其數。其莫如江於嘉定七年將白竹坳田立契，賣與王巡檢户下行之，印契管業，已經兩載。今年八月，却據莫如

山經使、府論訴，莫如江賣過己分卑幼物業。准臺判送下，速與追人究勘審實，從公理斷，申。當職拖照案祖，得見莫如江當來賣田契內，明言係自己受關，分撥到父世明物業，又明言不是瞞昧尊卑，仍與親房外人即無交加，如有一切不明，並係出產人自管理直。其契照分明如此，莫如山何故妄狀陳論？止緣上件契照之末，有莫如山知押數字，遂執此以爲興訟之端。然據莫如江款詞內聲說，昨來交易之日，托相識周祐代作莫如山名字批押。且人之交易，不能親書契字，而令人代書者，蓋有之矣。至於着押，最關利害，豈容他人代書也哉？今其莫如山本非有分之人，莫如江自賣己業，乃使周祐代書押字，則是莫如江立契之初，亦既包藏禍心久矣！其王行之與莫如江本係表親，平時相信，固不逆其詐，而莫如江亦自以詭計得行爲喜。殊不知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昨來莫如江賣田契內，具載係是己業，與内外人無交加，分明如此，其父莫世明親手分析關書，具載與如墳、如篴、如江三分管佃，即無如山名字，分明又如此。至於莫如山妄狀論訴，其莫如江款詞供吐，却與元立契照及關書文約具載一切相反。及再將前案研窮參對，莫如山初詞稱，奉母親令，衆兄將户下田地分撥四分，續又稱係父世明存日處分田地，前後異同，全不相照應。況其錄白干照，即非經官印押文字，官司何以信憑？顯見是莫如江計合莫如山，符同作套，妄狀論擾王行之，意在昏賴欺騙，彰彰明甚。官司豈可視契照關約爲文具，而聽其妄狀，論擾善民，以啓昏賴欺騙之風也哉？今照條科坐，莫如江及莫如山各勘杖一百，其已賣之田，仰得業人王行之照元契管佃，更取自臺旨施行。《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

楷改文字判

照得龔敷與游伯熙互爭第四十八都第一保承字二百八十七、二百八十八號〔二〕、二百八十九共三號地，兩下各持其說，官司初亦未知其誰是誰非。及將本廳出產圖簿與兩家所執干照參對，得見二百八十七號及二百八十八號地見係龔敷管佃，二百八十九號地見係游伯熙管佃。其二百八十七號地計五畝四十五步，其二百八十八號地計四畝一角三十二步，參之官簿，並無毫髮差舛。其二百八十九號地，據游伯熙干照內具載，計一十畝五十五步，參之官簿，却只計五畝一十五步。及與之研窮契勘，乃是續於干照內增益畝數，更改字畫，濃淡疏密，班班可考。況各人管業年深，前此即無詞訴，是則游伯熙用意包占龔敷地段分明。合押兩爭人到地頭，集鄰保從公照古來塹界標遷，付兩家管業。今據龔敷所陳，乃稱古來活樹籬塹，已被游伯熙鋤斫，然亦須有鋤斫縱跡可考，併仰從公指定標遷，不得觀望。如再惹詞訴，定追鄰保勘斷。《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

〔二〕「號」字疑衍。

田鄰侵界判〔二〕

照對准縣衙委請標釘聶忠敏與車言可所爭之田。當職拖照使、府臺判，如本人贖回祖產分明，車言可有指改圖簿實迹，合與追究，從公結絕。尋契勘車言可所收干照，得見圖簿之中，有無指改，雖事涉曖昧，然其供具元買車迪功田步畝四至，與見爭田段四至不相照應。及追索聶忠敏贖回韓鯨典契，雖止據賣出本人批退文字一紙，然喚上鄉司陳坦，當廳點對稅簿，其聶忠敏已的於嘉定捌年就韓鯨戶收回產錢柒拾貳文，參之祖上砧基簿內具載產數，即無同異。至正月二十二日，躬親前去定驗，得見其地頭田段，疆畫翼翼，殊不殺雜，仍與多方詢訪，得之衆論，皆曰聶忠敏祖聶仕才元有田叁段，計叁號，自北而南，上流下接，總而言之，東至普門院山，西至黃推官及阿廖與張大宗、嗣宗田，南至阿黃田，北至車言可元買車迪功田，上件四至分明，但內有南畔一至，本是聶仕才田與阿黃田相抵。緣經界之初，聶家開墾土力不具，爲西向田鄰張大宗、嗣宗兄弟侵占耕作，後來張家兄弟相繼傾亡，其家將所侵占田並己田同立契出賣，凡經數年，而後歸諸蒙彥隆、韓國威之家。目今與阿黃田相抵者，乃蒙彥隆、韓國威之田也。當遂喚上田宅牙人陳達，同鄰保等人，將車言可、聶仕才、蒙彥隆、韓國威四家毗連之田，對衆從頭打量。據蒙彥隆所買上手張嗣宗田，元計陸畝貳角零壹拾捌步，今打量出剩壹畝有零。韓國威所買上手張大宗田，元計伍畝叁角伍拾肆步貳尺，今打量出剩貳畝

有零。所有車言可元買車迪功田，共計壹拾貳畝貳角壹拾柒步，今打量已有壹拾貳畝叁拾捌步，雖虧折壹角有零，然其見佃田頭北來有壹坵，衆證遞年是車言可耕布。當聶忠敏指係車迪功所賣田段，車言可堅執不許打量，已自使人未能無疑，及再相視，其田內洪水推損去處，崎嶇曲折，難於牽繩者，尚有遺地，以此等地步配其虧折奇零之數，亦既有餘矣。至於聶仕才之田，僅計柒畝貳角貳拾壹步叁尺，今打量止有伍畝叁角貳拾叁步，却近自虧折貳畝，推尋其數，必是落在蒙彥隆、韓國威兩家出剩數內，無可疑者。然聶仕才身故之後，其子孫豈不願陳理，或者亦自知其經隔年深，姑且據見在畝角承佃而已。今來車言可又欲以所買車迪功田契內捌百捌拾號，而爭占其捌百捌拾壹號之田，官司若不與之主盟公論，深恐聶忠敏田段畝角，自此愈見侵削，將來何以供輸二稅。竊意聶忠敏昨經使、府論訴，亦不過欲正其疆界，不至再有虧折，庶幾向後供輸，免有逋負。此其情誠可憐也。況聶忠敏所供東西南北四至，與其祖來砧基簿具載四至，節節明白，並無差舛，而車言可所供四至，與見爭田段四至，只有一至相合，自餘三至並不相照應。謂如捌百捌拾壹號東至普門院山，西至黃推官田，南至聶仕才自己田，北至車言可所買車迪功田，其車言可所買車迪功捌百捌拾號田契具載，乃是東西北皆至自己田，南至黃推官田，其不相照應如此，官司何以爲憑？及又據車言可口覆，田鄰皆是聶忠敏之黨，獨有汪彥祥備知田段的實，今據汪彥祥責立罪賞狀，亦明言見爭田段係聶忠敏之田是的，在車言可又復何說？仰聶忠敏、車言可各據元收干照，依未爭前疆界管佃，不得妄有爭占，如再支蔓，以爲公私之擾，合行科坐。今畫到地圖，連粘在前，更取自臺旨。《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

〔二〕題下原注：「以此見知曹帥，送一削。」

治命不可動搖判

竊聞事合於權，不必繩之以正；情本乎私，未易文之以公。今吳崇之與吳元寶迭爲詞首，而爲吳坦申訴繼後事，雖謂之義舉可也。然拖照案祖，得見吳鏜之立爲吳坦之子，吳深之立爲吳坦之孫，皆出於祖父母、父母之治命，由子及孫，第第相承，已見於再世矣。一旦復使之桎杻不安，可乎？譬如附橘於柚，續梨以查，幸而脉理堅凝，氣勢聯屬，方津津然喜有生意，或者過慮其種性之駁，旦旦而伐之，豈惟枝葉受害，而本根且隨仆焉。此正吳崇今日之舉也。設使吳崇真有意於愛念骨肉，當伯父吳元佐議立之初，自合從事於幾諫，胡爲不於彼時曲盡忠款，及至吳鏜兄弟析戶之日，又同伯吳元寶聯名知押。今吳鏜立繼，已經三十餘年，遽興詞訴，與昨來知押關書之意，大段矛盾，豈能厭服公論也哉！當職顧爲之深思熟惟，方吳坦與其父吳元佐之議立也，想其環視本宗，無人可立，不得已取諸其妻家之裔，亦曰關於九族之一，庶幾親親以睦，而相依以生，其較諸絕無瓜葛者，良有間矣。況人之無子，而至於立繼，不過願其保全家業，而使祖宗之享祀不忒焉耳。今契勘吳鏜與吳彦基分析吳元佐戶下產錢，每房計一貫四百有零，見今吳彦基僅留四百文有零，而吳鏜戶下增至二貫八百有零，勘驗至此，果何負於乃祖乃父議立之初意。是則吳鏜之繼立也，雖出於一時之權，要亦不害其爲正。既

又與之參稽族譜，吳崇之與吳坦，乃其堂弟也，以堂弟之親，而與歿故堂兄議及後事，其誰曰不可。然初詞欲以己之子錡，立繼於吳坦嗣事已定之餘，知縣陳宣教窺見其私，亦既不直之矣。今復欲以衆房之子，立繼於吳坦之男吳鎮之後，未爲不公，然亦安知非以己私之不遂，姑託公以自文，而重爲曾氏困乎？緣曾氏之於吳鎮，乃其親生之子也，豈有其子早世，母氏忍使之無繼者。今據曾氏所供，昨已將第三孫男巖護繼之吳鎮，此外更不願他立。自從其夫吳坦下世，每事皆係曾氏處分，則議立吳鎮，亦須聽從其願，他人何預焉！況吳鏗戶下產錢甫及三千，見有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皆已長成，將來婚娶，亦非細故。正使官司曲從吳崇之請，更立一人，目今人情不美，如此和氣有虧，焉能保其家道之昌乎？竊念曾氏年華已晚，所立孫男巖護，官司宜與除附，以爲善後之計。不然，他日詞訟復興，吳坦之業難保。回思今日吳崇倡爲繼絕之舉，亦直美談爾，初何補於本宗也哉！區區管見如此，仍錄吳崇所具家譜，連粘在前，備申使、府，乞賜裁酌施行。見到人各押下，着家知管，聽候旨揮。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八。（以上王曉波校點）

趙師回

趙師回，嘉定二年爲台州推官。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嘉定二年夏四月，予來爲推官。明年秋八月，重建聽事齋閣。思昔達尊嘗入此幕，如正獻何公，天性超融，不汲汲於富貴利達，其《登巾山》詩有所謂「高共白雲閒」，志尚可想，乃扁閣曰「高閒」。舍人孔公危言正論，勁氣廩廩，在官之日，庭植雙檜。後八十餘年，太守曾文清公宴客於下，命其堂曰「遺直」，賦詩十二章，有「百年依正直」之句，仍榜齋曰「依正」。齋之西闢小軒，手種梧竹，名以「持節」。於是公退休沐，始得與僚友燕譚觴詠，委蛇頽仰其間。企慕二公之風操，足有餘樂。又明撤門廡而新之，弗陋弗華，足蔽風雨。匠石之貳，從官給者不什一，諸邑大夫與賢士友相與致助，猶懼不支。適際修水黃公以戎監丞出殿是邦，知教化之先務，下車之初，首賁學宮，凡闕文墜典舉而秩之。一日，顧謂予曰：「知子有興作，此事至難。今居官者視公宇如傳舍，獨能留意於斯耶。」崇獎周給，迄于落成，姑叙大略以紀歲月。若夫時而葺之，則在後之君子。《赤城集》卷二。（祝尚

書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四〇

曾 嘖

曾嘖，嘉定三年官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兼太子詹事。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首。

乞宣取高宗皇帝繫年要錄劄子〔二〕 嘉定三年九月

嘖等竊見太常博士李道傳之兄心傳，哀次高宗皇帝一朝長編，已繕寫成淨本，未敢自擅投進。欲乞朝廷特賜敷奉，令道傳繳進。仍乞降付國史院，以備參照編修正史。伏候指揮。《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首。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二一。（王曉波校點）

〔二〕此劄與汪逵、戴溪、曾從龍、黃景說、黃中、李揆、錢文子、陳武、陳貴謙同上。

鄭 价

鄭价，號裕齋，嘉定中人。

跋蘭亭叙榻寫本

嘉定二年八月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爲尤甚。世之法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爲稱首，永以爲訓，不可復加。然精粗真僞，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答之，初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乃爾耶！」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叙草爲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才處，用房玄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與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又得之。二說不同，則此叙真蹤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榻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於翰林待詔所。攷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摺精神。至石晉時，耶律輦藏北去，遺是石於殺虎林，遂號爲定武本，亦不知其爲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刊一石，咄咄逼近，而摹思差劣，識者謂之贗本，時人鮮

克致察，而墨本茲焉可疑。宣政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於家，敲刷過多，駸駸剝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別鑄，其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摹而戶刻之，無非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駁乎無以議爲，而精緻者得其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爲疑，又將如何？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的，雖明察秋毫，欲決其近似之惑，亦恕乎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間爲博士日，得是本於定守之故家，携歸秘篋，示爲子孫矜式。淳熙中，鬪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爲鬻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爲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畹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砒砒！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爲王承規舊本也。因驗諸《易》，得卦之《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蓋始焉同於槐堂，而中也異於鬪析。初九曰：「悔亡勿追，自復。」蓋幾爲鬻碑負之而走，幸終歸於我。上九乃曰：「群疑亡也。」蓋家傳之可信，而絕無前所謂數者之疑。吁！合極而睽，睽極而合，至理所存，非偶然者。謹薰沐裝軸，永爲青氈之藏，抑當思其信以守器之誼，則其傳斯無忝爾。嘉定己巳中秋，鄭价裕齋誌。《蘭亭續考》卷一。（王曉波校點）

呂喬年

呂喬年，字巽伯，祖儉子，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能守家學，嘗就學于吳柔勝。見《宋史》卷

東萊呂太史文集跋

嘉泰四年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太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藁。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己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真贋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鋟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貶，不果就。喬年近惟先緒之不可隊，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著其目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糾舊傳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既以質諸先友，因輒記于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稱爲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兩宋樓藏書志》卷八五。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六。

麗澤論說集錄跋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爲成書，後再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尚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爲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能止。伯父歿，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奧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據舊錄，頗附益次比之，不敢輒爲刪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年謹記。《麗澤論說集錄》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四〇。

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

淳熙丁酉，孝宗因觀《文海》，下臨安府，今委教官校正畢刊行。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學士周公必大夜直奏事，語次及之。因奏曰：「此書乃近時江佃類編，殊無倫理。書坊刊行可耳，今降旨校正刻板，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別加詮次，以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爲然。一日，參知政事王公淮、李公彥穎奏事，上顧兩參，道周公前語，俾舉其人。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鄭鑑爲對，上默然，

顧王公曰：「如何？」淮對：「以臣愚見，非秘書郎呂祖謙不可。」上以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諭朕意，且令專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諭。太史承命不辭，即關秘書集庫所藏，及因昔所記憶，訪求於外。所得文集凡八百家，搜檢編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書乃克成。未及上而屬疾。上聞之，一日因王公奏事，問曰：「聞呂某得末疾，朕固憂其太肥。向令其編《文海》，今已成否？」王公對曰：「呂某雖病，此書編類極精，繕寫將畢，方欲繳進，適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曰：「朕欲見諸臣奏議，庶有益於治道。卿可諭令進來。」王公即使其從具宣聖諭，久之乃以其書繳申三省投進。書既奏御，上復諭輔臣曰：「朕嘗觀其奏議，甚有益治道，當與恩數。又聞其因此成病，朕當從內府厚錫之。」已而降旨：「呂某編類《文海》，采摭精詳，與除直秘閣。」又宣賜銀絹三百疋兩。中書舍人陳騭再上繳章，上皆留中不行，騭尋罷去。既而賜名《皇朝文鑑》，且令周公必大爲之序，下國子監板行。有媚者密奏云：「《文鑑》所取之詩，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舊作以刺今。又所載章疏，皆指祖宗過舉，尤非所宜。」於是上亦以爲鄒浩《諫立劉后疏》語訐，別命他官有所修定，而鋟板之議遂寢。太史之取鄒公諫疏非他，昔鄒公抗疏之後即遭遠貶，其後還朝，徽宗勞苦之，且問諫草何在，鄒公失於繳奏，同輩曰：「禍在此矣。」既而國論復變，蔡京令人偽撰鄒公諫草，言既鄙俚，加以狂訐，騰播中外，流聞禁中，徽宗果怒，降詔有「姦人造言」之語。鄒公遂再貶，太史得其初疏，故特載之。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由，遂絕口不道《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

今間得於傳聞，以爲太史嘗云：「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爲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朝，不爲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略若此。太史既病，南軒以書與晦翁，以爲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歲嘗語學者，以爲「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着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經濟錄》，趙公丞相編次。趙丞相謂《文鑑》所取之略，故復編次此書。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爲此即刪《詩》定《書》，官使衆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皇朝文鑑》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

金貂亭記

晉鎮南將軍阮孚之墓亭也，嘗以金貂換酒，後歸明招山下終焉。雍正《浙江通志》卷四七。又見宣統《武義縣志》卷九。（以上曾棗莊校點）

史定之

史定之，字子應，自號月湖漁老，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史浩之孫。以祖恩補修職郎，慶元四年知邵武，繼知蘭溪。開禧中知吉州，嘉定間知饒州，嘉定十五年知池州。著有《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說》、《饒州志》、《番陽志》。見陸游《渭南文集》卷二〇《邵武縣興造記》，《宋史》卷一五七、二〇〇、二〇八，《宋元學案》卷七四。

鄉飲酒儀跋

鄉飲酒之禮，曠絕既久，諸儒講論，言人人殊。期且迫，議弗得就。定之竊以謂欲求古禮，當以

古書爲據依。自秦氏禍儒，經籍道喪。漢興，雖稍訪求遺書，然禮經尚缺。今所存《戴記》，類多齊魯諸生口授臆說，是非舛繆，非故仲尼所記述。若釋菜、鄉飲、升降、揖遜之節，獨《儀禮》加詳焉。故定之敢據是以行之番易，至於損益沿革制度，今所行不能不小異。乾隆《鄞縣志》卷二一，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貴池齊山壽字巖題名

嘉定十五年

嘉泰癸亥，方今丞相史魯公以尚書郎守池陽。後廿年，歲在壬午，兄子定之持節江左，與賓佐登齊山，讀魯公磨崖，煥然若新鑱。蓋不惟山神虔於護訶，亦邦人去思，有南國甘棠勿剪勿敗之意。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一三。（以上曾棗莊校點）

曹 幽

曹幽（一一七〇——一二四九），字西士，號東畝，一號東畹，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叔遠族子。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改知建昌縣，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移浙東提點刑獄。召爲左司諫，有直聲，爲「嘉熙四諫」之一。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

拜。起知福州，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淳祐九年卒，年八十。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一四四《曹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一六有傳。

請責三閩遏敵奏

嘉熙元年四月

陛下以方面付三閩，而和戰之議私自矛盾，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撒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往，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鄰境，六合之破，政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國也。陳韓在金陵，曠口之衄，天殆少警之，而議者乃謂韓兵之難當，非盜賊之易制。今宜責嵩之以收復襄陽，爲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爲下流隄防；葵則結鄰閩以禦哨騎，備舟師以防海道；韓則以沿江併領淮西，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遏敵，乃爲報效。《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九。

瓜廬詩跋

淳祐六年五月

予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派，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

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爲詩若淳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爲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拾，僅得幾篇，旋鋟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爲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有父風，而出處異矣。淳祐丙午夏五東畱老人曹幽題。《瓜廬詩》附錄，知不足齋影鈔南宋八家集本。（以上曾棗莊校點）

史彌鞏

史彌鞏（一一七〇——一二四九），字南叔，號獨善，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史漸子，彌忠弟。好學彊記，紹熙八年入太學，升上舍。以從兄彌遠柄國，不獲試，嘉定十年始登第。入李皇幕府，改知溧水縣。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出提點江東刑獄，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史嵩之入相，出知婺州。淳祐九年卒，年八十。著有《獨善先生文集》二十卷。見《宋史》卷四二三本傳，《至正四明續志》卷二。

都城失火應詔上書

嘉熙元年五月

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邸之

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宋史》卷四二三《史彌鞏傳》。又見《南宋書》卷四六，《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九。（曾棗莊校點）

鄭克寬

鄭克寬，字伯厚，處州遂昌（今浙江遂昌）人。遊松陽縣學，以就項安世，得聞朱熹之學。開禧元年登進士第，授嚴陵郡博士，積階至朝議大夫。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又按雍正《浙江通志》同卷載同年登進士第者另有一鄭克寬，注云「松陽人，知房州」，疑是同一人，誤分爲二。

賀潘知錄啓

仰膺宸檢、來糾邦聯，遂忝同僚，甚諧公論。伏惟某官端方器局，練達材猷，暫領袖於郡曹，行襟裾於省闈。顧惟朽質，獲睹清標，未遑尺牘之修，先辱駢函之貺。《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賀程宰啓

行臺被命，望邑承流，豈弟有聞，吏民胥慶。恭惟某官學優製錦，道裕鳴絃。政未及于下車，民已深于引領。屬茲式郡，喜得賢僚。未遑尺素之修，先辱長緘之貺。內惟覲愧，仰認勞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以上王曉波校點）

劉 澥

劉澥，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劉過弟。

龍洲集序

端平元年六月

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輒伸尺紙以爲藁，筆法遒縱。隨爲好事者所拾，故無鈔集，詩章散漫人間，無從會粹。澥嘗游江浙，涉淮甸，得詩、詞、表、啓、賦、序於所交游中，纔成帙，多爲同儕取去。歲月久淹，應酬幾不能給，或以是而獲謗。吁，上而李、杜、韓、柳，

近而歐、蘇、陳、黃，大篇巨帙，爛如星日，絢如綺組，膏澤流於無窮，於此何足秘哉！用是鋟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嘗陸續以刻。少有舛闕，不敢輕易竄易。或收善本，能一賜參對，至願。時端平紀元六月望日，劉澥謹題。《龍洲集》卷首。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志》卷一三，《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劉琳校點）

楊 瓘

楊瓘，字粹父，嘉定間眉山（今四川眉山）人。

綿州富樂山題名 嘉定三年五月

嘉定庚午中夏念七日，眉山楊瓘粹父自計幕西歸，弟玠圭父爲郡從事，載酒作越樓之遊。翌日登東山，酌玉泉，過洞靈，訪富樂，尚羊竟日，泠然如秋江。□□泛舟以歸。鄉人陳以謙□□、陳朝隱中開胥會。《金石苑》。（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四一

林執善

林執善，字成己，號克齋，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登開禧元年進士第，仕履不詳。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二六，《仲蒙子家傳》。

賀史丞相從吉加官啓

徙月復常，自天渙渥。黃麻宣制，增品秩於鼎司；赤舄造朝，新威儀於宰路。華夷傳誦，廉陛尊崇。切謂大臣佩安危於一身，孝移忠而兩盡；盛旦會明良於千載，家與國以均休。方素冠迄制於禮經，宜丹宸加榮於命數。某官孤忠貫日，一德格天。明允篤誠，世濟舒、叡之美；謀謨果斷，才兼房、杜之長。剪群姦於原燎之餘，定衆志於波瀾之末。還福威於皇極，乾清坤夷；正基本於元良，星暉海潤。光于前列，酬以何官？亟宅揆以奮熙，遄奪情於艱疚。入則左饘右粥，端思廬堊之中；出則搢笏垂紳，紆畫廟堂之上。來雋髦而濟濟，銷奸宄於冥冥。漢塞柝沉，周京枕奠。丕慰蒸黎之衆，迄

成清靜之規。駒過隙以如馳，甫更吉制；魚有水而相得，庸侈徽恩。登進穹階，申陪腴賦。隆師模於副貳，崇事柄於鈞樞。固嘗先天下之憂而憂，豈以窮人爵之貴爲貴！一二日之幾毋曠，共成兢業之功；八百年之歷過期，永賁休明之運。某劃聆成渙，倍激懽悰。才俊滿前，第遡風於東閣；陽春無外，會報暖於北枝。《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二〇。

賀曾參政啓

擢從樞莞，晉貳政機。授鉞于征，有爲王留行者；秉鈞而處，俾知國有人焉。彼此無適莫之私，去來有輕重之繫。竊謂安注意相，危注意將，時固有於險夷；大不在邊，細不在庭，理當明於緩急。矧今多事，無競維人。有腹心之託則臂指自隨，由根本之強則精神遐暢。與其有一韓有一范，第相語於軍中；孰若用於魯用於周，可無敵於天下！某官弘深而鯁亮，績栗而高明。執政二三股肱，夙炳斗樞之象；蟠胸十萬兵甲，獨高帷幄之籌。屬氛祲之未清，奮精忠而不顧。肅將王命，崇建使名。合表裏於江淮，徯青冥之斧鉞。然而和敵必由修政，折衝何必臨邊！帝方推轂而圖任益專，公用作棟而扶持攸切。且殘敵匿形而奄至，凡列城閉壁以自全。彼則腹背無憂，我則手足俱露。原茲積弊，是豈一端。由平時大抵喜靜而幸安，在今日何啻救焚而拯溺！向使涖師在外，猶嫌請事於咸陽；茲焉當軸居中，自可宣威於沙漠。某逖傳成命，倍激懽悰，敢重煩於播鈞，惟思裨於海岳。愛仲山而莫助，喜正中

子之優爲。措置西事莫如在廟堂，固已契呂申公之精識；戒勅疆吏謹勿開邊隙，行當踵司馬相之清名。《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賀史丞相除少傅啓

大廷揚緯，亞保陟班。堯舜典謨之篇，傳信式昭於帝範；韋平父子之懿，疏榮亟踐於世官。體貌隆崇，見聞闡懌。竊謂琴瑟必改絃乃鼓，顧更化之宜先；璠璣由琢器而成，念作經之尤重。惟慶曆大臣嘗條陳於救弊，而元祐正史亦訂正於辨誣。矧偉績之兼全，宜徽章之特異。恭惟某官精忠天稟，粹學家傳。器量渾深，色不形於喜愠；規模廣大，身獨佩於安危。曩儀禁近之聯，已袖轉旋之手。首除元惡，遂柄繁機。蒐獵羣英，路廣開於衆正；燮調元氣，年遄格於屢豐。內振朝綱，外恢邊瑣。觀化慰山東之老，信威清淮北之氛。爰贊決於清衷，肆綿休於元嗣。積勲庸其甚茂，避榮寵而不居。眷言係日之成書，實刊琬琰；彼乃貪天而載僞，幾變丹青。提綱資筆削之公，芟穢著燕貽之實。方爾寶儲之奉，載加華渚之頒。秩以貳公，式是百辟。垂萬世至公之軌，遷累年不拜之官。文丕顯，武丕承，啓佑益彰於有典；周拜前，魯拜後，登躋即踵於維垣。諒何官之可酬，惟與國而無極。某欣聆麻制，屬領花城。緬惟翹館之多才，莫陪旅賀；曾是化鈞之一物，尚冀陶成。《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賀史丞相起復啓

渙發制綸，寵還宰枋。改絃而圖善治，夙資輔弼之良；虛席以俟來歸，益副倚毘之助。天人闔
懌，朝野尊依。竊謂有萬之幾，職先論相；在三之義，孝可移忠。故大臣以體國爲心，自前代有奪情
之典。載稽往哲，莫著本朝。若開國之元勳，與中興之名輔，屬當多故，適阻私艱，類皆遭變以從
權，遂克建功而造業。自更新於萬化，實倚重於一賢。雖云底效於小康，固有欲爲而未究。惟武丁得
傅說，命朝夕啓乃心；使太宗無玄齡〔一〕，如左右失其手。宜膺圖任，盡越拘攣。恭惟某官天稟精
忠，家傳粹學。遭時遇主，周旋筆橐之聯；徇國忘軀，揚厲旂常之績。振皇綱於弛墮，奠神器於阡
危。內則翼元良以正萬邦，外則續懽盟而成五利。肆由兩地，亟踐中台。方寄任於濟川，俄茹情於陟
屺。深切凝旒之眷，式遄賜第之歸。備咨訪於燕閒，意猶未廣；正儀刑於袞職，民具爾瞻。使名均總
於鴻樞，師表推高於鶴禁。事崇業鉅，任重責專。方將乘盛際於風雲，勵有爲之日月，抑羣枉而開衆
正，建大政以興太平。兼曾、閔之所無，顯名永世；揜韋、平之未至，繼踵維垣。某迹雖逖於崇墉，
心焉依於大造。劃聆大號，倍激私衷。播物無私，倘備賦形之數；奉羹有感，更希錫類之仁。《翰苑新
書》續集卷一。

〔二〕太宗：原作「太祖」，據史實改。太宗謂唐太宗。

賀鄭僉樞兼參政啓

顯播制綸，擢登樞筦。冠七人而論事，夙簡上心；合二柄以圖庸，兼陪大政。國勢增重，僉言允諧。竊以稷、契之言謂忠，實並五臣之列；王、魏之諫以直，亦崇參預之名。矧惟聖朝，丕廣言路。當慶曆、元祐之盛際，尤獎爭臣；若名公碩輔之相望，多由此選。肆疇雅望，克輩前修。某官人物六館之英，議論諸老之右。清標範俗，炯圭璧之無瑕；厚德鎮浮，載華嶽而不重。早由最課，爰寘周行。搢紳誦言，不作諫官，必作御史；當路器賞，謂有聖君，斯有賢臣。果明目於柏臺，遄告猷於蒲省。密勿金華之侍，儀刑紫橐之班。柱後惠文，初不專於糾折；陳前仁義，惟克盡於箴規。宜膺錫命之三，庸陟本兵之貳。運帷籌而決勝，豈惟折千里之衝；熙帝載以奮庸，行即處百僚之長。某比傳顯冊，屬遯崇墉。卧疾漳濱，愧尺緘之獨後；運奇堂上倘，寸畫之兼收。《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賀顏中書除直院啓

瞻華蓋紫垣之象，森若麗天；誦玉堂青瑣之文，昭然揭日。此豈無心於門宇，固嘗驤首於閭閻。

迷途分隔於青冥，枯枿自偏於和氣。帝城遼絕，不敢寄魚鴻之書；詔墨便蕃，無由伸燕雀之賀。茲僭馳於尺牘，輒首贅於寸誠。某官名聲重於朝廷，言語妙于天下。摘髭異級，冠億萬之生徒；振翮亨衢，際半千之休運。璧水聽晨招之誨，青藜觀夜照之書。共期鳳沼於十年，俄息天池於六月。趣上江圻之節，來陪宣室之釐。錦窠復擅於望郎，玉鏤尤高於少列。惟禁林之寓直，異時多屬於邇聯；而詞掖之陞華，故事類由於承攝。有若蜚英而騰茂，是宜超授以直除。綰黃麻紫誥之榮，俱優兩制；紬金匱石室之蘊，襲作一經。舉天下能事，乃獨兼而施之；凡在廷諸公，莫有出其右者。衆心所屬，大用可期。天路肇開，接武賢關之相；地靈夙著，增光盛事之圖。某貌是鴛庸，偶同臭味。以初心之向慕，方拭目於清明。短翅棲遲，知鸚鵡之有量；神丹點化，倘雞犬之同升。《翰苑新書》續集卷四。

賀張右史啓

出紉中宸，記言右陛。久專譔錄，映太乙之青藜；晉直邃嚴，侍玉皇之香案。班儀益峻，邦典增華。竊惟簡冊之所傳，實兆起居之有注。設官之始，昔分掌於動言；纂事則同，間常歸之著作。載筆今聯於侍從，問津多出於承明。某官學際天人，文追盤誥。金門射策，收漢殿之甲科；石室紬書，徧唐家之四部。有若熙明之盛典，尤多翰墨之雋功。果擢侍於丹墀，益纘功於青簡。立螭頭，號二史，是惟天子之近臣；起柱下，位三公，自有君家之故事。某遠聆吉語，倍切懽情。人於同年亦有情，夙

荷眷知之舊；士別三日當刮眼，更祈眄睐之新。《翰苑新書》續集卷四。

賀吏部劉尚書啓

簡在宸衷，擢司銓部。文昌之爲八座，均列職於中臺；天官之首六卿，實晉班於太宰。搢紳相慶，流品可清。某官人物一代之英，論議諸老之右。淵源正學，則以孔孟爲折衷；慷慨大節，則非堯舜不陳前。粵從策步於雲霄，久已垂名於宇宙。驅車而西度邛阪〔一〕，意自許昔爲孝子，今爲忠臣；奉詔而東過洛都，人皆謂不作諫官，必作御史。果登霜臺之六察，遄長天子之七臣。申儆官邪，茂明國是。復勸露門之講，合峻甘泉之班。咨若予工，作帝之喉舌；兼司祈父，爲王之爪牙。繙經依咫尺之天，積望在彌縫之地。維今四選，實昔三銓。仕版莫盛於此時，孰當任責；治人何有於弊法，亡以易公。抑賢業歷試而益張，豈上意驟用之不可。觀泰階之接武，無非啓事之山公；佇揆路之持衡，復見佐時之伊尹。某切聆除目，倍喜常情。猥將指於閩中，莫賀成於宇下。望尚書之履於星辰之上，煜煜其光；仰吏部之門如山斗之高，惓惓有請。《翰苑新書》續集卷六。

〔一〕邛：原作「印」，據文意改。

賀楊國錄啓

晝承三接，晨誨諸生。帝問嚴安，恨見之晚；士仰李渤，快覩之先。斯文有光，吾黨增氣。欽惟昭代，截若彝章。至於拔擢茂異之倫，則必度越尋常之外。然而由選曹而登文石，此事罕傳；拔外官而議璧流，近今間見。天其或者，道將行歟。朝暮取一人焉，而羣遂空；東北歸二老者，而子焉往。亶惟盛事，卓掩前聞。某官負三十年之文聲，振一二邦之教鐸。數虞庠之人物，疇若老成；盡漢廷之公卿，皆出薦口。建白果登於華貫，明揚立至於要津。某逖奉除音，喜逾常等。陪細雨簷花之酌，豈能忘情；記瑣牕紅藥之詞，今近乎讖。《翰苑新書》續集卷九。

通待制辛帥啓

疇庸北固，易鎮南昌。棠舍陰濃，不改江山之舊；松堦望峻，載觀戟纛之新。先聲鼎來，闔郡欲舞。顧趨承於末屬，尤感發於私衷。蓋謂自三光五岳之氣分，歎英豪其有幾；更四聖百年之治定，慨功業之良難。早聆季子之來歸，衆喜夷吾之復見。使表餌得行其策，則規恢豈俟於今？方期父老之椎牛，開關持勞；豈謂兒童之竹馬，夾道候迎。抑九重深軫於此方，乃三錫重勤於老手。某官蓄雄剛之

至德，負超卓之奇才。九卿高惟月之班，四國徧于蕃之績。惟是胸中之湖海，飄然與造物者游，發爲筆下之波瀾，殆非食煙火人語。脫略軒裳之迹，逍遙巖壑之姿。然而當世望其有爲，吾君引以自近。旋由次對，薦畀輔藩。居中則可寢謀於淮南，捍外則尚何憂於江左。維咽喉之内地，實襟帶於上流。眷顧周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儀圖宿望，一敵國豈不隱然。不妨玉節之重臨，佇聽金甌之有命。某低徊一第，連蹇半生。素亡踰人，矧未更事。猥玷公朝之薦口，重慚計帳之素餐。今逢十乘之啓行，欣託二天之覆露。豈若秦之視越瘠，曾不動心；倘如晉之用楚材，或堪爲役。《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

通史都大啓

擁騎經塗，辱軫朋簪之舊；剖符疊組，欣依使節之光。雖司存分兩地之遙，然巨庇喜二天之近。敬馳尺牘，先贄寸忱。某官家世象近魁三，人物今稱第一。積慶實綿於錦繡，雅懷不在於綺紈。架上萬牙籤，一讀不再；胸中五色線，小出無前。激昂尤奮於事功，談笑可空於盤錯。自疇庸於貳郡，屢疏寵於十行。實簡清衷，肆臨巨鎮。賢良選用，固將解渤海之佩刀；功績垂成，謂可折東山之屐齒。沮謀者孰，袖手何言。方爲五畝園獨樂之遊，復膺二千石共理之寄。河東吾股肱郡，未遠邦畿；番君得江湖心，已稱理效。矧冶鑄莫饒於吳越，而提封幾遍於東南。佇觀地上之錢流，即聽日邊之璽召。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頃迄役於計臺，嘗洿名於書府。屬當逃谷，詎意起家。寮底一官，隨行逐

隊；江臯十載，自西徂東。賡《伐木》之詩，夫豈若秦之視越；仰皇華之使，或容羅石以致溫。《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

通徐倉使啓

藩屏疇庸，攸綍從天而下；庾臺將指，持節被江以東。茲九重引近之有光，且一道平頒之攸賴。風聲戾止，觀聽翕然。矧綴屬於下陳，輒贅名於尺納。某官雙溪擢秀，六館蜚英。煌煌華國之文，科第直俯拾爾；磊磊濟時之略，州縣豈足留之。姓名果徹於凝旒，步武頓開於亨軌。擢由金耀，式是壁流。給札玉臺，織天孫之雲錦；讎書天祿，登道家之蓬萊。屬九虎之啓扉，俄三刀之入夢。淮邦草木，已稔識於威名；江國生靈，慨每罹於乾溢。畀之英蕩，被以光華。廩粟腐紅，茲暫司於斂聚；橐荷持紫，佇入侍於邃嚴。某才下亡庸，命奇寡偶。蓮泛莫裨于寸畫，瓜時已上於更書。劃聆濡轡之來，正值俶裝之際。願承約束，棲燕幕以奚安；或假夤緣，登龍門其自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

回西外趙知宗啓

大君有命，申攸寵渥之新；伯臣司宗，無越耆英之舊。方屬籍視儀之始，亦侯邦借潤之初。某官

胃出神明，學通今古。論議冠諸宗室，夙擅白眉；老成尚有典刑，今推黃耆。燕閒雖暇，涵養益休。鴻寶之方自奇，謫仙之詩無敵。矧年高而德劭，且屬近而行尊。典周室之宗盟，宜游司於麟趾；爲劉氏之祭酒，行入對於龍光。某正爾依仁，欣焉聞命。敢謂別裾之未久，遽蒙染翰以相先。一日有似於三秋，悵阻置杯之教；兩地匪遙於千里，幸分鄰燭之輝。《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

通韓府判啓

名藩半刺，夙懷仰德之誠；賓幕具員，預有依仁之幸。雖鸚鵡之分異，然草木之味同。輒以寸誠，寓於尺牘。某官宗城挺秀，雋域蜚英。早奮亨涂九萬里，風斯在下；亟騰最績十二牛，刃若發硎。固嘗被交上公車之章，胡乃屈治中別駕之任。睠言巨鎮，實控上流。綱條全藉於贊裨，談笑可空於盤錯。齊山秋浦，不妨風月平分；漢席夜釐，行即雲霄直上。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頃迄役於計臺，嘗污名於書府。屬當逃谷，詎意起家。十載皇皇，進寸退尺；長江浩浩，自西徂東。退之姑詠於盎糧，敢云騁辯〔二〕；白也願陪於尊酒，時與論文。《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二〕「退之」二句：「退」原作「造」，「辯」原作「下」，均據後文《回程倉監啓》改。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云：「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

回程監倉啓

京塵眯目，可勝河陽別行客之懷；庾幕棲身，幸有瀟湘逢故人之喜。辱篤年盟之舊，猥蒙雲翰之先。高義凜然，私衷惻若。某官妙參道閫，雄壓文壇。夙傳洛學之源流，俯掇漢科之第一。霜蹄得路，洗凡馬而一空；溟翼垂雲，搏風鵬而直上。僉論早期於遠到，冲襟不厭於卑棲。兵食足於斯，嘗服聖言之旨；會計當而已，何妨委吏之爲。矧控帶於上流，正倚毗於大手。飽貔貅百萬衆，自令列壁之精明；舉筦庫七十家，即被公朝之甄擢。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自屏迹於丘樊，已冥心於造物。詎意起家而贊畫，遂令末路之得朋。退之姑詠於盎糧，敢云騁辯；白也願陪於樽酒，時與論文。《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通交代王運管啓

膠庠游息，悵鴻燕之去來；計幕交承，託金蘭於出處。雖未接顏辭之末，已相忘道術之中。揚粃愧前，贄緘敢後。某官望高六館，聲滿中州。學自名家，接河汾之流派；文無餒氣，窺海若之波瀾。走馬舍選，方竊遲之；摘髭科第，直差易爾。固將爲於木鐸，思樂采芹；便合貯之玉堂，最宜視草。

胡然廉取，猶此斜飛。姑寄徑於紅蓮綠水之遊，遂增重於東海西山之勝。入幕乃有此士，豈專辰入西退之勤；搢紳莫不知名，倚觀朝奏暮召之寵。某皇皇半世，矻矻一科。逐步隨行，缺然贊畫；玩時愒日，久矣妨賢。茲不遠於及瓜，冀匪徐於行李。同門同志，敢忘朋友之先賢；孰主孰賓，期結子孫之永好。《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三。（以上十四篇劉琳校點）

聖人備道全美論

天下之至貴者，皆具於人之一身，特患夫人不能盡其極耳。人惟反之於身，不自知其可貴而可樂也，徒見夫聖人之所存者與人異。凡天下之所願而不可得者，皆集而有之於其身，以爲聖人必有大過人者，孰知天下之美，豈有外於道，而道豈外於人哉！人而有斯道也，則未有無斯美也。然其道有一之未盡，則其美必有一之不周，故其所得於道者有小有大，而其美之在身者亦有偏而有全。聖人盡人道之極者也，其道本人之所常行，而其美皆人之所當有。夫惟天下常行之理，至於聖人而後無遺憾，故自其心而充之於身，則爲一身之美，自其身而達之於天下國家，則爲天下國家之美。當時尊之，萬世仰之，而聖人之心，歉然不足，且不敢以爲備且全也，聖人何以異於人哉！聖人備道全美，請因荀卿子之言而申之。夫天下之謂美者，皆人之所同貴而同欲也。人之情好善而惡惡，好榮而惡辱，所好皆至美之事，而所惡皆不美之名。使順其所好而行之，以之處己則順而祥，以之治人則愛而公，以之

養心則和而平，顧豈非可樂之事哉！是皆人之所得有者也，然人皆知好之而不能有之者，何哉？道原於天而授於人，人有是道而不能爲己有也，則人雖有是美亦不得而有之也。人不能有是道，而道豈外於人乎？即其日用飲食，日由於斯道之中，苟不至自絕於道，則莫不皆有一二可見之美，特庸人不自知耳，惟賢者則知是道之所在，而求以備之者也。故其美之在身者，亦各隨其所得之小大，其淺者爲聞望之美，其盛者爲事業之美。即其成也，爲充實之美。然知之而未至，體之而未具，則美之全者或缺焉。此備道全美所以獨歸於聖人也歟！今夫聖人之道，何道也？即其父子而有親焉，即其君臣而有義焉，即其夫婦兄弟而有序別焉，此皆天下之通道也。天下有是道之常，而聖人盡是道之極，衆人之所不得有者，聖人皆萃而有之矣。觀其君臣則仁敬之至也，觀其父子則慈孝之極也，觀其內外長幼之序，則或友或恭或順或睦也，天下之美孰有大於此者？故充之於身，則語默出處，動容周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身之美也；形之於家，則閨門有章，宮庭有度，不言而化，不肅而成，一家之美也；達之於國，則朝廷正而百官治，一國之美也；舉而措之天下，則黎民雍而萬邦和，天下之美也。在上則美其政，在下則美其俗，道行則美見於治，不行則美垂於書。其致治也，郊焉而假，廟焉而饗，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備矣。其垂訓也，燦如日星，信如四時，理義之會，事物之情，莫不咸在，而天道備矣。天下之所願而不可得者，惟聖人能全之，豈有他哉，亦盡人道之極而已。人之一身，天下之至貴者無不具也，聖人不患不能全其美，而患不能備其道。蓋以人道之大，有一不備，則猶四體之不具，而美之全與否則聖人不知也。由天下後世觀之，則聖人之美，孰有加焉。

者哉！致其詠歎則曰美哉韶濩大武之德也，極其形容則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此荀卿子備道全美之言所由發也。由聖人觀之，則其所全之美歉然若有不足，而道之大備猶曰未備焉。是故舜竭力於孝，而天下不足以解其志；文王視民如傷，而天下不足以易其憂；夫子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而不遑於退處也。夫是道之美至聖人而盡，猶有憂焉，何哉？此人道之所以爲無窮，而天地之大猶有憾也。謹論。《論學繩尺》卷一。（以上除單獨署名外，爲刁忠民校點）

林 杲

林杲，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嘉定中以朝奉郎通判臨江軍。端平中官至江東提刑。見《分疆錄》卷一〇，《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林光祿壙志

先君諱淳厚，字季雅，姓林氏。九世祖建公徙溫之平陽四溪。曾祖丕。祖永年，右通直郎，累贈正奉大夫。父待舉，朝散郎，贈太中大夫。先君生紹興辛酉，方在髫齡，知伯氏仍父子取科級，慷慨自許，刻厲進修。長入太學，升上舍。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調泰州州學教授。丁所生母憂，喪除，

差充南外睦宗院宗學教授，用薦者改奉議郎，知隨州隨縣。踰年，☐☐☐奏特差通判房州。開☐☐☐☐兵連盜結，先君攝郡，籌畫備禦，境內晏然。上多其功，進秩二等，擢知漢陽軍。楚右洊飢，常平使者行部，第漢陽荒政，爲列狀首上之朝，移知湘安府☐☐。未幾，同邑有不相好者偶居要路，醜正詆誣，朝廷察其無他，與自陳宮觀。先君素剛簡，不能與時俯仰，於是不復有仕進意。十餘年四任主管建甯府武夷山沖祐觀，遂告老。不允，再上疏，得旨守朝請大夫致仕，時嘉定十四年也。杲忝通朝籍，其年以明堂恩叙封朝議大夫，明年以慶寶恩再封中奉大夫。又明年三月壬戌，感微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娶黃氏，封令人。四男：長槩，先公六年而卒；次杲，慶元五年進士，朝奉郎、通判臨江軍；次榮，嘉定元年武科進士，知蘄州蘄春縣，會虜入寇，守禦死之，特旨贈☐☐官，爲修武郎；次棐，嘉定元年進士，通直郎，知南康軍建昌縣。孫男七人：伯樞、仲默、仲黯、叔羔、叔魚、季燾、季熹，其三☐☐☐☐☐☐☐☐☐☐☐☐☐☐台州臨☐☐☐☐☐☐☐☐修職郎，監☐☐州造船場；叔羔，將仕郎。孫女三人，長許嫁慶元宰相趙忠定之孫必揆。曾孫男一人。先君築室鳳巖，念莘陽故居爲四溪佳山水，欲即其地改卜壽藏。杲等欽承先志，忍死負土，其年九月庚申，奉柩以葬。前期叙世系爵里納之穿中。嗣將編次行實，乞銘於當世君子。杲泣血謹誌。《分疆錄》卷一〇，石刻史料新編本。（刁忠民校點）

〔二〕湘安府：按宋代無此州府，疑誤。

宋 均

宋均，嘉定間臨安府昌化（今浙江昌化）人。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跋

嘉定三年

余幼有嗜書癖，家貧恒不能置。每遇奇書，必借抄，積歲月不倦。去歲之冬，于苕溪得交王君者，香，者香出其舅葉子實先生所編《播芳文粹大全》見示，因言是書初編一百卷，刊行後一時紙貴。既思書以四六爲宗，宜多采表、啓諸作，乃復廣蒐旁輯，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然則是書世無刻本，彌足貴也。急假歸，偕同志友人分寫，六閱月而畢。因書以志。嘉定三年夏，唐山宋均記。《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末，清抄一百五十卷本。（尹波校點）

潘 景 伯

潘景伯，閩縣（今福建福州）人，師孔曾孫。紹熙元年進士。知隨州隨縣，遷知高郵軍，提點淮南東

路刑獄，改知梅州。嘉定十一年知光化軍。紹定五年爲中大夫、提舉華州雲臺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一九，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九。

宋故昭武戶曹潘公孺人劉氏墓誌銘〔二〕 紹定五年

夫人姓劉，諱真善，福州懷安縣人。劉族蕃盛，載之家譜，有爲侍御、著作者，即其後也。曾大父諱與厚，大父諱長民，父諱公輔。父之女兄先適宣義潘公諱懷英，愛其姪之賢，遂以爲長子昭武戶曹配焉。戶曹諱子儀，莊重誠慤，不妄一語笑，登淳熙甲辰第。夫人之歸，孝事舅姑如其父母，賓敬戶曹，惟風指是順。戶曹久遊上庠，一意問學，恃有內助，家之有亡不問焉。其任戶曹也，甫三閱月，以憂歸，自是不復再仕，未五十終于家。夫人孀居，手畢婚嫁，辛苦勤儉四十年。與人謙和，族黨內外無間言，至臨大事，獨毅然有丈夫風。歲時饗祀，雖年踰老耄，必躬自澡滌操割不少懈，謂吾爲冢婦，豈可委之他人。病既革，遇宣義公諱日，家人不敢以告，□□滿目曰：「今日吾舅諱辰也，雖病敢忘哀乎！」命撤去葷食。其孝敬若此。平生無□□好，獨喜觀書，《論》、《孟》、《詩》、《書》皆能舉其大略。夜聽諸孫課誦聲，遇其句讀微舛，即口正之曰：「汝某句誤某字矣。」眸子瞭然，精強不衰。晚以公筠嘗請鄉薦，該遇母后慶壽恩，封孺人。紹定壬辰三月十日終于正寢，年八十四。子男一人：鈞伯，娶故宣教郎陳元吉之女。女二人，長適進士黃確，次適進士鄭聖錫。夫人高年，故男

女皆先逝。孫男一人，公筠是□。曾孫男二人：阿曾、仲曾。將以是年閏月庚申奉夫人柩合葬于戶曹公之兆，請景伯銘其墓。景伯少時荷叔父戶曹視如己子，日課絃誦，寒暑不輟，飲食寢處，必與筠弟俱。如是者數歲，故知夫人之行實爲最詳，絜欲傳信，以掩諸幽，景伯何敢辭？□□哭拜而銘曰：

昔在民曹，涑水其行。吾家之師，鄉黨畏敬。彼美孟光，既壽且康。違四十期，同此坎藏。有孫有曾，澤流不已。曷其然乎，有本如是。民國《福建通志》卷二六。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

三四〇。（尹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姪中大夫、提舉華州雲臺觀、閩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潘景伯撰并書。甥宣教郎、僉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黃朴篆額。」

洪 伋

洪伋，鄱陽（今江西鄱陽）人，适孫。淳熙間爲奉議郎、荆湖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紹熙三年僉判荆門。嘉定間知廣州、揚州。十六年，由知建寧府除直敷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見周必大《洪文惠公神道碑銘》（《盤州文集》附錄），《象山先生年譜》卷下，《容齋五筆》卷末，《南宋制撫年表》卷上、下。

再刻謝宣城集跋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

謝公詩名重天下，在宣城所賦爲多，故杜少陵以謝宣城稱之。在宣城宜有公之集矣，後公六百五十餘年，樞密樓公始克鋟之木。距今又六十四年，字畫漫毀，幾不可讀，是用再刻于郡齋，以永其傳。嘉定庚辰冬十二月望，鄱陽洪伋識。《謝宣城集》卷首。

容齋五筆跋

嘉定十六年八月

叔祖文敏公居閒日久，著述爲多，《隨筆》五書凡七十四卷，考覈經史，摭摭典故，參訂品藻，精審該洽，學士大夫爭欲傳襲。伋頃守章貢，後公四十年，以其書鋟於郡齋。謁來守建，又後公四十年，於是復鋟此書于建。方欲彙公之文，刻真祠下，適以移官未暇也，當嗣圖之，以成山莊先生之志云。嘉定十六年秋八月既望，姪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軍府事、新除直敷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伋謹識。《容齋五筆》卷末。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六。

祭陸象山文

紹熙三年七月

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隴疇，惟時先覺。云云。《象山先生年譜》卷下。（以上尹波校點）

鄧 早

鄧早，嘉定時人。

玉城山醮壇詩跋

嘉定四年初冬

術者云，南北山童，殊乏秀氣，有修竹茂林，聞人益顯。庵主王道瓊手植醮壇（一），今已森然。因閱辛酉歲張、何二公詩磨巖，以示好事者。辛未初冬，鄧早跋，張天成書丹。《金石苑》。又見民國《大足縣志》卷一。（祝尚書校點）

〔二〕瓊：原闕，據民國《大足縣志》補。

趙汝回

趙汝回，字幾道，號東閣，居永嘉（今浙江溫州），太宗八世孫。嘉定七年登進士第。寶慶二年爲台州錄事，官終主管進奏院。詩才高邁，著有《東閣吟稿》（存）。見所作《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重建錄事聽石記序》，《宋詩紀事》卷八五。

瓜廬詩序

嘉泰元年

晉、宋詩稱「陶謝」，唐稱「韋杜」。當其時，人人皆工詩，詩非不盛也，而四人者獨首稱，豈非侯鯖爽口，不若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遺音之瑟哉？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治擇淬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嘖嘖嘆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翁薛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如秋天迴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間謂四靈君爲姚、賈，吾於陶、謝、韋、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不過比興；然上下數千年間，騷人文士

望而知其難，擬之而弗似矣。四靈陋晚唐不爲，語不驚人不止，而後生常則其步趨聲歎，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不悟也。然則景石脫穎而出，自成一家，真知幾之士哉！景石名家子，多讀書，通八陣、八門之變。乃心物外，至忘形骸，築廬會昌湖西，灌瓜貼樹，藟醇擊鮮，日爲文會，論切闡析，恐不人人陶、謝、韋、杜也。情真氣和，庶幾乎有道者，而年五十一死矣。死後，人士無遠近，爭致其詩，其子弟手鈔不能給，於是相與刻之。嗚呼，使景石健至今，詩又止是乎！嘉熙元年清明日，東閣趙汝回序。《瓜廬集》卷首。

雲泉詩序

淳祐九年五月

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唐之晚爲崑體。本朝有江西體，江西起於變崑。崑不足道也，而江西以力勝，少涵泳之旨。獨選體近古，然無律詩，故唐詩最著。世之病唐詩者，謂其短近不過景物，無一言及理。此大不然。詩未有不托物，而理未有出於物之外。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今觀三百篇，大抵鳥獸草木之間，不可以是訾也。而人之於詩，其心術之邪正，志趣之高下，氣習之厚薄，隨其所作，無不呈露。如少陵之詩而得其爲忠，太白之詩而得其爲豪。郊、島之詩寒苦，而其器必隘；韋、白之詩蘊藉，而其情必遠。自然而然，初非因想而生見者。昔坡公論六家書，謂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眴眴側媚之態。非獨作字爲然，雖文皆然也。故作詩貴識體，尤在養性。不養性則無本，不

識體則無法。永嘉自四靈爲唐詩一時，水心首見賞異。四人之體略同，而道暉、紫芝，其山林、閨閣之氣各不能揜。雲泉薛君仲止以詩名於時，本用唐體，而物與理稱，更成一家。其人蕭散之際，自有繩尺。始而色，其貌若生；久而旨，其味益洽。恬靖不求，本於天性，未易以矯揉學者。雖其詩未足以盡其人，然必有是人而後有是詩，讀者當自得於言語之外云。淳祐己酉五月日，東閣趙汝回序。

《雲泉詩》卷首，汲古閣影鈔南宋六十家小集本。

重建錄事聽石記序

寶慶二年春，余來爲錄事。聽屋老敝，不蔽風雨，獄亦棟撓趾腐，椽斷壁闕矣。亟請於州，得錢十萬，日整月葺，既就完好。於是即青青堂植竹數十，以觀衛武公進德之序，采崔文公詩，更挹翠軒曰「與清」，以想崔君之遺風。古梅出荆榛，西山立几案。遙睇飛雲，靜聽啼鳥，俯仰之間，物我俱適。當是時，有空囷圉、釋桎梏之意焉。廳左右三井。前豈無名賢嘗至，間視題名，已石剥字漫，不可讀。因思唐張旭以草聖名家，獨於《尚書郎壁記》用楷法，峻嶮直截，妙入神品，年歲愈遠，人愈貴惜，而尚書郎姓氏無傳，可嘆也。夫記，紀德紀事，事廢德虧，雖以張旭書之，人弗觀之矣，況石剥字漫乎。可傳矣，不得其傳，後人之責也。乃重刻之，而叙以完葺之由，庶幾將來式敬爾獄。《赤

城集》卷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高 槩

高槩，嘉定中爲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嘉定四年三月

物本天，人本祖，閭閻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毀訾相并兼如仇敵者，不知本爾。槩少讀《范文正遺事》，公居平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惜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以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富貴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槩斂衽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砭也。吾鄉居家遇有不如意事，即因公言以自愧責，不敢有一毫恚心。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柔游，見其處己靜而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遣女乏資，共甘苦，通有無，不啻己子，使人嘆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創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窶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爲居民侵據，之柔與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爲屋以棲義廩，餘以處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久易隳，請之朝屬之鄉郡，勒之

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位諫垣，當具本末奏陳，乞申嚴行飭，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遂丐予文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志有大小，功業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凍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闥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其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紹，想其捐所載麥歸亳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尚得爲有天理邪？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愧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高榘記。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曾從龍書并題蓋。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立石。《吳都文

粹》續集卷一三。（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四二

林 岳

林岳，字仲山，福州古田（今福建古田東北）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定中歷知撫州、全州，入爲都官員外郎，累遷太府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紹定中以朝議大夫、直敷文閣知漳州。所至多有惠政，鄉人懷之。著有《毛詩講義》十二卷（存）。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九及所撰諸文。

九朝編年備要序

紹定二年十一月

國史尚矣，太祖、太宗、真宗爲三朝，仁宗、英宗爲兩朝，神、哲、徽、欽四宗爲四朝，史用班馬體，非一世一有司所能就也。《續通鑑長編》稽國史，倣溫公，運之左氏，則眉山李氏專其家。聞有提綱挈領之書，書未之見，今所見者太學生莆陽陳均爲之，名曰《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其取類博，其收功精。夫紀事之約，未易言也，孔子序《書》及筆削《春秋》嚴矣，司馬溫公雖未爲本朝通鑑，先爲《稽古錄》，祖《春秋》意，亦本朝史籍之綱也。此書又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

而頗加節文，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質之鉅工，中爲衡度，以裨金匱石室之藏。日昃清問，乙夜觀書，庶幾有取焉，是於昭代史學不其多益乎！我國家超越漢唐，比方虞周者，以仁立本也。若乃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者，二公既言之，茲不贅云。紹定二年冬十一月日南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漳州林岳敬書。《九朝編年備要》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二一，《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

瀛洲亭記

嘉定三年五月

水中可居曰洲。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神山也。神仙所居，端倪呈豁，草木奇異，光采發見，誠可樂也。唐人謂文學館氣象與侔，而十八學士擅登瀛洲之號，今之游木天歷承明者取焉。岳與常平使者章公有夙昔同升之好，公以去冬來持江右節，涉夏而岳合臨汝之符，思有以寓其好而宣其情。暇日登覽，得一水於郡城之西隅，因故基爲新亭。公嘗就飲，問亭名，用「瀛洲」對，懽然莫逆，心領意會，遂用瀛洲書。聞之仙家，以度世爲樂，神凝守固，物無疵癘。吾徒交天下英俊，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所講論者何事，所設施者何方，常恐相值之難。乃今共施胸中之樂於此，使人知自瀛洲來者，真能濟贍百物，隨寓而樂，不惟樂於己，亦且樂於人，不惟樂於今，亦且樂於後，則拳石勺水可視瀛洲，況城池之勝哉！不然，非名亭意也。若夫亭之奇觀，遠近高下，無所不有，在覽者之

心得而不容自言焉。嘉定庚午重陽日，合沙林岳記。同治《臨川縣志》卷九，同治九年刻本。

重修見山閣記

嘉定四年十月

郡城之中有五峰，邑屋井居，鼇浮龜負，鬱然蒼蒼，無非山也。外之綿延連屬，巉巖峻拔，升高四顧，比比有之。其西之特出者於今見山閣見之爲宜閣，嘉祐中通守施侯建之。歲月浸更，碑匾僅存。嘉定辛未，魏侯峴重建之，增址之崇，架棟之壞，八窗洞闢，周施平遠，秋而創，冬而成，謂岳曰：「盍記諸！」岳曰：「有矣。」侯曰：「新斯！」迺從而言曰：人之見不可以不大，見之大，坐於室而見四海，不窺牖而見天道，不出戶而知天下；見之小，井蛙不可以語海，甕鷄不可以窺天。至於山，人所共見，然目見者有限，心見者無窮。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魯人見魯之山而齊人未必見之也；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秦人見秦之山而楚人未必見之也。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之見與人同，而所以見與人異，當自其大者推之也。今天下之山不可勝數也，出入《禹貢》，經□職方，足履不能千之一，目擊不能百之一，以言乎邇，則撫之五縣亦不可勝數也。其蘊□□，發行藏，出雲雨，招靈仙，名公鉅卿之所出，高人逸士之所得，道家釋子之所廬，險而難登，奇而難名者，雖曰心乎好矣，亦安得而盡見之然。而侯之於山未嘗不盡見也，獄市不撓，簿書餘閒，有閣於此，徘徊其間，曉光遠來，藍翌近滴，吟管賓壺，煙霞共適，風雨晦明，四時朝夕，娛樂及時，以仁

爲的，一山之理即衆山之用也。心如水鏡，靜涵虛空，凡天下之不可勝數者，將由是見之，而況郡城中外之山乎！昔者子思氏述子之言曰：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大哉見乎，生生不息，仁之謂也！魏侯之與我撫柔此民也，仁之唯恐其不至，生之唯恐其不贍，而好山之意，新閣之義，我蓋慕侯而無斁也。孔子子思之所爲大者，推而明之，不在茲乎！十月朔日，三山某記。光緒《撫州府志》卷九。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一九。

七先生祠碑

嘉定八年

嘉定八年春上丁，歲祀先聖暨充公、鄒公而下七十二子。既祀，學以故常告，曰宜祀七先生：州刺史柳氏、濂溪周氏、明道程氏、伊川程氏、橫渠張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岳視其醴饌，躬其拜伏，退而曰未稱，語郡教授謝興甫，祠當於省牲前一日告祭先師，義也。自周學校詩書禮樂之官以春夏秋冬各設薦饌，酌奠於先師，蓋取有道有德者，生而資其教，死而爲樂祖以祭之。鄭康成云，若漢之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皆可爲也。漢以來祀先聖，凡舍菜之略浸不復存，而舍奠之僅存，既無迎尸鬱灌之盛樂舞，又獨行於京師，四方有不徧舉，幣爵牲俎，秩秩具嚴，及他祠，非專也。岳既訂其序，廼述七先生著祠之由。夫柳先生倡古文之師也，周、程三先生明太極之師也。文至五代陋矣，宋興，治化趨古，人文復古，儒先相望。柳先生首探《易》《詩》，規姚、姒，推孔、孟，宗韓倡尹，

穆、歐、蘇成一家言，有自來矣。柳於此州，公餘擇勝，有讀書遺迹，其《雍熙時鑑》，奧深勤正，道古文亦古也，學者宜師。《易》之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性自誠而明，夫教自明而誠。性焉安焉，聖也；復焉執焉，賢也。周、程先生之學本此，學者宜師。橫渠先生學出於禮，而《東》、《西》二銘與《書》並傳。南軒先生論仁與敬，師友淵源，根於踐履。晦菴先生語人以先究《大學》，次第乃《語》乃《孟》，乃識《中庸》之旨，其發明周程之奧，非苟知之，又皆學者所宜師。師而祠先事，斯有儀矣。抑吾湘學者日趨先聖之庭，若節春秋，不懈益虔，而登堂講誦，日擊七先生之祠，尊其所聞，探本窮源，成性存存之功繫是矣。祀云祀云，醴饌云乎哉！拜伏云乎哉！《粵西文載》卷三七。又見康熙《桂林府志·壇廟》，雍正《廣西通志》卷一四二。

重修二妃廟記

二妃，堯女，舜妻也。古之記禮者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二女見於《書》，二妃傳於皇甫謐，當以《書》爲正。天有四星，妃象也。堯以二女妻舜而授之位，茲其爲妃匹也。然舜攝位行政，巡四嶽矣，命禹之後，高拱穆清，又巡蒼梧之野，何邪？舜之葬蒼梧與否，二妃之從舜與否，皆不可知，而舜嘗巡南方，宜祀舜，今在在有舜廟。二妃廟祀，楚曰湘君，秦曰湘山，晉曰虞帝

二妃，唐曰黃陵，而零陵之湘源亦因之，韓昌黎、柳河東所述，其文偉矣。湘源今全州也，廟貌堂基屹然湘岸之北，出城南百步許，維舟三十六可抵祠下。春秋祈賽，豆籩笙鼓，告至告去，曰雨曰暘。唯是修廡崇局，有俟斧斤丹雘者。岳爲州明年，召匠掄材，次第興繕，辨方啓闕，闢地東西，增其高明，復其寬潔，非人實能，惟神永隲。田穀屢豐，舟航四達，爆性椒醕，不勞致禱，非神實私，惟神罔斁。廟既修矣，諗於士民曰：「若知二妃所當祀乎？夫舜居深山，堯聞聰明，使子事之，二女女焉。二妃以事父之心事其夫，內行彌謹，可謂賢矣。夫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夔夔，瞽瞍亦允。若二妃以事父之心事其夫之父母，嬪行婦道，可謂孝矣。帝子之貴能賢且孝，百世並祀，不亦宜乎！江流滔滔，晝夜不息，沿湘上下，廟而祠者，相颺游而尚德也。招冲漠，鄰泰初，揭古道，勵來俗，余與汝邦人其何敢怠！」衆曰然，紀於石。雍正《廣西通志》卷一〇八。又見《粵西文載》卷三七，康熙《桂林府志·壇廟》。

玉髓泉記

磐石之石，湘之奇石也，磐石之泉，湘之奇泉也。由東西往來者，水浮湘江，陸逕磐石。而磐石之下，亦有江流，則螺江也。螺江之岸，修平如帶，湘山右據，崢嶸超突。十步一巖，五步一竇，層見疊出，磐石之石也；生於洞穴，覆以欽嵌，色青味甘，響搖江潭者，磐石之泉也。余比政暇，嘗

遊斯境，喜而徘徊，淪流尋源，循涯導津，有溜而澗，有溢而孟，有澄而泓，覺粹精之混融，飲一瓢以自適。因舊址爲亭，據衝要，領晴暉，坐挹江光，石乳留照，徜徉左右，拾騷吟於林壑，訪釣隱於烟波，超然忘歸，蓋逸興之四集也。客有踞泉上，問余家閩會，巨濤沃日之紅，澄瀾際天之碧，既倚巖而熟睨，歷江淮，抵燕趙，太行之峻特，黃流之奔猛，抑又接於心目，乃愛是焉，何也？余曰：泉亦多愛矣。有海泉，有淵泉，有山之泉，有井之泉，有谷之泉，有石之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淵也；險止亨行，山也；冽食寒泉，井也；谷之泉，唐人所謂振鷺之瀑；石之泉，漢人所謂太山之雷，晉人所謂涓涓始流是也。今斯泉生斯石，無一點塵雜氣，又當楚粵之通衢，瀑容井德，毓山之趾，出知所適，三江會同，森然湖海，湘中號之第一，此固余之所甚愛而思與往來者數也。雍正《廣西通志》卷一〇九。又見《粵西文載》卷五八，康熙《桂林府志·山川》。

碧梧臺記

吾何取乎「碧梧」哉？昔有周人之《詩》曰：「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葦葦萋萋，雝雝喈喈。」夫葦葦萋萋者，梧桐之生也；雝雝喈喈者，鳳凰之鳴也。鳳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則植梧者，來鳳之道也。吾何取乎鳳凰哉？昔者虞氏之《書》曰：「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夫九成者，樂之備也；來儀者，德之感也。鳳踞於堯之庭，儀乎舜之樂，又鳴於周之岐，則鳳來者，有道之國也。湘有寺，寺前有勝地，面江枕山，江而澄潭，潭而聚石，奇峰疊壁，斬削龍鱗，宛宛如公侯家屏嶂山也。爲臺袤二丈許，旁立屋以憩賓客，環皆佳木，亭亭可愛者，獨斯梧爲最。曉翠欲滴，春草一色；午陰互盤，夏籜爭寒；月澄風攬，秋荷翻沼；雪落霜侵，冬松在林。臺以梧名，梧期鳳集。在漢黃霸，潁川治理，教化興行，其時上林、長樂，鸞鳳之翔，郡邑並記，世之盛也。唐人過岐山之下，曰：「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序送何堅，謂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倡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吾將賀其見鳳而鳴也。噫！爲上之賢，可以比鳳，虞周暨漢，鳳與賢俱集也，余蓋慕古而思見之矣。若夫振古道，承流宣化，以希昔人之治理，此邦人士相與倡率以趨教令，不特一何堅也，吾其不撫斯梧而徘徊哉！《粵西文載》卷三一。又見康熙《桂林府志·山川》。

柳山書堂記

登書堂西山，其高去平地六七十丈許，望三江東北流，岡巒回複，渺不見蹤迹。忽獻波光，照人心目，約百餘尺許，名其臺曰「寸月」，而將爲之記。臺方就，余以守滿浮湘，至瀟湘合流處，連值風雨，陰雲迷冥，未睹所謂月也。舟泊浯溪，三更登元水部堂亭。時孟冬望後六日，月半璧，羨三二

分許，瑞光出於林表。坐客停盃，浩影散於波心，歸舟列炬，同游僅二十人許。下水上天，月行其間，水月之光，滉漾太虛，水澄之光，粧嚴色界，雖未到洞庭君山而有洞庭君山之氣象，雖未抵蜀江嘉陵而有蜀江嘉陵之景趣。廣陵八月之濤，黃河千年之清，碧海神山之島，飄飄焉可以意遇也。因思寸月臺別去甫旬，茲余適斯時，登斯臺，不知山中何人，亦以斯時登斯臺邪！讀書夜半，仰觀星宿者，古有之矣。噫！何必夜半，江光四時皆月也。昔人詠未望之月，曰龍爪，曰玉鉤，曰開鏡，曰磨鎌；詠既望之月，曰金鉦，曰半輪，曰金樞，曰寸銀，各以所見也。余取寸月比書屋，西望之江流，適興命意云爾。後之覽者，當有賞於余心。是爲記。《粵西文載》卷三一。又見康熙《桂林府志·山川》。

濂溪祠堂記

嘉定九年

太祖皇帝收五代藩鎮之權，俾支郡皆得自達，分命儒學之臣爲郡倅貳，參其錢穀而助其政化，文訓武克，聖人之運天下妙矣。太宗皇帝虚心求士，中進士第者一榜盡與通判。盛哉，非科第之爲，欲得天下英傑也！百有餘年間，永倅得濂溪周先生焉，可謂儒學冠倫魁者矣。先生之道，日用飲食；先生之容，景星霽月；先生之行，山高水清；先生之文，金相玉質。先生之誨人也，天地父師；先生之不可奪志也，川雲時雨。爲幕府，爲刺史、部刺史於它邦也，德尊言立，聞者興之。獨其倅於永也，近父母之邦，得瀟湘之會，餘風逸韻，千載可想。究觀遺文，誨飭子弟，賓接縉紳，諄諄於學者益進

矣。趙清獻公嘗曰：「吾今乃知有天下周茂叔也！」蜀道詩寄零陵，敬先生之吏隱。然則先生之學本原何如哉？本之《易》，本之《中庸》，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所傳，顏子、曾子、子思、孟軻之所受，蓋識其精微者。圖以明之，書以達趙清獻。公始嘗疑之，後乃大服，曰：「天下士也！」呂正獻公深知其賢，薦可諸朝。東坡蘇公不□□公，而賦濂溪，則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此名未易得也。太史黃公又以光風霽月比之。想其悠然塵外，表裏融明，能使當代人物斂衽起敬如此，是可尚也。通守零陵之日，爲《拙賦》以見志。紹興間，贛川曾君迪爲倅，爰創一堂，以「拙」名之。嘉定八年，郡丞吳興臧君辛伯始繪其像，祠于廳事西偏。濟南呂君昭亮，丞相忠穆公之孫也，乘繼其後，思表先賢，以厲薄俗，乃闢地於拙堂之右，聿新棟宇，有嚴像設，實九年閏七月旬有一日。此俗吏之所未暇及者，而汲汲爲之，有加於舊，可謂達於風教之原矣。後之居是官者，毋忘茲意，稍敝則葺之，使先生之道德永爲邦人矜式，不亦善乎！此亦呂之志也，遂爲之書。洪武《永州府志》卷五，洪武十六年刻本。

虚心堂記

永陽壯邑也，其溪清遠而湍駛，山峻拔而深鉅，其井里蓊薈，其民物繁夥，簪纓星羅，絃誦風行，髻鬣有文，農工知義，蓋古謂易治難服者。顏侯叔介治其邑之明年，今丞相岐國公達其政於天

子，天子嘉而將顯庸之。岳同僚舊好，歸自東都，賀焉。入其境，錢鎛勤于畝，輦輓勤於家，肆無苛役，關無暴征，四民熙熙，道舞以歌。入其門，里居之良弗干以私，庭造之訟弗謁於吏，優優閑閑，若宓單父。自其治事之東偏，有新其堂，匾曰「虚心」。岳拱而問曰：「斯堂也，是所謂政之方邪？」顏侯莞爾而笑曰：「今夫吏東方煌煌，振衣而出，噓榮吸枯，緇化染俗，出長入治者皆然，邑爲甚。今夫身偏於視斯惑，偏於聽斯昵，偏於嗜斯疾，物化知誘者皆然，心爲甚。中扃虛明，邑不爲大，心不爲小，山蹊茅塞則有膠柱紛絲者矣。雖然，予烏能虛吾心以施吾政也哉！嘗試以堂言之，昔堂之未闢也，地脉壅塞，濩落無用。余於暇日，命工芟夷，爲楹三間，廡宇旁觀，周旋宴處，有位有堂。藏書於房，虛以生白，列竹於階，虛以體道。因悟夫悅卑渫爲高清，憚喧譟爲窈靜，在物有之，人亦宜然。故矩於治，又銘於堂，引而伸，觸而長。子其有言於斯乎！」岳既辭不獲，乃從而爲之言曰：堂以「虚心」名者，直者不狹以爲曲，強者不撓以爲弱，明者不蔽以爲幽，善者不誣以爲惡，靜者不擾以爲紛，慘者不蔽以爲樂。富無剝，貧無穫，過斯改，謀斯度，物未能容，事至不矍。夫如是，則此堂居之而不作。其有怒室色市，瘠魯肥杞，學弈思鴻，志魚取熊，福衝已短，膏血民產，前聾後愚，左詭右趨，內揆於我，天君何如！夫如是，則此堂忤然而難居。居之不作，人將詠而思之也；忤而難居，人將忌而尤之也。故曰一堂之上，一心之間，有虛寔焉，有休戚焉，不可不察也。顏侯得斯說也，既矩乎治，又銘夫堂。堂中之政，邑人歌之，丞相達之，天子嘉之，余雖有喙三尺安所容！《傳》不云乎，「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古之聰明睿智者，皆由中心虛而五官以治蹟，而人民事物，

邇之男邦，遠之侯社，上而熙天工以酌元氣者，未有不由於斯而底績。然則顏侯之能虛其心者，非邑人之私言也，將爲天下之公言也，邑當舉天下之公言，以爲顏侯賀。吳航林岳記。《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〇四三。又見洪武《永州府志》卷五。

重修撫州州學講堂記

嘉定十年七月

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人有仁義禮知信之德，而學則學乎此也。不脩則不立，不講則不明。既脩之，又講之，博參乎載籍之言，而習察乎日用常行之理，則德性充，己偏克，聞義而能徙，不善而能改。苟爲講之未至而無以致其知，知之未至而不能力於行，有是四端於我，烏能擴而充之哉！昔者於《書》而見虞朝君臣之講學，於《論語》而見孔門師友之講學。舜、禹、益、皋陶之相與言也，曰都曰俞，然之之辭也。孔子之教門人，有問必答，其不能再問者，若孟孫之於孝，而以告夫樊遲。門人之受教於其師者，必質於其友，則夫悟者若樊遲之於仁知，而必待夫子夏，皆講之之義也。聖賢不爲苟同，抑亦貴於憤悱啓發爾。《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達于上下一也。撫爲江西望郡，名人輩出，仕學俱優。費侯埏由大理正來守，車旂之臨，載色載笑。顧佩衿之盈門，而講堂之卑且狹，撤而新之，虛明深廣，容衆倍昔。於東闢文昌軒，境涵清曠，有窗有戶，視學之朝，齋祠之夕，於以燕處，而縉紳考道問德者時至焉。侯嘗語岳：

「學之大成殿，今祭酒袁公燮之爲部使者新之，堂則有俟。前守江侯公亮、陳侯廣壽俱以爲念，余志於銳。丙子春至夏鳩功，秋而成，亦掾曹陳灝之董之相之也。」予嘗守於是，其爲學者言之。岳聞古郡守臨民之暇，嘉與士講者史不絕書，若今始至暨朔，率諸生聽校官之講，亦脩教之常也。然四方郡學堂之舊者孰不志於新，新其堂者未必如侯之銳也，侯之爲豈不壯矣哉！非篤志厲學，其能若斯乎！乃若自舜以來，逮於孔子之世，君臣師友講學之功，去聖千載，源流祖述猶一日也。夫今士之所講，《易》《書》《詩》《禮》《春秋》之文也。《易》《書》《詩》《禮》《春秋》之文，仁義禮知信之德也。士而進德，必由乎學，脩其身，講之心，而師若友不倦訓告切磋，由是之焉，其不負吾侯所以上承天子育士之意矣。嘉定丁丑七月朔日記。同治《臨川縣志》卷二四。

敕賜忠惠廟記

嘉定十年八月

嘉定二年秋九月，福建漕臣李浹以帥臣黃度所上福州東臺山神保捍一方民事迹轉聞於朝，大略言：東臺山在長樂郡治之西，山之神嘘雲雨，滋草木，鬱鬱翹翹，爲山之蔽。舊有祠廟，民咸敬事。傳聞五代閩所立，垂三百年，其生靈嚮現，光怪卓卓。著耀者若建寇危急，爲患猖獗，西門方警，賊駭神兵東臺旗幟也，已而土蜂坌集鉅萬，賊以去。又若大溪山盜寇之竊發，州兵出禦，陰有神助，賊睹旗幟又東臺也，已而連戰皆捷，賊以平。又若歲旱禱雨，滯陰扣晴，隨民之欲，莫不如志，可謂能

保捍一方矣。然而廟未有額，舊雖號安裕侯，不載會典，非所以顯神功而昭上澤，推天子實寵褒之思，其勸哉！事下禮官議，請額曰忠惠。俞旨□頒傳，勅賜宜刻石，鄉之父老來請文。岳謂神之有功于民，猶吏之有功于民也，國之賜于神者有等級，亦猶賜於吏者之有等級也，功愈大則賜愈崇。東臺之神既煥恩賜，□祇不□，使民永有歸依，其於爵秩豈不階而升哉！上方懷柔百神，吏思稱職，亦思不泯神之功，神其念茲！乃書其本末而繫以送迎之詞，其詞曰：

鬱□蒼蒼，翹乎昂昂。逢兵不入，逢旱不荒。孔忠且惠，爵兕可量！潔牲□兮馨黍醴，坎擊鼓兮神之儀。手爐薰兮息□旗，想故基兮神之歸。

嘉定十年秋八月，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林岳撰并書。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一〇。又見《西

湖志》卷一七。

湘山寺鐘樓記

嘉定十四年五月

鐘古樂也，今祀事用焉，而寺觀以警朝昏。佛宮有大小，鐘亦稱是。時異方殊，製不必同，而撞鐘以警衆，其所由來舊矣。杜少陵詩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信哉斯言乎！湘山寺無量壽古佛道場有洪鐘鉅樓，榜曰「鯨音」，前通守張孝忠書之。問其本末，則清湘寶氏一力成之。粵若淳熙辛丑，於羅漢閣創毘盧像，又紹熙辛亥，於殿東偏屹創斯樓。暨於壬子冬，去小鐘，治洪鐘，會士

女以落之。度錢四千餘緡，寺僧之經營，邦人之相助，亦各有力，而寶氏之施十七八。噫！是欲贊大雄之教，以發朝殷暮者。寶氏諱文傑，字邦俊，一鄉之善士也。年八十垂歿，屬於子孫樂善。其子元來京師，談舊事，與予昔游山中日所問概同。書詔來者，俾有覺。嘉定辛巳夏五月甲午，朝散郎、守太府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林岳記。承直郎、新差充慶元府府學教授韓補書。承直郎、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諸葛十朋篆蓋。《湘山事狀全集》卷九。（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四三

張侃一

張侃（又寫作「侃」），字直夫，號拙軒，揚州（今江蘇揚州）人，渡江居湖州。巖子。嘉定中監常州奔牛鎮酒稅。寶慶二年知句容縣，遷上虞丞。見本集及《句容王瑞圖并題記》（《金石萃編》卷一五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四。

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張侃著有《拙軒稿》四卷，久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爲《拙軒集》六卷。今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拙軒集》爲底本。該本有文二卷，今輯得佚文三篇，仍釐爲二卷。

借軒賦

彼美人之容止兮，詹姿儀之端潤。却萬邪而不御兮，秉心本而爲準。囿宇宙爲一府兮，揮是非於一刃。聲名如浮雲兮，提養生之四印。蓋嘗商榷奇譎，特其遊戲。不根蒂於歲時，而墮賤隸之計。乃餐明月，揖清風。踐羊豕之隧，而入幽人之宮。爰觸感諭，在亡有中。笑芸芸之各役，杳不知其所

終。藏須彌於一粒，絢瑞彩於青穹。引之則俯，用之則仰。譬呼吸於寸景，易有同於反掌。繹折楊於《皇華》，猶及見乎古唱。吾不知一身之適，而強名曰借。豈非俟萬物陶冶耶？腐臭爲神奇耶？靈府清冷耶？笑傲塵表而不視耶？計楮中之分彖耶？蛾綠粉白之麗耶？不然，其借也，非南非北，非東非西，胡然而安，亦胡然而歸耶？吾曾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莫不有機械，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機心所存，而咎膠舟於坳堂之水不深。是借又委之無可奈何。子陵之釣，志和之蓑，甫里之耕，商山之歌。當其未得，孰不哂夫退縮；及其欣於所遇，而視之已多。吁，青黃豈木之病，圭璋豈玉之福。蝸豈在鬪，鳧豈在續，惟人心因是而揉局之耳。若乃日月左右，天之明兮；河瀆小大，地之經兮。花木妖麗，春之榮兮；雪霜嚴肅，冬之刑兮。至於腐草化螢，光何燭兮；污水爲蚋，飛何速兮。蜂吮蜾蠃，本何親兮；雀投而蛤，果何分兮。橐籥紛冗，互變易兮。肖形班象，終不一兮。孰測其狀，孰標其名。氣類秀育，區別以生。既不諳其所來，又託之於秋聲。嗟夫！架木爲楹，疏土爲池。醴泉千斛，摘茶一旗。入則繩樞，出則扶藜。竹有晚節，梅有清姿。水能容量，山能呈儀。自得膜外之樂，不染世間之絲。佩玉鎗鎗，印綬纍纍，孰若一飽以佚代危？刑賞之用，鞭朴之施，孰若袖手以隨四時？然則吾之借，非朝得而暮失，初順而後抑者也。借文以傳其意，借詩以騁其神。既沃潤乎肺腑，而不勞乎斧斤。與鳴則鳴，與寂則寂。縱其百來，付之一息。方將如禦寇之行風，莊生之夢蝶。一牋天公，百拜僭躐。試抒借之義，而爲予作一奇特事。《拙軒集》卷五。

石首魚賦

江南有魚，冠冕鯉魴。豐上銳下，金玉其相。魚之初來，隨波低昂。導自東海，游乎長江。什什伍伍，前不可當。或抑其勢，摧躪敗檣。小立待定，拾塊盈箱。凡物之生，其生不窮。因是而見，天地全功。且夫魚水類也，秋化爲雀，冬化爲鳧，又不止於一生二。或云魚首有石，厥狀碁子。爲鳧之首，石亦相似。既不同胞，又不同體，雀入水而成蛤，蜂祝蟲而類己。信物理之循環，吾有感而賦此。《拙軒集》卷五。

春風賦

余尚友古哲兮，何者爲是，何者爲非？非不可以反兮，譬一己以莫追。刈精神而役四體兮，如橘中之蠹。寧澹泊山林之表兮，聲華掩匿而未露。天地同爐兮，日月同車。河瀆同源兮，性命同根。伊萬象班形兮，又同是昕昏。春榮而秋颯兮，吾又聽化工之所即。豈群囂之踴涼兮，吾獨示之以默。造化無私兮，粲者千百。物之不齊兮，賦有厚薄。雲噓而成氣兮，雨結而成雹。融神於不可測度兮，窅然無鄰。歲會而月孟陬兮，萌者折而勾者伸。靜觀品類兮，自形自色。墮我其間兮，欣然自得。彼風

馬牛不相及兮，制命有職。揖飛鶴以來前兮，將游仙而自適。豈曰予而未歷！《拙軒集》卷五。

石竹花賦

伊夏之始，繁陰在圃。風清日澹，支筇緩步。有花瑣細，山陀依附。愛翫再四，精神姍姍。不逐群芳，低昂取妒。如高人逸士，所守有素。不然名章俊論，摹擬窮狀，而此獨不預。蓋嘗觀涪翁《水仙》之辭、廣平《梅花》之賦，竟垂千載之名，其肯與草枿而同腐？薔薇荆棘而滿林，巴且擁腫而礙路。彼自生而自悴，又無從而告訴。天地之間，物各有主。其果無知，隨世而住。豈所賦之不齊，反在人之取予？又嘗即是而觀。陶朱汎舟，嚴光持釣。傲睨一世，潛易其號。名不虛得，亦各有兆。苟有遇焉，庶極其妙。吾當探機緘，而叩此花之速肖。彼天隨生，默寓譏誚，比方居下，不足以詔。噫，花之遇有時，而吾因是而反照。《拙軒集》卷五。

夏喜雨賦

張子病暑，無以滌炎酷，倣六一翁賦之。今得一雨，嫩涼入骨，向者日之虐，今爲雨之賜。其賦曰：

張子丙午之晝，有雨徐來，清我神舍。其聲大而豪，其勢上而下。以爲絲又無機，以爲箭又無靶。初焉而袞袞，少焉而洒洒。既空階之亂滴，復斜漏而猛瀉。恍而驚曰：是何異歟？召巫咸卦之，遇《坎》三三之《解》三三，曰：彌天必降，彼其滅者歟。危虛直日，彼其會者歟。寶珠雜色，彼其具者歟。今日之瑞，不疾不徐。紛紛乎屋山之捲茅蓋，瀝瀝乎嶺腹之搖松株。使饒爽塏，不亦快乎。是能納傭僂於清涼之區，脫傭僂於炎酷之墟。能釋其倦局之軀，放蕩於不譴譎拘拘乎。言未既，有東南而至者，飄飄若迴雪之入太虛，來於綺疏。俛而謁之，封其姓，姨其字也。張子解帶而揖之曰：其爽籟之裔耶？抑獵蕙之系耶？楚臺揚腐之餘繳，谿谷土囊之奇異耶？小之蕭蕭拂拂之態，大之切切激激之類。尚與汝忘情乎胸襟之外耶？於是延以佳賓，酌以醴醇。微天際之故人，誰能滌我之世塵。賓復飲我，形骸爾汝。忽乎月皎星稀之不知，又焉知黑蜺之墜戶，商羊之起舞！《拙軒集》卷五。

歸賦

此邦不可以游兮，吾將安歸？道卷藏兮，曰時之宜。樂天知命，吾何憂也。飲水曲肱，又何尤也。彼其之子，好是謀也。三月無君，不如丘也。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隱几而卧，是有俟也。王庶幾改之，言之輔也。遲遲其行，非濡滯也。三宿出晝，豈舍之去也。君不吾留，浩然有歸志也。歸乎歸乎，踽踽涼涼，巧言令色也。懷寶迷邦，國之賊也。我心傷悲兮，日月于邁兮。覬王之改兮，

萬民永賴兮。一變而魯，再變而道。嗟乎不仁，蒼蒼穹昊。《拙軒集》卷五。

上齊倉使論白馬湖土劄子〔二〕

某竊詳白馬湖係上虞、餘姚兩縣溉田植利。湖之南邊，別有一湖，名曰夏蓋。淳熙中，創置北岸斗門二所，尚存。支流蓋白馬，地勢稍高；夏蓋地勢就下，支流相接，步畝最多。夏蓋又管三十六所水溝，正隸兩縣，民田非夏蓋之水不足以沾濡，夏蓋非白馬之水不足以旁及。是以兩縣人戶，水利所爭，必并白馬而言之。漁蒲湖，即白馬異名也。上虞陂湖，昔之爲田者一十四所，管米四千餘斛，夏蓋乃居其半。今若再許人戶承佃，則是抱納之家不被水利，重圍之田未免起催。縱不起催，計田若干，遞年椿管，脩築海塘坍塌損去處，顧亦可行。既是修塘久例可照，若從此請，租入反添，無補事功，徒爲民害。止因頑民冒法，相其浮土，插以柳枝，少俟沃茂，映帶左右，因而成田。更相倣倣，利歸於己，稅不輸官。交論互陳，至今未已。向使湖可成田，不當既成而復廢；儲米修塘，不當既廢而方舉。朝省畫降，使臺榜示，憲司公據，皆所以立國家根本之道，爲民間經久之計也。貳卿陳公謂府帥夕郎傅公曰：「曩歲越境大旱，嵎縣、諸暨赤地數百里，獨上虞大熟，餘姚次之，又以其餘及旁邑。」觀此則白馬、夏蓋兩湖瀦水驗矣。前人創置斗門，規模甚遠，斗門兩邊，岸石尚固。精加脩治，閘板啓閉，水勢瀾漫，日漸月漬，自難耕墾。或遇旱沴，只依古規，兩縣人戶先後灌漑。其閘門局

鎖，乞照本縣西溪湖例，仍嚴立罪賞，俾頑民知所畏避，不敢再犯。庶幾湖不成田，人無爭勢，兩縣蒙惠，豈淺淺哉！某負丞數月，推究弊端，輒陳一得之愚，仰玷高明之聽。倘辱采擇，見之施行，不勝幸甚。伏候台旨。先是，餘姚縣人戶狀乞上件湖土充海隄倉。《拙軒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六一。

〔二〕使：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上譙大卿令憲書

某竊聞之：古之學者，必求鄉先生以礪其質，而就加良友焉。嗚呼，此道之不傳久矣。獨韓退之以身任其事，遂作《師說》，且引「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柳子厚一見其說，詆詈謾罵，直曰：「韓子好爲人師。」是雖揉於時尚，徇於流末，涼涼踽踽之輩，行行子子之人，百伍爲羣，同工異曲，翕翕成風，故退之之言不得伸，而子厚未免逐臭矣。雖歲晚，只此數十篇以發洩平日憤憤之氣，卒於無所成就，故師不可不審，而學不可不謹也。然則子厚縱華其文，高其標，痛自刮磨洗刷之，終不可以救藥。子厚固不足數，而師友淵源之論，持守根株，視爲暖姝。如劉長卿所謂文章與時高下，僅有口耳之習，而不知左右之自得，例以爲常譚，不肯爲吾儒事業一伸其眉者。則相與挽回於唐虞三代之上，都俞唯諾，作成雅頌，以和其陰陽，而潛回其氣，光其日月而大明於天，猶

賴退之述《元和聖德》詩，鼓吹六經，《越裳》之操，《南山》之什，雖烏有、亡是再執筆以備指呼，蓋有不得而吐其喙。如子厚《貞符》之論，《饒歌》之曲，艱深漫漶，抒虛無不根之文以惑主聽，申不敢動怨懟之語以覲天回，豈非師不審而學不勤歟？其與退之《師說》所以規矩後人，而俾之必循其道，上可以事君，下可以律身，而謂「位卑則近羞，官盛則近諛」，「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而「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互見於文字言語之間者，皆所以持擇而爲士君子之歸者有間矣。某賦予甚嗇，而造物之所畀者又甚吝。每竊謂退之、子厚出處，與夫古者必求其師，端則正，否則邪，如斯之從。況耳之友餘，一旦濡濕相沫，爲生育計，及志營道行，不惟不如師友素定之見，猶且睚眦睚眦，矛盾之相掬相攻，肩袂之相攘相奮，而若是然也。嗚呼，此某之所以三嘆世道之不古，師友之不正，而有以成後日之弊。嘗以是說質諸當世君子，往往許之。某不敢必其說，復有俟於英明卓犖之人耳。某甲戌夏，始獲一拜道德之光，漱芳潤而醒枯株，挹薰沐而溫寒谷，不間晚後，且俾以鑿度龍圖，師春三書，使知天地捭闔之機，筮卜協從之本。雖未能敬承下風，北面師之，覲其所得，與昔何啻徑庭。方欲繼請，而閣下司刑江東一道，正民生不聊賴時，含哺而飼之，辦藥而安之。推惻隱之仁而納諸春風和氣，千里安堵。聖天子思舊人而若理，不止江東一道，將見天下皆蒙其福。閣下退然以功名爲浮雲，以富貴如嗜炭，瑩然心腑，略不少動，又豈非學力天機到，而足以爲人師耶！今一丘一壑，足以逍遙物我，喜悅情性，闔尼父之菁華，尚友千載，以竟其事。某縱不能，亦猶坎井之蛙，蒿艾之鷄，自下而上，尚有望閣下出一手之力，而置之清泠之淵，庶幾他日得遵退之求

師之說，而無爲子厚附麗不端，則某之幸也多矣。某不自知僭，謹繕寫古律五十篇，雜文十五篇，分二冊，敬置冰几，敢乞熏仁，少賜眄睐。非敢自齒文士之列，萬一可以收拭，庶克翹肖耳。某嘗怪晁補之作《離騷新序》，謂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其後《離騷》止乎禮義，故太史談曰〔二〕：「《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晁又云：「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其後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某今所獻，雖不敢倣此，然作文大要，皆自流徂源。其龜蒙之《叢書》，日休之《文藪》，要亦得是意耳。進見之再，又畢是語，以幸閣下之裁擇。《拙軒集》卷五。

〔二〕太史談：此段引文出自《史記·屈原列傳》，當作「太史遷」。

代大兄謝樓監丞爲先君作行實書

某伏奉台翰，仰佩勤劬之意，何以克當？日者不自揆，輒以先公平昔行事，求名筆而顯揚之。退惟人子之道，盡制三年，復齒人列，此心猶不遑安於心者，無踰此耳。昔蘇內翰求之張文定，晁太史求之黃涪翁，以蘇之聲名、晁之文華，自爲家傳可也，然且求當世英偉人，謂不如是則名不彰，名不彰則傳不遠，傳不遠則殆非孝子慈孫之心也。必請於人，請不獲，必再請；再請不獲，必百請、千請。

而後已。今一請而得之，拜起莊誦，涕泣交集。載念先公訐謨兩社，出董戎師，始者惟主於和以靖家國，初非持兩可之言。或者不之察，極力毀詆。獨丞相錢公、侍郎徐公爲之辯白，已賴天子仁聖，灼見初心，不加之罪，使歸老田里，盡其餘生。而先公每以手加額，謂無以報天子。今其已矣，而言猶在也。向也錢公、徐公雪其事，今也寺丞狀其事，存歿被賜，則某所謂謝，又非止蘇、晁之於張、黃也。不宣。某頓首再拜。《拙軒集》卷五。

拙軒初藁自序

邗城張侃取所謂詩文名曰《初藁》，懼學力之未充，而願有進焉，非曰能也。它時閱是藁，惕然而愧，則知所以勉。否則，學止如斯而已，雖有愧，將何容焉？勉諸！《拙軒集》卷五。

拂石摘藁序

長樂陳公諱槐卿，字懷叔，父子世科。高祖潛德，隱居其鄉之西江，名動一時。懷叔少孤，游江浙以昌其學。越乃父居官之地，且與文清曾公孫有交籍深契，因登貳卿之門。待制陸公，文清之高弟，閣學陳公，都官之聞孫，一見如平生歡。觀此可以知其爲人矣。待制送公詩曰：「極知穩步煙霄

路，却要微知郡縣勞。」其待遇之厚如此。及誦公次待制詩曰：「浩歎但傷前輩少，此懷難與俗人論。」其受知之密如此。公博極群書，尚友千載，故著述甚夥。晚歲賦詩，有「誰能作文冢，反魂爲瘞埋」之句，蓋憫其微勞，而歸之於煨燼，亦自解也。族從震孫，過庭之暇，口占授辭，及得於殘編斷簡中，彙而成集，使其盡存，雖百卷可也。予慕公清名甚久。歿後二十年，震孫以家集序爲請，某不敢以淺陋辭。公曾任上臯酒官，晚以拂石老人自號，寔取戶侍李公詞中語，信知淵源端有自也。

《拙軒集》卷五。

寄庵囁嚅集序

某叔父盱江使君，始卜居德清，與建炎丞相忠靖孫宅相鄰，今工部郎朱公也。某聞公起居出處甚詳。後二十五年，拜公於鄉社，儀止溫乎其有容，議論粹然其有德，退而竊伏其聲光。又八年，公始謝世，里巷之人相與悽惋，且曰公老成人也，今不復有矣。某無似，獲與公第二子嚴陵推官彧游，因得公家集，則知文獻相傳，其源遠矣。淳熙中，叔父官儀真，公送以詩：「千金常恨鄰難買，一笑那知蓋已傾。」及歿，又哭以詩：「墻東涼月頻留夜，渡口垂楊幾惜春。」公於人厚矣。某學術鄙陋，不足以發揚公之盛德鉅業。蓋嘗展公之詩，目視口誦，如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戰悼悸慄，莫能得其髣髴，然後知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世人得公詩者，優而柔之，

使自得之，讀至《題忠靖祠堂》數篇，則公家世輝赫，忠肝義膽，誠中興第一人物。公諱皆，字子同，其曰《寄庵嘯嘯集》者，親自標識，殆絕筆也。年月日，里姝具位邗城張某謹序。《拙軒集》卷五。

潘聖功詩集序

嘉定十二年十月

龍臺潘蒙正聖功詩四十首。聖功予之友也，其酬倡送別之詩在焉。予懼其名之泯，錄而傳之，所以重交情也。若夫句律深穩，語言雄妙，則在人之取予，予不得而私也。聖功，龍臺先生猶子，生於乾道己丑，歿於嘉定己卯。歿後五十二日，始爲序，時十月晦。友生邗城張某誌。《拙軒集》卷五。

跋睡賦

朱公戲成《睡賦》，用潁水白戰故事。雖然，黑甜之餘，一枕清風，當不減羲皇上人，其視吳子華賦悶，又高一著耳。《拙軒集》卷五。

跋韶石圖

曲江石備八音六律，陳君曄繪成圖，且作《短歌行》貽好事者。按圖經云，舜嘗到是邦，奏《韶》樂於石，後人因以名石，復以名州。夫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至齊聞樂，三月不知肉味。宜乎在千百世而下，聞者猶爲之興起也。《拙軒集》卷五。

跋李伯時馬

新定趙養源家《天馬圖》，族人德元家《抱月烏圖》，龍眠居士墨戲也。予近以萬錢得橫軸，兩家所有，悉囿於此。雖然，讀坡、谷長篇短韻，則龍眠滿天下之名，不在此畫之傳與不傳也。《拙軒集》卷五。

跋陳後山再任校官謝啓

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前輩直曰世間一種苛禮，過爲謹細。陳無己任徐州校官日，出境送東坡

知杭州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好事者造謗，無己處之如平時，略無訕色，而聲名行乎天下，此豈視得失而爲變動耶？至其再任，又曰：「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又曰：「使一有於先顛，爲兩塗之後悔。」此尤見無己之終不渝其守也。噫，今豈有是事耶？舊見人說東坡好收拾士類，而士類樂爲之用。集云「代人作」，豈知無己者耶！《拙軒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五。

跋張景治鎔齊齋記藁

宣城張景治，開禧初元假館予家，袖五七字相訪，藏巾笥一紀半矣。景治墓槨已拱，而詩名就晦。溫公有言：「世俗不能識真，貴於難得而賤於飽聞。不若藏於家，有同志者就而寫之，雖欲勿傳，安得勿傳？」予當訪其子孫，授以元本，使呈其父之同志，名雖晦於一時，而傳之遠也宜矣。因書於後。《拙軒集》卷五。

跋王坦道江淮錄

嘉定十一年四月

予家邗城，淮邦素所稔聞。謁來清谿，有畫生携胡二卿《江行萬里圖》求跋。見其江山歷歷，景

態萬狀，已起余笈簪興。今日朱之茂以王坦道《江淮錄》見示，披閱數四，深愧前盟之未踐也。然吾家西塞，近在一雞飛，他日一蓑一笠，往來於煙波間，亦未晚，此又大似逋者之寬限也。戊寅四月四日。《拙軒集》卷五。

跋小事錄

《禮·內史》曰：「小事簡牘而已。」茲編珩璜也，因以小事名焉。雖然，終日靜坐，取古人已行之事，議其可否，而榮辱得失繫焉，出處語默存焉。即其已行而驗之於今，其可依據，十得五六，誠有補於世教也深矣。《拙軒集》卷五。

跋黃魯直蜀中詩詞〔二〕

〔二〕此篇又見周必大《周文忠公集·省齋文稿》卷一七，此處誤收。今刪文存目。

跋揀詞

予監金臺之次年，榷酒之暇，取向所錄前人詞別寫一通，及數年來議論之涉於詞者附焉。《傳》不云乎：「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若夫泥紙上之空言，極舞裙之逸樂，非惟違道，適以伐性，予則不敢。後用鎮印，紹聖四年五月少府監鑄時未有牘，故兼河堰云。九月九日，邗城張某誌。

陸務觀《自製近體樂府叙》云：「倚聲起於唐之季世。」後見周文忠《題譚該樂府》云：「世謂樂府起於漢、魏，蓋由惠帝有樂府令，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也。」唐元稹則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齊牧犢《雉朝飛》、衛女《思歸引》爲樂府之始。以予攷之，「乃賡載歌」、「薰兮」、「解慍」，在虞舜時此體固已萌芽，豈止三代遺韻而已，二公之言盡矣。然樂府之壞始於《玉臺》雜體，而《後庭花》等曲流入淫侈，極而變爲倚聲，則李太白、溫飛卿、白樂天所作《清平樂》、《菩薩蠻》、《長相思》。我朝之士晁補之取《漁家傲》、《御街行》、《豆葉黃》作五七字句，東萊呂伯恭編入《文鑑》，爲後人矜式。又見學舍老儒云，《詩》三百五篇可諧律呂。李唐送舉人歌《鹿鳴》，則近體可除也。

又，《高山》、《流水》，鍾子期所作；《箜篌引》，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今《流水》有《公無渡河》聲。《公無渡河》，因渡河溺水，援箜篌而歌之，士友郭沔相與笑後人穿鑿云。

又，崇寧中，大樂闕徵調，議者請補之。丁仙現曰：「音久亡，非樂工所能爲，不可以妄意增。」蔡魯公使次樂工爲之，末音寄殺他調，召衆工按試尚書省庭。仙現曰：「曲甚好，只是落韻。」郭沔云：「詞中仄字，上、去二聲可用平聲，惟入聲不可用。上三聲用之，則不協律。近體如《好事近》、《醉落魄》，只許押入聲韻。」

又，前輩論王羲之作《脩楔叙》，不合用絲竹管絃。黃太史謂秦少游《踏莎行》，末句「杜鵑聲裏斜陽暮」不合用「斜陽」，又用「暮」。此固點檢曲盡。孟氏亦有「雞豚狗彘」之語，既云「豚」，又云「彘」，未免一物兩用。

又，桂有兩種。陳去非參政《清平樂》詞云：「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蓋楚人知有椒桂耳。

又，蘇文忠《赤壁賦》不盡語，裁成「大江東去」詞。過處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赤壁有五處：嘉魚、漢川、漢陽、江夏、黃州。周瑜以火敗操在烏林，《後漢書》、《水經》載已詳悉。陸三山《入蜀記》載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又黃人謂赤壁曰赤鼻，後人取詞中「酹江月」三字名之。葉石林「睡起流鶯語」詞，平日得意作也，名振一時，雖游女亦知愛重。帥穎日，其侶乞詞，石林書此詞贈之，後人亦取「金縷」二字名詞。雖然，豪逸而迫近人情，纖麗而搖動閨思，二公之名俱不朽，識者盍深攷焉。

又，古樂府有《三息》詩，杜工部用於詩，辛待制用於詞，各臻其妙。待制名棄疾。

又，辛待制《水調》首句用鮑明遠「四坐且勿語」，今世詞是有腔古樂府。

又，凡作文，須是有綱目。如「君不見」三字，蘇文忠公《滿江紅》、辛待制《摸魚兒》用之，臧辛伯《賀吳荆南啓》亦用之。

又，秦淮海《臨江仙》，全用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作煞句。

又，辛待制《霜天曉角》詞云：「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游吾老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用顏魯公《寒食帖》「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又，晁次膺裁林君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作《水龍吟》中段三句云：「疏影橫斜，暗香浮動，月明清淺。」

又，秦淮海詞，古今絕唱。如《八六子》前數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淒淒剗盡還生。」讀之愈有味。又李漢老《洞仙歌》云：「一團嬌軟，是將春揉做，撩亂隨風到何處。」此有腔調散語，非工於詞者不能到。毛友達可詩「草色如愁袞袞來」，用秦語。

又，韋壽隆有能詩聲。族子能謙調四安稅，因部使者市炭，不順其意，至索印紙。即書詞於印紙云：「風清日晚溪橋路，綠暗搖殘雨。閒亭小立望溪山，畫出明湖深秀，水雲間。漫郎疏懶非真吏，欲去無深計。功名英隽滿凌烟。省事應須速上，五湖船。」雖列薦於朝，僅分司數月耳。

又，沈端節，字約之。元夕《探春令》詞云：「舊家元夜，追隨風月，連宵歡宴。被那懣，引得

滴流地〔二〕，一似蛾兒轉。而今老大心情懶。燈幾曾忺看。算靜中，惟有窗間梅影，合是幽人伴。」日至《感皇恩》詞：「和氣靄微霄，黃雲飄轉。東閣觀梅負詩眼。滿斟綠酒，唱箇曲兒親勸。願從今日去，長相見。寶幄歡濃，玉爐香軟。彼此宜冬鎮長健。繡床兒畔，漸漸日遲風暖。告他事事底，饒一線。」用俗語而婉麗。周文忠公乾道丁亥游山經從蕪湖，時約之爲宰，以詩編謁文忠。文忠謝以詩：「令君到處即文場，未怕簿書期會忙。神術有時朝賜履，賡歌無路贊垂裳。彭州篇什元飛動，工部交游更老蒼。自古詩人貴磨琢，試看《淇澳》詠文章。」文忠期待可謂厚矣。

又，徐幹臣侍兒既去，作《轉調二郎神》，悉用平日侍兒所道底言語。史志道與幹臣善，一見此詞，蹤跡其所在而歸之。使魯直知此，與之同時，「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之句，無從而發也。

又《香奩集》，唐韓偓用此名所編詩，南唐馮延巳亦用此名所製詞，又名《陽春》。偓之詩淫靡類詞家語，前輩或取其句，或剪其字，雜於詞中。歐陽文忠嘗轉其語而用之，意尤新。

又，康伯可曲游春詞頭句云：「臉薄難藏淚，恨柳風，不與吹斷行色。」惜別之意已盡。辛幼安《摸魚兒》詞頭句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之意亦盡。二公才調絕人，不被腔律拘縛。至「但掩袖轉面啼紅，無言應得」，與「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其惜別、惜春之意愈無窮。頃見范元卿《杜詩說》載《上韋左丞》：「一詩假如大宅第，自廳而堂，自堂而房，悉依次序。纔無次序，便不成文章。」前二詞不止如范所云，而末後餘意愈出愈有，不可以

小伎而忽焉。韓子蒼《茶筴子》絕句：「籊籊干霄百尺高，晚年何事困鉛刀。看君眉宇真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此從竹之初生，及作筴子，以至點瀹，四句中包括得盡，此其所以高妙。

又，辛幼安《祝英臺》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又不解，和愁歸去。」王君玉《祝英臺》云：「可堪妬柳羞花，下牀都懶，便瘦也教春知道。」前一詞欲春帶愁去，後一詞欲春知道瘦，近世春晚詞少有比者。杜少陵《獨步尋花》第二首云：「稠花亂藥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實怕春」三字，可見春累次歸，使人愁，使人瘦，欲留連不得。坡翁云：「花應不上老人頭。」意思尤長。

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讀此詩，俱不曉。蘇文忠公云：「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攷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托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烟』，和也。」孫仲益爲錫山費茂和說蘇文忠公《水龍吟》曲盡詠笛之妙，其詞曰「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笛之地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綠肌勻繞」，笛之材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孤負，秋多少」，笛之怨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笛之人也；「綺窗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笛之聲也；「爲使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天曉」，笛之功也。予恐仲益用蘇

文忠讀《錦瑟》詩以釋《水龍吟》耳。劉貢父云：「錦瑟是令狐楚家青衣名。」許彥周云：「令狐楚侍兒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景也。」《拙軒集》卷五。

〔二〕流地：原作「流流地」，據《全宋詞》本刪一「流」字。

全宋文卷六九四四

張 侃 二

四皓論

士有立百世之上，所守者定，而所施不易。當世許之，後賢高之。噫，豈容輕議之哉！方劉、項爭功，狐媚狗趨，覬一銖功，天下滔滔。彼四公者茹芝服栢，笑傲商嶺，身外無物。其真有所見耶，抑止於權宜耶？漢得天下，季戀戀有兒女愛，雉劫良計，以四皓對。四皓出，漢祚安，又豈權宜而止耶？噫，豈容輕議之哉！所守者定，宜其所施之不易也。不然，漢其殆矣。四皓名其穹乎，復乎？

《拙軒集》卷六。

硯說

歲在壬申，山陰石身之以端石方斗研見贈。肌理細膩，圭角端好。歲在甲戌，雲間朱唐卿以歙石月眉硯見贈。舊坑中物，刷絲如髮，整而不雜。自吾生得研，雖盡此，猶可作傳傳後。失於壬申、己卯之歲。昔唐子西作《家藏研銘》，且謂「研鈍物也，靜物也，可以久」。今併其鈍者、靜者而失之。吁，天下事寧有既耶？回視吾學日就荒堙，雖無此研可也；而吾平日獨游清閒寂寞之濱，所謂生涯，研真耐久交。豈天怒吾蠹書之夥，而故爲是策耶？俱不可得而知也。余失小刷絲研五日，作文記之。又十八日，復見。嗟乎，心之所好，思而得之，失之不久，復歸吾室，是研豈終吾耐久交耶？雖然，吾從今日與研結誓：以吾之才不足上玉堂，以吾之用不足濟世務，研毋戀戀！研苟從吾於蕭疏竹下、冷淡梅邊，一杯竟醉，放筆成詩，以寄形天壤間，研從吾斯說乎？研曰：「諾。」時己卯二月二十五日。《拙軒集》卷六。

秀野記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蘇內相題司馬迂叟園詩也。迂叟窺仁義

之原，探禮樂之緒，照映一世，學者宗仰。今吾家小園，架屋三間，與迂叟園相類。《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庶幾儀則其萬一焉。《拙軒集》卷六。

乾元寺詩壁記

嘉定十七年三月

乾元寺在邑之前溪北岸。嘉祐中，受業僧妙圓刻大士像，奉事彌謹，遇雨暘禱輒有驗。又日與仙人游，即所居名曰似賢堂，雜端劉公述作三大字揭焉。中更兵燹，扁額不存，曾孫岑再書而刻之，額兩邊細書「初，此地齊茂林修行」。實紹興十祀夏六月壬子也，去雜端書額時甲子一周。予寓居邑西，聞寺有似賢堂，尋訪舊址，則已爲他僧寢室矣。每拊扁額，嘆繼者之難其人。嘉定癸未，予自常之金臺解組歸舍。寺僧師壽、了隱來曰：「明公前日所拊扁額，未足以見妙圓爲何等僧。今得詩碑四，陷於懺堂東廡壁間，願求數語記歲月。」予曰：「太守錢公、通守宋公、邑令王公雖未詳出處，誦其詩，則知贈妙圓也。雜端劉公直道清節，照映一世。有孫同鄒道鄉子姪肄習此堂，今廢不存，文人思士爲之扼腕。昔孫何未第，游徐州觀音院，其後陳無己記淨佛殿，且曰：『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非孫公曾游，無己未必有此語，予於是亦云。」師壽、了隱收拾舊碑，以幸好事者之觀。覽錢公詩題作「西院竹軒」，即似賢堂爾。堂後舊有竹。詩中又有所謂「頗聞靈泉象缺月」，當是游石壁山，因併及之。嘉定十七年三月五日。《拙軒集》卷六。

拙軒記

淮海張某以「拙」名讀書軒有年矣。每見前修多以「拙」自號，則又解曰：「吾非大巧若拙之謂也，吾非巧竊所恥之謂也，實杜少陵「用拙存吾道」之意，以見吾非有心於爲拙，特欲不失吾之本然者而已。使世之巧或可以移吾之拙，則道非我有矣。吾日懼焉，因書以自警。」《拙軒集》卷六。

娛老堂記

三山陳姓最著，有諱元禮者，隱德未耀，當時名勝低簪紱友焉。澤之，是爲族從孫，能力學，不墜家聲。踰弱冠之三歲，負笈游西浙，以昌厥學。涉八年，始預漕薦，於是思榮親之計。則曰：「始之出游也，蓋不得已。時大母春秋高，父母雖能盡子職，供婦道，震孫爲子爲孫，其可一日居於外？」歸舍未幾，歲在乙亥，天子有事於明堂，澤之大母年百歲，格當爲命婦。帥臣未鄉蔡公上其事，詔從之。鸞誥金軸，自天而下，鄉閭榮耀，以爲希闊之遇。澤之猶未滿，擇婦奉兩世之親，雖菽水之懽踰於鼎養，父母每諭之曰：「吾家素清貧，於子職婦道罔敢有闕。汝既有分寸功名，宜自力於學，萬一入手，庶爲父母之榮。」澤之濡滯其行，久而再遊於浙，今三年矣。忽謂某曰：「父母今七

十有五，即所居扁曰娛老，蓋欲齊大母之壽。其後帥臣如蔡公者舉已成之典，則寵光再至吾家。震孫亦不敢廢舊學，以幸造物者之興憐也。」某曰：「澤之可謂善爲人子孫，而父母可謂善爲人父母也。」澤之有子五歲，能誦詩百篇，朝夕嚶咿親側，如澤之侍大母時。世世相承以濟其美，其盛也歟！《拙軒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八三。

竹坡記

嘉定十六年十一月

內表李山甫以竹坡名其居，求余記之。余曰：「山甫居有竹乎？」曰：「無。」「鄰有竹乎？」曰：「無。」然則胡爲其居而名之以竹耶？昔蘇文忠有「不可居無竹」之句，而竹之名愈著。山甫每遇有竹處，視其色之清然，其中之空然，挺挺之節，雖炎曦虐雪，了無阿附。及籩筐宗廟，椽角屋宇，細而爲規矩者，皆合於理，其有功於世也大矣。山甫長余一歲，自今宜掃除舊染，洗滌心官，如竹之有收拾，以佚其主，是又余之所深望也。嘉定癸未十一月望，邗城張某記。《拙軒集》卷六。

九里廟記

予官金臺近一年，居民市楮鏹，詣九里廟膜拜，因問之。民曰：九里廟神二人。初，兄結屋百

間，弟濬井百口。屋、井甫就，互指其數，兄數井絜日，而缺其一。弟居在前，兄居在後，其所缺之井，今在前殿座下。又曰廟有「嗚呼吳延陵季子之廟墓」十字碑。又曰井散在九里間，舊名廢井，昔有人携妻謁神，妻墜粧飾於井，夫裸而入，出則兩股爛熟。井間有沸者，其靈異如此，某等歲一詣焉。予嘆曰：神怪茫渺，聖人罕言。《傳》稱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季札棄其室而耕，卒以命授弟餘祭。故當時嘉札之義，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今日數井不全其數，而位居於兄前，其說妄矣。昔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當時視其國如敝屣。」豈歿而祀於所封之地，以區區禍福驚動愚民？其說又妄矣。史稱孔子未嘗游江南，延陵十字碑，或云非孔子筆，今常、潤所祠之地俱植焉。世既遠，予亦不得而考。東坡云：所聞湯泉七，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獠之所飲。今廢井即湯泉也，既不能澡雪人之精神，而乃麋爛人之皮肉，恐非季子本心。韓退之《羅池碑》云：「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恐季札亦如此，則與當時棄其室而耕異矣。予詳其事，書以遺居民毋墮流俗淺見，當思季子辭遜之風，功德及邦者深，除其妄而正之云。《拙軒集》卷六。

唐隆宣大師開山記

嘉定十五年正月

通州浪山寺僧常滿同其徒常真、智裊游豫章，得巨木五千，導江至於京口，遇風濤，莫知其所。

後游圖山，山通流，木盡集。鐵和尚五百年相待，與老叟指迦葉寺之言符合，廼作道場於茲山。工未即而寂，後人因而成焉。余嘗入東霞寺，東殿即常滿真身所棲之地，號隆宣大師，今日滿菩薩者。土人保傅嬰孺，有求輒應，如僧迦圓應而名之。夫以元和之迎佛骨，會昌之廢佛寺，通二十六年，而毀譽相反若此，然其道不知果何如耶？常滿之開茲山，豈不欲通都大衢，顧乃於清閒寂寞之濱，謂不如是則非釋師之意也。寶曆在元和、會昌間，莫之前焉，莫之後焉。輪奐宮室，治田濬井，可謂善籌而爲悠久地也。廣了爲惠澤謁記，故詳其事，使歸而鑱諸石。嘉定十五年正月十五日記。《拙軒集》卷六。

四并亭記

唐柳子厚《茅亭記》，獻妍呈媚，攬景縈情，文之詭異爭麗，而予服之有年矣。他時粥地百弓，傍山水，錄其記爲障。此非有志事功而誼乎古，寓意物理而恢乎遠者，孰得之。某之志未遂，外舅朱叔嘏已先囿之矣。叔嘏屋後有隙地，舊屋三楹，楹前去土爲池，種青白蓮、蘘荷、菱芡，左右列嘉葩名卉，又植竹數十挺在牆陰，是足以朝游而夕嬉也，是足以心休而身逸也。叔嘏明《春秋》左氏學，嘗試於浙西、江東漕，以異恩隨鄉里秀彥上春官，務端慤而惡浮巧，不阿時好，顧祿仕名譽如太空浮雲之去來。君子嘉其有守，而師友又知名士，宜乎守之定也。於是取叔嘏之辭而記焉。其辭曰：「甲子之秋，泛秦淮，抵廣陵，訪竹西、平山舊迹，遂飛蓋爲州園游。登四并亭，送目天外，雲烟變滅，

風雨晦冥，名之宜矣。昔文人思士題寫殆遍，名之美者，衆所悅也，是爲顯者設。若獨善其身之士，安可齊其出處，而扳顯者之所有？然名之美，固人之所慕。窮與達，各有慕，慕在乎此，則美在乎此。今將架木爲亭，結茅而覆其上，署額則竊取其名。暇時上斯亭，寓意物理，消遣世慮，則祿仕名譽，不介介於心。逮物理歸於寓，徐思事功之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省吾平日所學者，略道其一二，名雖同而慕不同，窮達之有間也。或人云云，則告之曰：吾美非彼美，彼美人知之，吾美人不。知。親服聖賢之書，不同小人之歸，復以訓子孫，一也；子孫可教，使之從師游，二也；東郭二頃田，稍給伏臘，三也；亭雖小，可以遊覽，吾得而有之，四也。美若是，奚窮達之分，而後有所慕耶？」君子益嘉其有守，叔嘏不易其守。來年，天子有科詔矣。是雖惡浮巧，不阿所好，乃一主於端慤，冀北之馬群無良焉，必有求其良而充世用，姑少待。至亭之立，名之寓，又豈真虛言而已。識者推其行藏之合於道，而爲賦詩者，某未欲盡其語也。《拙軒集》卷六。

犇牛鎮廳壁記

嘉定十四年十月

右通直郎賜緋蔡君直、右迪功郎李君漳，以紹興壬子辛巳監鎮務。予莅職數月，見禪鄉院題梁龍祠碑石有二君姓氏，因命工鑱於石，以補壁記之逸。又見鎮父老言昔兼稅朝廷省併，是時財用裕而歲額定，視今名色多端，大有間矣。嘉定十四年十月望，邗城張某志。《拙軒集》卷六。

重修土地廟記

嘉定四年十二月

湖、秀之間有鎮焉，畫河爲界，西曰烏鎮，東曰青鎮。名雖分二，實同一聚落也。鎮各有土地神，號爲東、西廟。西則土壤廣袤，居民阜殷，廟當往來之衝，獻享旁午。東則土宇居民不及三之一，廟又僻在塔院東南隅，出入必徑，奉牲酒以告者往往患其溷浮屠而罕至。故其祠宇或興或廢，不若西廟之繕理有人，常久不替。非神之威靈偏有顯晦，蓋其所托之地勢然也。東廟之神曰索度明王，祀由來久，湮沒無傳，莫知其所始與其所因，而今廟之建，則靖康丙午秋七月也。歲久弗治，風雨摧剝，上漏旁穿，幾無蓋障，像設厘存，香火不繼，見者徒曠蹙歎息，而莫有任其責者。嘉定四年夏五月，里之善士乃相率請於權鎮忠翊郎張君經爲之勸導，丐諸檀施，得緡錢五十萬有奇，歷吉協靈，市材鳩工，凡梁楹榱棟之腐撓者，蓋瓦壁磚之圯缺者，撤而新之，塹而塗之。飾貌像，備器用，諸廢具修，威儀有赫。祈甿顧瞻，起敬起畏。作始於六月癸巳，訖役於十月辛丑。免解進士張玉、莫浚、張田實尸之，里人顏椿等實佐之。商較繕修，謹司出納，汰浮費而務實用，則莫君抗也。先是，諸君嘗有志乎茲事，屢禱於神不吉，至是穆卜。意者向以歲惡人貧，故弗許，今協而從，歲其有乎。方是時，種財入土，梅霖作沴，廩廩乎有汎濫之憂，而豐凶未兆也。乃今信然，則神其先知矣。廟既成，割牲酬酒以落之，合辭言曰：「茲廟迄今八十餘年，不修且壞。既庇庥於吾里，則當合里之財力以理

新之。自歲比不登，吾里之富家右室十空其九，哀其所施，不足以贍費。於是冒暑奔趨，乞諸其鄰，而厪成事，其艱也如是。後八十餘年，而益艱於今。則廟之興壞，未可知也。」偁曰：「不然。二廟之神雖各分地受職，其精爽交通，如水行地中，無往不在，報應響答非有彼疆此界之異，特人自異耳。使兩鎮之人毋二爾心，而曰吾事吾神而已，相與寅奉如一，庶幾二廟一有不葺，則併心協力，出財助役，經之營之，期百千年永弗壞，是所望於後之人焉。」因刻其語於碑陰，以爲《重修記》。皇宋嘉定辛未臘月吉辰，免解進士、平江府學正莫浚書，迪功郎、前監泰州如皋縣買納鹽場張愿題額，承信郎充皇太子宮醫官莫子昌刊石。《烏青文獻》卷九。又見光緒《桐鄉縣志》卷三。

移置紀瞻碑題記

寶慶二年

元豐癸亥，邑令山陽真公元弼取《紀穆侯碑》，陷東軒壁間，且識歲月。後百三十四年，寶慶丙戌，邗城張侃得之邑後圃榛棘中。拂塵而觀，題額尚存，因誦「古物可貴，護使勿毀」之語，益信前輩所謂風霜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虛莽，未嘗收拾，良可惜也。初，明帝引穆侯于廣室，論社稷之臣，屈指君便其一，班班史冊。觀此，則銘章頌美，又下一等。遂買石作趺，移置于易并堂左。《景定建康志》卷四三。

關句容縣放生池記

紹定元年四月

放生之地，凡郡邑皆有焉。紹定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度地於青元觀前，疏闢新池，築亭其上，而對南山氣象環抱，千態萬狀，莫能形容。鳶飛魚躍，各遂情性。闔邑之民罔不欣舞，於是知縣臣侃謹率縣丞臣佑卿、縣尉臣通、監酒稅臣洪，躬行放生之禮，上祝兩宮聖壽。時壽慶聖節前四日也。臣侃謹記。弘治《句容縣志》卷四。

硯銘

爰來天庭，爰旅玉堂。愧我才拙，孰文孰章。晝清日永，花木之房。或箋《爾雅》，或擬漆莊。不然寫六幅之圖，而堂上之生風霜。《拙軒集》卷六。

睡寒山拾得贊

人居火宅無不有，你亦投身携掃帚。一朝放下困騰騰，明月寒潭只依舊。《拙軒集》卷六。

僧熊畫布袋贊

弄盡精神真捏怪，橫拖拄杖街頭賣。忽然兩步走歸來，四大不收圖睡快。《拙軒集》卷六。

蘇李松石圖贊

東坡先生，錦繡心胸。戲作怪石，一時告功。當其落筆，雨霈風從。齊安赤壁，惠州鶴峰。十年飽覽，孰可撝鋒。溫潤枯淡，變態不同。一卷之石，作倚盤松。龍眠居士，孰羈其蹤。一瞬八表，如鶴在空。東坡頌美，佳名日穹。明窗展觀，松古石隆。天下之寶，豈間窮通。東坡之節，龍眠之隱。一異出處，如琴加軫。吁嗟二公，人中之龍。百餘歲後，仰止英風。我生後時，何以形容。紀述惟贊，愧非揚雄。《拙軒集》卷六。

辛巳自贊

徐永昇畫時，予弱冠而綴文。趙可大畫時，予三十而有立。錢誦畫時，予究道之出入。蓋嘗晦其

聲名，謝其等級。惡脂韋而取容，與傲世而長揖。客問直夫，處事太執。直夫俛而笑曰：「人各是其所習。」《拙軒集》卷六。

戊寅自贊

有伯夷之清，而無萬世之準。有孟郊之古，而無一代之名。能操守而冰潔，視富貴如雲輕。前乎直夫，是一臞叟。後乎直夫，是一書生。既不能潤乎詩書，又不能事乎縱橫。客有過者曰：「嘻，視彼拙貌，徒汙丹青！」《拙軒集》卷六。

蔡媼傳

嘉定十四年三月

蔡媼，湖休村人。事夫，毓二女。女及笄，嫁比鄰溫煖家。居亡何，良人死，媼日求於市，得十數錢以餬口。既老，就二女以養。歲往月來，頗厭之，問長女，不應，問次女，又不應。於是撫膺曰：「吾老矣，何以生爲！」廼粥巨燭，夜半，即所居茅屋爇以火，且膜拜曰：「即死，死則吾事竟矣。」隔岸人見火光竟天，蹤跡至媼室，燭存寸許，尚膜拜，因劫其所以然，媼對云云。明復如是，又燃中指，肉辭骨立，信宿與他指無異。媼曰：「吾將火其身。報謝天地，雖奄奄爲九泉下人，猶勝

居人間世。」鄰有竊知其言者，斂金益薪，擇日而火焉。女聞媼死，若塗人，而無戚戚之色。嗚呼，以貧而失其指，又失其身，豈得已耶？是必中心有大不堪而至是耶！昔韓退之聞刲股救母，欲聲朝而置諸罪，使聞媼所爲，將以何罪置之耶？嗚呼，此退之深得古人之用心也，使人人刲股以盡孝，則古者爲孝之道泯矣，況又不如刲股者耶？女不能以養媼，不可也；媼不能以固貧，有虧受諸父母之道，又不可也。然則罪其女乎？罪其媼乎？其必有以處之矣。時嘉定辛巳暮春，因書以爲戒。《拙軒集》卷六。

祭樓屯田文

惟公卓犖之行，縝密之文，父兄師友，曄乎著聞。不恃貴胄，出處任真。不矜己能，該綜尚勤。舉措近厚，撫摩以仁。江城牧守，蘭省侍君，陳二三策，心和氣平。每期今日，堯舜君民。宣猷重望，名傾縉紳。退惟先世，辱交最親。歲晚書汗，久而愈新。公能繼至，契誼尤臻。紀述官業，豈無他人。再拜敬請，謂有前因。公嚴史筆，雅哉典刑。青天白日，舉知清明。向者小鬱，今獲大伸。感入骨髓，詎敢浪云。舊冬入都，晉謁賓閣。莫瞻俊英，徒走踈踈。虞水萑邑，鄭鄉比鄰。公嘗涉筆，歷二十五春。人思德政，無非真情。深慚佐理，勉繼芳塵。公不我棄，警規必頻。望公自此，位登上卿。望公自此，壽開百齡。鄉稱前輩，朝推老成。室則甚邇，浩渺魚鱗。誰持訃問，遽至江津。輅車

莅止，奠觴躬陳。嗚呼永已，慨想平生。《拙軒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虞文善冠之文

年月日，邗城張某敢以香酒祭於省元千一丈之靈。嗚呼！平生師友，惟道可尊。如文善之誠慤，某敬心之所存。今其已矣，往奠一樽。《拙軒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四五

樓 澤

樓澤，自號唯心居士，法名正因。嘉定四年刻《無量壽佛讚注》。

無量壽佛讚注跋

嘉定四年

澤錄錄餘生，與世浮沉，烏知有所謂安養徑捷法門。曩嘗沿幹慈水，邂逅懸胥徐鑑者，精進此道，因得勸發。自此幡然有驚，謝去塵緣，寓于滄洲之等觀，憶念修習，朝夕不敢墮，寒暑不知變者，蓋有年矣。凡有禮念，必先嚴誦大智律師之讚語，續得拙庵度律師註解斯文，文義明白。深恐湮沒，敬募同志，用鏤諸板，誓與見聞，咸希極證。吁！唯心本性，固人人之所具，敢問諸人，十二時中，所謂心，所謂性，是何面目？嘉定辛未年夏月望，唯心居士樓澤法名正因謹跋。《無量壽佛讚注》卷末，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一套第一冊。（尹波校點）

趙伯鯉

趙伯鯉，嘉定中知宜興縣。

題善權洞石

嘉定四年

試邑半載，以視潞同晉陵仙尉西安劉君常德抵此。日已西晚，猶得歷覽三洞，徧讀名刻，詢田畝之高下，問民間之疾苦而後行。時嘉定四禩立春後二日也。《文章辨體彙選》卷六三三。又見《荆溪外紀》卷一九。（尹波校點）

程公說

程公說（一一七一——一二〇七），字伯剛，號克齋，眉州丹稜（今四川丹稜）人。年二十五登進士第，試廣都縣簿，官邛州教授。開禧三年三月卒，年僅三十七。公說精于《春秋》學，著有《春秋分記》九十卷（存）、《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有《語錄》二卷、《士訓》一卷、

詩文二十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見劉光祖《程伯剛墓誌銘》（《春秋分記》卷首）。

春秋分記序

開禧元年正月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春秋》，魯史也，仲尼加筆削，爲垂世之經。孟軻氏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嗚呼！孟子之言則《春秋》傳心之要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當本之周，曷爲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列國之事不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所可見者大綱存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沿事以求經不爲無取，然或謂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穀》二傳，解經多而叙事略，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徇文而違理，嘗竊病之，輒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附正其下，冠以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

也。自晉以下爲世本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爲年表、世譜、書。總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因其異而一之，此《分記》所爲作也，尚《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戌〔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春秋分記》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李文澤校點）

〔二〕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按乙丑乃開禧元年，此作「二年」誤。

丁伯桂

丁伯桂（一一七一——一二三七），字元輝，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登嘉泰三年進士第，調任永春縣尉，移寧德、定海縣丞。知南海縣，通判肇慶府。遷官告院、太常寺主簿，任樞密院編修官。端平中除監察御史，疏論切中時弊。遷秘書少監，改起居舍人兼直舍人院。嘉熙元年除權吏部侍郎，拜給事中。是年以疾卒，年六十七。見劉克莊《丁給事神道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一），《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

順濟聖妃廟記

紹定元年

神莆陽湄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禍福，歿廟祀之，號通賢神女，或曰龍女也。莆寧海有堆，元祐丙寅夜現光氣，環堆之人一夕同夢，曰：「我湄洲神女也，宜館我。」於是有祠曰「聖堆」。宣和壬寅，給事路公允迪載書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沈溺，獨公所乘神降於檣，獲安濟。明年奏於朝，錫廟額曰「順濟」。紹興丙子，以郊典封靈惠夫人。逾年，江口又有祠，祠立二年，海寇憑陵，效靈空中，風掄而去。州上厥事，加封「昭應」。其年白湖童邵一夕夢神指爲祠處，丞相正獻陳公俊卿聞之，乃以地券奉神立祠，於是白湖又有祠。時疫，神降且曰：「去潮丈許，脉有甘泉，我爲郡民續命於天，飲斯泉者立痊。」掘泥坎，甘泉涌出，請者絡繹，朝飲夕愈，甃爲井，號聖泉。郡以聞，加封「崇福」。越十有九載，福興都巡檢使姜特立捕寇舟，遙禱響應，上其事，加封「善利」。淳熙甲辰民菑，葛侯郭禱之。丁未旱，朱侯端學禱之。庚戌夏旱，趙侯彥勵禱之。隨禱隨荅，累其狀聞於兩朝，易爵以妃，號「惠靈」。慶元戊午，甌閩列郡苦雨，莆三邑有請於神，獲開霽，歲事以豐。朝家調發閩禺舟師，平大奚寇，神著厥靈，霧瘴四塞，我明彼晦，一掃而滅。開禧丙寅，金寇淮甸，郡遣戍兵載神香火以行，一戰花鰲鎮，再戰紫金山，三戰解合肥之圍，神以身現雲中著旗幟，軍士勇張，凱奏以還。莆之水市，朔風彌旬，南舟不至，神爲反風，人免艱食。海寇入境，將掠鄉井，神爲膠舟，悉就

擒獲。積此靈貺，郡國部使者陸續奏聞，慶元四年加「助順」之號。嘉定元年，加「顯衛」之號。十年，加「英烈」之號。威德無窮，典實有限，不極不止。神雖莆神，所福徧宇內，故凡潮迎汐送，以神爲心，回南簸北，以神爲信，邊防里捍，以神爲命。商販者不問食貨之低昂，惟神之聽。莆人戶祠之，若鄉若里，悉有祠，所謂湄洲、聖堆、白湖、江口特其大者爾。神之祠不獨盛於莆，閩、廣、江、浙、淮甸皆祠也。京畿艮山之祠，舊傳監丞商公份尉崇德日，感夢而建。祠臨江滸，前有石橋，經久摧剝。一日，里人取涼於橋，坐者滿地，忽有白馬自廟突出，人悉駭散，橋隨圯，無一陷者，人知神之爲也。開禧年間，始建殿閣，地褊且陋，觀瞻未稱。歲在丁亥，某調郡，陛辭，偶叨留行，因白夕郎陳公卓割餐錢爲倡，貽書鄉之持麾節者，咸遣助，鄉之士友與都人知敬神者竭力效奔走，不避寒暑，隨豐儉捐金錢。次冬首役，移舊殿閣，前架正殿，越春殿成。又次年，門樓廊廡成，塑繪丹牖，几案簾帷，欄楯軒檻。聞者爭施，中外輝映，規橰粗備云云。戊子之夏，後殿雷震電掣，龍爪西楹而翔，莆、白湖祠亦告斯瑞，且同其時。又一夕鼓作雷聲，轟轟而鳴，豈非先兆歟？祠成，鄉人合祠諡某爲述顛末，姑取前後金石所紀神績者編次之，庶來者有考云。《咸淳臨安志》卷七三。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七，《海塘錄》卷一一，民國《杭州府志》卷八。

官誥院續題名記〔二〕

誥院題名石昉於乾道七禩，紹興改元易而大之〔三〕。紹定辛卯之秋，鬱攸爲沴，屋與石俱燬。營建既新，亟求舊題，副墨壽之石，立新石列爲二。經始於趙君與篋，成於林君杲。謂余曾居是官，諗識之。欽惟皇朝以名器砥礪天下士，命詞於西掖而受給於誥邸，要使爵德賞功之意雷行域中，光被萬物，所係亦大矣。在昔名公，率多發軔于此，不但伉台衡，持從橐，登要路，爲足垂榮。某人節行著聞，某人勲業赫奕，一目畢見，使來者知所勸，是亦補教道之一。紹定六年十一月既望記。《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此文作者原署爲「丁伯杜」，經考當爲「丁伯桂」之誤。

〔三〕紹興：當爲「紹熙」之誤。

程 榆

程榆（一一七一——一二三八），字森之，處州松陽（今浙江松陽）人。紹熙四年進士，歷徽州績溪主簿、監建康府北酒庫、知信州玉山縣、通判慶元府，知金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

嘉熙二年卒，年六十八。見袁甫《提刑秘閣程公墓誌銘》（《蒙齋集》卷一八）。

松陽縣經界記

紹定五年十月

松陽舊號樂土，閭井周聯，風俗淳厚，大家以賦入後期爲耻，役則趨就之，鮮萌幸免心。有田數畝者，劬其力足以自給，鄉嗇夫若以當輸不敢後至，戴白不識官府。歲時歡洽相往來，隱然友助遺風。僕兒時已識之，今老矣，所見大不類。昔縣每選里正長吏，持簿進曰某當事，某當舍，漫不可考核，既而譟辭相訐，十有六七，昵比爲仇，詭挾相尚。窮村瘠畝，以負租逮繫累累然，問之，則曰：「吾罄吾產而稅在也。」俗薄而益艱，民麻而益戚，豈時異使然耶？粵紹興經界今八十年，吏去其籍，弊極至此。令吾邑者孰不欲蹟舊圖新，弱者不健於爲，畏者不竟於爲，吾黨之士相視太息而已。吳門王君主爲麗水簿，以廉惠稱，秩且滿，來攝邑事，人便安之，相率請於郡，願得爲真。郡上其狀，有旨曰可，民大歡。君喟然曰：「今縣政所宜急，非經界乎？吾苟辭難，如民何？」於是謹官守，立程度，聯什伍，表界分，會郡邑已行而擇其善，諏鄉耆老舊聞而酌其宜。經始於紹定二年冬十月，訖於四年之夏五月，版籍具備。凡田原陂塘、廩市廬田爲二千六百二十有七頃畝四十有五，以丈計者一千二百有奇，蓋盡復紹興之舊焉。噫，經界邑之重務，經界正則稅課定，無復侵漁逋負之患。昔孟子嘗以勸滕國君臣勉而行之，非可易言也。今王君行之吾邑，知之審，察之詳，經理纖悉各當其所，且朝

斯夕斯，一以勤懇之意倡率之，群訕竊議弗顧也，豈非云稱有膽識才略者耶？君諗予當記之，余始實贊其決，今樂其成，不得辭也。紹定五年十月辛丑記。民國《松陽縣志》卷一二。（李文澤校點）

王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隆興府豐城（今江西豐城）人。乾道進士。從陸九淵學，尤爲彭子壽所知。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允文具劄述冤，子壽得被卹典，時人稱之。著有《棲碧類稿》。見《宋元學案》卷七七，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三五。

無愧堂記

嘉定四年三月

有爲政之地，斯有爲政之功，地未立而政先焉，君子所以不敢知也。然則，孰爲爲政之地，非是心之謂歟？夫人一心，高可以對越上帝，下可以感通萬物，幽可以質鬼神，明可以貫日月。蓋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心之功用固如是也。施於有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恢恢乎有餘地，況一郡一邑之事乎！然世之士大夫求政之功者常多，求政之地者常少。其或志師失律，心君不剛，則利害得以攝持，榮辱得以汨亂，流俗得以蕩淫，權勢得以挫奪。其地既已無足恃者，則平時愛人利物之志，類

爲空言，豈復能有美政哉！李侯叔逢爲溧陽之明年，予如吳中，便道過之。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禾麻菽粟油油翼翼然，閭閻墟落，丁黃稚耄皆有歡欣和預之色。造其郭，則人物殷富，有成乎全盛之風，市肆恬熙，無疾呼急步之警。途巷相語，稱大夫之賢者如出一辭。登其庭，牒訴寂然，吏胥闐然，狴犴廢於榛蕪，桁楊卧於塵塏，單父武城絃歌雍容氣象，恍然在目。予行天下多矣，未有縣政之修飾整齊若此者。升堂坐定，侯舉酒相勞苦，因詢其治縣之方，侯笑而言曰：「子特以今之所睹求我爾，子所未睹可勝道哉！吾之甫至是邦也，蝗旱相仍，疾癘交作，盜寇充斥，饑莩填壅，不可以一朝居。子之所謂闢且治者，乃昔之種不入土，彌望蕭然，啼號損瘠之所。子之所謂殷富恬熙者，乃昔之闕肆撒市，物價翔涌，白晝攫攘之區也。子之所謂寂然闐然者，乃昔之理荒詰盜，戴星出入，爬梳獮薶猶以不足者也。夫今之爲吏，莫難於縣，而吾又適丁其至難。然吾所易其難者（一），獨恃此心之無愧耳。拊循賑救，未嘗不以身親之，饑渴寒暑不計也。蠲逋負，寬期會，率以意行之，課殿罪免不卹也。經以公恕，緯以廉勤，凡可以植仆僵者，不遺餘力。屬有天幸，值賢制閫之來，興除罷行，罔不得請。綿延期歲，迄用有成，此溧陽之所以尚無恙也。」予聞其語，爲之矍然起敬，思昔先達之論循吏，以魏貴卿爲第一，謂貴卿爲所難，而潁川南陽爲所易。今乃溧陽見之。予既與侯別，後侯之兄連帥公遊客寓淝上，一日貽書曰：「歲既登成，縣且無事，學宮門觀以次繕葺，凡官居之撓敗者亦治新之。適有餘材，將堂燕寢之後，扁曰『無愧』。昔衛武公卓然成德之彥，動容周旋，盡善盡美。逮其末路，猶以『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形於歌詩，以自警勵，況後學乎！吾取以爲法焉，子其爲我記

之。」予謝不敏，而請之益堅。是時候爲縣且再期，去之日可俟矣，而拳拳於無愧如一日，其爲政之地何如也？推而上之，所施者益閎，所及者益廣，功業之盛，其有既乎？堂之未作也，無愧在侯之心，所以謹其初。及堂之既作也，無愧在侯之堂，所以善其終。力行於心，而後發見於堂，其與世之違道干譽循名忘實者，豈可同日道哉！用不敢以淺薄爲辭，而具著其顛末如此。是役也，取用於擗節之贏，取時於耕獲之間，堂成而民不知勞。至於楹棟之廣狹，工費之豐約，非侯所以委予者，故不書。侯名泰原，叔逢其字也。宋嘉定辛未三月既望。乾隆《鎮江府志》卷四六，乾隆十五年刻本。

〔二〕「者」下原衍一「者」字，據文意刪。

象山先生祭文

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濯纓瀑水。潯陽晚薄，齊安晝艤。臨臯雪堂，周覽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憩柴荆。桑棗蔭塗，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訪古，北轅西輻。薄於開藩，霜萼破菊。《象山先生年譜》卷下，雍正刻本。（以上李文澤校點）

釋有朋

有朋，嘉定中住杭州西湖孤山瑪瑙院。見《天台九祖傳》卷末。

刊天台九祖傳題識

嘉定四年六月

上天竺門生惟椿哀率山中同學刊板，至顓齊沐敬書，以廣流通，共期佛慧。時皇宋嘉定辛未夏制六月旦日謹識。瑪瑙住山有朋。《天台九祖傳》卷末，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七套第四冊。（吳洪澤校點）

董鴻道

董鴻道，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居誼子。乾道中知永福縣。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一。

群玉山亭遊記

嘉定庚辰冬十一月日南至，鴻道自臨川來省親零陵。一見，語鴻道曰：「予近從榛莽中得群玉一山之勝，結亭其中，將與汝落成之。」越二日，侍嚴君由朝陽巖過宅仙洞。至其地，徘徊亭上，怪石環列，私自臆度此非勝處，似是甚多，猶未以爲異也。繼而由鳳石登前山之巔，憑高眺遠，江山城市了然在目，而心始異之。後復由石門上翻經臺，屹然一石，與臺相對，擬名之以「香爐峰」。臺之下疊石如芝，又擬名之以「芝巖」，嚴君皆然之。飯已，聽琴道庵，抵暮方還。越三日，領衛鍾公又約遊淡巖。巖中明敞故可喜，然斷石橫道，其景可一目而盡。又二日，再來訪是山，點檢疇昔所見，觸眼逾奇，此心至是始大異矣。是日於萬竹蔭中又得一峰，如列屏障，左右有兩石蹲立，中可容小亭。嚴君欲榜以「翠峰」。方此經理，而鴻道將拏舟東歸，因思此行留僅兼旬，如愚溪三亭諸巖，前輩以殊勝名者足蹟幾徧，而委蛇曲折中，有不盡之意，能令人係戀而不忍去，未有若此山者也。群玉落成，而鴻道適至□翠巖□□□□□□□非於北山□尾□有宿緣乎？因留□□刻□□□以紀歲月云。

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又見同治《永州府志》卷一八，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楊世文校點）

曾 熠

曾熠，字定遠，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從楊簡學，得慈湖《己易》、《孔子閒居解》二書刊之，以開悟後學。見《慈湖遺書》續集附錄，《宋元學案》卷七四。

與慈湖楊先生書

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斲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於利慾之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爲之涵養，爲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之，隱而度之，持循執守，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慾並行，真誠與僞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汨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爲也。熠輒欲於此加閑邪之功，可乎？使邪既閑，而平常正直之心自見，如雲陰解駁，而日月之體自明。由是坦然由之而無疑，沛然行之而莫禦。下學之用力果可以如是否乎？《慈湖遺書》續集附錄，四明叢書本。

刊孔子閒居解跋

嘉定元年十一月

熠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悟後學，因鋟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熠謹書。《慈湖遺書》續集附錄。又見《經義考》卷一五。

刊己易跋

嘉定元年十一月

楊先生《己易》，曩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爲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歷秦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己易》一書悟天

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麤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攷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二〕，廬陵曾熠謹書。《慈湖遺書》續集附錄。又見《經義考》卷二七。

〔二〕十一月：原作「十月」，按嘉定元年戊辰十月丁卯朔，無甲子日，此脫「一」字，茲據前篇補。

己易閒居解再跋

嘉定二年六月

熠刊《己易》、《閒居解》，因紀歲月，僭書數語於卷末。嘗以書請益老先生，往復之間，兩蒙報教，始謂平常正直之心即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擾，但當改過遷善而止。熠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己易》、《閒居解》爲一帙，并以二書刊其後，敢不服膺，以無負老先生循循之誨。嘉定己巳六月望，曾熠謹書。《慈湖遺書》續集附錄。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八六。（以上王曉波校點）

姜 桐

姜桐（一作相），慶元府（今浙江寧波）人，嘉定間假守武岡軍。見《湖南金石志》卷二八·一。

法相巖題記

嘉定四年

城南五里，有寺曰法相，巖洞深窈，爲此邦奇觀，故御書藏焉。因暇領客來遊，心甚愛之。意所觀不止是也，乃命於山之巔斬茅焚翳，得奇石益富，千態萬狀，軒豁呈露。夫一氣凝結而爲石，不知其凡幾年，前後來遊者，不知其凡幾人，至是始得盡觀覽之勝，豈昌黎公所謂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耶？其寺亦圯，因從而新之。嘉定辛未長至日，假守四明姜桐書。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八二。又見雍正《湖廣通志》卷八〇，嘉慶《武岡州志》卷二八，嘉慶《湖南通志》卷一五，道光《寶慶府志》卷六九。（王曉波校點）

鄭 昉

鄭昉，衢州（今浙江衢州）人。嘉定三年任太府寺丞，四年知袁州。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一之一

一及所撰《唐撫言跋》。

唐撫言跋 嘉定四年五月

唐以進士爲重，《撫言》所載，最爲詳備。刊之宜春郡齋，與好事者共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鄭昉跋。《唐撫言》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曉波校點）

沈 暉

沈暉，湖州（今浙江湖州）人。嘉定間權知融州、永州。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一九，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

元祐黨籍碑題識 嘉定四年八月

右，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徽廟遄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詘于一時而信于萬世矣。其行實大概，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

第六十三人，乃暉之曾大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贈正奉大夫。暉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鑱諸玉融之真仙巖，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雪沈暉謹識。《粵西金石略》卷五。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一九。

澹巖題詞跋

嘉定九年六月

晉羊叔子嘗登峴山，言詠終日，慨然興「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之歎。中郎鄒湛謂「公聞望必與此山俱傳」。是知山川顯晦有時，因人而重。仙、礧二巖，以待讀、直院、尚書易公發揮於吟眺之餘，遂增融全之勝。零陵澹巖，元、柳搜奇未之見也，黃太史足蹟一到，詩句流人間，而天下稀之，名始著。今茲星履經從訪古，歌以《水調》，大書同遊，以壯泉石。太史聲名相爲輝映，豈偶然者耶？暉輩獲陪杖履，敬鑱之翠珉，以爲巖洞之光云。嘉定丙子夏六月下澣，朝請郎、權知永州軍州事沈暉跋，奉議郎、權通判永州軍州事呂昭亮書。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以上沈治宏校點）

吳 鎰

吳鎰，嘉定四年爲司農少卿，五年爲兩浙運判，六年升轉運副使，八年除觀察使。見《宋會要輯稿》

食貨四四之一六，《咸淳臨安志》卷五〇。

言差官起發綱米事奏

嘉定四年閏二月

諸路應起發綱米，乞專差都副吏一人，同所差官管押，將水脚等錢責付，勒自雇船裝載。有欠，止將管押都吏監納取足，重則決配，估籍填償。《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一六（第六冊第五五九一頁）。（刁

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四六

汪 綱

汪綱，字仲舉，號恕齋，徽州黟縣（今安徽黟縣）人，勃之曾孫。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歷知平陽、戈陽、太平諸縣，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復出知高郵軍、婺州、紹興府，提舉淮東常平，提點浙東刑獄，所至皆有政績。理宗時加寶謨閣待制，權戶部侍郎，未幾致仕。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見《宋史》卷四〇八本傳。

乞重行頒降左藏東西庫條法及將文書簿曆拘收入庫奏

嘉定六年三月

左藏東、西庫有專法一冊，係紹興二年敕令所畫旨頒降，今已八十餘年。綱到任之初，根索數目，吏輩方始將出，紙已破損，漏失兩葉。其間法意周密，關防詳盡，今上下玩習，十已不能遵守二三，是致弊端日深。照得本庫法冊既損失不全，其在京庫務通用條令，亦不曾該載。自紹興以後，豈無申明起請？今乞行下敕令所，將上項條法重行頒降，付庫繕寫收掌，庶使官吏上下得以恪意遵守。

又照東西庫自紹興癸酉創置火禁，并同皇城法，文書簿曆，宜若全備。綱嘗欲稽考數年出入之數，根索踰月，互相推托，片文隻字，盡藏吏人家，吏輩更易，文書隨以遷徙，久而散失，不可復尋。在法：漏泄庫務所管錢數者，徒三年，配二千里。今則散漫民間，何止泄漏！正緣庫無架閣專管之官，久則姦生。今因兩庫修造之際，乞於庫之中門，踏逐隙地，各創造架閣庫三間。西庫專委都門官，東庫專委中門官掌治，日下監勒根索五年內應收支文書簿曆，置簿拘收入庫。仍於歲終吏人交替之際，應干文曆，不許一件漏落。如界滿吏人簿曆不足者，不得遞補出役。簿籍從省部印押發下，次第接續，庶幾帑藏干照，稍稍整齊。《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一六（第六冊第五六八二頁）。

論不可遣使賀襲位奏

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宋史》卷四〇八《汪綱傳》。

陞辭論高郵形勢奏

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

《宋史》卷四〇八《汪綱傳》。

言兩淮平江米事奏

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

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餽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宋史》卷四〇八《汪綱傳》。

兩淮備禦對

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闡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宋史》卷四〇八《汪綱傳》。又見嘉靖《惟揚志》卷三二，乾隆《江南通志》卷九二，乾隆《江都縣志》卷三一，《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五一。

不當買荒田以爲營田議

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懇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畊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

其中矣。《宋史》卷四〇八《汪綱傳》。

貽馬大同書

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冶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邪？《宋史》卷四〇八《汪綱傳》。

春秋經解序

嘉定九年二月

綱因讀龜山文編，見其爲中丞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邃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敬鋟諸梓，以補前之未備云。時嘉定丙子仲春上澣，郡守新安汪綱書。《春秋經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八。

習學記言序

嘉定十六年十月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春秋》三經，歷代史記、《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醇疵，集時政之得失，所關於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論》、《孟》五經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漸，著文理之盛衰，所關於世教者尤切。今徐偉夫携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排比，第聚爲一書，總五十一卷。發以序文諭余，鋟板郡齋。工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後□□所得于德叟者同。余嘗反覆抽繹其故，此分彼合，要皆不爲無意，讀者庶有考焉。德叟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未良月望日，新安汪綱仲舉父書。《甬宋樓藏書志》卷五五。又見《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三。

農書跋

嘉定七年十一月

高沙素號沃壤，中更兵火，土曠人稀，東作西成，既不盡力，而蠶桑之務亦不加意。雖廣種薄收，然每遇豐歲，長淮所賴以儲蓄者，猶糴于此以取足焉。如使種藝有其方，耕穫得其便，地利既已無遺，而又知所謂育蠶之事，則衣食充足，公私兼裕，寧有盡藏耶！余曩得《農書》一帙，凡耕桑種

植之法，纖悉無遺。竭來守此，視事之初，急鋟諸木，以爲邦人勸爾。父兄子弟其相與勉之，是郡守拳拳之意也。甲戌冬至日，新安汪綱書。《農書》卷末，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七七。

萬首唐人絕句跋

嘉定十六年二月

《唐人絕句詩》凡一百一卷，半刻會稽，半刻鄱陽。嘉定癸未，新安汪綱守越，遂搨鄱陽本併刻之，使合而爲一。既畢工，姑識其末。是歲二月既望，書于鎮越堂。《萬首唐人絕句》卷末，一九五九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嘉靖刻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

越絕書跋

嘉定十七年八月

《越絕書》苦無善本。近得丁文伯蜀中所刊者見示，參考粗爲可讀。因刊置郡齋，以補越中之闕云。嘉定甲申八月旦日，新安汪綱書。《越絕書》卷末，明嘉靖仿汪綱刻本。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八。

吳越春秋跋

嘉定十七年八月

右《吳越春秋》十卷，後漢趙曄所著。予既刻《越絕書》，遂併刻之。蓋二書實相表裏，而曄又爲郡人，其書固宜廣。第訛舛特甚，惜無從可以是正云。嘉定甲申八月望日，新安汪綱書。《吳越春秋》卷末，影寫宋刻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四。

雲壑亭記

嘉定十五年五月

嘉定壬午五月，郡守新安汪綱作雲壑于卧龍之東峰，蓋百花亭之舊址也。黃太史詩云：「老松閱世卧雲壑，回首滄江無萬牛。」而此堂之下，蒼髯老榦，雲霧深藏，雪壓霜侵，不改其操，是宜其高卧閱世，縱有萬牛焉能動哉！《寶慶會稽續志》卷一。

鎮越堂記

嘉定十五年九月

由蓬萊閣而下，凡三級始達廳事，承平時皆有堂宇，廢圯已久。後來者乃由中鑿磴道，以便往

來，而饗軍延見吏民之所，遂爲通行之路，非獨失帥府之觀瞻，而于陰陽家之說，尤爲妨忌。郡寢不如昔，民亦多艱，未必不由於此。嘉定辛巳，予自憲移帥，即有意稍復舊觀，顧力未贍弗暇。明年秋，公帑稍有銖積，于是補苴罅漏，芟夷草萊，築一堂於上，以「鎮越」名之。蓋東南之鎮，其山曰會稽，而鎮東又越之軍鎮也〔二〕。名實而核〔三〕，地高而爽，堂奧而明，秦望諸山，皆欣然領會，有效奇獻秀之勢。又創行廊四十間于兩翼，聯屬蓬萊，併與閣一新之。山川朝拱，氣象環合，而斯堂之勝，遂獨擅于越中矣。工既畢功，姑記歲月於此。是歲九月辛未，新安汪綱書。《寶慶會稽續志》卷一。又見《方輿勝覽》卷六，《古今游名山記》卷一〇下，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四。

〔二〕鎮：原作「額」，據《方輿勝覽》改。

〔三〕而：原作「其」，據右引改。

蓬萊閣記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

蓬萊閣登臨之勝，甲於天下，自昔以來，不知其凡幾壞幾修矣。邇年其壞尤甚，而修之於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巳朔十五日己未者，郡守新安汪綱仲舉也。《寶慶會稽續志》卷一。

清曠軒記

嘉定十五年

章棅《蓬萊閣詩序》謂「四時之景不同，而所同者自然之清曠也」，此語當矣。西園舊有亭，名清曠，亭廢不存，復寓此名于斯軒。噫！何獨此名爲寓，而斯軒亦直寄焉耳。《寶慶會稽續志》卷一。

秋風亭記

嘉定十五年

秋風亭，辛幼安曾賦詞，膾炙人口，今廢矣。予即舊基面東爲亭，復創數椽于後，以爲賓客往來館寓之地，當必有高人勝士如宋玉、張翰者來遊其間。遊目騁懷，幸爲我留，其毋遽起悲秋思歸之興云。《方輿勝覽》卷六。又見《寶慶會稽續志》卷一，雍正《浙江通志》卷四五。

爽氣堂題記

杜少陵爲賀公作《遣興》詩，有「爽氣不可致」之語，真古今絕倡。千秋建堂，以此名之。《寶慶會稽續志》卷三。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四。

賜榮園題記

「敕賜鑑湖水，爲君臺沼榮」，此太白《憶賀監》詩也。千秋觀園成，取詩中「賜榮」字以匾云。
《寶慶會稽續志》卷三。

飛翼樓記

紹定五年

越之爲都，距今二千年，遺宮故苑，漫不可考。獨飛翼樓范蠡所築，雄據西山之顛，樓雖不存，邦人猶有能指其處者。中間易以爲亭，曰望海，曰五桂。既而亭與桂俱廢，復爲望海。寶慶丁亥六月，予帥越，至是六年矣。望日大風雨，屋瓦飛墮，亭幾壓焉。遂撤而新之，爲樓三楹，於其上復飛翼之舊，而樓之下則仍望海之名。萬壑千巖，四顧無際，雲濤煙浪，渺渺愁予，使登斯樓者，撫霸業之餘基，思卧薪之雄槩，感憤激烈，以毋忘昔人復仇之義，庶幾乎鴟夷子之風，尚有嗣餘響於千百世者。予老矣，無能爲役，姑識歲月云。《新安文獻志》卷一三。又見《方輿勝覽》卷六，《古今游名山記》卷一〇下，《汪氏淵源錄》卷八。（以上尹波校點）

宋 奎

宋奎，嘉定間人。

涪州龍脊石題名 嘉定四年

嘉定辛未人日後一日，郡庠宋梅、宋彬拉姪季己、季賢，婿冉震、符友文，携家來游，嘆前題倏爾一紀，光陰如駒之過隙耳。諸親戚一嘆。孫奎書。《涪州龍脊石題刻》。（尹波校點）

杜元老

杜元老，字子雲，嘉定間合州漢初（今四川武勝西北）人。

龍多山題名

嘉定四年閏二月

漢初杜元老子雲、里人呂修己仲敬、馮振文鐸可自縣齋來登，徜徉終日，周覽境勝。杜陵所謂「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龍多足以當之矣。仲敬之生七人侍行，成都房清卿少和、成卿少廣、邑子譙用中端之、王怡嗣和、劉誠之莊父、王慶龍仲翔，子雲之子同孫也。嘉定辛未閏二月既望。道光《蓬溪縣志》卷六，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尹波校點）

汪 輅

汪輅，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通直郎、知汀州汪賡之長子。

有宋孺人程氏埋文

嘉定四年一月

先妣孺人程氏諱寶睦，饒之浮梁人，龍圖閣學士、兵部尚書、贈少保瑀之女。宮保公在靖康爲名臣，諸女遴擇所歸。未笄，歸於先考臨汀府君。處己待物，皆合壺則。有以緩急告者，隨分量施與不

客。先君升朝，受初封。迨先君早逝，孀居三十年。悟乘除之理，事不如意，泰然不以嬰懷。寢疾却藥，至終不亂。嘉定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奄然而逝，年七十有九。諸孤遵治命，以明年正月十二日，祔於石田先君之墓。子五人：輅、輓、輶、輶、輶。孫男十一人。孫女十人。孤哀子汪輅等泣血謹誌。《江西出土墓志選編》第一六二頁，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陳柏泉校點）

洪秉哲

洪秉哲，字晦叔，鎮江府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嘉泰二年進士。授歸安主簿，調真州鹽倉。端平初除架閣，遷武學博士，出爲嘉興通判。又除直寶章閣，主管成都玉局觀。卒年八十六。見《至順鎮江志》卷一九。

罷丹陽縣酒稅記

嘉熙二年

嘉熙二年夏四月，從前知鎮江軍府事、寶章閣待制吳公之請，有旨罷丹陽縣稅務，仍下吏部廢其官。邑之人士驚喜呼舞，告于秉哲，願有述，使我子孫無忘大賜，秉哲不敢以固陋辭。抑征商之事，唐虞、夏、商文不可證，吾得諸周文王之發政施仁也，關市譏而不征，成周之興，始以關市列于九

賦，識者謂斂財賄，抑末作，孟子一言以蔽之曰：「征商自賤丈夫始。」夫抑末作，于以勸務本，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于以明禮義，善風俗，非若後世張官置吏取諸民以爲利也。至太府以式法授財，則關市之賦待王之繕服而已，又非若後世較稅斂之多寡，計國用之盈縮也。其後乃與榷酤並行，以贍大農。繇漢迄于五季，凡可以損下益上者，殆算無遺策。太祖首榜稅則于市，戒毋發篋以索。南渡以來，利源□□，軍餉孔殷，征商之入，區分於享上、供軍及諸司經總制，而邦計仰焉者，日益繁重。然地左道絕，則舟車之所止留；壤沃民富，則珍貨之所湊集。丹陽獨下邑，跨運渠，自南而北，歸於潤，自北而南，運於常。厥田下下，厥賦上中錯，民貧俗匱，擁厚貲、規大利者往往鄙而去之。而常、潤之間，纔百有五十里，兩郡二鎮爲務者，縣界其中而五，過者不勝其費，率犯險由徑，或戴星越境，或詭迹過賓。雖司存設于要津，每搏手竟日。邂逅至者，汙吏黥胥，鴟張虎視，日課之外，又以屬饜其私。區區於買賤賣貴者，率竄名它業以自免，而列肆幾何？復攢拾科抑，不掃地盡不止。邑緣是於浙名以最陋聞。知縣事施君沂因民弗忍，白于府，願以稅額均敷行舍，撤務棚之見存者。太守吳公孜孜去民之害而興其利，猶慮行舍之開闔不常，敷額之誅求常在，務棚之撤者有時而復，乃從幕府考月解之數，爲緡僅八百有奇。公慨然曰：「郡雖瘠，何愛於是！」即拜疏以聞，符縣併月解悉除之。商賈悅而藏于市，行旅悅而出于塗，井聚熙恬，風采頓異。公之惠吾邑社，而祝之可也云。

《嘉定鎮江志》卷五。（尹波校點）

鄧大成

鄧大成，嘉定間爲廣東陽山縣學齋諭。

石塔題記

嘉定五年

清瀧寓居華舍，□□□□□在舍孤女張氏□□□二年，齋□老誠□造是橋，就壘實□□匠者采于天然巨全石□所得大古□七張，重鐵槌一柄，置于其中，永用護鎮。廣濟往來，崇茲妙利，奉酬先父承務張百十三大郎陽諱次良。生前所念，仰報劬勞。上資生界，祈延妻母曹氏七娘壽算，次願□夫婦偕老，嗣續繁昌，異氏佗生，福其堅固。韓家考妣二舍宗親，□□有□，咸霑勝善。嘉定壬申乙巳日，縣學齋諭鄧大成謹題。齋長黃黼、掌儀張榮祖監壘。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二。又見民國《陽山縣志》卷一七。（祝尚書校點）

張 耕

張耕，醴陵（今湖南醴陵）人，嘉定間嘗協助滕強恕纂《續修宜春志》。見張嗣古《續修宜春志序》。

永州宅生堂記

嘉定五年正月

嘉定三年，詔以三衢徐公來守舂陵。明年夏四月，公即鎮。郡當郴寇陸梁，調發供億稍蘇之後，吏奸民瘼，不可勝舉。公悉力講畫，苗耨髮櫛，井井有緒。日坐黃堂，洞啓府門，以達情僞，夜漏下十刻始退。自秋徂冬，令行化孚，宿弊日剔，新政修飾，吏畏民愛，公亦稍自稱愜。于是即廳事西治一堂，爲議政地，高明爽塏，舍芟攸宜。乃取張曲江「六合元元，宅生于刺史」之語，書其扁曰「宅生」。大哉，堂之名乎！仁哉，公之心乎！民生天地間，不能自安其生，是以有求于君。君勢尊，不能自治其民，是以分建侯伯，俾爲司牧。商先王進邦伯師長而告之曰：「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宅生之義在是。今刺史，古侯伯也。駕朱幡而來者，矜其氣勢，足以自肆于民，上而不知民之生實于我乎寄，妄目一切，舉無遑恤，民始失所宅矣。非有庇民之心如我公者，誰肯朝斯夕斯，揭以名堂，與夫人有庇民之心，而民于焉宅生者，由吾宅以始。舂陵爲湖右僻處，民鮮蓋藏，連

歲困于市糴之怵迫，秋租之過取。公憫焉，則以穀價將湧聞于漕使者，請損糴數。報下，積三年之一。公請不已，部使者察其非欺，又損其一，餘悉以金錢與民爲市，絲粟不擾。異時受輸一斛，券外之取爲斗者三，公悉令蠲之，所蠲二千斛有奇。乃裁節浮費，糴米以補郡計已。又明堂霈恩，貲列四等以下者，有負租勿收；自三等而上負者，吏請按籍督索。公謂前此夫役頻仍，富室力亦竭矣，併緩之。邦人呼舞于道，皆曰糴不擾，斂不苟，吾生其庶幾乎。公所至，以愛民戢吏稱。後之人挹斯堂之名者，當遡公之心。得公之心，又且考于公之政，則知公于舂陵之民可無負，于曲江之言可無愧云。

嘉定五年正月十九日記。道光《永州府志》卷三下，同治六年重校刻本。（祝尚書校點）

楊志

楊志，字存誠，一字崇甫，漳州龍溪（今福建漳州）人。遊太學，詞賦有聲，嘉定元年登進士第。歷知長溪縣，遷廣州通判，官至朝奉郎。見嘉靖《龍溪縣志》卷七，《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三，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一、一四九。

慈濟宮碑

嘉定二年六月

山川清淑之氣，扶輿磅礴，鍾而爲人。其生也，挺然異於醜夷，則其死也，必不與草本而同腐，此理之常，無足怪矣。蓋其精爽不二，凜然如生，千載之下，使人敬畏。雖體魄蟬脫，而魂氣則無所不之也。介漳泉之間，有地名曰青礁。地勢砥平，襟層巒而帶溟渤，儲精毓秀，篤生異人。功鉅德崇，世世廟食，是爲慈濟忠顯英惠侯。侯弱不好弄，不苟葷，長不娶，而以醫活人。《枕中》《肘後》之方，未始不數數然也，所治之疾不旋踵而去，遠近以爲神醫。常與同閭黃馭山過今廟基，指其地曰：「據此當興，先至者爲主。」乃用瓦缶有三，納誓辭埋之。既沒之後，靈異益著。民有瘡瘍疾疢，不謁諸醫，惟侯是求。撮鹽盂水，橫劍其前，焚香默禱而沉疴已脫矣。鄉之父老，私謚爲醫靈真人，偶其象於龍湫庵。方工之始，解衣盤礴莫知所爲，縮首凡數日。一夕夢侯諗之曰：「吾貌類東村王汝華，而審厥像，更加廣額則爲肖。」工愕然。繇是運斤施剏，若有相之也。紹興間，虔寇猖獗，鄉人奉頭鼠竄，束手無策，委命於侯。未幾，官軍與賊戰，斃其酋李三大將者，殘黨皆就擒。今之廟基，即賊酋死地也。闔境德侯賜，益以竭虔妥靈。歲在辛未，鄉尚書顏定肅公奏請立廟，相與誅茆於雲嶠院之側，畚鍤畢具，役者高寧若醉若狂，大聲疾呼，曰：「此非吾所居，龍湫之陽，昔有盟焉。」奔而就之，掘地數尺，三瓦缶固無恙，青蛇鬱屈於其中，觀者莫不神竦，遂定立今廟。其基則顏公發所

施也。廟既成，四方之香火來者不絕。士祈功名，農祈蕃熟，有欲爲非義者，則所禱更不酬，蓋古所謂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淳熙乙巳，承事郎顏公唐臣率鄉大夫與其耆老徹舊而新之，高門有伉，宮寢奕奕。輪焉奐焉，輦飛鳥□。既又立屠蘇其房，居學佛者以供灑掃之役。然後祠宇粗備，數十年來，支分派別，不可殫紀。其在積善里曰西廟，相去僅一二里。同安、晉江對峙角立，諸凡登載弗具，議者以爲缺典。同安舊有記，故治中許衍作溫陵之廟。今侍郎戴公倅泉日網羅所聞，壁記其言，始於漳之青礁，而顛末則未詳。欲網羅放失，采故老之所聞，貽諸後人。信以傳信，惟吾鄉之爲近。先是，獻豫合抱之木者碑材既具，莫適爲辭。枚卜其人，必待鄉之新進士。會兩舉差池，再三禱之不變。嘉定改元，志竊太常第歸，拜神庥於枌榆舊社，不謀同辭，知侯之有待也。謹按譜牒，侯姓吳，名本。父名通，母黃氏。太平興國四年三月十五日生，仁宗景祐三年五月初二日卒，享壽五十有八。自侯之沒至紹興辛未，凡一百一十六年而後立廟。至乾道丙戌凡三十一年，又加忠顯之封。至嘉定戊辰一十三年而後增英惠之號，合而計之一百七十有餘年。人心皈嚮，終始如一。異時疏湛恩都顯號，蓋未艾，姑叙其梗概如此。若夫雨暘不忒，寇盜潛消，黃衣行符，景光照海，挽米舟而入境，鑿旱井而得泉，秋濤噬廬，隨禱而退。凡此數端，備見部符使者事狀，茲不申述。因作迎享送神之詞，詞曰：酒醴清兮餌粢香，雜嘉蔬兮薦侯堂。侯之堂兮深以窈，奕奕寢廟兮奉妣及考。右岐山兮左龍湫，青衣前導兮侯出遊。民之疾疚兮惟侯是求，侯不來兮吾何以瘳。左龍湫兮右岐山，幡幢蓋兮侯往還。下田濕兮上田乾，侯不福我兮何以有年，侯之度兮春之暮，迎首誰兮坎坎擊鼓？歲之殘矣侯上天，挽不留兮何日

旋？西欲其來兮東欲其止，界兩州之間兮惟侯之里。嗟兩州之人兮詔爾子孫，嚴奉祀以無斁兮何千萬禩。嘉定二年己巳六月望日。光緒《漳州府志》卷四三，光緒三年刻本。又見乾隆《海澄縣志》卷二二。（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四七

楊 曄

楊曄，嘉定十七年爲吏部侍郎。紹定六年以徽猷閣學士知平江府。端平元年丐祠，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見《吳郡志》卷一一，《寶慶會稽續志》卷三。

察看寧宗陵寢地勢奏

嘉定十七年

獨泰寧寺之山，山岡偉特，五峰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層巒朝拱，氣象尊崇，有端門旌旗簇仗之勢。加以左右環抱，顧視有情，吉氣豐盈，林木榮盛，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蓋在于此。《寶慶會稽續志》卷三。（劉文剛校點）

賀 巽

賀巽，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嘉定七年自國學登進士第。見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七。

麗陽祖殿鐵香爐款識

嘉定七年五月

橫街叢桂會都會首、國學正奏名賀巽，捨財鑄造大香爐一隻，獻上麗陽祖殿，永充供養，乞保職位崇遷，合家吉慶，更祈在會士庶各獲安寧。時嘉定七年五月吉日謹題。《續括蒼金石志》卷二，石刻史料新編本。（劉文剛校點）

徐 天 麟

徐天麟，字仲祥，臨江軍清江（今江西清江西南）人，夢莘從子，得之子。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武學博士。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著《西漢會要》七十卷（存）、《東漢會要》四十卷（存）、《漢兵本末》一卷、《西漢

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宋史》卷四三八《徐夢莘傳》有附傳。

東漢會要進表

寶慶二年六月

臣天麟言：炎圖紹復，偉光皇節約之規；彝典彙分，倣唐室纂修之體。非獨考治原之粹駁，抑將觀世變之盛衰。上瀆離明，俯增震懼。臣天麟實惶實懼，頓首頓首。竊以立紀綱而爲法則，實古聖之宏猷；作書志以緯天人，蓋史臣之新例。然典章文物，或散見於紀傳，而兵、刑、食貨，曾莫究於源流。是以皇朝崇會粹之書，端由列聖篤輯熙之學，必儒臣乃獲在編摩之局，必宰相乃兼司提領之權。博采旁搜，哀次不遺於五閏；取近舍遠，討論未及于兩都。其在明時，詎非缺典！自匪昈分于副墨，若何昭揭于汗青？肆加綜輯之勤，具列坦明之憲。因《班書》而爲《會要》，已塵先皇乙夜之觀；即《范史》而析綱條，庶備大漢兩朝之制。雖極鑽研之力，寧逃踳駁之譏。功適告成，理若有待。恭惟皇帝陛下聖由天縱，道本乾剛，明及時德業之修，究稽古禮文之事。雖綱維治道，常恪遵祖宗宏遠之模；然參酌舊章，必博考漢唐沿革之緒。取善不卑於葑菲，獻書敢緩于芻蕘。冒塵清宴之間，庶冀涓埃之益。臣材能拘謏，學識迂疏，窮經不足以采微，嗜史乃幾於成癖。頃效美芹之獻，誤膺華袞之褒。迨茲勉紹于前功，冀以兼存于丕式。集事蹟而爲鑑，或可參往牒之言；條章奏而請行，期有補當今之務。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新編《東漢會要》四十卷、目錄一卷，繕寫成四十冊，

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天麟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表。《東漢會要》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標點本。

東漢會要序

寶慶二年六月

臣頃於嘉定四年九月，表進臣所編《西漢會要》七十卷。際遇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稽古右文，日新聖學，既塵蠅獲之覽，乃十一月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秘閣。竊自惟念臣猥以庸愚，妄倣前賢纂輯，遭逢聖明，不棄葑菲，俾得晉聯廣內之儲，豈意書生有此榮遇！當時三館之士，被命看詳，間謂臣言：兩漢治效，上軌殷、周，制度文物，炳耀青史；今詳于西劉，而略于東都，豈不猶爲缺典？臣退而自忖，所幸精力未疲，乃因公退之暇，繙閱《范史》，旁貫諸書，復加哀次，成《東漢會要》四十卷。竊惟炎運中興，禮樂庶事，視西都爲加詳，建官置兵，以節約而鄉簡。雖建武改制，事歸臺閣，中世失權，政移戚宦，然猶足以綿延二百年之祚，比隆于高、文、武、宣者，以綱紀法度猶有可憑藉扶持者也。自蔡邕作十意，補續《前志》，其文既已湮沒。范氏亦欲徧作諸志，依準《前書》，然徒懷著述，莫究僇功。范又嘗以十志託于謝儼，搜撰垂畢，值范傾敗，委棄弗存。其後劉昭因范遺緒以注補之。今八志所述，綱目粗備，然食貨、兵、刑、學校、選舉之類皆缺弗著，學者病焉。臣不量疏謬，復茲編綴，以補一朝之典。睿聖當極，酌古御今，庶有裨於乙覽之萬分。凡八《志》已詳

者，今特撮其綱要，《志》所未備者，則詳著本末，又間以己見，爲之論述，使議禮者參兩漢之沿革，以求三代之遺範，則是非得失，粲然在目，孰爲可法，孰爲可鑑，於是考而證諸，其於世教詎云無補乎？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序。《東漢會要》卷首。（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汝勵

趙汝勵，宗室，嘉定時人。

新州學宮記

嘉定六年二月

國家崇儒尊道，諸郡許建學，通祀先聖先師，俾學者知所宗仰，而德行道義由是進修，德至渥也。新昌初建泮宮於郡城南，氣象宏偉，棟宇壯麗，面勢得谿山之勝。淳熙丙申，余嘗宦侍，屢獲觀禮，迨今識之。後有惑於陰陽曲說，次年遷於今址。一時欲速，而殿宇簡陋，木不堅壽，陶非精實，風雨逢迎，迨亦三十餘年。榱桷欹蠹，覆甍飄剝，因循玩褻，不足以振士氣而興人心。嘉定辛未，臨漳楊侯繇循陽貳車，政績顯異，當路合辭以聞於上，因辟守是邦，天子嘉嘆，即俞其請。侯以是歲三月被寵命，臨見吏民，首拜謁大成殿下。仰視徘徊，惕然於衷，謂風化之本，觀瞻弗稱，守之責也。

退而謀更新之，顧民力單貧，郡計未給，百度撙約，惟從中制。越明年，用度紓，民情孚，乃鳩工度材，增卑而高，闢隘而敞，輪奐之美，一出侯之經畫。經始於仲冬，廣文郭君從周董之。未幾，陳君來分教，閱兩月遂竟其事。費需於公，役不及民。落成之日，闔境奔走聚觀，心目忻快。侯於七月二日合郡之秀民鄉飲酒禮，冠帶圍集者幾五百人。斯禮廢已久，侯因人之和，躬率賓介，登降拜跪，獻酬有序，千里風行，知有敬長遜弟之可樂，熙熙濟濟，如在鄒魯之鄉。其感召之速，有如此者。侯以余夙契，貽書俾記其實，囑且至再。新昌，余舊遊也，稔知其俗醇而易化，樂聞有賢侯之政，士民蒙幸，誠所希遇，安敢以不敏辭。因序顛末而爲之說曰：事若可緩而實急，可後而宜先者，莫甚於風教。何則？民知禮義，則易治而親其上，政事、財用，由是各得其序，茲理勢使然。今之爲政，類以財用爲急，而視風教所係爲緩，廢本齊末，上舉而下不應，俗薄而情愈偷，不加察於此，而徒責民之難化，豈其理哉！觀楊侯之政，可謂得緩急先後之序矣。相與礪石，願特書以詔將來而垂無窮焉。侯名承祖，字慶襲，其家學源流有自來云。嘉定六年二月。乾隆《新興縣志》卷二九，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祝尚書校點）

趙崇暉

趙崇暉，贈右千牛衛大將軍仲球五世孫，嘉定間爲修職郎、臨安府鹽官縣主簿。見《宋史》卷二二六

《宗室世系表》一二。

重修縣聽之記

嘉定八年四月

鹽官縣聽事，自政和七年更建，規樞始大〔一〕。重門修廡，雄偉壯麗，甲附畿諸邑。建今幾百稔，歷時滋久，材木朽腐，上漏下濕，左支右吾，勢將覆壓，居其下者爲之悚惕。嘉定壬申，魯侯來宰是邑。始至，顧瞻咨嗟，有意於作新之。既而曰：「一邑之事，固無有急於此者乎？縣計未裕而靡金錢，民力未紓而興土木，吾則未暇也。」於是詰吏姦，求民瘼，創自承引以寬徵歛之擾，罷贓罰錢以弭告訐之風，增葺黌舍，招延師儒，使人心之所向。方行之二年，田里相安，爭訟衰息，歡聲和氣，熏爲豐穰，政日以孚，事日以簡。乃絕宴遊，蓄財用，又舉所得酒庫之添給，不入私帑，而歸之公。甲戌之秋，始鳩工聚財，躬自程度，吏無侵漁，民無科擾，不逾月而□辦。落成之日，人有不知者。但見上棟下宇，向之傾倚者今已植，高甍巨桷，向之披靡者今已整。內暨堂宇，外徹廊廡，加以丹堊，煥然一新。又創一堂於聽事之東，扁曰「清美」。視事之暇，可以弦歌，可以講論，可以延賓客。闢一室於廊廡之西，曰架閣庫，收藏文牘，以備檢會，無復曩時歸諸吏手、散失不存之患。此皆邑政之所闕，而侯胸中之規畫也。因謂僕曰：「今之聽事，七條揭其上，戒石臨其前。右囹圄，民命之所關；左府庫，國計之所繫。百里之內，休戚利害，令悉以身任之。凡居其位者，俾無一夫不獲，一物

失所，而後心廣體胖，可以無愧。使一有失於己，有□於人，方勞民動衆，從事興作，祇以益其過耳。故余特不得已而爲之，求免於過而不能，其□自爲功耶？」噫，若魯侯，可謂深知本末先後。其視夫政教不修，崇飾美觀以逞能要譽者，相□遠矣。矧是邑密拱京闕，政繁賦重，素號難治。令尹戴星出入，疲精弊神，躬日□□，猶懼□給，而遑卹其他！聽宇之弊，不知其更幾政矣，往往相視如傳舍，莫有易一椽瓦□□□政事□餘力，不動聲色，能爲人之所不及爲，且歉然有不自足之意，誠可嘉尚，故敬爲之書□□□人俾不忘。魯侯名興文，嘉興人。嘉定乙亥孟夏望日，修職郎、臨安府鹽官縣主簿趙崇暉□□□，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方澄篆蓋，承事郎、知臨安府鹽官縣丞余璿書并□石。

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八，民國十一年續修鉛印本。又見道光《海昌備志》卷一〇，民國《杭州府志》卷一九。

〔一〕「更建」至「始大」，原作「更規樞樞始大」，據民國《杭州府志》改。

〔二〕暉：原闕，據右引補。

簿聽續題名記

嘉定十年七月

聽事之有題名，非徒以載姓氏、誌歲月也。能否善惡，隱然而彰，實有以示勸戒焉。簿聽題名，立于淳熙八年之秋，登載陸君而下三十人，繼是未有所著見。倘無以續其傳，勸戒之意泯矣。官以簿

名，職卑而任則勞，奸胥猾吏，變弄文墨，惟視吾勤惰，而爲之畏玩。鉤攷之間，少不加之意，斯民立受其病。矧海昌民貧而賦重，率相與從事詭挾，以避賦役。昔爲戶四萬九千八百有奇，今則倍之，載籍滋繁，益貴詳審。予三年于此，入府幕者一禩有半，曠職是多，每懷惕若。後之君子，知所以盡心焉，則百里受其賜，而無負于先王命官之意矣。嘉定十年孟秋五日，修職郎、臨安府鹽官縣主簿趙崇暉敬書。道光《海昌備志》卷一一。又見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九。

白鶴寺記

樂成勝甲東南，以雁蕩龍湫之在其境也。巖壑幽邃，其地回遠，類多緇流居之。遊履之過縣者，往來如織。有丹霞山白鶴寺，距縣尤邇。世傳鶴鳴其上，因以得名。王子晉之吹簫，張文君之煉丹，王右軍之枉駕，皆此地也。溪流餘劑，猶瑩金星，竹調遺笙，尚諧宮徵，是宜靈仙棲息，隱者之盤旋焉。唐郡守張又新，近邑人侍御王公，俱形爲賦詠，以侈佳致。茲寺也，庸可一日而弗葺哉！厥初締創，肇於文君之捨宅。繇晉逮今，垂八百祀，前之興替，邈乎難攷。中罹魔焰，劫火洞然，焚蕩略盡。舊惟先甲次乙，迭領其院。紹興季年，廣聞、圓鑑二師始崇堂以資演法，峻殿以奉釋迦。其徒雖衆，猶誅茅散處。嘉泰癸亥，改爲十方禪林，蓋三易主席，獨蜀僧洪照頗知興復，而逋歎相仍，僅能疏鑿川麓，建一拜亭而止。衲子磨集，了無解包掛笠之所。有住持曰可昇，實繼其後。頽垣敗屋，層

薜斑駁；荒畦古徑，庶草蕃蕪。至之日，隱然動心，苦節以帥，捐橐以給，絲縷寸積。會歲屢豐，盡酬宿貸，然後廩撫餘貯，爰究爰度，鳩工運材，增敞舊規，使浸壞者復全，未備者畢舉。於是佛僧所廬，先賢所舍，徒隸所聚，饜廩湔浴，以次而就。又建報本華嚴大會，憑藉施予，對峙修廊，鼎開高閤，旁及普同宰堵皆爲之一新。凡阿羅漢、金剛等像，繪塑藻飾，森列紺宇。雖微而供事之器，無不造設精緻。經營於壬申之春，斷手於癸未之夏。向之氣象湫隘，更爲爽塏；前日之鳥巢鼠穴，一旦金碧陸離，丹雘耀燦。士女和會，稽首瞻敬，如入寶花淨域，莊嚴法界。若昇者，信有功矣。或謂浮屠不三宿桑下，土木繕脩，似非所先。不思童子聚沙，長者布金，佛皆樂於讚嘆。如佛復生，見昇勞苦數歲，不忘其本，一念之烈，迄于有成，亦當善其所爲。不猶愈於方其袍，污其行，視常住於橐裝，等精藍爲傳舍，利益志盈，則束卷而去。以此較彼，寧不相倍蓰耶？予少嘗寓此，念其久廢，惜無有振之者。荏苒從宦，歲月易積。自廷屬出宰，過家之歲，偶造其寺，輪焉奐焉，動心駭目，異乎曩之所見。及叩而知，則昇之力也。予方嘉之，而昇來求文以識。既契於予懷，因隨喜作記，俾鑣諸石云。永樂《樂清縣志》卷五，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彥忭

趙彥忭，字元道，宗室，居餘姚（今浙江餘姚）。師事楊簡、陸九淵。開禧元年進士，嘉定初爲吉水縣

丞。歷知常州、廣德軍。端平二年除秘書監，權兵部侍郎。累官吏部尚書，出知平江府。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宋史》卷二四一《宗室世系表》、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宋元學案》卷七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四。

己易跋

嘉定元年六月

四明楊先生《己易》，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忭事先生舊矣，頃丞吉水〔一〕，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忭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忭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彥忭起敬起恭，以謂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定遠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口手。斯旨彥忭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先生字敬仲。嘉定元年六月六日，學生承事郎、知吉州吉水縣丞趙彥忭敬書。《慈湖遺書》續集附錄。又見《經義考》卷二七，《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二。

〔一〕頃：原作「負」，據《經義考》改。

孔子閒居解跋

嘉定元年十月

曾定遠既刊先生《己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真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棄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彥懌敬書。《慈湖遺書》續集附錄。又見《經義考》卷一五〇，《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二二。

重修象山精舍記

紹定三年四月

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驚。彥懌壯歲從慈湖遊，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乃至不勉不思（二），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

全宋文卷六九四七 趙彥忼 趙 勳

二三四

不暇盡記之耳。《象山先生年譜》，四部叢刊本《象山先生集》卷三六。又見道光《貴溪縣志》卷三〇。

〔二〕至：原無，據道光《貴溪縣志》補。

祭鄒浩墓文 寶慶三年

惟公毓秀茲土，抱負瑰奇。道學行義，爲世宗師。黼黻之文，照耀一時。金玉其操，不磷不緇。昔在元符，諫列是司。事之難言，莫甚房幃。公獨忤意，訐直是規。再謫嶺海，氣不少衰。迨其垂歿，或往省之。惟念國事，語不及私。嗟嗟若人，世復有斯。祭典尚德，於公實宜。薄陳一奠，聊慰我思。《思賢錄》卷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 勳

趙勳，嘉定時吳（今江蘇蘇州）人。

定城令趙君壙志

嘉定八年二月

先君趙姓也，諱用，字彌明。曾祖朝請大夫、管當西京留司御史臺，諱伋；祖右宣教郎、贈通議大夫諱慶孫。父中大夫、集英殿修撰、贈大中大夫、嘗貳天官諱思；母淑人王氏。家世伊洛，靖康南徙，因家于吳。先君自幼嗜書，六載壁水，兩試南宮，後以先祖遺澤任從事郎。調浙漕計置，官于秀之青龍。將書終攷，邱公密制置江淮，辟令光之定城。以嘉定己巳八月五日終于邑治，年五十有九。先君孝友寬仁，廉勤恭儉，尤長于詞翰。衆以遠大期，而天嗇之年，痛苦罔極。勳等不孝，卜宅孔艱，始以嘉定乙亥二月十三日，葬于長洲縣彭華鄉許墅之南岡。先君始娶王氏，以紹熙辛亥九月二十一日終，今合葬焉。後娶，三子：勳、勞、勢。二女：長適迪功郎楊澤，再適進士姚子寅，已亡；次適甥進士張大壯。孫女一人。勳等泣血謹書。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軍事、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李大東書諱。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四。又見民國《吳縣志》卷四一。（祝尚書校點）

黃寅

黃寅，嘉定間人。

司鮑郎鹽場朱俯還朝序

嘉定十七年

周官三百六十，而鹽人屬諸天官，其任至專，其責至重。及考其所掌之政令，而鄭司農乃謂「受入教所處置」是也〔一〕。蓋受入處置一或失當，則爲瘵官曠職，是豈容於不謹乎？海鹽鮑郎鹽場歲入三萬五千六百石有奇〔二〕，曩歲鹽官兼領鎮稅，事務繁夥，賦課爲難。嘉定庚辰，言路抗疏，上俞其請，始詔特置顓員。吳興朱君不卑小官，毅然發軔籀挾，日一定式程，井井有條，清夷不紊。三載考績，課額獨登。會鎮有闕政，暫煩共二，且將幾年，曾不以代庖而有遐心。以文會友，以禮鄉飲，以道理剖曲直。商旅阜通，閭里安輯，人皆曰所以幸吾邦者不淺。余謂記止是乎？亭民境壤與齊民接，挺私怙強，舊染成俗。亭民之謹畏者固不爲，亭民之頡頑者不免也；齊民之惡少者所樂從，齊民之善良者不安也。君其爬羅，事功以興；君其導齊，人心以格。亭民於是乎自愛，齊民由是以自適，又何其幸歟！雖然，此亦跡爾，要以廉勤爲本，以公恕爲守，故君子觀其終，而後爲不失。君今還朝，其能以條畫事悉力而開陳之，則儒術之行，天下自富，豈特此時已哉！姑叙槩以示終譽。君名俯，字伯昂，中興宰相之聞孫也。歲在甲申，日丙戌，黃寅序。《海鹽澈水志》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劉琳校點）

〔一〕「受」原作「授」，「處」原脫，據《周禮注疏》卷六及下句改。

〔二〕五千六百：道光刻本作「六千五百」。

薛 叶

薛叶，嘉定七年爲秘書省校書郎。

育王上塔碑記

四明古鄞峰，釋迦舍利涌現之地。自晉太康建東、西二塔，東塔處勢左，特孤峻海上，森衛陰翊，態度無不可悅。興造以來，中間興廢不可稽攷。慶曆六年，住山常坦禪師更其舊制，始刻記銘。政和年間真戒大師曇振、紹興十二年無示禪師介謚、淳熙七年佛照光禪師皆嗣而葺之，獨於椽柱時雨陰漬，日久寢壞，率未能易。命高僧擇微爲記，書題壁間，以告後人之繼其志者。嘉定二年春，溫陵沙門大明一再登臨，環視塔院，方患其局促不足以表先佛遺跡，忽睹塵間文，嘆曰：「此記似爲我設，當與振起之！」是年夏五月，塔崩二角。明年八月大風擊屋木，拔者萬計，塔頂鈴索擺掣俱斷。又明年八月二日，風雨益號怒，塔益狼狽，堂宇殿屋周迴悉以頽，枕籍無有遺餘。遂募衆緣，革去心

柱，更鑄相輪，重飾珠層級，數敗悉從整治，開拓基礎，增築垣墻，爲屋凡一百五十楹，皆更造焉。塔殿前後塑爲十八應真補陀大士寶相，門檻莊嚴之具，靡不畢簡，崇奉之禮，於是爲稱，費緡錢一萬。落成之日，山中耆舊雲衲遊睹瞻仰，贊歎不復有前人之遺恨矣。明持住山如庵惠崇書來求記，余曰：「釋迦不出世，亦無有方所，育王無所造耶？舍亦非藏，無一法可以，無一法可捨，以何爲是塔耶？塔既不可得，又疇有隱者？四聖六凡，森羅萬象，帝網交光，重重海印，無縫寶塔，是處發揮，又何爲非塔耶？既皆舉是，疇有新故耶？當知是塔非有非無，非隱非顯，非是非非，非新非故，又何假土木瓦石、金碧丹青耶？後爲是塔耶？」明曰：「雖然，譬如琴瑟箏篴，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我以無作之作，成此無功之功，其以無說之說，爲我記之，不亦可乎！」遂摘其言，爲記始末。嘉定七年八月望，秘書省校書郎凌雲薛叶撰。《阿育王山志》卷三，清刻本。（楊世文校點）

〔二〕上「耶」字疑當作「而」。

鄭魏挺

鄭魏挺（一作挺），字景烈，寧國府寧國（今安徽寧國）人（一作浙江江山人），可與子。嘉定七年進士。歷分宜尉，入江淮提舉司幕，杜絕餽遺，引疾歸。除國子監書庫官，力辭。隱居九龍山西園十五年，稱西園老圃。卒年八十。著有《提身粹言》二卷、《讀書通說》五卷。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魏可與

傳》附，清同治《江山縣志》卷七。

吳元用詠史詩序

嘉定十四年八月

雲梯隱君吳元用一日來僕書云：「少時隨行輩習世之所謂賢且能者，鄉老大夫三歲大比，賓興之，獻其書於王，王乃拜受，登於天府。蓋其待遇之禮優異如此。後世取士詔下，爭詣有司乞試，投牒相保委，列棘爲樊牆，如防寇盜。試日夜未盡三鼓，挈飲食坐具，暴露院門外，謹譟囂雜，不翅市區；日出門啓，排前爭入，擁併躁踐，巾履半遺。脫以千金之軀而僥倖於萬一，其爲垂堂大矣。幸無他恙，取試目，操紙筆，偃僂小几上答所問，耳目鼻口盡塵紛，曙鼓聲鑿鑿猶未罷，三場皆然。回視周之取士，豈直相倍蓰？意竊陋之，因棄弗爲。然念士生斯世，固不宜與草木俱腐，豈必盡富貴而後足以自見，固所好不齊耳。苟爲之不已，雖薄物細故，如戴逵之琴、桓伊之笛、公孫大娘之劍，猶能因事著名，託於不朽，而況老於文字間者耶？平居無事，未嘗問家人生產作業，而一以嘲弄煙雲、平章風月爲日課。方其定敲推，指石鼎，肩聳髭斷，口吻饑渴，寒暑有不知，況世所謂蝸角蠅頭者乎？惟樂佳山水。頃遊江淮，遇往事陳迹可喜可愕者，輒詩之以識其事。抖擻破篋，得三十篇。友人李淦不以蕪拙爲箋註，子與我故，其爲我序之。」余剥書讀而笑曰：王濟有馬癖，杜元凱有《左傳》癖，吳元用其得不謂之有詩癖乎？伯夷吐周粟而甘西山之薇，淵明薄彭澤而懷栗里之松菊。賢者嗜好每如

此。由人言之，一章半句，亦有可好，而元用至耽玩之乃爾。夫林和靖孤山之癯，無爵位貨賄足以驚人動物也，而名與西湖相爲終始；元用意不曠世相感歟？晉阮孚、祖約俱名君子，優劣未定。有訪見祖約，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兩小簾，傾身障之，意猶未能平。或詣阮，方自蠟其屐，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神色閒暢，於是涇渭始分。讀元用之詩者，要當作如是觀也。嘉定辛巳中秋後五日。民國《寧國縣志》卷一二，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王曉波校點）

曾宏正

曾宏正，臨江新淦（今江西新干）人，三聘子。淳祐初，累官直秘閣、提點湖南刑獄，移廣西轉運判官。三年，遷廣西運使。見《槁溪居士集》卷五，《粵西金石略》卷一二。

書先公神道碑後

先忠節公昔被臬陳之命，雖不克赴，鑄遺象於石壁，不爲無所因矣。輒以隧碑列之巖前，庶幾觀者於出處大概得以考焉。明年孟夏既望，嗣子朝奉□□□秘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提舉鹽事、提舉學事、提舉綱馬驛程公事、專一提領措置樁管軍糧、借紫宏正拜手謹書。《粵西金石略》卷一二。又見

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六，《桂林石刻》第三〇五頁。（王曉波校點）

羅 勳

羅勳，嘉定中權發遣建昌軍。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五七。

乞省建昌軍屬邑縣函奏

嘉定七年十月

本軍舊特撫州之支邑，創郡之始，屬邑僅有其二。紹興八年始析南城而爲新城，分南豐而爲廣昌。則新城、廣昌特南城、南豐之一隅也。自析邑以來，南城、南豐有丞、簿、尉，新城、廣昌則有簿、尉而闕丞。非故闕也，事省力微，簿、尉之職自足以兼之。開禧元年，守臣始請增置二丞，往往徇一時之情，而不爲經久之計。蓋此二邑，非南豐、南城之比，僻陋尤甚。宰是邑者，常有匱乏之慮。置丞以來，月糜俸給，縣計益虧。且去郡稍遙，動與令抗，事益不治。乞將二邑丞闕并行省罷，少蘇二邑。《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五七（第四冊第三四八四頁）。（曾棗莊校點）

呂楚老

呂楚老，瀘州（今四川瀘州）人，嘉定中爲郪縣丞。

香積寺題刻

嘉定七年四月

縣江之南，有山橫翠，連峰疊巘，葱蔚峭峙。下瞰深流，大類閬中之錦屏。中有六寺觀，曰布金、曰祇陀、曰玉虛、曰東寺、曰南寺、曰香積。縣宰寧川馮公子春下車閱年，吏畏民愛，庭雀可羅。一日，乘暇率邑丞瀘州呂楚老、簿眉山程子廉、尉資中黃良卿、兼監王□、趙冠玉偶遊□□，自布金飯罷，同陞羅漢殿，望□城，過宿雲洞，憩萬竹亭，□烏龍井，步松徑，造禪房，啜茶觀魚于方□小池，邈迤□春江□□山，誦少陵□□□□痛飲於官閣，乘月而歸。翌日良卿命書使鐫石，以紀勝遊，楚老爲之。嘉定七年甲戌孟夏初八日也。乾隆《潼川府志》卷九，乾隆五十一年刻本。又見民國《三

台縣志》卷二。（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四八

李子凝

李子凝，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嘉定間在世。

西山題名

嘉定七年九月

莆田李子凝紹熙五年嘗陪漕運方公東遊巖竇，西泛湖山，來一寓目。後餘二十年，東閣檢詳輶車游至，因籀後塵。千山爽氣，且復挹致□□□裝東歸焉。嘉定甲戌重九日書。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五。又見《桂勝》卷三，光緒《臨桂縣志》卷四，《粵西金石略》卷一一，《桂林石刻》上。（楊世文校點）

李正炎

李正炎，遂寧（今四川遂寧）人，嘉泰二年進士。嘉定中爲內江縣令。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〇二、

一一四、一二三。

雁塔題名引

嘉定八年二月

皇宋開基，資中屬邑內江，登進士第舉不乏人，有冠外省，至秉鈞軸，而題名尚缺。嘉定乙亥，令李正炎、佐李憲燾追錄前人次第科甲，像雁塔，礮石而備刊之。繼自今接武青雲，大書不絕，當益光前燭云。嘉定八年春二月吉，李正炎書。嘉慶《內江縣志》卷一〇，清嘉慶間稿本。又見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四。（楊世文校點）

常令孫

常令孫，嘉定中在世。

鮑郎場題名記

鹽場初攝鎮務，嘉定庚申，言路上疏，謂窘於兼二之冗，詔典銓注顓官，毋與鎮稅事。癸未又

詔，今後鎮官免以鹽場繫銜。舊廨有秀野堂，司場茗溪朱俯立，姑蘇周應旂重修，常棠作記云：「堂外青樹翠蔓，淒神寒骨。堂中設米老詭畫、蔡邕焦琴。苔陰上砌，花影拂簾。」其時鹽官多用士人，故風流乃爾。俯亦〔二〕，中興勳相勝非曾孫也。光緒《海鹽縣志》卷一〇，光緒三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二〕俯亦：前作「俯立」，當有一誤。

劉 倬

劉倬，嘉定十年任盱眙軍屯駐鎮江都統。見《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一〇。

乞減盱眙等處戍兵奏

嘉定十年九月

竊見盱眙新壘，屹然山巔，下視泗州，動息畢見。一望彼界，百里坦平，是我先得要害之地，若措置得宜，孰敢侵犯！今泗之東西兩城屯兵不滿三千，我據險阻而屯，反令衆宿灘宿港〔二〕，暴露經時，士卒良苦。是我之兵日夜不得休息，而彼泰然自處，貽笑於敵，非良策也。宜備要害，察彼己，審虛實，少加通變，庶幾備禦兩全。今斟量減戍，誠可省總計，寬民力，養全師之銳氣，以俟大舉。

今欲於盱眙山城見屯守把及捍禦人內共減三千人外，有天長、六合連營相屬，數舍相望，亦欲各減千兵，共計減去戍兵五千，乞行下殿步司照應施行。《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一〇（第七冊第六八五九頁）。（羅國威校點）

〔二〕港：原作「巷」，據文意改。

吳 中

吳中，字克明，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人，嘉定間在世。

鼓山題名

嘉定七年七月

盱江吳中克明、鄮峰蔣峴伯見來遊鼓山，訪靈源，憩湧泉，遂登石門，覽天風海濤，殊快心目。嘉定甲戌七月二十八日。《閩中金石志》卷一〇。又見《閩中金石略》卷五。（刁忠民校點）

林 垌

林垌，字宗魯，福州（今福建福州）人。嘉泰三年，以上舍兩優釋褐。開禧間爲袁州從事。嘉定中除校書郎，遷秘書郎。六年，出知邵武軍，復召爲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累遷至湖北提刑。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

勤順堂記

開禧二年

勤順堂者，郡守羅公所築也。名之者何？以政成也。昔韓昌黎序鄆之溪堂，識其從事之語曰「上勤下順」，堂名是之取爾。僕暇日侍公以登，公曰：「盍爲我記之！」辭不獲命，退而書其大略。二千石秩優執重，朝家更治考功，公卿此其選也。居是職者，或振領不屑細務，凝香森戟，坐嘯黃堂，怠於政者有之；沉湎遊逸，蕩心娛耳，妨於政者有之；背公營私，務自豐殖，以蠹乎民者有之；力役之不時，供億之亡藝，以罷乎民者有之。若是者漫不省勤順爲何事。其有軫民之憂，思己之責，力不副心，悠悠玩愒，已而湮滯填委，蠱敝相承，耳目有所不及，而姦胥攘臂矣。其有癢癩同體，惻怛興懷，鼓之以仁風，濡之以惠澤，平康正直，綽有餘裕，逮夫接羽交馳，錢穀甲兵之間日至，乏興是

惴，道責未能，借曰不爲苛取，亦將巧計趣辦矣。若是者其視勤順抑有逕庭。故材不足以治劇，投以盤錯而必撓；明不足以燭理，眩以是非而必亂；義不足以制欲，動以利害而必變。公之始至也，帑庾單乏，紀綱頽弛，吏狙於慢而民未熟於化，以寬則玩而弛，以威則懟而囂。公曰是未可以空言動也，慮之益精，執之益堅，行之益篤，謂理可以屈人之心，則不必窒其口也。始而謹，既而疑，終而服，期年大治，刑者新，仆者起。訟惟不蔓也而自清，財惟無蠹也而自足，官不必勸而承風，吏不必懲而畏法。爲士若民，不待教告而趨令。順治若此，而公之勤則有加焉。其去如至之始，而居今必計其後，方且儲其贏以備他日之須，不啓其倖以貽悠久之蠹。報政有日，人安其化，依依願留，發於心，聲於言。民情難保也，亦易固也，勤順之報亦大矣。凡爲政弛張之宜，必久而後成，人心是非之公，必久而後定，不要其成，不待其定，不足以究賢者之用心。有國有天下者皆然，獨一郡乎哉！公之名堂，其旨遠矣。堂據郡治之乾隅，菑其蕪，崇其塾，苴其隙，儲材於贏，計役於卒，量工於餽，事逾月而成，成而民不知役，帑不知費。冠以平西之樓，輔以更衣之舍，屹然郡圃之甲觀也。然公非以是廣游觀之美，於命名見之。後之人睹是名者，當求公之志，而登是堂者，當知公之政矣。公名克開，廬陵人，以開禧乙丑七月來守宜春，堂之成丙寅九月也。正德《袁州府志》卷一四，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叢桂堂記

嘉定元年十二月

予始讀李泰伯《袁州學記》，慨想袁學之盛而未及見。謁來之官，首謁宣聖廟，循兩廡而進，見諸生之舍荒涼頽敝，楹牖不全，几席不設，衿佩蕭然，與昔所聞異。詢其故，曰：「袁學自唐有廟，本朝景德間始有講堂。皇祐末，太守祖公無擇知學宮缺狀，乃營教養之地，而今學實建，爾來百有餘載矣。其後闢舊堂爲明倫、進德，而孔殿復新，宦于茲者視廟之足以獻享，堂皇之足以論集，姑亦已矣。故執經之士，驟來倏散，其游息乎此者亦少也。序室之未備，其已舊矣。」予四顧興歎，恨未有振斯文者。友人東嘉虞君以舍選爲郡文學，莅官未幾，頽綱寢革，教法備舉，而又量用度，謹出入，待羨贏，增僦屋，比年積愈豐。一日訪予，曰：「吾備員教官三年矣，行且滿秩，惟是學舍未葺，不欲以累後人。」予聞而喜曰：「子之志則善，然子行有日矣，恐不及事。」則應之曰：「吾規畫已定，土木之費不求而粗足，奚事之不集？」予因縱臾之，虞君乃告役期於郡，略趾程工，擇其徒之可共事者，合謀展力。諸匠受成，計日而事。廊廡奕奕，藻色煌煌，職事有位，生徒有舍，庖廐有所。築堂于西，垂以半水，拱以桂林。既成，榜其扁曰「叢桂」。諸生請曰：「宜春文物甲江右，盧易繼魁多士，士益鄉學，大比之歲，登桂籍嘗不下數人，今諸生穎然有攀高之志，願即堂名而繹之。」予辭不獲，因爲之言。學貴乎有用，而不汲汲於求用。韓文公子符讀書城南，作詩勸戒，愛子之意悉矣。然

教之以勤學則可，而以富貴利達動其心則不可。夫子厄陳、蔡，其道雖窮，而與其徒問答相樂，弦歌自如。漢祖兵行天下，所遇風靡，魯獨守節不屈，引兵環之，死生一鼓之下耳，而諸儒講誦不輟。聖賢遺化如此！夫困窮生死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後所志定而所守堅，所養深而所造遠。若夫怵於榮辱得失之中，利可動則害可沮，作輟因之，非古之學也。今賢侯方崇教養，諸生親承明師，馳騖禮義之塗，湛泳道德之淵，偃息詩書之府，當求夫古人所以致力之地，審義利，辨是非，擇而執之，不爲異物所遷，而自立於高明廣大之域。異時出而用之，治國平天下，分內事耳，彼盧易輩豈足爲今日道！皆曰：「願承教。」書之以爲記。嘉定戊辰季冬朔記。正德《袁州府志》卷一四。

宜春新修學記

宜春爲袁劇邑，倚郭而役歛煩，事叢而理化雜，長吏催科以時，獄訟無壅，則曰吾責以塞，學校之不修，教養之未備，往往舉而歸之郡守，無復過而問焉。故有郡無學，有學無教，有教無養，不知其幾十年矣。予爲郡從事時，嘗按宜春志乘，耆舊言縣治西二十步有夫子廟，鞠爲荆榛瓦礫，生徒課肄，附于州學。淳熙中，尚書張公杓假守是邦，以縣學久缺而孔廟又不相屬，始與邑宰柯春卿、鄉之賢士大夫合義而遷之。度址秀江之北，背山阻水，唐狀元盧肇之故居也。廟貌堂廡，始合爲一。逾二十年，司馬遡以先德之裔出宰，復築四齋於其傍，由是生徒有舍。而職事未有位，庖湢未有所，廩給

器用未有具，雖欲敷教而卒未能，興事之難如此！又十年，今四明姜君光實來，下車謁學，顧瞻嗟嘆久之。語生徒曰：「設庠序以興教化，其可廢乎！」退而撙節出入之數，剔其蠹，侍其羸，乃立講座，創兩職事位，庖廂廊宇，爲之一新，繚以周墻，藻以丹雘。房室既備，復取在官沒入之田以充學糧，輟隙地，創僦屋，歛金以增諸生之俸。春秋混補，季攷月書，升出進退，皆令君主之。其行藝之足以帥衆，則舉而位之職事，向之隸名冗食，一切罷去。諸生相率以與選爲榮，冠帶之容，絃誦之聲，濟濟洋洋，涵泳教養之內，文風爲之一變。諸生撫其事，屬予爲之記。予以訥辭不獲，因與道其所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上而下，無往而非學。士生斯時，亦無往而非教。朝夕之所從事，非致力於明晦，則遊處於庠序，異物不得而遷，故其嚮善也篤，是以天下無自棄之人。三代衰，學校廢，有志於道者不過相與私淑諸其徒，而在上之教養俱無聞焉。異時武城絃歌，夫子爲之動色，偃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世教未淪，小人猶知學道，況君子乎？後世之知學者鮮，況小人乎？宜春山水明秀，古號多士，而細民險健終訟亦或有之，恢禮教之範，張廉耻之維，涵養君子正大之氣，扶掖中人鄉善之趣，潛消小人奸巧之習，舍學校其將焉之恃！百里之長，乃曰非吾之責，豈爲民父母之心乎？今令君當軍旅擾攘之餘，賦歛煩費之後，從容應辦，教行訟理，公退之頃，執卷與士友評詞章，磨理義，欣然若有所得，其爲政先務蓋可知矣。雖然，此令君事也，若夫人之學，其本安在言語文章末也！要相與講明致力之地而後已。夫仁義禮智，四者我所固有也，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我所敬事而交接也。反諸中，一毫未

盡焉，非學也；行之外，一毫有慊焉，非學也；利害而轉移焉，非學也。苟以平居所以致力於彼者而用心於此焉，雖未至於古人，亦足自立於世。予既以興學爲令君喜，願以此說爲諸生勉。嘉定庚申七月既望記〔二〕。正德《袁州府志》卷一四。（以上刁忠民校點）

〔二〕庚申：按嘉定無「庚申」，疑爲「庚午」之誤，即嘉定元年。

趙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太祖八世孫，居福州（今福建福州）。黃榦門人。嘉定八年知餘杭縣，擢常德府通判。端平初知袁州。見《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四，正德《袁州府志》卷一四，《宋元學案》卷六三。

平糴倉記

武陵北間數萬戶，而城內乏積穀之家，日仰鄉民輦負以給。其或雨雪連陰之月，農甿竭作之時，市以艱糴告，官必爲之發倉移粟而後濟，固不待歲歉而然也。司成林公以嘉定癸未出守，適水澇爲沴，蕩民田廬。公請于庾臺，出常平積粟以賑之，存活數千計。水退，躬行江趾，捐金築隄，高廣可

數丈，延袤且百里。自是民無水患，湖田歲稔，盡心於民，蓋切切矣。惟是賑荒一事，不免取之常平；常平不足，則勸分於產戶。故常平所積之數日耗，則有虧於公；產戶科糴之擾日甚，則有病於私。公慨然曰：「糴濟，美事也，病民則不可行，虧公亦不可繼。」退度府庫之羨，散糴於產米之鄉，幾萬餘石，而貳車司直趙公復以經常之餘，捐萬緡以助。於是俯倉於開元寺之西，爲敖有六，積米可容數萬斛，榜其倉曰「平糴」，蓋取李愔之遺意，而尤便於民焉。當粒米狼戾之秋，則每斛增市價二百以糴，蓋以濟常平之乏，而免大家般運之勞。使市價平而公私便，此我公建倉之意也。公將受代，再輟府金五千緡以豐糴本。拳拳此邦，爲經久之利者可知矣。《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四。

分宜縣學記

端平元年二月

分宜爲袁屬邑，居郡之東偏。師恕自湖右易地守袁，入境之初，詣縣學謁先聖，僻在荒郊五里之墟。及門下馬，肅容以入，前視廊廡，草深數尺，垣墉傾圯，棖桷半摧，如古祠。荒郊闐無人聲，伊威、蕭蛸得擅其業。聖像賢顏，雨淋風剝，門人從祀，缺落丹青。其瞻仰之地且如此，則俎豆弦歌可知矣。師恕一奠再拜，歛襟而退，默默不敢嘆息。俯躬自念，有爲牧伯郡守，終年不接武於夫子廟之階域者，況於爲邑者哉！蓋風俗之興廢使之然。既出廟，邑之諸生執圖經以進，指而請曰：「舊學在縣東三十五步，爲老子之徒因邑宰不治，奪而居之。天厭異端之害道也，今煨燼爲瓦礫之區。乞復其

舊。」師恕至郡之二日，乃捐五百金，徵良匠經營舊址。逾月而落成，昇夫子像歸于新宮，堂廡室舍，罔不畢備，士者雲集，俎豆一新。諸生復屬師恕爲之記。因爲之言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乃人倫之至親至重，而不可一日廢缺者。至於朋友，分若輕矣，情若疏矣，是又烏可以四者並立而爲五哉。蓋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周旋應接之間，或有不能交盡其道者。若非藉朋友相與講明此理以維持之，則乖爭凌犯，有不可一日居者，而異於禽獸不遠矣。惟能相責以善，相輔以仁，去其數彝倫者，求其叙彝倫者，然後四者順其理而保其利。乃知朋友之分若輕，而所係爲至重；情若疏，而所關爲至親。蓋四者之綱紀在是，而於人倫爲最大者。則庠序之設，友朋之會，豈徒然哉！今之學舍，以其殿堂之巍巍然，衣冠之整整然，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徒務記覽，爲詞章以釣利祿寵榮而已，恐非古人所以教人之法，國家所以化民成俗之意。學者其勉之哉！端平元年二月記。正德《袁州府志》卷一四。又見道光《分宜志》卷三〇。

宋故黃氏墓銘

淳祐三年十一月

黃氏，字昇，第五十二。將仕郎趙與駿稱德之妻，朝散郎、臨漳史君名樸之幼女，贈朝奉郎諱振龍之孫。生三年，父□進士第一人，故父母愛之。母洪氏先亡，育于祖母潘夫人。夫人知書，《通鑑》

成誦，又喜賓客，故孫女閑于祖母之訓，婉婉有儀，柔淑之聲聞于閭井。余季孫與駿，少失怙，余抱而鞠之，甚于子焉。既冠，余念與臨漳史君舊同學于勉齋先生門，又夙慕乃祖乃父長者賢名，爲季孫擇婦，宜莫如史君女。史君重朋友之誼，一言而許。以淳祐壬寅，父醴之，乃歸于我季孫。既歸，確守姆訓，法度無違。越明年，余自泉返里。以二孫皆授室，賓祭之政，得所相矣！便當棄置家事，命伯子撰杖屨，從長沮荷篠輩結偶于漆橋之間。一卮山酒，曳屣而歌，可以佚餘年矣，故喜見于色。豈謂爾歸期月而亡耶！豈謂昨日之喜，變爲今日之傷耶！人誰無死，爾年方十七，笄而事人，願與夫共甘苦，同生死。豈謂千里之程，方出門行，未一日而止耶！余非特爲爾傷也，仰傷吾孫薄祐，而失此如賓之儷也！淳祐三年秋七月乙酉卒，閏月丁丑襄出城北，十有一月甲子葬于浮倉山之陰。夫之祖父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師恕爲之銘曰：

得此一穴，浮倉之陰。左蟠卧龍，右擁翠林。蓮花一峰，對起千尋。爲爾之宮，萬古猶今。《福

州南宋黃昇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祭黃勉齋先生文〔二〕 嘉定十四年

嘉定十四年春三月壬寅，大理寺丞、知潮州勉齋黃先生卒。吾邦之士大夫皆來哭吊，門人學者治喪。先一年，先生相地於城北匏欖山之原，坐坤向艮，結廬於其側曰高峰書院，名其泉曰逝如斯，名

其亭曰求得正，則先生之志定矣。其年四月乙丑，諸孤稟偏親之命，遵文公之禮，奉先生之喪歸于高峰〔二〕，就營葬事，從先志也。某義則師生，恩猶父子，敬以菲禴之奠，昭告于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孟氏歿，而《大學》、《中庸》之旨不傳。秦、漢以來，寥寥絕響。至周、程氏作，而此道始明。朱文公繼之，而此道益著。登文公之門，海內之士不知其幾人，而能抽其關鑰、直造闢奧者，惟先生一人得精微之傳。故文公既歿之後，四方學者共尊而師事之，執弟子之禮，猶文公之存也。既而出仕，爲邑爲郡，至誠惻例〔三〕，一意在民，故所至民皆化之，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莫不心悅而誠服也。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使其身一日得在朝廷之上，行其道焉，則見於事業者，豈特致吾君、澤吾民而已，禮樂其有興乎。道鉅才大，設施未能竟萬分一，而世不能容矣。歸爲祠官，講學于家，士之有志者，遠近翕然歸鄉。不惟教行于閩，而江湖、巴蜀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裹糧而至者。故成就人才，於時爲多，天下知先生爲一世之英傑。時事方殷，朝家起之以郡，而先生堅卧不出矣。於是著書立言，以卒文公之業。吾黨之小子，正賴先生所以裁之，曷謂天乃不遺一老，而遽奪之耶？嗚呼痛哉！補山之俎豆如存，華峰之几案猶在。午風夜月，升斯堂，入斯室，猶如聞其謦欬之聲，而不見其容矣。諸生相顧悵悵然，其將誰正之也！某也蒙先生之撫愛爲最久，辱先生之教誨爲最深。拊柩一奠，送此晨征，傷如之何！悠悠去旌，故言不足於文，而哀有餘於情。惟先生之虛靈不昧者，其鑑予誠！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附集，元刻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原署「門人宣義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恕。」

〔二〕喪：原作「襄」，據文意改。

〔三〕「例」字疑誤。

張知幾

張知幾，字爾誠，諸暨（今浙江諸暨）人。嘉定間在世。見《越中金石記》卷四。

宣氏壙誌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

先妣宣氏，世居越之諸暨，乃敕賜助教茂之女。建炎庚戌六月一日生，紹興丙子歸于先君張氏諱汝楫，字濟仲，乃廬守親墓萬和後裔也，生於紹興乙卯，卒於開禧甲子。越二載，葬于大部鄉獨山之原。先君既沒，妣乃委家務於諸孤，優游自適。嘉定壬午六月十六日，以微恙終于正寢，壽九十有三。卜十一月二十九日，合葬先君之墓。子男三人：知幾、知權、知剛，知權蚤卒。孫男四人：經、紘、綸、繹，經亦蚤卒。孫女二人，長適進士趙茂良，次許嫁進士宣立。曾孫六人：自強、自勝、自得、自誠、自良、自亨，皆習儒業。曾孫女二人，長許嫁進士吳之茂，次尚穉。先妣秉性慈祥寬厚，

財物鉅細未嘗置懷，惟務調親戚、恤貧苦。每鄉間有以匱乏告者，即罄箱篋以與之，略無靳色。以是長往之日，追感德意，慟哭者多矣。妣年雖高，視聽不衰，飲食亦倍於常時，自謂必得以終百年之養。一旦遽成幽隔，豈不痛哉！忍死以襄大事，姑叙梗槩置諸壙云。知幾、知剛等泣血謹識。奉直大夫、知湖州軍州事宋濟書諱。《越中金石記》卷四。又見《諸暨金石志》。（祝尚書校點）

張 介

張介，嘉定初居宣州太平縣（今安徽太平東）

黃山圖經序

嘉定元年三月

予嘗讀班史，見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慨然歎曰：山水之感人固如此乎？蓋天地之氣結而爲山嶽，融而爲河海，而山嶽、河海之氣亦孕而爲人。是故山嶽河海之氣受之於天者，有剛柔清濁之殊，而人受山嶽河海之氣以生者，亦不能無強弱勇怯之異。今夫吳、越之人秀，閩、蜀之人峭，齊、魯之人樸，淮、楚之人直，此皆其山水所發者然也。江南諸郡多佳山水，其間雄絕者莫如黃山。其山舊名黟山，當宣、歙二郡界，西南屬徽州歙與休寧縣，東北屬宣州太平、旌德縣。唐天寶六年六

月十七日，敕改黃山。其勢峭拔，其形壯麗，故宣、歙二郡之士風民俗，率多廉直耿悍之氣，自昔異才間出，賢哲迭生，武烈文勳，皆足以聳動朝野，又信乎是氣之所鍾也。然而自山至京二千餘里，陸海不通，舟車隔絕，故罕爲士大夫所遊賞，而遂泯滅於無聞，雖山僧野人之居，蓋亦少焉。元符三年，雁蕩周君來尉歙邑，因按驗至山，遍賞諸景，於祥符寺得圖經及古今賢哲題詠以觀，乃歎曰：「有如是之奇而不聞於世者，何也？是非文字失傳之過歟，亦居山者有罪焉。」遂鏤圖經及詩，板行於世。予居宣之太平縣，去祥符精舍無兩牛鳴地，因同同志訪謁，求湯泉澡滌之勝。焦君柬之居山之麓，適與偕行，寓宿於寺，主山一老出示舊本圖經。歷年滋久，其間脫板甚多，似不足以悅人之觀覽，甚爲之惜。謂能更復此集，非好事者不可。焦君在列，慨然有志於斯，遂命工增以山圖，續以近世諸公詩詞，并附於前後。就，屬予爲序。予不獲辭，因序之曰：斯圖一新，不惟使前之英辭傑作不致湮泯無聞，亦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此山之景，而名公鉅儒接踵來遊，高僧隱士比屋爭居於山之間者，實焦君柬之之力也。於是乎書。時宋嘉定改元清明節□。《黃山志定本》卷三，安徽叢書本。

跋陳東遺稿〔二〕 淳祐六年八月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初萌於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地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於此乎決，可不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

「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此於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修撰陳公之事，真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聖賢之心，抗言犯難之死靡他，公蓋安行之。淳祐丙午八月中旬。《陳修撰集》卷一〇，明刻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跋稱陳東爲「鄉先生」。按陳東爲潤州丹陽人，則此文作者未知與前文自謂居宣州太平者是否一人，姑屬之以俟考。

許 沆

許沆，瀘州瀘川（今四川瀘州）人。嘉定初爲宗正丞，八年知興元府。累官至太府少卿。該博能文，有章奏、賦詠、雜著三十卷，與里人史扶同以詩名，號瀘南詩老。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五八、七三之四二，《明一統志》卷七二，《蜀中廣記》卷九九。

請廢饒風新縣依舊爲鎮奏

嘉定八年七月八日

蜀之饒風關其險聞於天下，東北距金州，西南距洋州。舊例，洋州嘉定三年知州申制置大使司，乞將金州之漢陰縣激口鎮創爲饒風縣，益以洋州真符、西鄉西縣三鄉之田〔二〕，自此饒風關遂隸金

州，故洋州郡計日削。兼饒風去金州爲遠，邊民困於遠輸〔二〕，失險病民，害孰重此？欲將饒風新縣廢罷，依舊爲鎮，仍復漢陰縣丞一闕治于激口鎮，使之催理稅賦，受接民訟，實爲經久之利。《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五八（第四冊第三四八四頁）。

〔二〕西縣：疑當作「兩縣」。據《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真符、西鄉均爲洋州屬縣。

〔三〕邊民困於遠：原重出此五字，據文意刪。

君吉甫祠堂記〔二〕

父老相傳，周尹吉甫實生此地，見於圖經舊矣。陳帥損之作清穆堂以祠之。嘗觀酈道元《水經注》江陽異聞，與《華陽國志》頗類。其載揚雄《琴清英》叙伯奇流放並《子安之操》，附之江陽。雄，蜀人也，其說必有據。《輿地碑記》卷四。又見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七。（以上黃錦君校點）

〔二〕此文作者，《輿地碑記》誤作「許沅」，雍正《四川通志》不誤。

高之問

高之問，字德文，平江府崑山（今江蘇崑山人）。紹熙四年進士及第。嘉定中曾幹辦諸司糧料院，知邵州、蘇州。寶慶時以朝請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四九、七五之三三，《吳郡志》卷二八，洪咨夔《平齋文集》卷一九《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制》，魏了翁《鶴山大全集》卷四七《強齋記》，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〇。

重修天慶觀記〔一〕

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制詔天下並建道觀，名曰天慶。殿中侍御史張士遜請以舊宮觀改爲，毋或擾民，從之。吳郡即唐之開元宮，祇順謨訓，地當一郡之中，面勢端夷，神靈所宅，既□□神御而良田沃衍。神化寶牌，次第推錫，榮光下燭，有累朝之奎畫在□如漢原廟，如周分器，以對天休，以教民順，德至渥也。六飛南御，吳會實視陪京。厥紹興初，乃命守臣喚，肇即初基，崇興秘宇。而三清大殿，至淳熙丙申，內出金錢合凡上大司農錢，無慮十餘萬緡，守臣峴、提點刑獄伯驢既專主給，趣就功役。復古殿，大書六字曰「金闕寥陽寶殿」以賜焉。先是，郡有異人，草衣睢盱，凡聖莫測，俗

既傾嚮，或以爲仙，詔築庵於觀之東北隅，使之棲託，扁曰「通神」，亦宸筆也。庵成弗居，爰命左街道錄、主太一宮事李若濟居之，蓋嘗奉神算建殿若庵者也。若濟自見其弟子呂知常，即賜冠褐，久之爲祐聖觀高士。知常之徒曰朱善仁，復賜冠褐，皆令□若濟之事，以次相傳。蓋若濟、知常以其學，善仁以醫，其被遇始末，皆非苟然者。然丙申至今又五十年，觀日以益弊，而善仁之醫日聞，遠近□湊貲謝，悉歸於營繕。自嘉定初元以接于寶慶，凡□□三清、真武殿，三門兩廡，厨庫齋堂，菑撻甃甃，一撤而新之。別建鐘樓、拱辰殿，且及藏殿。然後檁棟榱題，岿堯□□，□碧黝堊，暉彩交映。累萬之費，施纔十三，而不聞其有所求於人也。夫道一而今老釋之教與吾儒並列爲三。道家者流，推本老子以自達於黃帝，亦惟曰清靜無爲而已矣。誠究其說，則不言之教，無功之功，不德之德，非所謂行其所無事者耶。世降俗末，符籙襍禮，紛拏並進，而其去道遠矣。天啓鉅□，聖神在宥，未嘗作也，而萬物莫不並生，未嘗息也，而萬物莫不皆成。臣誠愚不肖，不足以窺觀天地之大，竊嘗自淳熙之盛而上及於紹興，自紹興之盛而推之於祥符、天禧之際，其治巍巍不可及也，而公卿大夫亦不可及焉，公卿大夫不可及也，而方外之士亦不可及焉。其受天元符，爲民請命，非必陰祈秘祝也，招延素士，物色至人，非必求仙采藥□□其□固已超軼秦漢而駸駸太古矣，而遺風餘烈，臣於若濟、知常尚或一二見之。臣不識若濟，雅與知常遊，顧自謂不及其師，然其於老氏、列禦寇、莊休之書，以至于道藏、釋藏、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通，而要歸至理，混入無間，未嘗誇博涉、挾數術也。其爲高士，居虛白齊凡□□餘年，孝宗移御重華，始以老子入侍，一傳而爲善仁，其所建立，尚卓絕

如此。世言寺觀之興衰，以爲釋氏善以其說取人使從，而□□非人□好尚，則不能以有所成，獨未見善仁之事耶？蓋祖宗之於方士，方士之所以自修，皆合於黃帝老子之所謂清靜無爲者，臣故得以私著焉。寶慶二年三月望下缺。管内副都道正副知天慶觀事臣陳天一，管内都道正知□□觀事兼管轄下缺。

《金石續編》卷一九。（黃錦君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請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臣高之問撰，奉直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臣王松書，朝議大夫、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臣趙盛篆□。」

全宋文卷六九四九

施應龍

施應龍，嘉定中爲信州學官。

信州修府學碑陰

嘉定八年

嘉定七年季秋，匠監簿弁陽章公來守是郡，方崇教事。明年正月上日，屬應龍酌古者鄉飲酒遺意，會里之衣冠拜于學，序以齒，公親執爵，尊禮其年高有德者，士靡然嚮風。于是應龍言學摧圯，丐事修建。公喟然曰「吾志也」，乃出錢五十萬以成茲舉。既而宰貴溪趙君彥彬、玉山程君榆、宰鉛山潘君子順亦薄助焉。爲錢二百三十萬有奇，爲米二百四十斛。學宮復新，細大罔闕。康熙《廣信府志》卷末拾遺。（黃錦君校點）

李 回

李回，嘉定間爲撫州州學教授。又據弘治《徽州府志》卷六，李回爲黟縣（今安徽黟縣）人，慶元二年登進士第。是否同一人，俟考。

重修聖祖殿記

嘉定八年十月

維我宋三葉，若稽古章聖皇帝持盈守成，瑞命蕃錫，以大中祥符之五年詔天下增設聖祖殿於天慶觀，大報本也。於時撫州奉詔創立殿宇，既一百七十有六年，當淳熙戊申，守臣錢象祖嘗葺新之。距今嘉定乙亥，又二十八年。梁楹蠹虛，凜將壓焉，守臣陳廣壽每令節朝拜殿下，惕然不遑寧，顧謂僚吏：「若補罅剔腐，支傾柱欹，文以丹堊，漸可塞責，非久遠計，且非欽崇君祖之義，不恭甚焉。」乃涓日鳩工，度材闢基，撤其舊而新是圖，俾錄事參軍陳灝董其役。起七月甲子，訖於十月辛丑，規模視舊增高加大。中爲殿一，東西廡各五楹，輪奐雄麗，窗牖靚深，於尊奉爲稱。凡材木瓦甃百役之需，悉官給之，而民不與。既成，命回記其事。竊惟有天下者必祀其祖之自出，天啓上聖，奄有四海，聖子神孫，繼承無窮，此其根本盛大源流深長，豈一世之□□人之力哉！宅殷受命，簡狄生契，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周肇基，載在歌頌，非厚誣也。漢承堯運，唐祖聃德，□□□光，要有自來。惟聖祖發祥，薄海內外，咸得敬事，是□本朝尊祖，大典萬世，臣子所當仰承，有隆無替。昔韋元成、貢禹妄傳古誼，罷郡國祠，禍不旋踵。神靈赫然，無往不在，豈容以茫昧視之？然則，盡恭誠罔敢失墜，不懈益虔，用勸相我國家，臣子與蒙休應，亦非厚誣也。惟前守臣象祖與今守臣廣壽皆生於丹丘，上應三台之躔，而文獻俱赫其家聲，治行咸知所先務。今輦飛鼎新，于昔有光，異時歸相昌運，又將趾美。是邦臣民目睹盛行，益知尊君親上之不可已，則是役也，豈小補於民教哉！回備員郡文學，以文字歸美報上是其職，因不辭，遂爲之書。是年十月吉日，從郎、撫州府學教授臣李回記〔一〕。同治《臨川縣志》卷一八。又見乾隆《臨川縣志》卷六。（向以鮮校點）

〔一〕從郎：二字間似脫一字。

裘 淳

裘淳，台州（今浙江臨海）人，開禧元年進士，官武安軍節度判官。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漏澤園記

宋以仁厚爲天下，列聖一心，身在深宮，澤流朽壤。建隆之治，嚴火葬之禁；崇寧之治，恢澤園之恩。實德宏謨，參高埒厚。其間如文忠公富弼封叢冢於河朔，清獻公趙忞藏暴骨於信安，君臣上下率於此皇皇焉，亦當推原其故乎？訪於周岐，咨於呂《令》。伐木而棺，則有若黃霸；貿地而葬，則有若曹褒。陳寵馳西洛之聲，賀蘭致南荆之雨，大政之先務，國多瑞矣。而仁人君子，思斯閱斯，如恐不及，非能合人已於一體，貫幽顯於一途，念寧復到此哉！明謨遠訓，切於體膚，曾爲父母斯民者，尚忍以其死生二吾心乎？桐廬詹侯阜民仁膺義槩，雖根於資稟之高，而蹈矩履規，猶懼墜失，凜乎前之臨父祖，而旁之坐友也。絃歌天台，籟鳴機動，慈祥慘怛乎清心靜治之上，而歡呼鼓舞山之巔、水之涯者，將不特芸夫野老而已。公事餘閑，春行溪谷，見有投櫬櫝於烈焰者，問之，則曰：「無地以葬。」又有瘞於洲渚者，水之則蕩去，侯惻焉不能忘，乃買地於清溪鎮下，爲義塚，道里便近，畝步亦寬，爲屋以蔽風雨，設門垣以謹餞閉，置守者視護之，縱其來者勿禁。標霞綺橫，五峰玉立，斯焉是宅，體安魂舒，前日之荒垆寒瀨、濤撞波舂而火焰融夜者也。白楊青草，抔土累封，群而靡爭，義同兄弟，前日之飄流雜壟、巢烏鳶、窟狐鼠者也。觴酒杯羹，春穀秋簌，時節墦祭，無餒有歸，前日之悲風愁雨、燐宵征而鬼霜哭者也。闔邑之父老子孫懷悲頂戴，請誌侯陰德，以昭民不忘。

嗚呼！若知詹侯深營遠慮，獨能推廣國家昭天漏澤於赤城蒼島之外，而不知弗期報而施，弗求知而作也，大抵皆若此。枯骸不吾知則已，知則報我者必矣。緩急後先，獨不以詹侯之所存於溟漠幽微者，若不係屬乎一念之發，萬有形焉。至哉心乎！此心弗仁，彼生猶死；此心而仁，彼死亦生。念是以知侯愛物仁民之意，雖達之天下可也，豈百里乎哉！民國《天台縣志稿》卷一九，民國四年油印本。（李文澤校點）

李宗勉

李宗勉（？——一二四一），字彊父，臨安府富陽（今浙江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出爲嘉興府通判。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出知台、婺州。拜監察御史，上疏力阻宋師伐金，又言內降之弊。進左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工部侍郎兼給事中。嘉熙元年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擢參知政事。三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宗勉在相位，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時人稱之。四年卒，謚文清。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咸淳臨安志》卷六七，《宋史》卷四〇五本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三。

乞寬民力戒聚斂疏

紹定二年

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又見《南宋書》卷五三，《續資治通鑑》卷一六四。

論節費疏

端平元年五月

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

《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

論毋出師伐汴洛疏

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〇九，《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七。

論預先措畫軍事疏

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又見《宋史新編》卷一五一。

論毋內降恩命疏

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又見《南宋書》卷五三，《宋史新編》卷一五一。

論江陵守城疏

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又見《南宋書》卷五三，《續資治通鑑》卷一六八。

乞令史嵩之移司齊安疏

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又見《南宋書》卷五三。

論邊事疏

端平三年四月

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

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〇，《宋史新編》卷一五一，《南宋書》卷五三，《續資治通鑑》卷一六八。

乞皇上以國事爲憂疏

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又見《宋史新編》卷一五，《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三，《南宋書》卷五三。

論受諫疏

求諫非難而受諫爲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爲難。苟聞之不以爲戒，玩之不以爲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救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

論招募流亡疏

端平三年十二月

沿江諸郡，所在單弱，防托甚疏，安有餘力爲勞來安集之舉？若不別作措畫，深恐詔旨，徒爲□觀。如安豐、濠梁、歷陽管下開順、六合、含山等處居民渡江，強壯留在江北，結寨拒守，恃其聲勢，因而作過。不早收拾，展轉滋蔓，猝難殄戮，恐爲虜人所得。合從朝廷詳酌，科降錢糧告牒，令沿江淮西制置司亟作措置。凡流民過江北者，令陳韓存卹；強壯之留淮北者，令史嵩之遣官招募。如不願者發還本處，籍爲民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六八。

重修台州通判聽記

公宇必稱其官，非惟所居官設，行君之政令，肅民之觀瞻，蓋於此繫焉。天台東浙名郡，州治雖未爲宏麗，規模亦峻整，獨別駕聽事庫且隘，曾他官不如，堂奧傾欹，岌業欲壓。考諸圖牒，莫知建立之始，祇云淳熙二年通判管君銳重建。倒指歲籥，未周一甲子，豈當時因陋就簡，易至弛侈，重以紹定己丑蕩析之變然耶？以是處通守，端謂非稱。雖然，廢興沿革，各有其時，時至則易若反掌，孰制其時，在所居官爾。鄭公襟度高亮，議論灑落，昔人所謂胸中自有一丘一壑者，余知其決不苟安於

此。居無何，果欲撤而新之，余聞之亦喜。既則恢衍規制，增築基礎，取材於市，鳩工於庸，給用於旋，官不知役，人不告勞。經始壬辰暮春，斷手中夏，聽事穹隆，堂寓顯敞，廊廡纒屬，戶牖燦閎，總爲楹三十有四。舊有芝秀承其左，登瀛、景沂、歲寒處其右。堂後山巒鬱律，林木清葱，自蓮風閣登，萬壑風烟，最爲奇勝。旁列雲水梅榭、雲海嵐關，無非嘯咏游息之所。公或重創，或增修，丹雘交輝，前後掩映，迎風納月，恍若蓬壺。觀者愕眙，屹爲千里壯觀。是役也，費務叢廣，郡雖相之，眇若毫末，非公善計節用，疇克辦此？落成之日，屬予爲記，辭以蕪陋，弗獲。余嘗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興事締功，始足以言知矣。而孟子論知則曰：行其所無事。或者疑焉，抑不思孟子謂無事，豈樂因循、好苟且云哉！斲者新之，摧者植之，損者益之，循天理之自然，不容一毫人僞，若禹之治水是也。士大夫視公宇如傳舍，昧一日必葺之義，榱棟撓折，墻壁毀壞，置弗問，是固失之。乃若自恃過高，喜新厭舊，役志於物，好樂靡常，土木並興，耀奇逞巧，作無益，害有益，則亦未爲得也。今公因其既圯，去故取新，弗亟弗徐，咸當其可，非行其所無事歟，斯可謂知矣。創之者勞，享之者逸，後人蒙其利，未必知其顛末，是則當書。公名密，字謙仲，姑蘇人，以朝散郎通判軍州事，郡政有闕，賴其裨助居多。紹定五年壬辰八月既望記。《赤城集》卷二。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六。（以

上李文澤校點）

王 肅

王肅，開禧初爲武舉發解人。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二九。

乞別試所依大貢院例差正身公人封彌奏

開禧元年正月

伏睹國家設貢舉科，立法嚴切，蓋欲選真材實能以副上用。每舉多被勢力用錢計囑封彌所，通同所弊〔一〕。或拆卷頭，或謄卷子，或第一場卷子已納，次日別作破題冒頭密付封彌所人改抹，其弊不一。實由別試所差封彌人皆是市井游手充役，不懼條法，恣行作弊。乞將別試所依大貢院例，差六曹寺監等處重祿正身公人入院封彌，庶免弊倖。《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二九（第五冊第四三二七頁）。（李文澤校點）

〔一〕所：似當爲「作」。

丁 葢

丁葢，嘉定間爲修武郎。

杜公國珍壙誌

公杜姓，諱國珍，君寶其字也。系族著聲，歷世不絕，其後徙居江南，游宦携李，而因家華亭。曾祖永、祖顯，潛德不耀；父祥，迪功郎。公初授承信郎，累仕戎司屬官。少嗜學而不務進取，卜築江皋，雅有園池之樂，以功名付後嗣。闢家塾二區，曰「學古」，曰「桂芳」，誦誥有聲場屋。建置教刹，錫名普光，日給緇徒常二千指。寺之西偏榜庵曰「敬」，爲燕申參請之所。以至市田以代鄉人之雇役，立冢以斂死者之無歸，創建祠山行宇，以便居民之祈向，造梁穿井，爲之不靳。享年八十有二，可謂稱德矣。嘉定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即其冬十二月十三日，葬於縣新江鄉之原。母王氏，娶沈氏，俱封儒人。男五人：文彧，將仕郎，娶陸氏；崇之，保義郎，娶錢氏；晁之，成忠郎，娶姚氏；文修不仕，娶錢氏；申之，承節郎，娶董氏，繼室錢氏。四子先公卒，惟崇之領諸孫以奉襄事。女二人：長適承信郎周舜卿，次適修武郎丁葢。孫男八人，孫女五人，孫婿二人，曾孫男五

人，孫女二人。其詳則見於宣教郎、太學博士陳公伯震之行狀，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任公希夷之墓誌。吁！公平生趨向表表，於名流之稱述，始終可考而無愧。婿丁葺書而納諸壙。光緒《青浦縣志》卷一二，光緒五年刻本。（李文澤校點）

何 琮

何琮，字宗玉，處州松陽（今浙江松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授吉州安福簿。歷仕州縣，入爲左正言，轉殿中侍御史。直言不阿，斥逐貪佞，忤時相意，改起居舍人。端平元年，出爲福建安撫使、轉運副使，知福州。久之，召入，終戶部侍郎。見《平齋文集》卷一八、二二制詞，《蒙齋集》卷九制詞，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一六二，同治《福建通志》卷九〇、九一。

乞令州縣奉行蠲閣奏

紹定四年九月

戒飭州縣，已蠲閣租賦不許科督，苗米不許增量。監司察其違戾，許民越訴，甚者以贓私論，必罰無赦。《續文獻通考》卷一。

乞禁止州縣擾民奏

紹定六年三月

皇太后山陵用度盡出宮中，猶恐州縣並緣敷擾百姓，乞飭有司遍行曉喻，嚴加禁止。《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一三三。

乞令州縣奉行寬恤奏

紹定六年四月

乞倣紹興成憲，內委省部，外責監司，嚴糾州縣，凡赦令、德音寬卹事件，恪意奉行。仍委監司取見已行事實類申朝廷，攷其違戾，重寘于罰。《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五三。

乞戡察州縣賑濟臧否奏

紹定六年四月

乞申飭監司，賑濟結局，將所部州縣奉行臧否從公比較，策列來上。仍命大臣合監司救荒績效總課殿最，以示賞罰。《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五三。

臧官處置事奏

自今官吏臧狀敗露，經臺諫監司奏劾分明者，即下所屬州郡拘臧，聽朝廷議罰。或移爲他用，併籍其家。《續文獻通考》卷一六七。（以上郭齊校點）

任炎佐

任炎佐，眉州（今四川眉山）人。開禧元年進士，嘉定中爲從政郎、充潼川府府學教授。見所撰《重修潼川孔廟記》，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重修潼川孔廟記

嘉定六年十二月

□□志，梓州舊學在羅城西北隅。□□□中，太守皇甫□徙瑞慶驛于他所，即驛址建學。蓋以其地在東南文明方□□□□□之□故也。□□□□□見于記載甚詳。然自嘉祐迄嘉泰，凡百五十餘年，已七經增修，□□□□□□□□□□□□□□□□莫不稱是立教堂，其崇倍昔，尤爲尊嚴，而郡之

老成士及見舊規者□□其古意□□□獨大成殿□□□不侈不陋，士論最愛重之，且不見後來增修月日。豈皇甫公所建其存惟此耶？歲嘉□□□，炎佐□□學官，以秋祀親陳設于殿。適扣柱，聞空空有聲，蓋疑其中之蠹矣。事畢覆視，則如是者七八，而南榮□□亦□□□。外視其隅，雖巍然如故，而稍緩不支，則壓覆是懼。顧事大體重，未易輕動也。自閣學侍郎劉公□□□□，約己以裕民，崇學以厲俗，每月朔旦，率寮屬奠謁于先聖先師，躋公堂講說經義，按視生員課程。閱五載，不以暑寒廢。置經史子集合百餘秩，補舊所藏書之闕。又捐錢四千緡，置田以助公養。所以作成學校者，靡遺餘力。而廟廢不修，豈公志哉？炎佐用是白發其端，公曰：「嘻！是不可後也。」召匠計之，竹章木箇之數朝以上，而緡錢糧米之須夕以給。且屬鄆縣令宋君孝弼董其事。宋亦以風化所自，欣然受命。度木于山，得巨材十數，不兩閱月，以迄事告。棖題不改，舊觀復還，而堅壯過之。又以從祀之所堂廡雖異而無門無旁，過者不肅，復委于縣，罄所餘緡，置隔門三十有二，以致其別。學宮自此無復闕典可議矣。炎佐嘗病世之人類以儒者守苟完苟美之說而因陋就寡，反不若浮圖老子克壯厥居。豈知彼所謂布以黃金，湧以玉局者，特幻化設教，以起世俗奔趨歸嚮之心，而吾道之大，昭若日月，人皆仰之，削迹伐木，不爲之加損，宮牆數仞，不爲之加多。今通天下郡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寧神棲，以示□□，□□□□□矣，過則非也。故《春秋》於新作南門則譏之，世室屋壞亦譏之，蓋作其所不當作與不修其所當修，皆《春秋》之所不取。彼傳者立例，則曰：「修舊不書，而此書者，以凶年不修而譏之。」是豈《春秋》意哉！況公於民事雨暘不□則禱，禱則應，既滿將代，未嘗以荒歉聞，亦

未嘗因年穀之登而崇飾臺榭，以事遊賞。惟汲汲乎孔廟是修，公蓋知所先後矣。《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謂務本。」公之所得，其在是歟。若夫費若干錢，役若干人，某日興作，某日斷手，則有司存，茲不復書。公名甲，字師文，元祐丞相忠肅公五世孫也，今再命以顯謨閣直學士因任云。嘉定六年十二月旦，門生從政郎、充潼川府府學教授眉山任炎佐記。免解進士、充府學糾察文彪書丹。儒林郎、知潼川府郪縣事宋孝弼篆蓋。府學正楊焯甫、府學錄、免解進士文禮一、直學馬轡、免解進士文思謙、掌□賈輅、馬轡等立石。《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八。又見《金石苑》，《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郭齊校點）

徐 範

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舉於鄉，入太學，與同舍生楊宏中等六人叩閤上書乞留丞相趙汝愚，禁錮十餘年，時稱「六君子」。嘉定元年登進士第，授清江縣尉，辟江淮制置司準備差遣。歷太學錄，遷國子監主簿。丐外，通判澤州，知邵武軍。召爲國子監丞，改秘書丞、起居郎、兼國史編修，累官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宋史》卷四二三有傳。

執役人不當輸免役錢奏

嘉定二年

民貲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產之家，其輸役錢於官亦多。既已征其財，而又俾之執二年之役，是爲重複。乞參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縣，姑於役人從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輸，役滿，輸錢如故。《文獻通考》卷一三。

論治道

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舛矣。《宋史》卷四二三《徐範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九。（以上

吳洪澤校點）

徐 愿

徐愿，字恭先，慶元府昌國（今浙江定海）人，居岱山。以《詩》學入太學，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居官以廉平稱，分牧平江，繼除福建提舉，入爲司農卿、兼都曹。人謂其政事文學出於袁燮講貫之素云。見《大德昌國州圖志》卷六。

重建直司記

紹定二年十二月

國朝之制，開封府推判官班六品，亞尚書郎，非敷歷久者不輕畀。中興駐蹕錢塘，典京邑者視開封尹，而兩使職官猶調銓曹。嘉定己卯歲，歸其選於廟堂，幕府始增重矣。惟贊畫之任，於郡事無不與聞，剖析民訟，其一也。凡以訟造庭，有必待閱實而後白者，悉實犴狴，寧無滯淹。於是別爲訊鞫之所，幕府實主之。雖他郡皆然，而衆大之區，五方雜襲，情僞萬端，吏姦捷出而乘之，意所軒輊，足變白黑。泣訊鞫者精神微不及，則枉直易位，視他郡尤難焉。雖然，要在求諸心而已。此心至明，意動斯昏，不動於意，如水之止，兩造在前，一以心聽，中無私主，是非自公，直筆而書，無所回撓，雖老姦巨猾亦將縮手懾服，奚其難？太府少卿趙公立夫以精明練達之才，兼領神臯期年，庶政畢

張，凡公宇咸次第繕葺。顧所謂當直司者，隘陋欹傾，不度不飭，必至阢墜。捐錢二百萬，撤而新之。焚燎高驤，戶牖顯敞。周旋其間者，視不壅，氣不煩，繇是平直明清生焉，亦擬筆之一助也。賓筵諸君喜是役之成，以愿嘗充員幕下，屬記其事，不得辭。愿聞君子能使所居官大，在職業之修舉，非徒棟宇之宏壯也。無忝厥官，則無愧此屋。不然，美哉輪奐，於政何補？今天府政平訟理，幕屬亦皆以稱職聞，居之無愧矣。故樂爲識之，且以詔來者。紹定己丑十二月一日。《咸淳臨安志》卷五三。（吳洪澤校點）

釋從瑾

從瑾，嘉定間爲鴈蕩山能仁寺住持。見《浪語集》卷三五。

祭薛士龍文

惟公踐履，超古皇前。混不自衒，人無知焉。在彼在此，如珠走盤。迫而後動，乃見一斑。應用便便，隨寓光鮮。渾淪罔測，孰窺其全。我之與公，久契忘年。歸來一笑，風月依然。約我秋後，蠟屐登山。得書旬日，遽聞飛仙。虛空失色，萬口莫言。公之所詣，同地同天。死生來去，實非變遷。惜乎此道，未能廣傳。我衰策杖，遠出林泉。公其鑑茲，盃茗爐煙。《浪語集》卷三五。（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五〇

孫 枝

孫枝，字吉甫，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游袁燮、朱熹之門。嘉定七年登進士第。練習邊事軍謀，幕府辟召，不就，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卒。著有《海上稿》。見柳貫《故宋孫明府（璿）碣銘》（《柳待制集》卷一二），《宋元學案》卷六九。

東山考

嘉定四年三月之吉，外舅龔翁陳仲子葬于會稽之東山。余自四明來會，舟出上虞縣曹娥江汭流而上〔一〕，江左右皆淤沙，驛道蜿蜒而上。遇山則有蹬道盤入山腰，仰視亂石林立，峭壁岌岌將壓。有小江出西南山，委蛇至壁下，與曹娥江合。二江夾沙如觜〔二〕，正射山壁。循壁少南，山忽散去，地勢平衍，彌望麋麥如雲，林藪沃澤。時久不雨，所在洲渚斷涸。其處平湖澄泓，水色紺碧，野竹卧影，林深没人〔三〕，幽趣不容模寫。余意謝康樂《過舊墅》詩所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或者

其在于此。詢之篙師，師指壁之阿曰：「此入東山路也。」維舟亟上，陟嶺岩巖。里許，松蘿密茂，左右視無所睹。山椒路平，有屋曰薔薇亭。路出亭中，斗折百餘步，頽垣敗壁，突兀于前，是爲東山國慶院，晉太傅廬陵文靖公故居也。主僧肅入丈室，室繪文靖像〔四〕，祀之西偏。像設故暗，香火牢落，敗碑斷碣，分寸不存。惟有堂曰明月，有軒曰白雲，以爲山中故事。余笑曰：「二匾與山椒亭名，得非誤認陳軒《金陵集》所載《憶東山》絕句，真爲謫仙所作耶？」僧曰：「此古德所立，見之《會稽圖經》及汝陰王銍《游山記》，近芥隱龔養正爲之粉版再書，非誤。」余曰：「謫仙出岷峨，下漢沔，西歷邠汾，北歷燕代，徂徠、鍾阜，皆嘗築室。老于三江七澤，兩入吳會，以觀海岱，胸中勝概，可謂充足。唯於剡中之役，終身口之不置。如曰『明月照我影，送我到剡谿。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班班在集中，而此不存，必軒託其名，以寫金陵崇禮鄉文靖植花木土山之景，非是山也。」僧曰：「葛立之謂金陵、餘杭皆有東山，是則信然。臧榮緒《晉書》言文靖游賞必以妓女從，本傳載之。既登台輔，營墅土山，與中外子孫游集，今《晉書》移之於前，此唐文皇御制之差，而白《醉過謝公東山》詩曰『携妓東山去，悽然憶謝公』，自此東山携妓，遂爲口實，不知白酩酊中誤用土山事耳。」又言：「文靖嘗至臨安，坐石室，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即餘杭東西山是其處。東坡蘇公賦詩曰：『曾携縹緲人，獨上東山巖。』是又誤用土山之事于石室。在二仙且爾，于諸公乎何尤？」僧請置是事而問：「山有始寧泉，相傳以爲院之舊名，于史亦有見乎？」曰：「《後漢·郡國志》言：永建四年，分上虞之南鄉爲始寧縣。《唐書·地理志》：高祖武德四年，以剡始寧爲嵊州。八

年，州廢，始寧復歸上虞縣。院山在晉占籍爲始寧縣〔五〕，非院名始寧也。《山居賦》注曰：湖三面阻山之間，凡五處，第一谷曰石壁精舍。夫以湖之南爲嵎山，則國慶院乃古之嵎山院，在石壁谷中，入山猶未深，故靈運謂之第一谷，亦曰舊園，曰讀書齋。文靖寓居會稽，與高陽許詢、桑門支遁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其地恐在於此。吾觀梁昭明太子《文選》有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昏旦變氣幻，山水含清輝。』《還舊園》詩曰：『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齋中讀書》詩曰：『矧乃歸山川，心迹雙寂寞。』環視始寧諸山，皆不足當此，惟自院山南望，山水含輝，高出雲表，使人胸埃頓除，心迹闐靜，舊境儼然如存。則嵎山在其南，嵎山在其北。靈運有《自南山徑北山》詩，正指嵎山也。晉人所謂東山，如戴逵居剡，而弟遂以爲兄厲操東山；許詢居山陰，而自謂丹陽尹劉剡曰：『丹陽殊勝東山。』謝玄欲從正叔臣安退身東山，《晉史》言文靖『東山之志始終不衰』，皆指會稽郡東諸山總言之。即國慶院將以獨據東山之名于百世之下，豈非以其居谷之第一，而文靖始居於此歟？《宋書·謝靈運傳》言藉祖父之貲，生業甚厚，門生數百，僮僕數倍，每出從徒數百人。《弘微傳》言晉陵既歸，復收叔混遺財，室宇修整，倉廩充實，僮僕數百。此猶是謝氏寢微時。當六七貴人之無恙，內而列室，外而塞途，顧曰可以勝計，斷非此谷之所能容。然聞紹興境界行院山之在版籍者尚萬畝。今谷呼爲東西眺、調馬路、飲馬池，固皆牧牛豎之妄，而院極東自絕頂趨下，有山徑之蹊，窈窕入灌莽中，百年不芸，而介然成路，風雨之所摧剝，甃甃微出土中，其勢必由所之，而爲鉏畦所亂，不能復續計。今獐狍所家、狐狸所宮、鴟鵂噉、鼯鼠飛擲處，皆向時象床置笏、鐘鳴鼎食之地。時

無好事者裹一月之糧，披荆棘以采入其阻耳。」僧曰：「列第信可尋，靈運自言父祖而已。車騎《乞解職疏》曰：『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迨稚子，亦復夭昏〔六〕。』又疏曰：『同生七人，相繼凋落〔七〕，惟臣一己，孤然獨存。』玄自太元二年登朝，至十二年疏十餘上，始有會稽之命。明年卒于郡，墳在始寧固宜。疏中諸喪與文靖之薨相先後纔數月，時未出鎮，疑若葬之建業矣。今《靈運傳》言『祖玄、父瑗之塋域咸在焉』，必車騎輕載旅櫬、犯重江以申首丘之義。車騎天下士，義不應獨厚于其子，則兄靖與同生七人，必昭穆相從於一山之中。又鐵子邈、冲子明慧同時死難，史言兩家幾至滅門，惟冲子方明逃免，歸而營舉凶功，歷數年而後畢。沈約執筆褒贊，以爲聖世備禮，亦無以加。夫曰禮備于平世，則是舉數十喪皆于始寧卜宅兆而安厝之。琰與肇峻之遇害，賊怨琰與劉牢之累挫其鋒，城陷之日，肆毒於其室甚慘。天子哀其死事，恤典極備優隆，琰贈司空，謚曰忠肅，營葬盍出朝命，則翁仲墜道始寧，增壠尤多。其餘歸祔，雖盡見之于史，如宣遠《卧病豫章遺弟晦書》曰：『若得歸骨山足，亦何所恨。』諸謝以獲陪先窆於始寧爲榮如此。即始寧之人以累朝故家，兩世郡守，亦爲之共保其松楸。如靈運《赴永嘉過始寧》詩所謂『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粉檣，毋令孤願言』。此言閭里之至情，故宰木幹章，勿剪勿敗，所以表遺愛而長存者。至唐開元、天寶間，歷二百年，而尚無恙。李白《過山東》詩『我妓今朝似花月，他妓故墳荒草寒』，言墳而不及其妓，必林莽間纍纍青塚，其數未容遽計也。今去唐又五百年，豈無蓬塊之可驗，亦必埋伏於荆棘中。不然，方時亂離，盡遭椎埋之厄矣。」《東山志》卷一一，清刻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

一一三，光緒《上虞縣志》卷一九，光緒《上虞縣志校續》卷二一。（祝尚書校點）

〔一〕「縣」字、「而」字，原無，據《古今圖書集成》補。

〔二〕沙：原作「河」，據右引改。

〔三〕林深没人：原作「於娛役人」，據右引改。

〔四〕像：原無，據右引補。

〔五〕院山：原無，據右引補。

〔六〕亦：《晉書·謝玄傳》作「尋」。

〔七〕此句，右引作「凋落相繼」。又下文「孤然」，右引作「孑然」。

釋了徹

了徹，嘉定間處州麗水普光寺住持。

題普光寺鐵鐘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

今上皇帝保國安民，普光院住持僧了徹仍再募緣，重新鑄造，福報四恩三有，奉爲□財施主增崇

福壽。嘉定甲申仲冬謹題。小師祖隆、師孫慧明。婺州義烏縣修造冠梳何文貴，抽捨手工錢二十五貫，福保壽命延長、吉祥如意者。同治《雲和縣志》卷一四，同治三年續修刻本。（祝尚書校點）

孫 鏞

孫鏞，嘉定間官於高郵軍。

蠶書跋 嘉定七年十二月

穀粟、繭絲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有年，穀賤而帛貴，民甚病之。訪諸父老，云：「土薄水淺，不可以藝桑。」予竊以爲然。一日，郡太守汪公取秦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此書何爲而作乎？豈昔可爲而今不可爲耶？豈秦氏之婦獨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鋟木，俾與農書并傳焉。且公以天子命出守邊障，方將修城郭，備器械，訓兵積穀，以從事於功名，其志可謂大矣，豈區區繭絲之足言哉！而是書之傳，所以拳拳爲爾民計者，乃復切至如此。然則爲高沙之民者，盍亦仰體公之善意，而毋愧于淮海之書云。嘉定甲戌臘月下旬三日，寓郡齋雙溪孫鏞謹書。《蠶書》卷末，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續增高郵縣志》第五冊。（祝尚書校點）

張智甫

張智甫，嘉定間彭州（今四川彭州）人。

渠江盆山石盤題名記

嘉定七年正月

天彭張智甫、郡人王能父、紫巖張子受同游篆水，歷觀龍門、璃淵、羅帶、珠瀨之勝。下舟曲尺灘，盤旋盆山，命觴更酌，日暮方歸。不特暢叙幽情，蓋亦喜豐年之有兆也。能父之子嗣傳、智甫之子光禮、甥惠脩俱。嘉定甲戌正月初六日。光緒《廣安州志》卷一〇，光緒十三年刻本。又見光緒《廣安州新志》卷三九。（祝尚書校點）

孫大有

孫大有，嘉定時宣州繁昌（今安徽繁昌西北）人。

主簿題名記

六飛南渡，丞相魏國張公帥金陵，以吾邑辟左無劇事，白於朝，徙丞蕪湖，簿始兼之。起自紹興戊午，迄今上八十年，官於此爲不少矣，名氏歲月漫滅不省，非以壁志之弗立？更嘉定七年，三山林君士晉蒞此邑，天資□吏，遇事精敏，朱墨□前，勾□無□色。決□□□更不敢□□□□□□守節使者交牘薦之，行日代去。慨念官府皆有題名，□其人之賢否，知其政之得失，亦足自儆，此獨缺典，可乎？□□搜訪，自丁君可成而下得二十有一人，鑱諸石，以告來者焉。乾隆《繁昌縣志》卷二九，乾隆十六年刻本。（祝尚書校點）

譙 淵

譙淵，字同政，潼川飛鳥（今四川中江東南）人，嘗舉進士，嘉定間在世。

尊勝石幢記

嘉定七年七月

蓋聞幽明二路，本自玄通，迷悟一心，遂生纏縛。□也須明於覺性，復何致害於生人？故混元皇帝謂道蒞天下，可使神不傷人；而金仙教主亦法演真詮，俾□聞皆見性，用仗崇修之善，以明解釋之因。凡在沉冥，速宜諦聽。謹有大宋潼川飛鳥縣陽池里居奉佛進士譙淵同政、楊氏越娘、男譙壬行、女益、孫娘一家等即日具誠意者。但淵切念叨恩造化，獲處人倫，自祖以來，住此寅申之宅，綿歷歲序，□福不常。歲在己丑，又於宅北建下闕。大宋甲戌嘉定七年中元日，奉佛進士譙淵夫婦一家等敬立。民國《中江縣志》卷一六，民國十九年鉛印本。（黃錦君校點）

蕭 銳

蕭銳，嘉定間人。

瑞蓮堂記

嘉定七年九月

蓮之爲物，花中之特立者也，墨客騷人，所以品題多矣。「花開十丈」，有若韓昌黎之詠；「紅膩小湖」，有若杜少陵之句；「中通外直」，有若周濂溪之說。或託其花，或言其狀，或稱其操，無非致美於蓮者。然稱其瑞則罕有聞焉。番禺趙公以相門之胄，來令茲邑，下車未幾，百度俱興，政通人和，豈弟之稱，翕然同辭，以爲學道愛人，未有若我公之賢者，則至和所感，將何如耶？侯將代去，而桃開竝實，梅實雙核，休祥之見，不一而足，是固足以驗感通之效矣。而猶未也，涉夏而蓮開縣沼，一本雙葩，宛然孤鶴而二其頂。人曰此瑞蓮也，非善政薰陶，何以至是！公會賓僚，共遊其上，舉酒而相屬曰：「政之感召，非某敢當，物之異殊，則所未睹。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張氏之麥，乃秀兩歧，天人之際，容有是理，則瑞蓮者，得非造物之憫其勞瘁，故貺之耶？烏可以不記其實！」遂築堂於上，扁曰瑞蓮，且屬予爲記。予館賓也，義不容辭，然天下之事，與其局於小，孰若志於大。蓮之爲瑞，不足爲今喜，曾不若視草楓宸，經綸天下，秉金蓮炬，夜入學士院之爲美。桃之並實，固不若灼灼其華，宜其室家，使如文王，國無鰥民之爲均。梅之雙結，又不若調鼎和羹，女爲鹽梅，功同傳說之爲大。是記也，願充而廣之，不獨以之瑞一邑，將以瑞天下。衆曰然。予退而志之。嘉定七年九月甲戌記。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九四。（尹波校點）

釋元粹

元粹，湖州（今浙江湖州）僧人，嘉定間撰有《圓覺經集註》二卷（存）。見《圓覺經集註》卷首。

大方廣佛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集註序

嘉定七年九月九日

大哉覺性，圓裹十方，魔佛同遊，色心交徹。有見皆成妄想，無言猶在半途，一相不存，萬機齊赴。故我薄伽梵住聖凡之本際，振行證之宏綱。文殊問本起之因，徧吉咨如幻之行，克彰圓照，盡掃疑情。普眼章三學相資，觀雖圓而漸助；金剛藏衆生本佛，金混鑛而須銷。彌勒窮流轉愛源，淨慧扣修地位，此下方法不定。圓攝有三威德：聞行、體思、修辯。音啓定輪，交互證悟。了覺之執相酬，淨業以令除作，正任滅之病根，示普覺而擇友。圓覺稟三期而垂軌，善首持五日以流通。華貫環連，金聲玉振，將規法利，盍闡義門？準天台一宗，探圭峰諸疏，萃乎精要，補以前聞。庶因言遣言，得月忘指者矣。宋嘉定七年歲在甲戌九月九日序。《圓覺經集註》卷首，續藏經第一編第十六套第一冊。（李文

澤校點）

王大才

王大才，慶元二年爲左軍統制兼知安豐軍，以戰功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遷福州觀察使、沔州都統，兼知沔州。在任頗驕橫，與制置大使安丙不協，嘗斬其吏何九齡等七人，而訟丙于朝。嘉定十一年二月與金兵戰，因馬蹶死于河池。見《宋會要輯稿》兵二〇之六、二〇之八，《宋史》卷三九、四〇、四〇二。

致四川制置大使安丙申狀

嘉定七年三月六日

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充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沔州王大才，今具相公不顧法令，非理劄下大才事目，開具下項：一、入謀大才與金人同謀不軌。一、入謀大才與金人私通書信。一、入謀大才於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謀大才將兵劫掠到銀七十三錠、金一百五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興元都統李太尉密與大才下書，虞候孫儀言說，稱相公已刷差下二千五百人，要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一、相公日來不時遣使強橫小人，以迫人爲名，前來門首厲聲叫鬧，呼來庭下，將大才百端屑瀆，靡所不言，此何理耶？未有敗壞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爲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大臣可得而專，不謂相公同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係國家利害至

重。而又不遵宸翰約束，其所賜御札詔墨未乾，輒敢反亂朝廷，何所不爲？所有何九齡已從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未蒙朝廷施行，如何反將忠臣義士入謀以不赦之罪，公然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審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沔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才道左祇候公參。謹具申制置相公，敢望鈞慈憫念朝廷，勿以天日萬里，以爲可欺。況惡業貫盈，恐造物不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識眼，曲賜看詳。嘉定七年三月初六日。《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〇。又見《兩朝綱目備要》卷一四。（李文澤校點）

〔二〕一：原作「二」，據《兩朝綱目備要》改。

毛伯溫

毛伯溫，嘉定七年知象州，楊方門人。見所撰《楊先生祠碑》。

楊先生祠碑

嘉定七年

嘉定四年八月垂杪，廣西計使、寶謨先生楊公年七十八矣，以行部南州，舟次于象之鳴珂下，感

疾終焉。甲戌之秋，伯溫被臺檄承乏攝州事。州之人士語及公故，則齎咨歎息不能止，且來諗於予，將欲建祠堂祀于鳴珂。予因訪鳴珂，則去州七十里，茅葦瀰漫，虎狼交午，非置祠地。因與諸生謀，所以祀先生者宜莫如學宮。乃命學正徐君置龕求像，奉祀先生於學宮之東室焉。既成，涓日率諸生行釋菜禮，以揭虔妥神，且推原先生之出處行實以諗諸生曰：先生諱方，字子直，世家玉融。其先因仕宦，從居臨汀。先生實生臨汀，後嘗寓贛臺，今則爲廬陵人矣。先生弱冠爲名進士，仕宦五十年，爲賢大夫。中間或起憤，大率閒居之日長，而從宦不過僅歷寒暑耳。當行部日，天時方暑，僚屬具爲公言，耆不當暑行。公曰：「臣子義無避難，吾是行，雖死無憾也。」竟以是卒。卒之日，惟永嘉周勉明叔在旁，以古禮素布殮，且以文祭，有曰「先生其生長貧，其死寡殮」，讀者悲之。先生之卒，海內知與不知皆爲慘愴太息，甚者流涕。自俗學日勝，士以文失己，以說陋經，以傳溺志，先生病之。於是作《學戒》一卷，揭無言之教，以示學者。雖詞微有所激，而切中俗學之病，有補多矣。竊謂《禮經》：「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又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祀於瞽宗。」今先生經爲世師，行爲世表，又勤事野死，皆應祭法，象之人士又皆齎咨歎慕，則置祠像於學，使邦人有瞻有範，詎謂不宜？伯溫生後居卑，晚方登先生門，蓋嘗竊聞緒論，於是謹述先生行事與建祠顛末，圖辭載石而繫之詩。詩曰：萬波沄沄，金石獨止。雪壓天柱，蟠松不死。允迪楊公，稟性直剛。有揭其時，萬夫之防。經以爲航，義以爲楫。由洙泗源，上遡往哲。列聖煌煌，四牡駢駢。所欲不存，如布衣時。天生巨賢，弗卿弗相。祇與後人，瞻拜圖像。彼哉好圖，以道靳清。愛者尚衆，豈

無正情。千駟西山，亦各有志。匪蹟于時，曷令厥世。郎非無位，耆非無年。惟伊人斯，孰使之然？有問何處，曰古遺直。顧瞻德容，自各已釋。今公已矣，愛莫起之。高山仰止，誰能已之！維故經師，沒必祭學。爰舉彝章，式昭後覺。《粵西文載》卷三七。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一四三。（郭齊校點）

卓 遵

卓遵，寧宗時人，曾尉永福。見所撰《請蠲經總制錢記》，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一。

請蠲經總制錢記

嘉定七年

漳之南，其縣曰漳浦，俗厚訟稀，賦入饒羨，故爲邑者不勞而民富，舊以金名焉。士習趨下，貪夫徇財，經總制元額歲止萬緡。乾道庚寅，邑令薛世清巧于掊斂，頓增至二萬二千緡，以資二郡者論賞。比三歲不敢虧，則以聞之朝，麗于籍，來者病之。既力屈，遂目之爲虧下錢。于是令苟其心，吏殫其術，因民訟，創科罰，監督拘敷，不問有無，剥皮及膚，割肉啗腹，而民力重困，金與土同價矣。新安朱文公曩歲守漳，憫斯偏於受病，擬奏減之未遂也。其後俞公亨宗則令月輸正數外，別解五百緡以充虧下之入。既滿去，弊復如初。嘉定辛未，前守趙公汝諧甫視事，聞之惻然，剡奏便民，痛

革茲弊。今禮部尚書曾公從龍兼官騎省，特取旨下本路憲司，索十載案牘，酌中制議行減免。戶部侍郎李公珣實參詳定。又據詳刑使者陳公彭壽所申，歲合減二分七釐有奇，爲錢五千七百餘緡。且言在朝廷所損不多，而百里實被不貲之賜。曾公主之力，廟議僉同，詔可之。嘉定七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得旨行下，如版曹所定。命始至邑，士民翕然，以爲合浦還珠，僅見前史，而漳浦之金自今復舊，蓋聖朝特異之恩而遠人希曠之遇也。鼓舞歡迎，聲若雷動。今令趙君師縉于遵有常察之舊，蒞事再期，一意撫摩，興滯剔蠹，惟恐傷民，意自此可行其志，不遠貽書，諉記顛末。遵以廢疾，謝不敏，不置也。既不獲已，則仰而歎曰：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下情不通，則上澤必壅。今漳浦以偏州一屬縣，去朝廷殆三千里，無名科擾爲民深病者四十有五年，一旦轉聞，亟蒙蠲減。雖上澤所以不壅，遠人所以歸心者，皆聖天子一視同仁之大德，然非執政大臣與諸君子內外相孚，靡有扞格，則亦安能疏而導之，以達于遠小之邑哉！繼自今，凡州縣之可以便民者，將于此視，繇小而大，繇千百而萬億，于以宣德意，蘇民瘼，其爲澤庸有既乎！昔子產不毀鄉校，韓愈氏頌之，以爲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故因其所請，特書以勉夫志于體國愛民者，不亦趙君之志哉？

萬曆《漳州府志》卷二〇。又見光緒《漳浦縣志》卷七。（郭齊校點）

史彌忖

史彌忖，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史漸子，彌鞏之弟。嘉定七年進士，曾任昌化主簿，將作監丞、知袁州。見葉適《水心文集》卷二二《史進翁墓誌銘》，洪咨夔《平齋文集》卷一八《史彌忖除將作監丞制》，《寶慶四明志》卷一〇，《延祐四明志》卷六。

太上感應篇跋

趙公所序禍福善惡之報爲尤詳，可謂愛人以德者。余嘗守袁，喜袁人之樂於趨善，因閱是序，矍然起敬。《郡齋讀書志》卷五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五 一

王 遂 一

王遂，初字穎叔，改字去非，號實齋，鎮江府金壇（今江蘇金壇）人，王韶後裔。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差知邵武、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拜監察御史，除右正言、殿中侍御史，擢戶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左侍郎。歷知遂寧、成都、平江、慶元府，改知太平、泉、溫諸州，徙寧國、建寧府。爲江西轉運副使，更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後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謚正肅。時人稱其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見《宋史》卷四一五本傳，《京口耆舊傳》卷七，《吳郡志》卷一一，《至順鎮江志》卷一八等。

乞褒贈旌表黃榦等七人奏劄

臣讀《易》至于《剝》、《復》，其傳曰「剝，爛也」，「復，反也」，又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也」。夫陽消于陰而存一陽，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剝》之時義，小人道長而至于極，君

子道消而僅有存也。嘉定而後，權奸代出，宗主朋邪，害虐衆正。抱道自守者置不錄，直言無忌者擯不用，仗節秉義者竄迹遐荒，剥床及膚，亦云甚矣。然而置者窮益壯，老益堅，竄迹遐荒者不□撝阿以苟容，豈非所謂碩果之不食者乎？鼎餗既覆，天啓聖衷，回倒持之太阿而獨運之，此復而反之候也。奈何二十七年之間，少者老，老者死，流離困苦于蠻烟瘴雨者不得以生還，幸及新政，其與幾何？陛下固嘗次第而褒美之，起其仆，伸其屈，而通其滯矣。死者不可復生，豈非陛下悼痛于聖心者乎？臣請擇其尤者，爲陛下誦之：閩人黃榦、南康人李燔，曩游朱熹之門，迭爲領袖，凡後進學士，相與講說著述，世人多誦，以爲學明東南者熹之功，惟榦與燔之力爲多。權臣嘗用榦，試之郡守而尋即廢放，燔雖從奔走而隨亦棄遣。權臣知敬其書而不行其學，知尊其說而不用其人，斯道不明，由此之故。陛下固嘗與榦賜謚，而中書以其議邊事不合，橫加論駁。燔歿雖嘗進職，未足示寵。臣所謂抱道自守而置不錄也。蜀人李道傳、蒲人陳宓，皆名父之子也。家庭所傳者義方，師友所傳者正學，蒞官臨民，所至可紀。道傳以丙子被召入對，歷陳時弊，權奸惡之，出知果州，中途而殞。宓以乙亥應詔上封事，丙子輪對，非議時政，權奸惡之，兩把州麾，終身不召。四明人婁昉奮自諸生，蔚有文譽，權奸以其意氣磊落，言論鯁亮，不能附己，僅循常調，仕止興化軍。夫自權奸行乎國政，其鄉之儒先，幸多尊顯，顧獨昉之賢而謾不之省。臣所謂直言無忌而擯不用也。乃若乙酉之獄，固將一網以盡諸賢也。時有若徐瑄爲大理少卿，奉公持正，以聽簡孚之辭，權奸諷以連蔓非辜，旦暮通顯，否則禍立至，而瑄不爲動。胡夢昱爲大理評事，義不詭隨，奮然上疏，剖析是非，辭直理明。夫瑄不降心

于誘脅之言，則皜皜者易污；夢昱居下位而無言責，緘默自全，亦其所也。一則追官以謫于象，一則削籍而放於欽，皆含笑謝妻子，以保護諸賢，以扶持讜議，仗節秉義之風，豈不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乎？夫是七人者，各行其志，沒齒無怨言，而天不憖遺，使置者不及待陛下之簡拔，擯者不及待陛下之收召，名麗丹書者不及待陛下洗濯而任使之。此斯世所以有憾于七人者也。且謂陛下宜廣昭天漏泉之澤，表七人爲天下先，還榦易名之典，厚燔、道傳、宓、昉飾終之恩，復瑄、夢昱在身之官，而優加褒贈，錄用其子。仍割下本貫，存恤其家，庶使後世知疇昔權臣之擅命，非出于陛下之本心，而天下之公議，不掩于陛下之聞見。忠臣義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大明當空，無一物之不昭蘇，震雷出地，無一蟄之不震起。一元之氣，自《剝》而《復》，駸駸進長，而內陽外陰，天地且爲之一泰，豈曰小補之哉？惟陛下亟圖之，伏候敕旨。《象臺首末》卷一，叢書集成初編本。

論士大夫心術之弊疏

士大夫心術之弊，歷數十年膏肓之疾，若寵賂，若貪墨，若姦回，若嗜進。請以所言風告列位，若有不悛者，臣當執官刑典憲而枚劾之。《京口耆舊傳》卷七。

論史嵩之欺君誤國疏

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于不敗，非爲國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凜也。《宋史》卷四一五《王遂傳》。

乞正三凶之罪疏

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宋史》卷四一五《王遂傳》。

上邊事疏

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間牒、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計軍實。《宋史》卷四一五《王遂傳》。

士人訟試官有私考校有弊判

國家三年取士，欲其謀王斷國，所繫甚重；士子三年應舉，蓋欲榮身顯親，所繫尤重。責惟在太守，爲監試當與太守同一體，日督試官，精加考校，豈應屢申揭榜拆號，且言一日之費，在州府豈得如是之窘乏？膺試官者，方受他人陶鎔，今當陶鎔他人，未審有何國事殷心，急欲出院。自八月至今，詞訟交至，不言試官之有私，則云考校之有弊。試榜未開，而報者紛紛，其所報之人，多與二十七狀內姓名符合。取士如此，何以免鄉遂之疑，何以免士子之疑，何以免朝廷之疑，何以免天下之疑？今將所申八十三號權與封下，仰就所黜卷內，別選二百四十九名，候當職親到院日，自有區處。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三。

余文子訴黃定毆打判

余文子既以女擇婿，何必逐婿；余氏既委身事夫，何必背夫。黃定既爲余文子之婿，亦無不禮婦翁之理。余文子訴黃定毆打一節，據知證店主人以爲余文子故入店內尋爭，此不必問。但起訟之端，只因妾桂童生子，黃定偏於愛，余氏專於妬。婦人不賢，世多有之，顧何責於此輩。監定當廳拜告其

婦翁，以謝往失，仰余文子當廳遣女亥姐還定責領，併監立限改嫁桂童，別覓乳母，庶息兩家紛紛之訟。餘人放。仍申。《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〇。

回連主簿

某聞衣冠化強暴，政在吾儕；議論無瑕疵，甚慚公牘。豈有朝廷之令甲，不行田里之萌丁。如公壽張，當寅王化之外耳；使民梗戾，何以官府之設爲？嗟繆守其可欺，挾危言而相恐。君且休矣，聽回載雪之舟；義以正之，願謹搖山之筆。《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朱仙尉

傳吳市之隱梅，謹然傍午；倚魯宮而采藻，幸甚同寅。辱魚腹之遞緘，喜馬蹄之壓境。占辭已晚，有覲謂何。恭惟某官筆下波瀾之老成，胸中丘壑之灑落。將軍百戰，胡爲看市人之先封；兄弟二難，頗亦怪大夫之後殿。黃絹吐辭之絕妙，青衫入手而未甘。謂當綴天上星辰之班，乃復墮人間神仙之吏。鼠輩相目，此其聰明尉耶；鴈序有言，且爲清望官矣。某泥古之學，背時而馳。讀賢於十從事之書，知同臭味；賦不願萬戶侯之句，快睹光塵。《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劉學錄

某得劉公一紙書，知爲畏友；笑邊生五經笥，敢曰吾師！願從山水之間，共尋文字之樂。伏惟某官刊落訓故，深繹典墳。歲貢鄉曲英，已快雲天之橫鶻；妙在言語外，當爲學海之老龍。若徒擷其葩華，恐自枯於根本。正不必泥古人之糟粕，甚至於以箕子爲荄滋。言觀訓誥誓命之文，要識唐虞成周之際，庶乎有得，奚患無聞？某技止黔驢，璞如鄭鼠。鏘晦菴之遺響，敬佩贈言；訪醉翁之舊遊，倚需投分。尚邀傾倒，相與發揮。《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五。

漫塘文集序

淳祐二年八月

上缺貫哉，漢唐而後，言語性命離而爲兩，合乎一者韓子而已。《原道》一篇通貫六籍，然《上丞相書》則近乎佞，《贈李愿序》則近乎慢，《符讀書城南》又近乎諂，豈道與文果二物耶？學韓子者惟漫塘劉公，而漫塘之文則不然，胚渾數世之積累，培養雲茅之氣節，秀鍾一身，植而爲行，發而爲言，但聞道鳴以文，未聞文鳴乎道也。讀其文雅正如《騷》，詠其詩精切似《選》，其奏議似《檀弓》、左氏，其論思反覆似《國語》、司馬子長。信矣，非漢唐以後之文也。遂鄉里晚出，嘗侍言論，見其

所以自命者未嘗以文。其在庠序，隱然有憂世之志，其出入州縣，慨然有濟時之用。及其屢召不起，則毅然以愛族黨、禁非鬼、恤窮饑、撫存沒爲心。問之，則曰：「先公之志也，吾何敢？」其薦進人才，動十數人，爲世有用。行足以動旒冕之知，仁足以啓鬼神之助，望足以壓三軍之亂，化足以服群民之心，而道不及行之朝廷、達乎天下者，天也，豈人所能爲哉？平生學術，根本伊洛，至於論說本末，則拒而不談。嗚呼！有黃叔度、申屠蟠所不能及。既卒數年，鄉里諸友欲發其文傳於世，而蚤歲之稿散佚不存，中年所作趙師契者抄錄最多，其餘友朋亦以類至，略計平生之文十未四五。其子翁望剛叔既彙次之，名曰《前集》，而留後集以待方來。夫文之遇合有時，道之流行不已，其存也不爲時用，其沒也僅止於斯，文之可貴也；其言足以補益當世，其旨足以覺悟後來，道之無窮也。遂不敢以其可貴者而廢其無窮，因請書之爲序。淳祐二年秋分日，後學王遂序。《漫塘文集》卷首，嘉業堂刻本。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跋陳少陽建炎所上第三書

嘉定十五年四月

遂伏讀鄉先生修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夷裔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興黨禍踰四十年〔一〕，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

嘗罪一言者，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群臣萎薶骯骯，媼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竊有憂焉者也。嘉定十五年四月朔。《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又見《陳修撰文集》卷一。

〔二〕紹興：疑當作「紹聖」。

跋封事後

端平二年四月

張侍講之言曰：「爲己，無所爲而然者也。」嗟乎，此天理人心之正，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判歟！大理評事胡公書云：「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于濟王有何加益，然于主上君德，所益實多，可謂無所爲而爲之者矣。」遂是時廬居句曲山中，讀考功奏疏，言雪川之亂，非濟王之心，濟王之死，非主上之心，固已爲之三嘆。比讀公封事，而主上之心與濟王之心亦以明白，遂爲之慨然以迄于今。去夏以副端入對，首論公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主上玉色爲之愀然。今丞相又奏贈公員外郎，仍與一子恩，豈非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歟？因爲之敬書其後，以告來者。端平二年四月既望，勇易王遂謹書。《象臺首末》卷四。又見《江右文鈔》卷五，光緒《吉水縣志》卷五四。

樂菴語錄跋

嘉熙二年七月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道者日用常行之理，苟聞之，則雖死無憾。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生之道有所未知，則何暇於死。二者皆盡其所當聞、所當知，而死非其所計也。昔者先大父好學，聞善如恐不及，宰長洲時公爲他邑簿，聞其學而學焉。公聞道於程門之學者，惠愛著於再領中山之日，直節見於立朝去國之時，而於死生之際了達如此，亦可謂卓然不惑者矣。自程氏沒而諸弟子得其傳者，類有見於死生之大節，而不能無坐忘立脫之偏。至文公興於閩，南軒作於湘，而後孔孟之論始定。然而學者能如渡江諸賢所見者鮮矣，可不懼乎！可不懼乎！嘉熙丁酉孟秋仲澣，後學王遂。《樂菴語錄》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題東坡書乳泉賦

嘉熙三年四月

天一生兮上浮，羽人竢兮丹丘。遡儋耳兮東注，夾崑崙兮倒流。嘉熙三年四月旦，王遂題。《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四。

平江通判西廳記

嘉熙元年七月

平江通判西廳在子城西南最高處，宜隆而污，宜豁而拘，宜整齊嚴肅而雜處閭閻，甚不稱夫通都輔郡之體、治中別駕之居。翁君過遂，言曰：「余佐郡一年矣，而假室廬於人，其何以尊君命而寧親心？且堂扁題以淳熙十六年，東偏則次年施君邁之所營，歲月非不深，而事力微矣。會將斤而丈之，舍舊而圖其新，能無懼余力之不任乎？」遂矍然而起曰：「君之及此言，吾郡之福也。」乃與提舉趙公崇暉、總領吳公淵、桂公如琥，合六縣之長，鳩材以助之，而君以其力僦功其間。一日往視之，則堂崇成矣。未幾又過之，則廳事立矣，門屋閎矣。闢其東軒，翼以後序，高燥遠過其舊，而營築斂退於初。面執朝揖莫不就正，毫釐尋丈秩秩不差。於是污者隆，拘者豁，而整齊嚴肅，隱然題輿泥軾之氣象。偉哉，其斯舉也！謁記於遂，因爲之言曰：「吳古之建國也，自太伯季札以禮遜先天下，至於晉唐千有餘年之間，騷人墨客之所登臨，忠臣義士之所感慨，不爲不多矣。而力未有以贍，才又未足以給。今居於此，建官府而臨庶民，坐堂皇而理百事，於以出入王命，經理兵事，不亦偉歟？入侍潘輿，怡怡衍衍，有雋不疑、范滂所不能及者，豈非天下之至樂乎？抑吏退賓閒，舉酒屬客，拍手而歌吳趨，以訪闔閭之舊游，尋龜蒙之遺跡，其樂有人不與知而已獨知之者，又非言語之所能及也。」乃爲之書。君名逢龍，字際可，甬東人，號龜翁，登嘉定丁丑第。詩思清越，出大曆、貞元畦逕之表，

而長於吏才，費之大小、役之遠近不書。余之爲此者，非但喜茲屋之成，又以幸斯文之得所托也。嘉熙改元七月丙辰，朝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許浦水軍、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吳都文粹》續集卷八。又見《姑蘇志》卷二二，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

南陵修儒學記

嘉熙二年八月

紹定中，四明袁公甫持節江東，行部南陵。褰帷之暇，進諸生爲之講論經術大義，耳聽心受，如寐得醒。嘉熙末，天台杜公範起知州事，反復教六邑諸生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旨。當是時，士之有聞者如廢疾得行。二公以廟廷重望而觀風察俗，承流宣化，其所務若此，宜乎郡縣之思其去，而禮義之教爲無窮也。杜公既入朝，適星江趙君若琚來典南陵。既至，經畫民田，講求糴政，亦既有緒，因思爲廟學計曰：「教之不可已也，講習之莫竟，而興廢之不常也，有由矣。」於是毅然以修學爲務。殿中設貌像攸嚴，門宇宏深，內建堂明倫，以示教化之所由出，外立堂沂春，以明學者之所自得。左爲藏修游息之所四，以明善、誠身、篤志、近思榜之。旁立袁、杜二公像，而廟祀焉。乃築乃修，不侈不陋，又以祭必有具，糧必有峙，爲庫爲庾，莫不畢備。南陵之士，無少長莫不于于相慶而入，咸曰：「吾昔所聞於袁、杜二公者，習之不患無其地矣。」趙君乃圓疏而橫圖之，以請記於遂。夫養而無教，則爲徒養，教而無法，則爲徒教。學也者，所以明乎善也。一毫講習之未精，一

念操存之未熟，則春令諸學，秋合諸射，以釋奠於先聖先師者，寧無愧焉？夫袁公之學接師友之聞，而得諸文安、陸子、杜公之學，本父兄之教，而得諸文公朱子。毫釐之差，塗轍分焉，是可聚辨之無所，而決擇之不早耶？夫爲二氏之學者未嘗不同道，未嘗不同師，而學者於聖人精微之不察，則去道遠矣，豈特斯須之不近哉？故存養一心，掃去百念，不若窮理盡性、志道據德之爲安。由初而論，則遲久漸積之爲足厭，而一超直入之爲足樂；由後而論，則目前之自得爲可喜，而異時之無持守爲可憂。學者於此必有所動心矣。天資之敏達者，莫不靡然從事於彼，器識之端重者，未有不巖然堅定於此者也。聖主尊禮諸儒，咸獲美謚，而行幸辟雍，必尊朱氏，以上及於周、張、二程，非有異指也，本乎孔孟之說而上接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以同民心而一治道也。遂蚤歲與袁公、杜公共學，今聞趙君之立黌舍也，寧不感念於此？學者果欲以其明敏之資而求速成之效，則不容不近於道，必欲造聖賢之大全，求古今之正論，則規模矩範，必有在矣。入是學者，其可不致審於斯？嘉熙二年白露，平江知府王遂記。嘉慶《寧國府志》卷二一。

常熟社壇記

端平更化之歲，山陰王君爚來宰常熟，始至，召邑之故老而問政焉，曰：「久矣，此邦之不獲乎上下也。」故老則曰：「前宰孫應時後皆有以自取也。」君愀然作色曰：「是吾邑化未始更也。」乃新

學宮，飾教令。謂子游邑人也，別爲宇爲像祀之，收言氏諸孫於農圃而教焉，招四方之士若邑之秀子弟而學焉。士風以變，民聽以聳，而以爲猶未也。昔太伯之有國於此也，禮遜之俗推重天下。今渡江百年，授田無法，制賦無藝，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宜也。乃通邑而經界之，以倡五邑。而猶以爲未也，有田必有役，而役莫便於義，合公私高下爲之十餘年不止，仁聲義氣，充塞一同，大綱小紀，具在方冊。比及三年，教化興而賦役簡，士歌於學，民舞於塗。今日之事有大於是者乎？設壇以祀社稷，而風雷雨附焉，皆本於朱文公《鄂州社稷記》，俾來以圖，請於郡太守曰：「予至之三日，檢視壇壝之不如法者，命有司修飾畢具，又去淫巫之幻以惑衆者。期年之間，人用安業，歲以大熟，餘非不樂此而不爲也。祀典之不恭而老佛是徇，民義之不務而巫覡是虔，余甚不便於此，乃掃地而更新之。以暮春庀具，季夏乃畢，將以八月中辛集吏行事，俾民與觀焉。子其誌之。」遂雖以不文爲解，然心許之。會聖上不以爲不治，易郡甬東，還家未幾，則令已被命升帑轄而進諸朝，徵余文益力。余惟文公所記，一本《政和新儀》而類禮有書，始自《通典》，終於《嘉定新禮》，往往詳於裸獻陟降，而略於壇壝。面嚮有所謂社東稷西，風雨少却皆北嚮者，有所謂同壇而共牲者，於圖疑未合，而未有以證也。抑聞之禮曰「郊社所以事上帝也」，又曰「社者所以神地之道也」。意者，吾先聖王郊所以祀天，人君用之，社以祭地，諸侯用之。惟天子爲能祀郊，故得望祭百神，若諸侯則止於社稷。故勾龍、棄以功配風雷雨師，以其陰陽晦明及百物者，因類而致之，上不敢儼於太社王社之制，下不與群姓立社齒。其樽罍有數，牲幣有式，至於車服之微，因其尊卑小大，咸有科級。報本反始，禮之至

也，而別嫌明微，於禮之中又有禮焉。誠能積精致感於肸鬻之間，則於天乎不僭，何憂乎釋老；盡心竭力於襁褓之務，則於神乎無諂，何憂乎巫覡？自是以往，風俗成而氣習厚，有以他道惑民者鮮矣。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今之爲此，庶乎其善治國矣。故特書之以示更化善治之本，恤民祀神之務，而於祀典禮經因有攷云。是歲十月，朝散大夫、煥章閣待制、前知平江府王遂記。《重修琴川志》卷一一。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二，《海虞文徵》卷六，《常昭合志》卷一五。

溧水縣建小學記

嘉熙四年三月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自五家以上必立之塾，迎仕之已者爲之師，匪直郡邑有養也。士能言莫不有教，十歲就外傳學書計幼儀，誦詩舞象勺，十五入大學，而教以窮理盡心，修己治人之道，秩然而不亂，燦然而有文，匪直成人有德也。自秦罷學賤士，漢唐之君豈無有志者？更我仁祖而郡有學官，中興以後縣令亦稍增置，然四民雜處，非復家習人誦，安能比屋而有士君子之行哉？幸而學設教修，入不知奉親敬長之道，出不聞從師取友之訓，灑掃必無加帚拘袂之儀，應對必無負劍辟咤之容，進退必無徐行後長之序，居無禮，行無樂，動無五射五御之文，靜無六書九數之法。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不過聲病得失之習、利祿進取之計，不但失其學而廢其教，不但學者無人而師資亦闕。氣習日陋，志慮轉薄，猶之築室而無其基，濬井而無其功，宜乎子夏區別之言，子游以爲

末。管氏弟子之職內政而外莫之能行，卓然自立，特其生質之良而已。溧水居昇、宣間，當王教衰，男子不背死於朋友，女子不爽信於君臣，則天倫之美，宜無不盡。千載之間，風流篤厚，人物表表，夫豈無之？而時王立制，以科舉取士，千室無能應令者，豈生材薄於古歟，寶玉不琢、拱把無養故也。史公提刑彌鞏爲令，注意教養，久漸廢壞。今令王公下車，興崇惟謹，首闢西廡，建爲小學，旋即學西闢地爲宮，合於虞庠。在西郊之制，成童而下聚而教者二十人爲率，賦詩屬對，隨力所進，課試有程，教導有師，表勸有式，弦誦相屬。先是，公廩五百斛，不足以贍生徒，至是歲輟諸倉月取諸稅，猶懼不旣，會永寧鄉新築之圩租入七十石，可以畢小學之供。天造地設，若有爲而然，士風興行，人材輩出，前之成者後繼之，今之進者來未已，小則蒸蒸而出，大則亹亹而升，還成周而陋漢唐，自茲始矣。大書課冊，俾記其成。遂曰：小學之於大學，爲序不同，其道則一而已。大學者因理以明天下之事，小學者即事以觀天下之理。誠使幼學者用力乎孝悌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書數之藝，及其長也，由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而理無不明，由正心修身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而事無不格。自塾庠至於序學，而教無不成，人無不化。今顧求工於言語對偶之間，其去聖賢塗轍益遠。然賦「有物混成」，而知志不在溫飽；歌「願秉清忠節」，而廟堂稱賀；對「鸚鵡能言爭似鳳」，而稱精神滿腹，驥墮地而動千里之想，木脫穎而有聳壑之標。王朝以此得人，名賢所不廢也。苟惟士無學，師無教，佻達而有在城之譏，色笑而無匪怒之教，互鄉之不保，其往闕里之欲得速成？童子而有成人之風，嬉戲而有襟裾之詠，豈惟小子之學根於孩提，抑髦期稱道其爲大人也，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鮮

矣。安保其不欺君賣國以爲鄉里之羞哉？小學成始成終之教，一言蔽之曰「敬」，此心既立，無往而非明德，新民之功，豈惟士子所當盡力，抑長吏所當盡心也。公諱儔，北海人，寺丞田子。爲國正中，後國正以正學粹行承學趙丞相汝愚，寺丞以清節懿行受知黃尚書度，則其政也，豈簿書期會而已哉？遂少與寺丞同師事黃公，今幸矣躬耕句曲山下，猶及見德化之成，故不辭而爲之記。嘉熙庚子清明日，金壇王遂記并書，丹陽洪陳哲題額。《景定建康志》卷三〇。又見光緒《溧水縣志》卷一六。

全宋文卷六九五二

王 遂 二

真文忠公祠堂記

淳祐元年八月

聖上改元淳祐之歲，真公之薨七年矣。先是，江東大饑，死徙相望，民之被賜，未有加於嘉定乙亥者，其德而思之也，莫不然。鶴山魏公記公行事，而江東荒政乃不及錄。南昌徐公鹿卿推求其故，以爲闕典。方治平間，范忠宣公實典漕事，真公闢堂名曰「忠宣」，繪像其中以示景行。至是，徐公奉之同室共祀，以慰其民無窮之思，則移書宗學博士黃君自然，求君所行，以補遺文之闕。黃君曰：「自然於真公爲友，而知公最詳無若王遂，且於救荒本末嘗與聞之，以詔後人，宜無不可。」時徐公移浙東憲，以書戒遂曰：「吾行有日矣，子必無辭。」遂遂謝不敢當，然其時爲淮西總所幹官，職事之間，得以竊聞真公與李公道傳濟人之政。真公治金陵而行乎太平、廣德，李公治池而及乎宣、徽，皆以身當其勞而分之幕府。遂之心有以知真公之心，用敢不辭而爲之記。初，公涉三館，侍螭蚴，入玉

堂，詞章炳蔚，聞於宮禁，論事上前，皆本仁義，皆關君德治體，皆切於君子小人之辨。使北不達，則益明復讎雪耻之義，中外想聞其風采。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民平盜，皆有善政，外夷讐服，天下唯恐其不入相。更化立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亡之義，上爲詔讀校文入奏，上意懽然接納，將舉國而聽之，而公薨矣。宜乎狹歛一道，論述一政，毋乃憂其末而忘其本，舉其小而遺其大哉！是不然，江東始旱，公有憂色，合本道義倉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厚其積，因戶部罷夏稅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賢以覈其實，大家勿勸分，貧者糴，乏者濟，已甚者輦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災之議，行之以青州之政，櫛風沐雨，遍走二郡，不足則開寄納倉，出官錢糴之。吳中又不足，則以翰苑橐中金益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贍之。訖事，民益急，則轉糴爲濟。廣德守臣附會時好，劾教官以聞，公引咎以白其冤。值旱乾禱雨白鷺洲，人見其對越，歲迄以稔，告袁公甫筆其事爲錄，非特此也，推本主上之仁一似仁祖，而群臣般樂怠傲不異政宣者十事，語意剴切，人之所以心服者，豈有他哉？仁與誠一故也，則民之思之也，豈偶然乎哉？徐公之祀之也，亦豈徒然乎哉？文正忠宣有王佐氣象，識者猶恨其不同周、程之學，公居遷陽，後於文公之沒矣。居七年，盡讀考亭諸書，發揮天理人心之妙，蓋有及門而不盡得者，誠意寔德，豈一日之力哉？宜乎公之自托於忠宣也。方真公立祠，時求記於潔齋袁公，又求之漫塘劉公，二公之所稱，若不類元祐氣象者。由今觀之，先生大人之所立大矣，豈區區拘剪繩墨之所能及哉？徐公在朝列，數進危言，杖節西江，綱紀大振，嘗請於朝，乞緡錢百萬以助糴穀，援真公以言，朝廷爲撥祠牒，下倉司以備救

瞻，若與真公之政相後先者。夫真范相去百有餘年，徐公之於真公亦越二十有七載，非前有所附麗，後有所歆羨也，道未必同而心則一也。一者何？盡其心，即盡其天也。子思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書》格言、孔孟遺論、遷陽之學、南昌之教，爲有本矣，後之學者其可不務於斯？是歲八月寒露日，朝散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王遂記并書，奉議郎、守秘書丞、兼權屯田郎官黃自然篆額。《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華亭修復經界本末記

淳祐元年九月

端平元年之間，聖天子赫然發憤，思所以攬權綱，剔弊蠹，而於兩稅輸送尤致其謹。遂待罪殿中，獲掌斯事，詔下方國，平江、嘉興奉行惟謹。浙右在紹興間嘗舉行經界法，歲久弊壞，二州爲甚。平江行於常熟暨嘉定，嘉興行於華亭。而規模區畫，未有若華亭之詳且密者，則以太守趙公與憲主盟於上，攝令楊侯瑾維持於下，而寓公通州教授孫君一飛等協贊其旁也。上嘉乃勞，趙公與平江張公嗣古各進一秩，楊侯秩滿陞故府，其修復本末則尚書袁公甫爲之記。苗之實入五萬七千有奇，始於圍，合於保，而成於都，北三鄉上田賦重則降而爲中，折糲重價則減而從輕，青龍鎮稅重則降而從畝，縣郭諸鄉浮財物力重則以實產定和買役錢之數。至於折麥罷征、役田蠲稅，凡可以爲民利者，悉就寬平，民大歡悅。孫君謂遂曰：「於華亭之不易，滿去者十不八九，今守令俱賢，公私被惠。我懼

暴君汙吏以墨自肥，而利於壞也，爲我記之。」遂已心許而未有以酬其言，今六載矣。孫君一日移書曰：「嘉熙間郡置將不善，復義役減等賦數千石，民不便之，賴縣有碑，具載省劄，援以請於朝，幸而獲免。然則，子之文詎可已乎？」遂謝曰：鄙拙之罪，無可辭者。抑田必有租，租必有稅，自昔莫不皆然。未有富家大屋廣連阡陌，而勺合不以供官，貧民下戶無甌石之入而受倍輸之害者也。官貪吏虐，乘時所利，快己之欲，出非所當出，增非所當增。至於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厚□於民，以爲公家之利者，未有已也。向非當宁惻然興念畿邑之民，趙公、楊侯相與考訂，一切請輕，而孫君又以鄉邑之利垂之永久，則重斂於民，豈有窮哉？是宜礪石大書，以識本末。抑聞之，經始者難爲功，繼治者易於壞。方其民瘼之深，賴有賢守明令，大開其端，以去百年之害。後之來者其能皆如前者之用心乎？寓公士民，亦有協心勿壞如孫君者乎？遂疇昔之歲嘗聞其略矣，及守平江，繼張公之後，自吳長洲、崑山、吳江皆得考論其故，與兩邑竝行，計石輸租，無重催白納之患，歲輸三十四萬，無斛面多取之擾。以春二月從事，六月而畢，前若嘉定而未盡，後若吳江而或疑，其多往往未及論定而解去矣。茲聞趙公守吳行發運事，其政寬大不苛，而間取諸遂之舊，又得楊侯爲別駕以奉行其政，其民小大安之。嘉興鄰壤繼至者能不動心乎？此遂之所爲平江喜，而又爲嘉興賀也。上以答聖天子仁民節用之意，下以開天下奉法守令之門，當自二州始。淳祐元年九月日，朝散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德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直舍人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鄭起潛書，朝奉郎、權發遣江陰、兼管

內勸農事、節制屯戍軍馬尹煥篆額。嘉慶《松江府志》卷二〇。

瞻學圩田記

淳祐元年

漢元、成間詔下郡國曰：「孔子布衣養士三千，其增學官子弟員。」後以爲不給罷。自文翁興學，間用力布自給，未聞食之爲憂。而士之無田，郡縣之無學，附會者從而和其說。前乎此，韓延壽修治學宮，大興禮化，黃霸因之，以孝弟正順之教。後乎此，衛颯修庠序之教，而茨光代之，亦善其政。夫教之由乎身，化之本乎德，苟前興而後廢，朝質而莫文，則求善鮮矣，宜乎非一日一人之積也。廣德自宋高宗朝置郡，建平爲縣。南渡，密邇帝京，人物厚而土地薄，郡望下而誅求繁，爲郡者罕得盡心於爲政，而況於令乎？會稽施君德懋始典邑事，不以爲小而廉治有聞。庚子歲大饑，全活不可勝計，當是時江東言政莫先焉。縣故有學，士未有養，而施君招其子弟秀民而教焉，濟濟于于，人知其育材之美，而莫知其所以終也。秩滿，天子以爲能，擢置審計司。太守康公以請諸朝，求婺安徐君邵孫爲之代，徐君宰民有道，治過之，往來中都者莫不道施之美而稱徐之善也。淳祐改元，徐君以書報遂曰：「縣學自紹定間章君始建，規模甚壯，門廡甚廣，講會甚弘，然未有葺而治之者。施君復陽賽等圩，凡得田萬畝有奇，既成大爲民利。其未有生者千畝以脩橋道而利涉者〔一〕，治傳舍以便使客，布網舟以便軍食，而又捍禦流民，以全一邑之命，餘五百畝以爲子弟之養。甫訖事而去，子其爲施君

發明其美乎！」遂爲之歛衽肅容，卓然而起，曰：韓黃之教、衛蒧之政，可以復矣。而漢養士之難，何患哉？今施君不以已去而不盡其心，徐君不以方來而不行其志，則士之望風向道者豈特潁川、桂陽而已哉？施君之先累在越，爲朱文公所知，入爲紹定宰士以卒。徐君之先嘗事呂成公之教者，廉直不苟進，卓然爲紹定名臣。皆學有師法，古之所謂名家者，非此之謂耶？其必有道自立，若文公、成公之教者出焉，此遂之所願大書特書而未已也，於是乎書。嘉靖《建平縣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光緒《廣德州志》卷五三。

〔二〕生者：疑當作「主者」。

五賢堂記

二仙堂者，祠齊尚書郎謝公朓、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五賢堂者，增宣州觀察使顏公真卿、太子賓客白公居易、吏部侍郎韓公愈也。祠事二仙而增三賢爲五者，所以追仰高風，景行先哲，非徒設也。由吳晉以至於齊，東南人物何止一謝公哉，自梁隋以至於唐，亦非獨四賢也。謝公住青山而守宣城，觀其「天際識歸舟」之句，非食煙火者所能及。而李公乘舟采石，讀「惟有敬亭山」之句，亦非謫仙人所不能道。陳公卓誦其詩，名之二仙，而吳公潛刻碑以紀其事。夫仙非人力所能至也，耿介絕

俗之標、瀟灑出塵之姿，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而文以貫道，夫豈偃佞喬松所能盡？謝公仕非其時，卒死非辜，李公不及陪開元之盛，避地姑孰，非貪生者。然唐自平隋，罷去昇州，置浙西觀察使於宛陵，而顏公以剛直之節往莅之，忠烈名存，百歲不泯。白公由宣州奉詔擢第，清名直節，見於諷諫，遭時賢相，不及附錄會昌之盛，獨有高文大冊，流落外夷。惟大曆、貞元之間，乾清坤奠，號爲中興，韓公振起八代，實就食於江水〔二〕，孔孟之後一人而已。然則五賢之祀，不於其行事而於其文，不於其仙而於其賢。外設二楹，內取一室，青山流水，四面環繞，珠河橫流，浮圖對峙，信矣神明之所憑藉。亭舊有二仙像，乃求白公於平江、韓公於郡學，而顏公之像未之得，劉汝進來自金壇，因使求焉，道過牛耳山，瞿然若有驚者，問之，則顏公祠堂也。入室瞻謁，得其像歸，與夢若合，容詎知祠像之不當合一耶？因記其事，使後來者有考云。《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又見嘉慶《寧國府志》卷二一。

〔二〕江水：《寧國府志》作「江東」，疑是。

嘉定縣重修廟學碑

并銘

乾道戊子，先君吉州筮仕崑山尉，奉大父敷文以行。時敷文南定湖湘，北守淮楚，強敵奪氣。退居金壇，買書數千卷，聚子弟以學。有詩寄子：「廉勤不可纖毫累，歸來使我家中錢。」可謂仕教之

忠矣。後縣裂爲二，以練溪之東爲嘉定縣。踰七十六年，弟選被命典邑，曰：「祖父舊遊，何可不力載銀米糗糧自隨？」朝坐琴堂，不夕不休，訟于公者手自裁決，負于私者寬期以償，月輸歲送，毫髮不私，吏無所措手，行道頌之。惟是縣之學自令高衍孫始，而養士之費纔百石。鄭提舉霖繼之，增百石有差，士始來學，有與薦名者。其後廢壞，而選至首以縣橋厥路不直，乃命改作，榜曰登龍，得池元堅開講，周夢虎主之，其來講授者皆給之食。凡有志者會食而宿于學，四經之集來與而課試，高下不輟，增其小學三十人，迎師以教之，縣給之帖。糧不繼，請尊勝廢田于提舉，得畝僅及二百者，亦稱足。徐知府鹿卿以田四十七畝繼之，時講堂更創鼎新，寓公周君次臯首助其費，丘君斌、龍君廷瑞、薛君埴、王君子昭、孫君繼周、吳君炎，共相其成，如其家事。自殿及門，廊屋三十三間，其外則以朱文公舊刊「金壇縣學」者刻于門，講堂則以袁蒙齋所書「明倫堂」扁示其齋，取建寧學宮所以命諸齋者名之，規約咸具，修葺未備者一切略治，計三萬四千餘緡，米一十五石，未嘗有取于吏胥牙儉，而從學者欣然。是歲，有與薦者，以遊學而與名旁郡者，以上書賜第者，其試入太學者一人，有以辭賦與魁選，咸曰登龍之效也。會選第受代，與諸公言者曰：「諸公之進德也如是，此非選謹守祖父之力也，亦諸公共成之耳。」繼治者湯公仕龍，吾鄉里敏肅諸孫，有不待勉而趨也無疑矣，其可無以告？謂遂曰：「兄退居丘園，于世事無所及，獨于邑之大務胡可無言？」乃即其事而銘之，銘曰：

明德自始兮制起虞庠，逮我聖朝兮化行縣鄉。伊吳有邑兮在海之旁，始置文字兮士風乃昌。帝命立學兮謀不暇詳，令弟製錦兮于先有光。翼翼濟濟兮明倫設堂，有奕斯橋兮渡水之

陽。俎豆莘莘兮頌詠琅琅，朝講四經兮夕以爲常。登名天府兮辟雍翱翔，諸公合力兮講習日長。令雖去此兮士胡忍忘，俾我後人兮愈大以章，益修厥典兮永有馨香。《吳都文粹》續集卷六。又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九，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八。

威懷廟記

淳祐二年冬

威懷之祠，在建陽縣南二十里。其神顯濟靈應忠佑威德王，自唐至于本朝，具有靈異。廟祀雄偉，門路閼闕，爲福建往來通道。跨街立門，本路使者王伯大揭爲之書曰「蓋竹福地」。士友蔡模求遂文以爲之記，遂因念建、邵之間，連獲宦遊，於神無不用其敬。其大梨山澤民廟，守建有德於民；其次大乾惠應廟，客遊在邵，遠著威福；而宏大應驗，未有若神之休者也。水旱之禱，災祥之故，諉曰神有以知之。縉紳逢掖，進退得失，感於夢寢之交，不逆不億，厥應無二。將閩俗號稱篤信，有以然歟？抑東南文物所萃，求者衆而應者多歟？夫神者，聰明正直之謂也。傳曰：「國之將興，必有休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誠未有能爲神者也。」又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誠未有能動乎神者也。」以誠遇誠，無有間隔，因貳以濟，懼以終始，茲非神之所以格乎人，人所以事乎神者乎？雖然，天下之理一也，人之所知，神必知之，非能無其事而爲之感者也，亦未有有其故而泯其應者也。事君忠者必榮，奉親孝者必

宏，立身無一毫之欺者，亦無一事之不精。而謹於政刑者，雨暘雖有不時，而終於欣然發榮。此雖天意，厥有人事，雖曰定數，實爲先知，學者盍相與驗於斯乎？因拜手而書，以記門之右。《永樂大典》卷三五二七。又見嘉靖《建陽縣志》卷六。

建陽重修儒學記

淳祐三年九月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不由於學者，詢禮習樂，讀法飲酒，獻囚獻馘，無一不在於學者。嗚呼，學於王政爲大，而人心之所由以一也。故其體有道德性命之本，其用有詩書禮樂之具，綱以三綱，常以五常，六七聖人捨此不足以爲教。自時厥後，異端出焉，百家雜焉。秦不之禁，而禁士之學孔孟而談六經者，卒使千七百年間人寡知學，家鮮知道，非以愚民，直自愚耳。幸而漢興，齊魯之間聖賢之教有不待幡然而興起，更數大儒不能復舊。宋德休明，周子道其源，張、程襲其流，而朱子集其成，斯民復見雍熙比屋之盛。而建陽今齊魯也，去聖賢之居若此其近，則傳聖賢之道如此其盛，宜其道振而不墜，教興而無仆。及遭值權門學禁，併以其人與書而廢之，至於毀其裸獻講讀之廬，以爲鐘魚梵貝之地，而學校之弛由於此矣。是宜嘉定更化，首議褒表，淳祐繼承，特嘉臨饗，表章之盛，亦未有加於此者也。先是，劉文簡公燠奏請寺復爲學，文公之子在及、游侍郎九功、徐侍郎清叟，相與倡議，彭尚書方協力爲之規摹一新，而方右史大琮尤極其

意。趙君與迥之爲令也，敞高明而築沮洳，闢隘陋而固藩墻，月割俸以益之，不足，又斥於縣之費。禮殿中嚴，重廊外設，復濂洛關閩之祠爲五於左，以識其道之所由始。修前賢陳公洙、師錫、游公酢、蕭公之敏，以文簡公補之爲五於右，以彰其化之所由盛。朱、范二太史室在東序，益以游文清。朱則文公考也，范其先友也，游公九言少所共學，老猶不與時之共好者也。劉、魏二聘君室在西序，益以蔡聘君。劉君勉之所學也，魏君揆之其遊也，蔡君元定晚盡力於斯道，而興學之議所由起也。學始於儲令用，成於黃令千里，並祠於西北室。宣化堂後設先天之圖，說亭之北揭東陽、洙泗之扁。崇樓屹立，以嚴建炎御筆之藏，虛亭靜處，以本周氏爲善之教。學職之位四，諸生之位三，倉庫書籍之所亦三。建固多士，建陽之來遊者亦衆，左山右溪，昔猶今也，深衣大帶，今猶昔也，會諸生而課試之。董其工者主簿謝德屋，其亦庶乎不廢其舊矣。一日，與迥以圖授遂，曰：「主上銳情文公之學，予奉命以來，建安書院既立，而建寧之學復啓，得因其成而記其始末。今建陽之宮熊君克記之，文公自爲記，陳君孔碩、真君德秀又記之，豐碑巨刻皆有取於附祀。藏書之盛而學之廢興，實關道之顯晦，願求一言以詔後之人。」遂辭弗獲，於是作而言曰：遂志學時，未及登文公之門，既冠，脫棄場屋，讀其書而悅焉，一日之疑多於一日，惕然師亡道散之懼。以遂之悔，不願諸君之悔重於遂也。今文公已矣，三王四代之事無所質正，幸而因其地，新其學。諸君試以《四書》而讀之，於心能無疑乎；以經傳觀之，於身能無闕乎；以《通鑑綱目》而參考之，於事能無拂亂乎？夫理之粗，至精之所由寓也。一聖人之言，數聖人之所同也。諸君強敏，必無至於遂之悔，而其所自得，必有甚於遂者。

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昔者，文公嘗以示白鹿諸生盡心於此，安知後來之繼其軌者不在斯學乎？咸曰：「諾。」因爲之書。淳祐三年九月朔旦，寶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建寧軍府事王遂撰。

嘉靖《建陽縣志》卷六，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七，康熙《建寧府志》卷四三。

重修拱辰橋記

淳祐四年五月

山自仙霞，水循岸行千里而下三山，入於海，欹紆曲折，奔放湍急，莫甚於建陽崇安之間，可航而不可涉。蓋南北縉紳之假道，而閩廣往來之衝要也。淳祐在建陽北伐石爲梁，而後可以濟，凡屋八十餘楹，中爲亭者三，而左右有二守者。不戒保護無所，飛翔於波面者悉委之埃塵，孰任其責？爲之慨歎。聖上御極之二十年，遂被命守建，道過舊址，遺民故老拜起下車曰：「吾州之梗櫓失於既得者，今不復中梁柱而代徒行矣。吾鄉好善能奔走有力者，今不復捨武夷而任勞役矣。」遂爲之愀然，而問邑令趙與迥，則曰：「信哉，是言也！」至郡以扣權府事項公，則曰：「寅孫得木三百以授多士，足矣。」遂曰：「興學以濟人心之溺，其道大而中，以濟行道之危，其利博。曷若推項公之意，而使兼有之乎？」謀之庠序，士有喜色，聽之道路，民無怨言。移書大夫，請道官江君師隆就其事。明年橋成，有亭數間，中流屹立，東西二舍，停馬有所。納波光於懷袖，挹山色於指顧，而過者不知

履危涉險，行平陸而即安適。項公之帥一道〔二〕，趙侯之治一邑，其與鄭人溱洧之政、隴西汴門之役，就大就小，而江君之能所，使道路橋梁皆治者，不亦多乎？遂也幸得秉筆以紀茲事，抑江公〔三〕、趙侯之進未可量。而江君居武夷，雅爲縉紳所重，自號三白，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斯之謂歟？淳祐四年五月重午，寶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建寧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德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嘉靖《建陽縣志》卷六。

〔二〕帥：原作「師」，據文意改。

〔三〕江公：據上文所述，當作「項公」。

仁智堂記

國初學校未立，而四書院已興，名卿賢相多出其中，學之不可一日廢如此。慶曆間詔州縣置學，來遊日衆。孔孟之後傳說四起，盈目而不流，塞耳而不能決者歷千八百年，周、程、張、朱核而剔之，尊本朝、安中國，爲功甚火。士生是時，始得其學而又得其所以，三代而下，未有盛于此者也。白鹿、岳麓、東湖、象山、考亭、建寧莫不有書院。而武夷諸峰山水清美，神仙之窟宅，隱君子之盤旋，作爲精舍。昔者，胡劉之問難，朱子之講學，諸生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以寫天地之秘，以發鬼

神之迹，皆在於此。而大屏如故，九曲猶在，徒爲漁夫樵人之觀翫，學士諸生固已隨其所學而解散矣。仁智有堂，寒棲有館，既已荒苔宿草，蔽蔭而蒙茸〔二〕，一言之教人誨於身者，獨以爲萬世之所宗仰。嗣子侍郎在，豕孫郎中鑑動來學之思，懷肯堂之念，因精舍之舊茸治而廣大之。士人熊蒙正朴茂而恬靜，不妄納交，因委其居守。又詹樞好學而粹於文，不苟於科第，就命之講說，崇安後進欣然從之遊。前使者潘公友文、彭公方撥公田以食之，今大夫陳君樵子捐萬金植大其規模，以養以誨，寒暑不替。遂命致錢酒以饋，欲走山下以觀五曲之勝，而未能也。夫虹橋幔亭，固騷人逸士之所動心，而四經十傳，志得意悟，乃於山林有取焉，何哉？爵祿軒冕，非謏聞寡見之能及，游心於獨，觀理於妙，必有出於耳目思慮之表。遂老矣，不能起文公於既往，質平生之所疑，願與里之後生誦詩讀書，以博其所未至。或者天子賜歸，翱翔山中，得以觀挹道德，竊載而歸，是非大夫崇尚之意歟？精舍立於淳熙癸卯，修於淳祐甲辰，爲之者知縣陳君樵子，佐之者熊蒙正、詹樞云。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七。又見《武夷山志》卷一〇，《朱子實紀》卷一一。

〔二〕蒙茸：原作「蒙茸」，據文意改。

建寧府重建府學記

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安，豈惟地大物繁，褰舉輩出，抑先儒之教有以倡之於先，後進之才有以和之於後。然而學不能於家者，人熟道未至於躬行心得者，由夫共理之寄不能倡率於其上，則成學之效，固難以責備於其下也。建之有學尚矣，百年之澤既久，而一日之功未聞，其故何也？渡江創始時，見致堂胡公爲之記。寶慶更新時，則西山真公爲之記。游、胡並祀，則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咸記之。當是時，游、胡祖述周、程，行於閩嶠，名公鉅儒項背相望，足以表章中興之盛。及周、程之教至朱氏而興，四方學者輻輳雲集，足以光昭道化之美。自孔、顏、曾、孟之後千七百年，廢壞而不明，弊陋而無統者，如日月開霽，星斗照耀，無復難知難行之慮矣。然而國家之戒令方新，學術之源流易遠，其有不溺於時王之制者鮮矣。是以民安於性之微，而不肯從事於隆師親友之勝，士忘其習之偏，而未必真有切問近思之美。不幸而知識高廣，則陷於異端，而無復大道中行之盛，幸而志念平實，則溺於章句，而非有通經學古之益。其玩意燈息者，懷書挾字以志科舉之得；而脫迹場屋者，計日累月以求利祿之榮。其大者以經術政事爲兩塗，而不加之力；其小者以駢麗詩歌爲一枯，而謬用其心。又其甚也，窺竊大道，鼓舞後生，而去聖門之教益遠。雖有豪傑者出，卓然自立也難矣。然則，道之不行不明也，豈皆知賢愚不肖之過哉！性善之說不傳於後世，修道之教無與於生

民故也。本朝表孔顏曾孟以覺民，聖上尊周程張朱以立教，親灑聖訓，賸食有差，所爲孳孳汲汲者，豈特故事之美觀哉，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大矣。而郡學更乙未兵燬，殿齋及門猶有存者，屋老地庫，不稱來學。太守姚公珪即以爲堂，他未遑及。王公伯大典漕計，慨然以御書閣爲己責。黃公壯猷守郡，任大成殿之費。方公大琮代爲漕，與諸生謀曰：「右廟左學，前殿後閣，京邑制也。」爲圖以授博士趙君陞夫，曰：「子之職也。」趙君曰：「吾之事也，捨是而不治，何以哉？」辛丑十月乃始爲殿，明年二月訖事，又明年六月建閣，以次而舉。大帥徐公清叟、漕使項公寅孫、庾使李公昂英、趙公綸、蔡公籥、太守王公埜、王公極，聞之捐金，以相其役。殿在學西，從祀惟謹，十齋東列，以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致知、格物、誠意、修身、正心爲名而扁之。中則爲堂，榜曰「明倫」，後直閣以煥雲章之美，下爲先賢之祠。自游、胡而下十二人，先達宿儒，莫不咸在。又北爲藏書之樓，前設重門修廡，以嚴啓閉。與方公之圖無以異，合於頴水之規，次於辟雍之制，大而新之，踰三年而後備。遂到郡，見其輪奐燦然，無所加乎丹雘之功，環佩井然，無所益乎弦歌之盛。他日陞夫講學建安書堂，私謂遂曰：「子誠有意於共理乎，願一言以爲之教。」遂避席不遑，遲遲數月而不敢當，因念夫郡守部刺史之經始廣大，不可及矣，趙君之掃地更新，亦其難矣。大非溪山清偉之勝也，所謂富有之謂大業是也；新非宮牆觀美之盛也，所謂日新之謂盛德是也。然於其大而歛，就平實則約已。靠裏不爲高，虛其小也，安知其非大也？於其新而提醒之，則明善復初，不求奇異，其舊也安知其非新也。此孔顏曾孟相授之密指，而周程張朱自立之要訣，不可易也。《記》曰：「致廣大而

盡精微。」又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與新之功其盛如此，豈驚於外者所能致哉？將見建安之士自此有不容已者，而謂性之不善、道之不可以爲教，抑末矣。陞夫曰：「此則陞夫願與諸生承學之意。」乃不辭而書。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康熙《建寧府志》卷四二。

全宋文卷六九五三

王 遂 三

建安書院記

淳祐三年夏，前建安太守王公移書今郡守王遂，曰：「埜疇昔受命也，上之訓辭曰：『游、胡、朱、真流風未泯，表宅里以善其民，則予汝懌。』埜再拜稽首，天子之所以命者，敢不敬謹？入郡學則游公、御史胡公文定之祀於鄉先生有年矣。惟是朱文公聚學考亭之下，其在周、程，猶孔子之得孟子。元年春駕幸太學，命撤王安石之祠而祀周、程、張、朱，則文公之宜祀也較然。而真公退居遷陽十年，篤意文公之學，不下及門之士，詔參大政而沒，賜謚文忠，邦人所共惜也。乃臨北津，築祠以祀文公，而文忠嬖之並祠。西立齋舍，因室而營書院，上許之。山川明豁、風日之清美，可以迎前修而來後學。其工役之大小、興築之多寡，則已戒吏而飭之費，獨埜不及記其事而落其成，微子無以遺後人。」曰：初，公之未奉詔也，以廖公德明之門人鄭師尹爲賢而開館迎之，尤以蔡公元定孫模爲賢

而移書致之，使校朱、真二先生遺書。會書院成，請蔡君典教事，其敬之者至而愛之者深矣。適公入覲，鄭以故歸，蔡亦憂去，士不能不缺望。後兩年，項公寅孫攝府事，因其不能致者而致之。公時居婺，又以蔡屬遂。既至，請撥田于廟以爲之食，別築孔子禮殿於西而趺坐以爲之祀，而力未及也。抑早歲幸讀之書，長不登於其門，於文忠則嘗預聞。乙亥救荒，乙未得士之盛，其大經大法，一言一行，得諸心存，觸諸目擊。今居是邦，不能是師是學，而徒欲發揚其美，何居？抑聞之，教學相長也，道義無窮也，前之作者非有餘，後之繼者非不足也。道在天地間，亦各盡力以求諸心而已。自孟子後千七百載之疑，更諸儒講說之異，文公不取諸言論之間，而驗之躬行之實，不索之想像之末，而察之議理之精，《四書》之訓，爲世標準。入朝三疏，能動孝宗之聽，而不能不困於邪說之橫流。求放心一語，先帝之所深知，而不能不困於僞學之明禁。肆我聖上，褒崇德原，可謂建諸天地，而百世以俟聖人也已。文忠初年以言語文字受知當宁，布政方牧，事業偉然，不幸讒說廢放，退而講習，皆本文公《衍義》一書，君人之槩燻在焉，所謂論諫本仁義而煥如丹青者矣。然二先生之門多有著，無非天理人心之正、修己治人之方，王公已刊之祠宇，而門弟子少有存者。惟蔡君爲巨擘，誠帥諸生用力於四勿，盡心於一貫，持敬於端莊靜一之中，而致知於學問思辨之際。雖師亡而道遠，學在而文存，容詎知後之所作者又有盛於今耶？此聖上所以爲風厲之意，王公所爲屬念之深，而尤有覬於四方之來學者也。遂以是操簡執筆而不敢以固陋辭。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七。又見《朱子實紀》卷一一，康熙

《建寧府志》卷四二。

重造十橋記

自建寧南四十里及延平之境，如注如突，行者艱之。溪澗雜出，非橋不濟，歲久圯壞者十許，雨澇則輿梁而涉于淖，徒杜而出于澦。雖達官富民不免。淳祐三年四月，刑獄使者康公植節斧行郡，以觀察推官鄭玠攝行幕府，惻然念曰：「梨灘釣溪，不遠十里，而斷港絕棧若此。欲文書之無留，令訟訴之無滯情難矣。子其爲郡守道之。」遂惕焉承命，以事屬玠與錄事鄧煥章，選郡人新興化判官周杆、將仕郎吳壯禮董其役，僧智仁、大禮任其責。用力之大者五：曰硯坑、蟠溪、白水源、陸坑、謝坑。小者二：曰鄧坑、蔣坑。葺者三：曰何坑、鄭坑、卓坑。費出于郡者爲錢五千緡。轉運副使項公寅孫聞之，出錢三千緡、鹽萬斤。提舉蔡公籥以千緡佐其費。浮屠氏以其餘財助之。自聖天至赤岸，道路坳凹者平之不遺力。捐金而造者：鄧坑，周君所作也；蔣坑，吳君所作也。經始于癸卯六月，明年五月橋成，民無病涉者。三山督府也，建劍要衝也，步趨澤中如履平地，出公入私靡有難色。與民集事，不愆如素，涉冬踰春，未有言其時詘舉贏者。抑治其道路，太守責也。今也康公倡其議，項公、蔡公不愛其力，鄭公、鄧公、周君、吳君交以其職集事。爲郡守者謾其訾，省其處，則耳目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其愧于民多矣，豈但霑體塗足云乎哉！請書之以識諸公之美，而暴遂之過，垂示來者，未必不有補于斯世云。康熙《建寧府志》卷四二，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增修華亭縣學記

淳祐六年五月

古者王畿方地千里，六鄉之內無非教者。其法自家有塾始，二十五家之間必有塾，塾必有道德而嘗仕者爲之師。由家而黨，由黨而術，無一人之不學，無一所之不師。所以比屋可封，而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良有以也。施君退翁家山陰而仕華亭，其在扶馮猶六鄉也，則上而達道德壹志慮，下而考其德行道藝之可任者，非夫人之責而誰與？國朝建都吳會逾百年矣，而華亭之爲縣，公卿將相由此而出，大家巨室於此處焉，不減王畿之盛，而求其人物挺然自立，得先民之格言，若尹吉甫之咏歌於《詩》，劉康公之談道於《春秋》，鮮有聞者，由夫小學之教不行於童授之時，大學之道不立於成人之後故也。夫是以士之所習者無非聲病綴緝之文，否則記誦口耳之學，上之所以誘之者爲利祿科舉之事，否則溺於異端曲學之非，而學之所以教者末矣。聖天子發明孔、顏、曾、孟之旨，本原周、程、張、朱之傳，自首善之官而達乎三輔，本末備具，而況於施君之得於山陰，有朱氏之教，則其舉而措之華亭者，豈直一陸敬輿之不負所學而已哉？縣故有學，卑隘不稱，端平間楊金部瑾因其地而闢之，魏鶴山爲之記，無非天典民彝之舊，然猶以地迫而陋，不及增廣，以待後人。徑術未端，非行天下之大道，齋廬相背，非立天下之正位，規樞創改，棟宇未周，是天下之廣居不得而居之也。施君治化修明，民安其政，既庶而教，不能不以鄭校、魯宮爲疑。君曰：「吾之職也。」因米廩餘積而裁度補助

之，周墉五十丈，左右前後四面而立，芟薙其蓁蕪，增益其沮洳。昔行其右，今左爲涂，其上重建狀元坊。內立講堂，後爲之軒，兩廡對峙，四齋並立，後建小學三楹。工役材植，悉依市直。七月告成，毫髮無侵於民，朋來友習，相觀而善，教養之道，於是乎備。士躍然而請，願記本末，以詔方來。君移書謂遂曰：「子之宰山陰而攝教事也，嘗得周旋其間，請必有獲。」遂退居金壇，地之相距者三舍，亦聞政成事舉，辭不獲命，則曰：華亭非衣冠之都會乎，新其學而大之也固宜。今敞其軒楹，闢其廬舍，使小學有養，大學有教，其於王政無先焉。抑聞之，古之小學必常視無誑，必請肄簡諒，有灑掃應對進退之儀，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章之文，無以尊敖幼，無以少陵長，淫詞廢典，無惑民聽。其於幼儀內則得矣，非孝於事親之道乎？及其進乎大學，則必謹獨，於不睹不聞，必止善於致知誠意，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無以貴軋賤，無以衆暴寡，尊君親上，無有二心。其於《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得矣，非忠於事君之義乎？夫學莫先於忠孝，而忠孝者百行之冠冕，萬善之喉衿也。果能此道矣，敬足以直內，誠足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豈特大小學之利而已哉？將見推而達之四方，非獨華亭一邑而已。施君以縣最聞於朝，吾黨與有榮焉。盍書之堅珉，以爲教者學者之規，是以爲記。淳祐六年端午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高定子篆蓋，通直郎、特差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搜捉銅錢下海出界、專一點檢圍田事、兼弓手寨兵軍

正、借緋施退翁立石。《紹熙雲間志續》，宛委別藏本。又見康熙《松江府志》卷一九，嘉慶《松江府志》卷三〇，《江蘇金石記》卷一七。

忠烈公廟碑記

紹定己丑，汀、邵盜作，破郡縣，掠鎮戍，侵軼延平、旴、撫、漳、泉之間，民罹其禍者不啻億萬計，三年始定。蓋私鹺出入汀、廣舊矣，有司不知所以通，與潭飛礮爭而失信。邵武劉安國因民之困於貪虐，率衆而起，官軍不能敵而又無以招安之。及遣其徒破邵武，而光澤暨旴、撫無不應者，汀之諸保尤喜亂，而泰寧六保相挺而動，自是紛然多事矣。上命陳公韓招捕於延平，陳公塏討於旴江，而邵武處其中，兵驕而弱，賊往來建陽境上如私家。遂乘亂出守，奉行詔書惟謹，道得建陽劉侯，論事明白條暢，有不以賊遺君父之志。乃請於朝，以侯知邵武縣，使將其卒唐石千人，收拾散亡，建立官府，以收復之，將光澤民兵數百討其寇。由是邵武之境軍聲以振，國勢以彰。事上聞，命侯改宣教郎，號其軍曰忠武，以統鎮之。是時唯泰寧六保未復，建寧賊寨未平耳。逾歲安國握兵如故，更遣子弟肆兇劫掠。知建寧趙仿夫請移軍於縣，令朝下軍已行，戈甲精明，士氣勇健，入境得賊新募爲首者二人，斬首以獻。時遂猶未受督捕之命也，起行縣。會建昌守遣邑令將兵來援，誤入永樂，幾殆。劉侯斬其首，拔令以歸，又入富田，斬首以徇邑人。賊合諸保來攻，由筴竹入縣之路二，侯守富田，復

之守泰南。賊抗拒益急，而周喜以遂命領淮西軍七百繞擊其後。賊回赴之，官軍已得其巢穴矣。於是窮盜相繼俘獲，而安國逸去，侯次梅口受其寨降，而馮去辨、李遷者與復之至廣昌以安國獻，斬安國、斌國、輔以徇，至梅口。則侯之兵已與去辨同執而下瞿，亦請降而未決也。黎明，率衆赴之，未晡而返，兵宿其次，無有後至，獨侯不還，其將四人比肩而歿。明發扣之，侯爲賊所得，不屈而死，諸將受德深而畏威衆，無得免者，士哭於舍，踰日而後定。其後賊既誅夷，妻子遣將校負其屍以歸，而加棺殮，遂以其事聞於朝臺，以慰其母之慈，恤其子之哀。有旨贈朝散郎，加侯，諡義壯，別賜廟額忠烈，官其子一人，以錄侯忠功以慰士心。後十四年，遂守建寧，時春秋遣祭祀，廟貌雖嚴，蛇鼠旁午，器用弗具，其軍已散居。唐石有左翼官，因命將官陳德威以緡錢屬別校馮椿年，侈其居，繪諸將陳善、鄧莘、李彬、吳華於兩廡，命其族弟慙常共勞善者事之，以慰存歿之心。謹按侯因避地麻沙，入本朝登第者不絕。父崇之，乙未進士，以梁丞相薦，入爲刪定著作，登吏部郎，出持湖南倉、成都路提刑、四川總領。文學行義，爲時聞人。侯在日少勇武，騎射弓矢若素習然，領沙縣主簿，居官廉明，遇事無所避。丁亥歲大疫，死者萬計，侯親爲粥藥，存活者衆，以遺骸百瓮，作大冢瘞之。調分宜丞，復值歲旱，民無所得食，侯核粟可以與民者，大爲民發，人給家足，鄭師性亟稱之。邑寓挾中朝之援，用平常之物，侯懲其姦，諸司咸德之，寓以病死。監和劑局，門下亦以叱罷去，調湖北帳幹。歸途，聞盜賊之擾，迫近鄉里，徑趨建安，陳討賊大計，諸公雖是侯言，而人以招爲得策。侯歸里散家財，招流散，時諸軍莫敢東討者，會有邵武之役，而侯竟以身死。常慕陳元龍、周公瑾之爲

人，勇不畏死，卒如其言。嗚呼，其可謂臨難識忠臣矣！母夫人施氏，數以乃翁學問教之，非侯志也，學問孰有大於此乎？娶任氏，參政希夷之女。侯沒，遣其衆入賊巢得其屍以歸，葬之崇化里普覺寺。子一人嗣宗，以侯死而得「二」，不十載，母與妻、子俱沒，惟二孫震孫、龢孫無恙，而震孫以遺澤示之。遂記其事，爲之流涕，因述本末，繫之以詩以示愍，庶幾聞者爲之興起焉。詩曰：

建之山兮嶽崎，建之水兮漣漪。文且博兮樂且有儀，武有勇兮莫之測窺。閩之南兮江之西，俯視鼎鑊兮猶一潢池。士怯且惰兮，若奉驕兒。一夫戰死兮，百將莫支。侯提千刃兮左右以之，視民奔迸兮若己渴飢。誅正渠魁兮，散其聚携。彼下徵之小醜兮，忽而不記。嗟平生之志兮，馬革裹屍。使畏死而偷生兮，將形骸之焉依。侯爵定諡兮廣額豐碑，百世以還兮微侯孰歸？《劉氏

傳忠錄》續編卷四。又見嘉靖《建陽縣志》卷六。

「二」「得」下疑脫「官」字。

顏魯公祠堂記

淳祐三年六月

淳祐二年，遂守宛陵，愛顏魯公之爲人而無能得其像者。朋友劉汝進過虎耳山，謁其墓而得之，取南豐《祠記》而讀焉，意其若臨川爲堂以祠者，亦足以表示一方矣。後五年，知句容縣張君桀以縣

圖經見寄，載縣東來蘇鄉後顏村有顏尚書塚，石龜具在。然後知公雖死於蔡州，而踰年淮蔡削平，贈公司徒，謚文忠，而廬杞既貶，李希烈敗喪，斬首獻於朝，有詔子頽、碩護喪歸葬後顏，即虎耳山。句容爲邑，終唐之世，惟至德戊戌與上元辛丑，以屬昇州。真人將作，析而二之，故其砧基猶號潤州句容縣。顏尚書塚九墳十八墓，歲代流易，昭穆雜處，惟有石人石柱石版，墓地雖存，而墓誌無在，莫克表識，是可謂闕典矣。自陋巷斷絕，顏含、師古咸以文名，杲卿兄弟皆著風節。公字畫遒勁，其《放生記》及《府學》《茅山碑》皆爲世所貴重。晉有卞壺臺城之難，父子一門並著忠孝，雖非土人，其去之三百年，著稱一郡，豈偶然者？故莫易於慷慨殺身，莫難於從容就義，觀公之志於死而不輕於死，亦足以見其處之有道矣。夫死生大節也，出處大事也，唐之禍始於天寶，甚於貞元。宋璟、張九齡已死，李絳、裴度未生，當是時惟郭子儀、陸贄、段秀實、李泌、陽城號爲得人，而無救於唐之患，微李勉、鄭叔則等救之於前，李臯慟於其後，則人心之公理絕矣。平原失守，恨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至有不識公之嘆。十七郡見推，歸事肅、代，遭李輔國、元載、盧杞不悅，南豐所謂「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天下一人而已。此足以見其爲烈而所以處之者未見也。初，杞聞舌舐先中丞面矍然下拜，而怨已深，迨李元平奉使無狀，而代之行，是一死也。而但敕子弟奉家廟，撫諸孤，四將強相推脅，公曰「吾兄杲卿守節而死，希烈計終不爲用。拘送蔡州，自度必死，自爲之誌曰「此吾殯所」，是二死也。希烈問朝廷群臣儀式，不對，積薪於廷欲焚之，公怡然笑曰「豈受汝誘脅」，此三死也。僞使稱敕從大梁來，公罵曰「逆賊耳」，此四死也。自言吾且八十，至七十六而縊，天下望而稱爲魯

公，朝不必廢，帛不必賜，其所以立，未易言也。南豐猶恨其雜出神仙浮圖之說，韓愈之外未必可以責人，近世名公咎其年高不能勇退，此言當爲後世發，而非所以論公也。張君曰：「此非開人心，覺天理，爲令之職乎！」所宜表其墓，求近居進士高元龜指示其處，且忻然協力而立祠於中，刻石以補墓，上別圖其像，作文以侑歲時祭祀云：

唐有天下兮內政不綱，夷狄嫵媚兮藩方陸梁。平原不動兮卒滅范陽，淮蔡勃奚兮諸鎮喪亡。陋巷有孫兮甚賢且良，志存王室兮一飯敢忘？使行宣慰兮其謀不臧，餒之賊手兮肆毒虎狼。余生在廷兮余死在床，忠肝義膽兮其未可量。惟昇有縣兮山高水長，虎耳名山兮來蘇其鄉，卞壺忠孝兮臣子有光，兩縣一州兮百世齊芳。從容赴義兮厲以自強，畏怯觀望兮敢有伏藏。鑱石爲龜兮祠之於旁，蘋蘩以薦兮春秋烝嘗。

遂初讀《句容志》，見其載顏尚書塚在來蘇鄉後顏村，及顏運使牒府歸回苗稅，重建祠堂，深爲魯國公痛之。及讀本傳、新舊史皆不載，獨門客因亮行狀言歸葬萬年縣鳳棲原，而令狐峒撰公誌在萬年縣舊原。忠臣義士志無不在，而地陷中原，益可痛悼矣。明年六月中伏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德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景定建康志》卷三一。又見弘治《句容縣志》卷一〇，《句容金石記》卷五。

青溪橋記

淳祐六年，淳安縣青溪橋成。明年，知縣陵陽虞君旣致書句金王遂，求文以託不朽。遂淺陋不足以當，抑未及登梁而落其成，辭不敢作。會主簿劉君崇雋與士之在官者余君森、汪君自明各爲書以言其邑之山溪宏闊清泚。蓋上受歛流，下過錢唐而注之海者也。浸堤九級而百步爲街，上下衢、婺、饒、信，遠及甌閩，無不於此焉出。比歲邑多水患，自戊戌至于辛丑，屋廬漂蕩，倚舟于門，浮家于市，無一夫得安其所。而津梁之設，數壞屢修，其成輒毀，吏得移易，官更重造，智者過之惻然而已。虞君之爲令也，不以公卿之後而忘沮洳之念，不以詩書之澤而易道途之憂，不重積而暫省，不厚費而遠圖。一日，召群吏而問焉：「吾將大有所興發，使居者無所憚，行者無所費。」捐俸錢四十萬爲之倡，官寮人士駢首聚財。長橋貫之，爲節一十有八，浮橋跨之，爲節二十有七，絙鐵聯舟，其數一倍。始於秋七月，成於十月，妄費盡省，而徒杠輿梁之病不聞，易名青溪。廢興之故，遂柰何而不記哉！虞君在邑，申孝弟之義，嚴課試之條，士之樂誦其美多矣，而民忍忘之乎？初，虞雍公事阜陵，值亮寇邊，長驅入境，橫舟東渡，虜身死之以致王業之昌。魏文靖以直道事兩朝，遭時遠竄，晚歸宥府，天下以不及與西山並用爲恨。虞公君所祖也，魏公君所師也。然則，淳安之政，豈苟云乎哉！遂於渡江行事，粗見終始，而靖川之行，則與主簿諸父漫塘送之境外者也。因采民之歌而繫之以

詩曰：倬彼青溪兮，山高水長。上承黟歙兮，下接錢唐。雨稍漸漬兮，衆流湯湯。家具舟楫兮，商旅伏藏。繫四海以爲家兮，何獨因此一方？視己同溺兮，用造舟以爲梁。顧一歲之一新兮，歲旱則亡。眷令長之遠慮兮，不問雨暘。晴日當空兮，余備不忘。帝用時以安下民兮，余敢不强？雖傾余之囊橐兮，使皆即乎康莊。彼慮如近憂兮，令雖法而何傷？公雖憂而民喜兮，百世烝嘗。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王遂記。嘉靖《淳安縣志》卷一五，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三八，《嚴州金石錄》卷下。

金壇縣新修儒學記

嘉熙中

金壇縣學在縣治東南百步，慶元初知縣李君杲始創，求扁于朱文公，求記于葉水心，而劉漫塘書之。閱時既久，浸以圯壞，養士之廩因而侵占者有之，移用者有之，幾于廢鄉校而在城闕矣。郡給米百石，太守吳侍郎淵慨然念之，益以廢莊逸庵之餘以付有司，而莫之治也。知縣事徐君拱辰聞之，曰：是不可以徐去故怠，請鄉里所敬者劉應龍、張介、潘用柔、王虎文、符應辰爲學職，而五人者亦請無續食以費公上，乃謀撤縣庠而新之。徐君及新舊丞各捐俸有差，寓公大家成竭力以就事。時吳公已易鎮當塗，賦私錢百萬，其季潛以餉事領郡，出錢倍之。由是衆役並興，百廢交舉。縣有養濟坊在縣之前南出，半爲務官廢治，半屬富民居，君舉而直之。大治觀光門外橋，平補舊處，西存袁侍郎甫所立

「登俊」字，南出爲明德坊，別求吳公書。規模氣象，軒豁呈露，增東西廡，視舊爲高，繪畫從祀。關治西齋前後直舍，以居縣官而處學職，庫庾庖湑，莫不有所。神祠吏舍，移之門外。中爲明倫堂，刻袁公所書額，其上爲尊經閣，吳公復題以揭之，後有修教堂，則漫塘所題也。東序祠縣令之有德于學者，西序祠周、程、張、朱氏之有教于民者。九月入役，十有二月而成，明年正月聚鄉之長少釋菜，行鄉飲酒禮。徐君曰：「向之所患者縣官不治學事，而今既或治之矣，顧士之來學何爲哉？」屬遂一言發之，遂有父兄在，辭不敢，而徐君益以請，遂對曰：「學莫大于唐虞三代，亦莫盛于孔孟，身詘于一時，而教行于萬世，其功一也。而千七百載間，道之行者日以塞，教之明者日以晦。洎乎本朝，政教彰修，始詔郡縣立學，于是師友輩出。而濂溪周子、關洛程、張子，始發孔孟之傳，以上及乎唐虞三代之大。行之百年，而南軒張子、武夷朱子，益闡周、程、張氏之秘，以遠通乎孔孟之盛。則士生是時，其爲學也達而易通，其于道也開而易明，宜非漢唐之所能及。而乃拘牽于利欲之私，習俗于見聞之陋，不惑于異端，則移于文墨，甚者汨于發策決科，而爲患得患失之計，迄無以收其放而存其良。則其退而居于鄉也，既無以化民而成俗；進而仕于朝也，復無以尊君而善治。乃以學校爲有司之事，課試爲士子之業。嗟乎，古人建學造士，使之群居以相觀者，豈若是而已乎？今幸因程、張、朱氏之書，所以發明天典民彝者甚厚，而今也因胡公安國、魏公了翁所請，舉諸先生以從祀焉，則即文公之書以達乎周、程、張氏，循周、程、張氏之學以通乎孔孟，磨礪薰炙之久，沉浸醲郁之深，又將日進于唐虞三代之盛。禮義興行，人材衆多，其退而處也必將有以明善誠身，其出而仕也，

亦必有以致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豈非賢守令所爲扶植學校之意哉？」徐君曰：「然。」遂曰：「是足以記。」乃不辭而書。《至順鎮江志》卷一一。又見乾隆《鎮江府志》卷四五，光緒《金壇縣志》卷一三。

正心齋銘

古言修身，在正其心。一不在己，邪百其侵。忿樂有所，爲獸爲禽。凜然君子，履薄臨深。《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誠意齋銘

明善之功，在誠其意。好色惡臭，所指所視。厭然不善，何止如僞。曰慊曰欺，皆由於自。《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修身齋銘

天下國家，其本在身。絜槩是欲，勿以強人。通身義理，不過曰仁。充而大之，此之謂神。《永

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節齋蔡先生墓誌銘

諱淵，字伯靜，號節齋，行甲七，文節公之長子，文正公之長兄也。其生也聰明，其質也純粹，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通五經，遍覽子史。幼遵西山之訓，長從朱子之學，隱德不耀，遵父師之命。所著《易傳訓解》、《易象言意》、《卦爻辭旨》、《古易協韻》、《大傳易說》、《象數餘論》、《太極通旨》、《化原問辨》、《中庸通旨》、《大學思問》、《論孟體仁擬議》、《性情機要》等書，皆行于世。自程子《易傳》、朱子《本義》之外，未嘗有此書也。節齋事母持家，九峰隨父貶所。噫，若二子真可謂克盡忠孝者矣。嘉靖《建陽縣志》卷六。

祭宛陵先生文

維淳祐二年歲在壬寅某月某日朔，朝散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王遂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都官梅公宛陵先生之墓。惟宋文章，曰歐與蘇。有梅夫子，歐蘇之徒。在漢去誕，於唐棄諛，八百餘年，掃去朽枯。如斲元氣，變化百殊。慶曆之盛，上跨周虞。顛倒

奔走，溢浚之都，空餘翰墨，一世楷模。相厥寒泉，在彼坤隅，文氣貫天，落日平蕪。遂生雖晚，此意中孚。肅肅官僚，陳其啜餼。斯人遠矣，不可叫呼，文猶未墜，其在茲乎。尚饗！《宛陵先生集》附錄。又見《二梅公年譜》附錄。

祭衛涇文

嗚呼！國之方興，必有偉人，秉其全德，作我宗臣。時有顯晦，道無詘伸，清名不朽，以終其身。若昔盛治，是惟乾淳，篤生賢才，如氣之春。首冠多士，仁義是陳，玉立揚休，照映搢紳。疾視倖權，不啻糝塵，十有三年，高卧海濱。國事日非，公始蹙顰，起佐先皇，大化更新。拔凶去邪，偃武息民，衆正朋來，裔夷率賓。爲政數月，治效翕臻，翩然引去，深衣角巾。自潭牧洪，易鎮于閩。大體既舉，小物畢親，雲油雨沛，卷藏若神。豈期愬然，忘世疾呻，後樂之志，與范則均。衮冕當朝，黃髮是詢，武公壽考，咸倚告辰。棟壞梁頽，天胡不仁？明哲匪解，古訓式遵，終始不瑕，一德之純。某蒙恩再世，更托昏姻，獎拔期待，絕出等倫。藐然孤露，《蒙》難離《屯》，撰履雖疏，奏記尚頻。及茲殄瘁，百贖無因。平生之誨，在耳諄諄，不敢辱知，維以自珍。千里來訃，涕淚酸辛，寫心以辭，式號蒼旻。《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劉宰文

嗚呼！先生道伊周而節夷齊，政乖崖而行紫芝。朝廷不能得其材爲柱石，廟堂不能得其智爲蓍龜。但見左右抗陳，辭榮而請代，不可勝計；而中外識者，以先生出處占國之興衰。然而孝孳孳而念親，忠切切以憂時。士之聞風而興起者，皆知老吾老而幼吾幼；民之憔悴無聊者，甚於溺已溺而饑已饑。獨有豐年則築倉而平糴，歲荒則發廩而爲糜。達之橋梁道路，豁然而四達；鄉之大小役使，欣然惟義之歸。雖細氈廣廈，莫見先生之宏論崇議；而高文鉅筆，猶刻之深山峭壁之豐碑。謂德在人者必享其報，嗇其祿者將至於期頤矣。天子命遂以□□，生者既不可得，而岳神之許其年者，病踰歲而竟□。二者無所致詰，抑大厦非一木之能支。自今以往，疑無所質，惑無所解，將如泛江湖而失維楫；悔無以知，過無以改，必□舞鰈鱗而號狐狸。聚饑民萬計而飲之食之者誰之力，遇三軍之衆而不敢犯者誰之爲？小者若此，其大者誰與之謀維？嗚呼！有盡者先生之悲，無窮者先生之思。蓋慟胸而流涕、反袂而痛哭者，所以爲天下計，而寧爲師友之情、親戚之私！《漫塘文集》附錄。

王公陳公立祠祭文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八月己卯朔八日丙戌，朝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顧涇水軍王遂，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於著作先生王公、唯室先生陳公。遂竊惟渡江百年，東南士大夫免淪于荆舒之烈焰，而獲游于伊洛之春風者，二三君子之力也。著作先生以正論動上聽，唯室先生以直指開人心，其有功于世教宏矣。郡有陸宣公以下祠，敬奉二先生以祔，使是邦之人家識正學，戶識正理，顯然淵源之所出，其自今始。尚饗！《王著作集》卷六。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二。（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五四

陳 宓一

陳宓（一一七一——一二三〇），字師復，號復齋，莆田（今福建莆田）人。陳俊卿子。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榦游。以父任監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西外睦宗院，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出知南康軍、南劍州，創延平書院以養士。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三上章辭不就，以直秘閣主管崇禧觀。紹定三年卒，年六十。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鈔》、《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及文集數十卷。見《宋史》卷四〇八本傳，吳師道《陳師復哀辭》（《敬鄉錄》卷一一）。

現存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二十三卷、附錄一卷，收文凡十八卷。今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抄本《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爲底本，重編爲十八卷。

嘉定乙亥應詔封事

嘉定七年

臣聞天人之道，本無二致，人事乖刺，則天變頻仍。去秋，日食晝晦，太白經天，考之載籍，咎

必有在。陛下憂形玉色，慮軫淵衷，而羣臣不能將順至意，顧委之天數，歸之分野，使求言弭災之典因循不舉。乃入春以來，時雨不降，孟夏過半，種未入土。遐方遠徼或以潦告，而京畿輔郡乃獨亢旱，天意震怒，蓋亦可見。陛下日夕焦勞，蔬食拜跪，並走羣祀，精誠懇切，蠲租已責，赦過宥罪，凡可以感人心，回天意者，畢舉無遺。而旬日以來，驕陽彌甚，求言之詔於是始下。聖訓諄惻，凡在臣子孰不隕越，況世臣受國恩，忝綴班末，其敢以卑賤爲解，而默默無言乎？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而天意未回，人心莫喻。臣常出位而思，意者，內而宮闈儀刑有未至乎「二」？外而朝廷權柄抑有所分乎？大而政令刑賞尚有舛逆乎？疎賤之臣，得之傳聞，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倖門寢啓，請謁盛行。祖宗在天之靈，豈能無怒？閭閻下俚之賤，亦至有言。夫天之於人主，猶父之於子也。子方見怒於父母，而爲其妻孥者亦宜憂懼惕息。若曰一人當憂勞，而後宮無與焉，臣恐上天之怒未易遽已，而災異有不可回矣。昔成湯六事之禱，拳拳於女謁之盛，所繫非輕，臣所謂宮闈儀刑有所未至者，此也。陛下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政事一付之中書。然而天下之大，事機之繁，有非宰相獨立之所能辦，必求寮掾以分其勞，而委任之間易流偏黨。何者？大權所在，孰不奔趨，自非至公，寧能無蔽？臣聞之衆庶，咸謂比年以來，所用之人非親則故，姻婭之外必貽譏三同；大而執政，必擇易制之人；要而臺諫，必用謹默之士；都司樞屬機政所繫，無非親暱之私，逢迎之黨。交相納結，根據要途，爵賞視其苞苴，陞黜由其毀譽。姦貪之吏苟能媚竈，則無不得志，廉正之士不能由徑，則動輒招由。大臣惟其言是從，而不知爲其所

誤。人心胥恐，同然一辭。昔卜式謂天旱乃弘羊所致，殆幾類此。臣所謂朝廷權柄有所分者，此也。政令之行，凡上之所喜，皆下之所惡。如鹽鈔之變易，楮幣之秤提〔二〕，安邊所之創立，固執己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實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監司郡守爭事苛刻，內外總戎公肆掊歛，倖貳有何勞績，輕施爵賞，縣令不俟滿秩，遽獲陞遷，宿將有勞守之功，乃以小過而貶逐，三衙無汗馬之勞，或托公勤而超擢，游士謗議，罪狀未白，遽寘重刑。儒官調選，既遭吏辱，復加鑄斥。賞罰失平若此，豈不有以傷和氣乎？昔淳化中旱、蝗，寇準以爲祖吉、王淮同罪異罰，刑政偏頗之所致，信不可誣。臣所謂政令刑賞或有舛逆者，此也。臣前所陳，皆當今時政闕遺之大者，欲望陛下交敕內外，一正紀綱，亟反其失，以爲後圖。如此而猶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干犯天威，罪當萬死。《復齋集》卷六。又見《宋史》卷四〇八《陳宓傳》，《歷代名臣奏議》卷六〇。

〔一〕刑：原作「形」，據《宋史》改。

〔二〕楮幣：原作「楮弊」，據《宋史》改。

輪對第一劄

嘉定九年

臣猥以庸賤，誤蒙聖恩擢實班列，賜之轉對，俾望清先。蓋將采其一得之愚，非真使之應故事而

已。況臣父先臣俊卿事高宗爲侍從，事孝宗爲輔相，臣又齟齬受恩，常恐無路報塞。頃因明詔妄進瞽言，席藁私室以俟大戮。陛下不惟不加之罪，又陞擢之，是陛下許臣以言矣，許而不言，臣則負恩。臣聞人主制天下之權，則德貴乎明；大臣任天下之責，則心貴乎公；臺諫主天下之論，則言貴乎直。理亂安危，實在於此。仰惟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聽覽忘勞，有周文之勤；清心寡慾，服御無華，有夏禹之儉；遇災睹異，恐懼脩省，有殷湯之敬；已責蠲租，誠意惻怛，有漢文之仁。自昔人君有一於此，皆足致治。今陛下兼有衆美而治效若不及數君，意者，陛下之明無乃猶有所未用歟？夫惟明之有所未用，是以權綱不攬而委任之太過，規摹不立而簡陋之是安，此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也。內帑漏於姻戚宦寺，外藏靡於營繕賜予，軍實不加覈而虛籍尚存，貪吏無所畏而賄道猶存，此陛下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也。譴告之證屢形，銷弭之術未至，言議徒多，施行者幾，此陛下事天雖敬而誠意未孚也。寬恤屢詔而奉行之吏不虔，振貸多方而常平之實無幾，此陛下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也。良由陛下一切聽從，不加省察，於是上下相蒙，務爲欺蔽。既往之咎，臣不敢贅言，姑以近失之最著者言之。陛下克謹天戒，博采人言，匭奏囊封，有懷畢吐，或及用人之誤，或指行事之非，豈無忠加可裨理化。陛下付之近臣，俾加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有司惟取其專攻上身與夫移咎牧守之章，謗播中外，以答觀聽。且自昔災異之來，或乾文示謫，或坤載失寧，厥咎未形，容有可諉，未有赤地千里，飛蝗蔽天，如此其可畏也，猶或諱晦隱避，文致其辭曰「旱不爲災，蝗不傷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使陛下加察而懲儆之，則人將何所肆其欺哉。陛下果能每事而致其察，則情僞立分，是非

立辨，人心奮而治具張，以四德之美而收數者之效矣。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者，此也。大臣者，秉國之鈞持天下之衡者也，而其心則貴乎公。夫人言者天下之公議也，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也，賞罰者天下之公法也，雖以天子之尊，萬鈞之勢，猶不敢肆其胸臆，況臣下乎，故必行之以公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開禧間，持權之臣私欲流行，公道隔絕，訖至生民靡爛，自速顛擠。更化以來，力反前弊，然旋觀施設，浸異厥初。竊聽輿言，旁參近事，謂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之，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之，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惟一二私暱之言字不可破〔二〕，其於公議何如也？衆怨所萃則相繼超陞〔三〕，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衆皆曰是嘗重某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衆皆曰是嘗援古事以文迹日之天變者。輔藩要郡半處膏粱，清職美官驟加闖茸，所愛非可教之人，所敬無推誠之實，徒欲苛留老病，用示殷勤，其於公器何如也？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賊以巧請而牽復。監司郡守雖無殊績，已所欲與，則託職事修舉而加之賞，縱有願罪〔三〕，已所欲庇，俾則理作自陳而佚其罰，其於公法何如也？使二三大臣果能塞僥倖之門，杜邪枉之路，陛下采天下之公議，守天下之公器，行天下之公法，則好惡不至於徇其私，親故不至於怙其寵，舉錯當而人心服矣。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者，此也。臺諫者，國家之命脉，而天子之耳目也。故我祖宗擢之必親，有非宰相所得而與，蓋欲使之直言而無所顧忌也。其所議論必關於國家之大計，其所彈劾必及於當道之巨奸。開禧間，臺諫之進悉出權門，曲意順從，養成大釁。更化以來，事與曩異，正人迭用，公道漸開，然議者猶謂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殘虐再通，尤關國體，近而侍從，下

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或是或非，詎容無說？國有大疑，猶且默默，其所議論可知矣。至於彈劾，當罪固多，然議者猶謂輦轂之下，乾沒鉅萬，則莫敢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四〕，則撫以塞責。裒狼不問，蟲鼠是求，其所彈劾可知矣。大臣所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五〕。仁宗朝，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少違中書之誚，是豈祖宗設官之本意耶？使臺諫之臣果能直道而行，盡言無隱，凡所議論必關於天下之大計，凡所彈劾必及於天下之大奸，則政治豈有不善，邪佞豈有不戢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者，此也。臣之所獻三言，皆治道之要，而機括所係，則在陛下。夫天生人君，未嘗不賦之以明哲之資，顧其用與否耳。《書》述堯舜，一則曰聰明，二則曰聰明，美其有是資也？必繼之曰「克明俊德」，曰「明目達聰」，又美其能用是資也。夫以陛下天賦之明，苟知所用，則向之所謂數者之過，曾何傷於日月乎！況聖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故成湯改過不吝，孔子有過，人必知之，是雖聖人不能無過，而以改過爲美也。下逮秦穆悔過之辭，最爲深切，《書》錄之。漢武末年輪臺一詔，史書之。秦穆、漢武本無他美，而書傳所以稱之者，特以其能悔過也。今陛下一旦幡然悔悟，昭其明以照臨百官，日與大臣、臺諫論治道而更張之，則大臣、臺諫亦必能痛自懲艾，公心直節，以副陛下望治之意。矧今災異未已，事變方殷，豈君臣上下諱過自文、苟安避事之時乎？惟陛下亟圖之，天下幸甚！《復齋集》卷六。又見《宋史》卷四〇八《陳宓傳》。

〔一〕字：疑當作「牢」。

〔二〕「超」下原衍一「陞」字，據《宋史》刪。

〔三〕願罪：疑當作「顯罪」。

〔四〕僅：原作「謹」，據《宋史》改。

〔五〕「人」下原衍一「人」字，據《宋史》刪。

輪對第二劄

臣聞《易》著除器之戒，《詩》述備械之美，況邊事方殷，武備尤當加意。竊謂東南長技惟在於弩，昔吳人以强弩萬張破曹操於濡須，宋武帝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此往事之明驗也。國朝景德中，澶淵之役，契丹僞順國王撻覽爲李繼隆等勁弩所斃。治平中，夏國主諒祚寇慶州大順城，守陴者以弩中之，諒祚歸國而死。此近事之明驗也。然則弩之爲用大矣。臣備數戎監主簿，常暫攝丞職，每旬至御前軍器所點閱所製軍器，乃知淳熙九年本所準五月、七月指揮造神勁角弩五千張，方造及八百四十張，當年九月，內指揮諸州泛拋物料權行放免，自此因循，弩遂不造。竊見軍器所日役工匠一千四百餘人，而羽毛齒革之入斷續稀少，辰入午退，凡所造軍器，歲計無幾，而不造弩者三十餘年，豈但虛蠹廩食，緩急必至誤事。至於弩之制度，務在彊勁，唐絞車弩中七百步，本朝連弩亦射三

百步外，不知今諸軍之弩力果及之乎？蓋弩之勝弓者，以其射疏及遠，苟不及遠，與弱弓何異？臣愚欲望聖慈詔三省密院，多給錢物，置場收買材料，令本所日下製造神勁角弩，務在精勁。給降三衙及江上諸軍。仍降弩樣，令逐軍依樣製造，若諸軍所造溢數，即乞分撥荆襄、沿淮州縣，給付民兵農隙教閱。其於壯國威而銷外侮，蓋一助云。取進止。《復齋集》卷六。

安溪代人擬上殿劄

臣聞繫民之休戚，莫如縣令，事繁而力不給，又縣令之通患也。夫方伯連帥、監司郡守，其繫於民者非不大也，然事無大小多始於縣。至於刑獄，尤民命之所繫。今大辟重囚，往往成於縣令之手，縣上之州，則州不能以異於縣，州上之監司，則監司亦不能以異於州，等而至於省部，大率視其已成，其間能摘奸糾繆以直其枉者有幾？縣令之繫於民，豈不甚重已乎？夫州有曹掾，各司其職，太守挈綱而振領焉。令以身任一縣之責，賦不登則有罪，訟不決則有罪，刑不當則有罪，所謂丞、簿、尉號有分職，乃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故令雖有閎辯通敏兼人之才，亦未有久而不困者。是豈可不思其故乎？臣嘗觀淳熙令，未嘗不仰嘆孝宗皇帝所以致一時至隆之治有由也。準令，諸縣丞、簿、尉兼日赴長官廳議事，仍於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注謂「應行出者」。蓋欲一縣之官共治一縣之事，此國家設官分職之本意也。今令之才者則恃其聰明，恐同寮之撓己；貪者則肆其私欲，恐同寮之窺

己。其無能者寧受成於胥吏之口，是以催科獄訟舉不得平，追捕繫濫及無罪，欲田里之安而愁歎之息，豈不難哉！臣愚欲望聖慈申嚴淳熙令，俾丞、簿、尉日議事於長官廳，凡行移文書並同簽押，其或一事乖戾，坐罪惟均，庶幾同心叶力，期底於治。如此，則賢而才者不至獨勞，貪而謬者害不及下。此雖已行之令，申而明之，則於政治之本誠非小補。如臣言可采，乞付外詳議施行。《復齋集》卷六。

申請延平書院敕額劄

竊謂事有關於斯文之統紀，風化之本原者，守臣之所當上聞也，惟道統之傳，遠自羲黃，迄於孔孟，秦漢以來，不絕如綫「二」。至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敦頤、明道程顥、伊川程頤相繼挺出，而孔孟之統以續。二程傳之楊時，楊時傳之羅從彥，羅從彥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文公熹，而其學益盛。楊時自崇觀以來，歷事三朝，居法從，入諫省，侍經筵，嘉言善行，學者師之。朱熹蚤蒙孝宗簡知，光宗屢加擢用，遭遇聖明初政，嘗以《大學》入侍，親蒙顧問，俞音琅然。至於發明正學，辨析羣議，著爲成書，其有功於斯文也尤備。曰從彥、曰侗則固窮守道，肥遯山林，雖顯晦殊迹，而道統賴以有傳，其揆一也。爰諏譜牒，楊時、羅從彥實本郡將樂人，李侗劍浦人，朱熹雖居鄰郡，亦生於本郡尤溪之寓舍。伏自漢唐以來，幾二千年而未有與道統之傳者，今以斗大之州，不數十年之內，出而

宗主斯文者有四，豈惟一邦之創見，實皇朝之盛美也。至今文獻典刑猶有存者，士大夫過其境，慨歎興慕，而祠像弗立，誠爲闕典。況其山川秀傑，人物英毅，自陳忠肅公瓘而下，名人輩出，使有以風厲而作新之，必有相繼而興起者矣。某忝竊郡符，職在宣化，惟是到任以來窘於荒政，今稍寧息，始得地於州城之南，創延平書院一所，援白鹿洞比〔二〕。建立禮殿，旁祀楊時師生遺像，以慰往來士君子之思。分立四齋，以聚生員，薄儲廩給以待讀書脩身，不屑課試之士。某先以俸錢兩月爲之經始，繼節浮費以落成之，少見尊崇道統之意，於聖朝風化或有小補。載惟白鹿、嵩陽、睢陽、嶽麓所謂四書院者，皆蒙祖宗崇尚褒表，分之官書，賜之扁榜，矧此師儒之鄉，道統所繫，又非四書院之比，而隱默不聞，某則有罪。謹昧死條陳，除已具錄奏聞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乞敕賜「延平書院」四字爲額。如或可行，乞下禮部諫議施行。《復齋集》卷六。

〔二〕綫：原作「淺」，據文意改。

〔三〕援：原作「授」，據文意改。

嘉定甲申辭免漳州乞休致劄〔二〕

某一介庸陋，初無寸長，誤蒙國恩，以先臣某嘗相孝廟，補官入仕。叨竊過分，三綰郡符。無功

而祿，鬼神所誅。自季秋以來，風疾大作，右手偏廢不能執筆，委是不堪仕宦，若不早謝事，陰譴必深。上有老親，年垂七袞，若蒙清朝俯徇螻蟻之欲，俾守本官致仕，庶延殘喘，少奉慈顏，實受天地父母再造之恩。除已自本月待闕，請給不敢於本軍請領外，乞備申尚書省。《復齋集》卷六。

〔二〕免：原作「危」，據文意改。

第二劄

某蟣蝨小臣，實緣命薄，得疾瀕殆，輒從本軍陳乞致仕，冀緣納祿，少延殘喘〔二〕，幸而未死，實朝廷寬假優容之恩。茲者恭蒙溫旨不俞，辭命震恐，罔知所措。惟是自今飲食不進，尪羸日增，闕期在近，決難赴上。若不預申祈懇，後時瀆犯，爲罪益深。《復齋集》卷六。

〔二〕少延殘喘：原作「少殘延喘」，據文意乙。

第三劄

某於十月三日祇領省劄，當於次日再請申繳回黑匣去訖。今年又準九月二十九日省劄指揮〔二〕，

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朝廷矜憐病困，俯從前項所乞，特賜敷奏，改差下政施行。《復齋集》卷六。

〔二〕今年：「年」字疑衍。又「九月」疑當作「十月」。

第四劄

某頃因危病，屢乞退閑，庶幾消弭疾殃，保全性命，不揆螻蟻，累犯雷霆，久俟誅夷，尚蒙寬宥。聖恩深厚，九隕莫酬。既非病風喪心，何敢抵突稽慢，實緣病久食少，尪羸日甚，委難勉強就道，加以近得瞶疾，不辨語音，委難參聽詞訟，惟有控告君父，剖露悃忱。萬一朝廷以某年事未至，不許休退，即乞改差某替方校書淙成資闕。使某二年之間一意醫療，倘獲痊愈，走惟命〔二〕。《復齋集》卷六。

〔二〕「走」上疑脫「奔」字。

第五劄

某至愚極陋，叨玷門庇，入仕三紀，三忝郡符，初乏寸長，徒靡廩粟。乃於前歲之秋，驟得危

疾。是時心口相語，惟有辭榮可免天譴，是以不避誅夷，叩閭有請，前後凡四次申述，委屬煩黷。今來又準聖旨指揮，一介小臣腰領，豈足以仰薦斧鉞，唯是自知甚明，別無規避。兼清漳便郡，去家咫尺，奉親就養，在人子豈非至願？實緣疾病之餘，追感戶門，先生長兄實年七十卒，入仕五十年未嘗歷郡，次兄守僅試兩郡，旋亦凋謝。今某僥倖，比之兩兄已爲過分，使無疾病，猶當止足，況目今手顫心冲，日食不能數合。投之閑散，尚恐顛隲，況千里重寄，若爲勝任！真情迫切，所以屢犯雷霆，隕首陷胸，不敢異詞者也。欲望朝廷興憐困悴，特賜敷奏，俾遂所祈，則是朝廷續之以已絕之年，在某宜如何報！《復齋集》卷六。

第六劄

某自前年得危疾，荏苒日深，羸瘦骨立，自度必填溝壑，凡身役之事，無不預爲之備，衆所共知，所以哀投造命，屢伸前請。兼考本朝典故，凡小臣年雖未至，以病乞休致者，無一不請而得。今某蟣蝨微官，前後凡五請，聖恩寬大，未賜俞允，且拜趣行之命。至蒙劄下，諸監司及本軍催某前去之任，此皆近例所無。某身非土木，寧不感奮，所以不敢再控休致之請，祇乞改替已差下知郡方淙闕，庶幾兩年待次，心志安閑，加以治療，冀獲更生。今又準聖旨指揮，不勝大懼。苟可扶憊而前，安敢屢致黷犯，實緣病瘁益甚，醫藥未效，況郡久闕守，養痾迂延，有曠千里之責，爲罪愈深。如朝

廷以某樸樸小才，未忍捐棄，乞特與祠祿一次。使某得以一意將理，他時未死，應有繁難差使，誓竭駑鈍，不敢辭避。《復齋集》卷六。

辭免廣東提刑乞休致劄

某於八月二十一日準省劄：八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某除廣東提刑，填見闕，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二〕，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離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竊念某屢控危衷，黷犯朝聽，聖恩寬大，不賜誅夷，顧蒙超擢，畀以東廣祥刑之寄，乃填見闕，俾即就塗，感極涕零，以榮爲懼。自惟愚陋，遭值明時，豈不願勉駑力，上答恩遇！實緣久病，生意浸微，飲食起居，全未復舊，精神恍惚，力乏走趨，既不任於驅馳，敢冒叨於榮寵！若不控避，必速顛隳，用是哀鳴，願回渙汗。所有上件省劄不敢祇受，已寄本軍軍資庫。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岳祠，保全病軀，實荷更生之造。《復齋集》卷六。

〔二〕「州軍」上原衍一「令」字，據文意刪。

第二劄

某病根深固，體力尪羸，所以屢丐祠廩者。度非三數年間極力療治，莫冀生全。今來供拜嚴旨，趣使就道。天高聽邈，未亮微衷。重念某螻蟻小臣，世荷國恩，碎身粉骨不足論報。使病軀稍有支吾，應有任使，豈當辭避！養疴方命，其罪已不容誅，設若無疾而稱病，辭小而受大，則罔上要君之罪，覆載不容，九殞奚贖？謹瀝血忱，控告君父。乞念某前後所陳並非矯僞，特賜追寢成命，改畀祠祿，俾得專心醫藥，以盡餘年，實荷生死肉骨之恩。《復齋集》卷六。

第三劄

某自惟一介愚賤，憑藉世祿，初無寸長，蒙公朝擢用偏州，畀之憲節，職司重任，祥刑重寄，可謂寵榮過分矣。況當大明御極，天下拭目以觀新政，使某無疾，豈不願勉策駑駘，以效奔走（二），而頻犯天威，自納不測之誅。聖恩寬大，屢加赦宥，有君如此，寧忍自棄，實緣前後控辭始終一忱，惟是貪榮冒進，必至身殞道途。今來已是第三次控告。小臣違禮犯分，至此極矣。欲望朝廷俯鑒丹衷，曲加矜憫，特賜敷奏，改畀岳祠，明未死之前，尚圖報塞。《復齋集》卷六。

〔二〕效：原作「効」，據文意改。

辭免直秘閣劄

某官雖卑賤，義當控辭。伏念某頃因危疾，體力羸困，一意丐閑，冀延餘息。朝廷寬恩，恕其黷犯，不忍加誅，既從所欲。在么麼小臣，可謂萬幸。惟是寓直道山，朝廷所以待清流，自非儒學聞望見推士林，麾節服勤，績效顯著，不在茲選。如某庸陋，初乏寸勞，考之資格，豈應冒受？況比者辭榮，本以弭疾，今若冒寵，必致挺災，不惟有負初心，蓋亦深慚公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誤賞，庶使某少安愚分，以逭顛隳〔二〕。所有除直秘閣指揮省劄寄收本軍軍資庫，不敢祇受。《復齋集》卷六。

〔二〕逭：原作「瑄」，據文意改。逭，避也。

第二劄

右，某於二月二十日，具狀辭免直秘閣恩命，三月廿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某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愚衷未罄，敢憚控陳。伏念某賦分綿薄，福過災生，頃因疾病，力辭榮寵，祠祿之請，誠非素心。仰荷聖恩，曲從所欲，無功坐蠹，已極叨踰，強顏拜命，不勝隕越。中秘清職，實出異除，若匪名流，不容輕畀。如某何人，豈應濫厠！自惟官卑不當屢瀆，兼比年辭遜，頻犯天威，今來不敢苟具辭免，欲乞朝廷特賜敷奏，容某它時疾勢痊安，擇日祇受，庶幾緩死，實荷更生。《復齋集》卷六。

安溪縣到任諭俗文

當職到任，訪聞士風樸茂，民俗淳美。然恐教化之意未明，無以導其向善之方，則風俗雖美，未能盡循古道。今取古靈先生爲仙居令教民之訓，以示之曰：爲吾民者，父義，謂為人父須以義齊其家，己勤乎善，然後可使其子爲善；己不爲非，然後可使其子不爲非。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耻。鄉間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趨。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錢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令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爲禮義之俗矣。至哉斯訓！今宜告諭其弟子，更相勸勉。苟能行之，則風俗益善。無

思犯法，爲令者始可無憾。如其不然，則從事於法，豈士民之所不欲「二」，亦豈爲令者之本心哉！
《復齋集》卷二〇。

「二」不欲：疑衍「不」字。

安溪縣勸民服藥戒約巫師文

當職到官，得見本縣山川環合，民俗淳美，宜其井邑日盛，生齒月繁，而乃村落蕭條，人煙鮮少。推原其故，皆緣小民不知醫藥，妄信巫師，以爲疾病死生，鬼神實司之。不知聰明正直，爲神始靈，決不加禍於無罪之民。假有妄作威福以徼祭享，其鬼實不足畏，直巫師利小民錢財酒食以欺詐耳。不惟損民之財，使病者不敢服藥以死，是又損民之命。今與巫約，日後改業，如有蠱惑欺詐以取民財者，累贓斷刺，許切鄰告。然醫藥之利，民所未知，蓋緣山鄉僻遠，倉猝間有疾，求藥於百里之外，藥又非真，如服土壤，以病深之。人服不效之藥，此醫藥之功所以未收，巫鬼之惑所以益甚，而人丁所以未繁也。今就本縣衙門創惠民局，量收本錢以濟病患，仍有施藥，併具數目。復此曉諭，各請知悉。《復齋集》卷二〇。

安溪縣勸民造砧基簿

當職不才，試邑已及半年，於民俗略已諳曉，唯是訴產一事，每日有詞，不免追逮勞擾，誠不忍苟簡，坐視其弊。夫有田則有產，此邦之產真得什一之制，私收其九，以其一供官，以充天地神祇之祀，豈非王民之義，人道之所當然。今則不然，買人之田則減其產，而聚產於出業之家，出業皆貧民，官又賦之，則又逃亡而已。不知造物之理，置田受產，出租稅以充國家祭祀之用，則天福之以豐年，不惟天福之，子孫亦能世守之。苟坐享厚利而不輸租稅，是得罪於官也。已享其利，人被其害，是得罪於人也。縱使姦狡可以幸免，人禍天刑其可逃哉！故今日之富，倏而爲他日之貧，此由處心不公，得罪於天人故也。當職愚陋，安敢妄有所施，爲念割產一事，誠此邑之大弊。今勸諭有產之家，各置砧基簿二扇，逐一開具鄉貫地名，晦步四至，產錢官米若干，經官印押，其一自收，其一在官。遇有買賣田業，即兩家賚簿當官對割。行之二三歲，則經界雖未行，已享其利矣。此如良藥，雖少苦口，實利於病。況此邦賢士尤多識義理者，不少其吝，爲子孫他日息爭之地，更相勸勉，期於必行。榜到，限一月日賚簿到縣印押，並無分文糜費，各請知悉。《復齋集》卷二〇。

回使府造砧基簿擬事件

一、今造砧基簿，只如人家造戶帖，初無難者，然恐沮於上戶。今欲施行，須申朝廷，乞許本州禮請上戶，無擇大官，但行義爲一鄉表率者，即請同共措置。

一、此事初行，未免官吏並緣爲擾，須照每縣幾鄉，每鄉選上戶，或公正爲衆所推，或才幹實有過人，不以寄居士人農民。每鄉請十人，令其勸諭人戶照契造簿，各據四至產錢抄寫。候簿成，令丞不測躬親按簿劾實，結罪保明，以待本州覆視。

一、此事既行，其間多有未經稅契之人，契未稅則不敢造簿。一旦首稅，必至典賣田業，是利未興而擾已形。謂宜特立限半年，減稅契之半，許首稅一次。如遇限不首，即是故犯，雖罰無憾。

一、應行文書，州擇吏四人，縣各擇吏二人，承行結立配罪，不得取乞民戶一文，以上官給紙筆，日支食錢。

一、此令初行，必有紛紜告產之訟。宜先曉示，許人戶限半年內自行陳乞告割，州縣未須受訴產狀。過限不理割，致被論訴，定追罪，不以蔭論。其仕官之家，不得以在任爲詞。

一、簿成之後，一本納官，一本入戶，收執兩家。賣買田業，契成，須各執簿經官過割批鑿。數年之後，自然產錢一一整齊，不至如向者陰銷詭戶之弊。

一、造簿所載地段〔二〕，四至、產錢、官米，並照元契俱具。如是祖業無契，亦須明具四至，不可包他人物及絕戶官地。嚴立罪賞，以防欺謾。《復齋集》卷二〇。

〔二〕地段：原作「地改」，據文意改。

安溪縣勸農文

此邑田疇狹少，地勢磽确，使人人併力而耕，才可供一歲衣食計，一或怠惰，則飢寒立至，可不思而懼哉！則深耕易耨，爾農固不待勸而勤也。然農雖勤，而所以害農者未去，則徒勸無益。所謂害者，何也？官民而不相孚，貧富而不相資，此二者害農之大者也。曩時官司一切枝蔓追逮，今一毫不敢擾民矣。宜爾民體悉此意，長幼趨善，無至犯法。今也恃官司之寬恤，凡所命令皆邈然不應，如催納工稅、勸諭造砧基是也。至於好鬪喜訟，尚多有之，則官司何能不糾之以猛！是爾民必欲官司相繩以法，而追逮之際，不能不廢業也。今不可不改，貧富有無相資爲生，今富者取民之息，必欲罄竭而不卹其飢寒，不知農民一日盡償，必至逃亡，則後日何所取利？農民耕種，必假貸於富，富室收穫在家，乃不明還其主，以致欠負，不知今年不還，明年將於何處舉債，是自絕其衣食之源也。況又有詞到官，官必爲理。今官司既不妄追逮，民當畏法順命，富者當卹貧，貧者當依富爾。父老其以令言更

相勸諭，則家給人足，孝弟姻睦，爲禮義富庶之邦，豈不偉哉！今尚及見風俗之美，以自信桴鼓之應云。《復齋集》卷二〇。

南劍州勸農文

太守猥以非才，來典茲土，至是五月矣。去冬適值旱癘，承聖天子德意，蠲舊租，減苗米，所以寬恤救療之冊，雖粗究心而軍食莫繼。今幸人口和平，米價未甚騰踴，太守不敢持以爲安也。春首分委官僚及寄居賢士夫行鄉里，勸糴米穀。上中之戶，各以鄉井爲念，慨然相從。劍浦所勸之數亦及數萬，足爲三數月之食。又去歲之歉，所收不及其半，農民因病，或恃此侵用，不還主家，致主家不願假貸。今散榜勸諭，俾主佃各相寬假，趁此雨後耕鋤田畝，上下亦已相安矣。蓋古人有言：「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婦女不彊，布帛不精。」此邦粒米狼戾，平時不知愛惜，又農人怠惰不力，婦女坐食，無事蠶桑。夫使勤勞以給之，雖豐年衣食尚恐不足，況天時之不可必，而人力可不盡乎！有如政之不平，訟之不理，斂稠刑酷〔二〕，凡所以傷動陰陽者，太守已深懲力絕之矣。至於閭里之間，鬪狠鬻訟之習，乖爭悖戾之風，亦足以上干和氣。爾父老其歸語而子弟，率而閭里，孝而親，悌而兄，睦而鄉黨宗族，庶幾禮遜興行，風俗淳美，自然協氣薰烝，乖厲銷伏，時和歲豐，可立而俟。烹羊炮羔，斗酒相勞，則爾農之慶也，亦太守之願也。今鏤古靈陳先生勸諭文在前，爾父老其以教諭子弟，毋忽！

《復齋集》卷二〇。

〔二〕斂：原作「劍」，據文意改。

南劍州勸諸行誼士人文

當職猥以庸虛，濫叨牧養，到官四易月，粗知此間民俗，愧躬行不至，無以教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此邦山水竣清，人稟秀氣，異於他郡，前賢鉅儒，竝若在望，此風俗尤易於淳美者也。已分委諸縣拜請行誼之士，諸逐里勸分〔二〕。其或孝於親，廉於家，行爲鄉黨所推，學爲士流所法，委令佐咨訪姓名，每都二三人，每月點請一二都，以僕馬迎至縣，設醴待之，訪民疾苦。凡政事之失則改之，習俗之薄則諭之。每月聞於州，當職間以禮招致至州，如縣之禮加厚焉，庶幾古者師帥之意。教化既行，風俗知義，則獄訟息而刑罰省，吏亦稱職，豈不美哉！《復齋集》卷二〇。

〔二〕「諸」字疑衍。據文題「諸」字當在前句「行誼之士」上。

勸俗文

古人以孝爲本，故事親終身而不敢怠，奉祀數世而不敢忽。故親生也唯知養親，親沒也唯知祀親。其生也，不敢厚自奉而汲汲以親歡爲心；其沒也，不敢自恣而汲汲以宗廟爲事。後世不愛其親而憂也人。故待賓之意常存，而養親友薄；事祖禰之禮常簡略，而事非其鬼常孝敬。不揆諸禮，可不謂大惑耶！《復齋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六九五五

陳 宓 二

與傅忠簡劄 一

某恭以春意潛回，百卉萌闕，伏惟闕海具依，高厚薦祉，台候動止萬福。闕兩通，伏蒙寵賜新詩，大篇旨味深闕於闐之玉，含怡渙釋，熏盥詭誦，心驚目闕，言豈能喻？但先生處己太謙，愛不肖太過。今闕壽者雖敵已下，未聞一一屬和，某獨何人，敢當闕況獎拂之意多於謹警飭。蓋不敢下拜，惟當絕闕期，稱所蒙而已。承寵喻先公遺藁，不勝敢禱〔二〕，敢不多方，當更搜訪兩帙添入，拜奉不遙，重謝未究。《復齋集》卷一一。

〔二〕「敢」疑當作「敬」，涉下句而誤。

與傅忠簡劄 二

某恭以孟夏之月，天氣清和。恭惟某官燕居申申，望隆四海，天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某草帥申頓首問，不盡懇懇。王丞歸，首言蒙問賤縱，曲加褒拂，且示之先君奏議序文。仰惟義高今古，恩被沒存，感激流涕。今日王丞相訪，忽云先生欲楊誠齋所爲先公誌銘及晦菴所爲行狀，某所存者已爲人所求，已令舍弟申納。近見蜀吳德夫序張忠獻公奏議甚詳〔一〕，其間有數奏，皆表表在人耳目者〔二〕，亦缺其文，不知南軒當時收錄如何不備？如韓文公知制誥者踰年，登詞掖者累月，而制詞竟存崔群一篇，李漢謂收拾無所失墜者，乃於外集見之，則古人之文所謂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端有是理，可發嘆也。蜀本奏議文房必有之，復錄一本，并申呈。近聞有令孫女之戚，恐意思不佳，不敢薦請，不勝尊仰歸依之切。《復齋集》卷一一。

〔一〕「蜀」字下原空一格，據下文所述闕字當爲「本」字。

〔二〕在人耳目：原作「在耳人目」，據文意乙。

與傅忠簡劄 三

竊以春序將半，雨餘妍晴。恭惟某官四海共瞻耆項，望重高厚，共隲台候起居萬福。某昨蒙賜報之後，汨汨朱墨，缺不嗣興，寢問距門牆差遠，不敢顚人，其爲敬仰，不在舉世善類之後。曠日知之，不敢妄也。仰惟先生忠誠惻怛，今世司馬公也。雖以高年袖手燕閑，大政之咨，豈無故事？邊陲多慮，廟筭未有一定之說。最是山東之人不受約束，廩洽不繼，蕭牆之憂，近在旦夕。江上調戍，本軍造舟，方此騷然，短才弱力，支吾不可，未知攸濟。因舍弟人回，輒布此狀。仰乞益厚保頤，以須安車之召，均福寓內。《復齋集》卷一一。

與傅忠簡劄 四

某竊以夏序已分，暑氣日炎，恭惟某官乘車里閭，高蹈林泉，道隆當代，神祇顯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貢記府敬，怠惰不疆，無所逃罪。至於尊仰一念，寧須自言？外日家僮自泉州歸，忽領尊慈所賜書，無非憂時忠君之訓。下拜展誦，不能釋手，佩荷景慕，幾於刻心。時方多事，先生精忠崇智，宏圖碩畫，縱未見於施設，亦當形於咨訪，君相有一居於此矣。皇天祐宋，其在茲時乎！竊知聽

聰視明，顏色紅潤，尤爲宗祐賀。某久欲趨拜師席，以暑未敢詣前，敬心皦然，非敢妄也，秋初必期遂志。黃寺丞年方七十，不疾而逝，有志之士共所惜。承尊喻諸公用兵一事，似言之差易，而有感於徐知誥之論者，仰見仁民愛物，視夷狄亦如吾人。知誥「使彼民安，則吾之民亦安」之語，真可若取。使夷狄不我侵陵，相安於無事之域，豈非仁人之至願？而知誥之心雖可取，其事則大異也。彼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不知其主方被篡竊之罪，而欲大有爲，是真可笑。若其志在守舊地，不復經營，在當日只合如此，與今日不可同年語也。今日正當如諸葛亮之治蜀，用忠賢，明賞罰，如尊喻所謂「大明賞罰，盡革弊端」者。一日行之，則有一日之效，使夷狄畏服，然後可以爲國。蓋志在征伐，始可以自立；志在安靖，則事將有不可爲者矣。區區之蜀所以鼎峙者「二」，用是道也。況今日虜之以圖我者不遺餘力，傳蘄、黃之守皆死節，而二州之民幾無噍類，則知不能去兵之說，諸公蓋有不容已者。好戰固不可畏，戰其可哉。因下問之及，不敢不盡其愚，更乞指教，幸甚。昏塞之見，喋喋有罪，尚望原貫。有自天台來者，言旱勢與閩、廣同，鄉中父老謂五六十年所未見，近雖小潤，無益耕鋤，人心恟懼，村童時有爭水之鬪。未即瞻侍，敢乞節宣盡道，式符前禱。清漳寺丞兄議譽益振，帥幾兄必已之官臨汀，寺丞兄開藩已半載，想一洗蠹弊，百廢具舉。募千人軍，恐未易集。往時瀕山四郡之民，多不有妻子，不事耕耘，輕生無賴。三四十年來，各有室家，勤於本業，至有植貝於田，晝夜共績，與下四郡等，而尺土寸田莫不種藝，以故人知有生之樂，不願爲兵。傳聞向時建上募兵，民斷指以避者紛然也。以建度汀，諒亦不甚相遠。孫氏不惟能用兵，又善將將，故雖山僚，無不可用。

三復感嘆之語，不覺立起。諸令孫學士敬想侍學佳慶。老人、新婦、學生主列申啓居敬。《復齋集》卷一一。

〔二〕區區：原作「巨巨」，據文意改。

與傅忠簡劄 五

某竊以愛景向長，嚴寒鼎至。恭惟某官以道御閑，神宇泰定，高厚交贊，台候動止萬福。某此率易申敬記府，意尊年省酬應，雖拳拳景仰之情不替朝夕，不敢輕溷清視。豈謂武公好禮，屈親翰以下貽。展誦之餘，慚懼交至。因知潛心內典，寵教五條，以己愛之心愛人，至於愚昧亦賜提誨，感荷恩念，不勝下情。實緣頓頑於儒書尚百不一二研審，而諸子百家皆有可觀，亦復恨未能槩覽。有如釋典尤所茫昧，今蒙撫其與吾道合者下示，開發良多。妄意謂小道尚不可忽，況役世名公所玩味者，其可不知。特以質性愚昧，自信常談，輒不自揆么微，撰數語少述胸臆，以求指教。非敢以謬說溷高明，不然則爲自欺，它日無以藉手拜師席也。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一。

與傅忠簡劄 六

某百拜上覆。某區區之懷，有非幅楮所能盡者，須至別楮。仰惟先生行誼文章，卓然爲當世名儒。至於政事猷爲後世，所發一話一言，學者書之。某知先生之所以寓意於浮屠者，亦如厭太牢之饌、五穀之味，而時取蝦蜨稊稗，以備列品之一，非真以爲可嗜也。然恐不知者用以爲實，則誤矣。又寵喻前路資糧之說，此尤非所敢聞。先生既澤及生民，爲一世所敬矣，幽明豈有二理。區區之愚，已布其詳，唯修身以俟，服行仁義而已。《復齋集》卷一一。

與傅忠簡劄 七

敬承力祈謝事，獲遂初心。聖主貪賢，雖明時之盛事，近有納祿，激百代之高風，悠然頽波，屹若砥柱，甚盛！甚盛！某欣綸命，喜倍輿情。況文謨邃宇之崇班，用示褒寵，全名姱節，昭映宇宙，四海之內，孰不起敬？門墻小子，寧須贅陳，敬想高懷，必深慶愜。蓋近時事體，進退尤難，雍容不迫，不後於衆，此可爲先生賀。前承安車欲先歸潭第，當此秋暑，恐須少涼集頤，俟回轅即詣宇下。此承農丞兄峻遷，循次而進，未足爲先生慶，計必擁麾省侍。判府寺丞兄清漳之政，真足爲南國之

式。蜀中事近皆無所聞。張威知沔，而安少保遂專宣撫之任。尊諭向嘗建議宜建副帥，分兵守劍門，此真處置獲宜者也，它日必須行之。《好仁齋記》已刻，貪附驥尾，書極拙陋，祇用慚悸。開有端便，恐私居遺僕，易致因循，亟布區區，草帥有罪。敢乞倍加保重，以須大政之咨，永鎮華夷，此公禱也。《復齋集》卷一一。

與傅忠簡劄 八

某伏以春事方中，農疇雨足。恭惟某官雍容里第，怡神適性，高厚隲扶，台候動止萬福。某此僭脩辭，續尊是懼，人回，伏領賜報。天以尊年道高，而與一介晚末，應答不倦，感嘆無已。比承寵示詩篇，開發鄙滯，始知向者未嘗有知之過，不勝慚恐。茲又承教以襁褓可以及人之說，仰見愛人之仁，深厚切至，某亦未嘗敢廢也。至於陳了齋之祠，學中者固無恙，書院亦並祀之，特以書院初創時用白鹿例，未及有所增入，見者遂謂併學官者而毀之。某素行不足取信於人，是以有此，獨先生不以爲然，又何其幸也。標的之訓，真可書紳。妄謂前輩名儒有所作爲，人尚議之，如某之不肖，其敢妄作乎！譬如釋氏頭陀緣化建庵者耳，何足道哉。事在適中，敢不佩服。新帥來，當度告。小侯事大國，何恃而傲。尊體强健，造理益精，未能即脫去以拜下風，不勝拳拳尊仰之至。《復齋集》卷一一。

與傅忠簡劄 九

某恭以夏序向深，暑威張甚。伏惟某官望高一代，道冠群英，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比修記府敬，以暑不敢煩黷。豈期謙眷軫念頓愚，賜之誨言，委曲備至，父兄之愛子弟，恩豈過此！感激銘佩，言無可諭，敢不究心所事，期不負於教飭。胡書遇此，頗蒙念舊爲。一日，晉不受移庖常禮，迂臨郡圃，語至夜分。以嘗蒙尊念，不敢不布。旬餘缺雨，日炭高田，遂以旱告正北，遍禱郡祀田里。今年方少蘇，若即獲甘霖，則大幸，不然殊可憂也。已遣人迂代者，不敢丐祠，更三數月，即可歸。真帥到長沙，未收書，有道其善政一二大節目，如萬戶酒、《勸學文》之類是也。邊頭民力困，官帑虛，真第一急，當惜日力常如寇文，庶幾萬一有可恃。小官俸薄，皆如先生所慮，此在州家，陰有以助之，不然烏能使之廉耶。秤提一事，急之則愈不行，唯有不擾，是爲上策。某不敢愛身，但官貸鋪戶錢，使不甚虧而戒其太甚，民自樂行使，它皆欺誕。不然，則殘民以行法者也。仰乞尊照。

《復齋集》卷一一。

與傅忠簡劄 一〇

某竊以秋序向晚，風露清甚。恭惟某官頤神澹靜，四海具瞻，高明鑒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夏秋以來，旱暵關心，久不申調記府，非夏末，此共領報汙，拜誦感激。近取江西趙倉書，稱道判府寺丞兄臨川之政不容口，且以爲獲助居多。臨川久欠賢侯，加以近因經界之界餘，吏姦民瘼，非嚴政明敏，曷足革而新之，此郡之幸！某遣迓新已久，度十月中旬受代。秋雨雖晚，然早禾勃興，遂有中熟之望。今苴補罅漏，幸已無缺。少寬催科，全俾用楮，庶省民財萬分之一。惟順昌有鉅姦上官，民稔惡三十年，邑由此壞，建、劍兩州之民，皆被其毒。不問可知其姓名。某因百餘人詞訴，委官體究的實，方敢奏聞，已得旨從所請。方藉其家以充安邊用，非敢效健吏所爲。自此鄉民安枕，某不敢愛身以貽後害，其詳它日面稟也。某行且歸矣，不復請委役之命。《復齋集》卷一一。

與傅忠簡劄 一一

某伏以金行尚穉，火候未清。恭惟某官道望益尊，海內模楷，神明叶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庸陋無堪承之，典郡揀過，日不給暇，尺書久缺，豈謂隆謙逮賤，當此炎暑，親灑下貽，而寵薦有能吏所

不敢當者。顧惟疏謬，曷副獎期，敬寘座右，用爲刻戒，感激奮勵，不知所裁。上郡近復旱乾，蓋溝洫不浚，山隴居多。閉閣省循，禱於境內山川，旬日來兩獲甘霖，少寬目前，未知攸濟，尚望務誨。某少稟，延平爲龜山授業之地，自羅仲素學愿中三傳而至朱文公，實分派於伊洛。士論謂宜即城南創書院，若白鹿之爲者。某以非才不敢當此，偶擇地南山，距城百步，一水間之，萬山環抱，衆咸曰宜。乃立屋闢地，爲禮殿，爲道南堂，取龜山自洛辭明道歸，明道有「吾道南矣」之語。其上爲尊經閣，閣之東爲諸先生祠，西爲四齋，曰中和、曰忠恕、曰明誠、曰敬義，齋各三房，別爲職事位四。經始三月，此月甲子告竣事，合大夫士釋菜於先聖先師。向慶之新刻三書申納，恐尊慈欲知此郡士風之知好尚，而某之不揆妄作之所由也，不勝慚悸。某蒙頒賜葷脯，百拜感荷，稟謝不能盡意，仰乞倍萬保頤以彊國脉，下情至禱。《復齋集》卷一一。

與傅忠簡劄 一二

某忝出門牆，多病蚤衰，事上之禮缺而不講，擢髮不足數罪。先生憐其愚陋，不忍棄斥，誘而進之，欲使合於中庸。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亶見。」今日某久欲扣門求教，以祛所惑，而病尼不能，第劇尊仰。區區所懷，槩布謝幅，終不若一拜履絢，吐露無餘。期願之價近在旦夕，竊預自幸，後時之罪不敢自文，先生必寬之度內。《復齋集》卷一一。

賀傅忠簡生朝

某恭承生申盛旦，適在陽來之後。天其眷顧我宋，生此名臣，運致泰和，於今可必。某愚見謂唐明皇爲節於生朝，識者譏議，況門生弟子面謏其師，是於受恩之地，平時不講，未必合中。窮鄉陋學，每竊內愧。茲因專僕承起居，不敢效世俗，必蒙恕照。《復齋集》卷一一。

答真西山問目

仁、義、禮、智、信，性之德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所有也。

今按程子所論「孝弟爲仁之本」章言：「性中只有一個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以此而觀，則性中尚無孝、弟，而況於夫婦、朋友之類乎。」某欲易之曰：「仁、義、禮、智、信，所性之德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率性之道也。所以《中庸》以智、仁、勇三者爲達德，以五者爲達道者，此也。」

又合五常、五典而謂之道，得於己謂之德。

今按上文既以五常爲性之德，又謂得於己之謂德，則兩「德」字恐犯重。且五常既名爲德，及其

合五典而又謂之道，定名之義，誠所未曉。

敬與學，相須而成者也，故以爲學之方次之。

今按敬與學，二者固相須，亦當發明所以相須之意可也。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持敬而不致知，則見理不明，而爲德必孤。將以致知而不本於持敬，則無以涵養德性，而爲體驗充廣之本。此其相須而不可闕一之實也。《復齋集》卷一一。

答讀易傳本義

來諭謂讀文王、周公之《易》，則宗《本義》，讀孔子之《易》，則宗《易傳》，合爲一編，始覺並行不悖。此說甚當，蓋《本義》之作，非欲盡廢程《傳》，觀其間多有一程《傳》備矣」之語，則可見矣。但其間亦有合不得處，此是則彼非「二」，甲可則乙否，不可牽合而強同也。如《乾·彖》，孔子《易》也，宗程《傳》則文義不通，宗《本義》却義理明白也。如《乾》之「元亨利貞」，文王《易》也，通諸卦之例，合作大亨而利於貞，今程《傳》却分作四字解，是以孔子之《易》釋文王之《易》也。今讀文王之《易》而宗《本義》，則程《傳》之說爲非矣，何以能並行而不悖耶？更乞詳之，却以賜教。《復齋集》卷一一。

〔二〕是：原作「早」。按此句「是」與「非」相對，今據改。

與真西山劄 一

某恭以獻歲發春，風日寒麗。伏惟某官道與時升，寵榮狎至，神明介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歲拜狀，蒙賜報甚寵。并示奏議三篇，詞精義完，用意深遠，使謀國者皆然，何治不成之有？賢者立朝，設施次第固應爾也，唯有嘆服。某不善，爲邑再歲又三月矣，而將去之日，甚於始至，不知何以善其後。念庸陋卑鄙，荷愛素深，必蒙矜念，誨而全之，幸甚！先君奏議，去秋已從本軍發一本納館中，其時未尋得末後《論時政》一書及中間兩劄。今以一本拜納，外一本乞台旨送至館中，換出興化所申到本，不識可否？又刻李陽冰《千文》，輒以一本拜納。今人於篆籀多不留心，要不可不知古人筆法，是以僭越如此。《復齋集》卷一一。

與真西山劄 二

某竊以春序向分，群生暢茂。恭惟某官治行昭卓，實惠在人，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去秋人回，蒙報翰，眷勞甚寵，重以餽賜之厚，感刻一誠，旦旦不忘。距門牆二千里，非顓人不能致，休

譽無日不盈耳，初不異真身誨席之側。海道遂寧，褒增峻秩，以儒雅章句之業，不動聲色，坐夷大患，識者謂曷不上佐天子，外撫四夷。縉紳素期，至是益信，更願不倦，以副輿情。某學苦過時，才又朽腐，得一小壘，救荒不給。蓋郡以商征爲命，部餉者率挾商以行，小不如欲，謗議隨之，雖文公不能免。然以古道律之，要是有愧，日思所輕，以之恥過作非，莫此爲甚，祇有速歸，誠爲上策。邊事無聞，山東所資群盜，名既不正，駕馭失策，恐有蕭牆憂。恰方見崔秘監自豫章來，言光州有警。又準漕司行下，造糧船五隻，各千料。江西牒報，已發起戍卒一千五百人〔二〕，旦夕過此，江淮騷然，民力亦不可支，殊未知稅駕之地。門下榮滿伊邇，得遂雅懷，少憩里閭，至幸。某方着足湯火，安之若命。舍弟某書來，道感激教誨存全之恩，兄弟同此一情。因其人回，附此拜狀，尊生之禱，不敢贅陳。《復齋集》卷一一。

〔二〕「千」下原衍一「千」字，據文意刪。

與真西山劄 三

某竊以春序將深，農事正勞。恭惟某官教條所暨，耄稚咸喜，神明介助〔二〕，台候動止萬福。某比舍弟專人行，嘗拜幅書，其中頗有一二已見。萬一少裨，山海崇深，恃樂善有。誠不復如世恪，含

糊模稜，當蒙念承大府便民之政，曹帥聞已有成規，但能不失，不必自我爲之禍。或之人始謂王梅溪之績無有繼者，門下今更過之〔二〕，此豈非甚盛事！然某愛助之深，不當贅述其已至者，當奉勉其未至者。同寮最難知，得賢者任之固善，苟非其人，未有不爲我累者，此近時通患，願熟思之，非有爲而言也。向史榮所賫《南康救荒拙政錄》二三冊，正可發大君子一笑，萬一得暇過目，擲還指教，幸甚。某幸得須次歲月，早誦四子，午後讀所賜《通鑑綱目》，庶幾少有所得。因思文公著書，胸中明白，向來急《通鑑》難讀，今轉易之，始信不可無綱領。而范、胡之論，所取精當，是書真讀史者指南也，非門下，孰從而傳之？欲拜狀，恨無便武，偶表姪聶文學屋經由，帥易布此。《復齋集》卷一一。

〔一〕「神明」下原衍一「台」字，據文意刪。

〔二〕過：原作「過」，據文意改。

與真西山劄 四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即日秋序尚淺，火候愈濁，恭惟餘思未平，隱顯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教授人及急足回，各拜近書之賜，三復眷愛不鄙之意，感愧交至。又知三山陳兄士訓來，嘗蒙貽書，至今未領，恐尚他之。所謂「睦亭」二字，亦未知大小尺寸，未敢下筆，亦欲知其遲疾否也。寵

喻蒸、嘗字益認以能問不能之盛美，諸侯亦通用，但以祭田言之，尤穩而有法。家祭禮亦曰祭田。李侍郎銘傳亦未及拜觀，敢不盥手敬俟。萬有一疑，自當咨白，因有少稟：傳中裴意向近正但疎率，爲吏所欺〔二〕，聞在官移用鹽本，往往非己之罪。近承傅先生書，俾某達之漕臺，自惟屬郡方受容察，其敢及私請。傅先生愛其猶子，謂償費非所憚，恐累其終身，不知亦可區處，使不失爲全人否？書拜呈，願加念，欲以報之也。龔參集序欲乘閑筆就見教，尤荷，非敢望也。敢乞爲道保重，不宣。《復齋集》卷一一。

〔二〕吏；原作「更」，據文意改。

回真西山書 一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三山陳兄至，示書一通及《陸亭記》文一首，因得知近況。而尊祖敬宗之義，一舉兩得，誠足以厚薄俗，追古風。又文字條暢可愛，蓋理勝則詞順故也。然施之近世，則固足稱於人矣，而揆之古道，竊有疑焉。不敢自謂是，亦未及質諸好禮者，姑以求教焉。妄意謂古人重魂氣而不重墳墓，此說不可易。自古諸侯有廟，卿、大夫、士祭於寢。所謂奉塋之僧舍，皆後世流俗之所有。漢原廟之制，見譏識者，況凡爲人子孫，必營廟於墓，可乎？唐唯退之知禮，每誦其「墓藏

廟祭不可亂」之句，未嘗不三嘆。不知陸亭距先壟爲咫尺耶，或尚有數步之遠，於第宅爲近耶？若於宅第爲近，則斯名可通用，若遠宅第，則於古之義恐有妨也。釋老之說入人骨髓，雖上智溺焉。此等禮文亦因釋氏，亦因循爲之不覺。舉者正要知禮之正耳，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偶上丁致齋，遂拜此書，聊發鄙懷，伏惟教喻，幸甚。不宣。《復齋集》卷一一。

回真西山書 二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即日秋序將中，風露戒涼，恭惟惠輩一道，神人致喜，台候動止萬福。某累從便武得領賜書。黃去私、方明甫、朱相士、蕭長大行，嘗附狀，計先後徹清覽。劉丞至領近汗，賢者之子，一見起敬，已敬待之。竊知開府布政悉當人心，至於酒禁一事，最爲民害，首除去之，幸甚！似聞官樓尚留四所，此必寮屬中有過慮郡計不足，陰沮美意。向來禁私酤，民犯者猶少，今官私並行，犯者必多。若郡計缺乏，果不可施酒禁，則不若仍舊貫。如欲寬民力節浮費，則一切除去，酒樓從民間所欲，但取累政酌中之數均之酒戶，勿取多焉，則公私豈不兩便。某頃右星江，見事遲頓，不欲罷酒禁，奪於同寮之言，至今恨之，不忍復以此誤執事。若信不及，則且排衆議行一兩月，便見事體。果有妨郡計，又仍舊，何害？恃愛僭帥，皇恐。《復齋集》卷一一。

回真西山書 三

少稟，書院得士友來，頗成倫序。但高文久未蒙示下，亦某怠惰之罪。想秋涼事省，可以下筆矣。因風，幸先示及，却容專人致謝。《復齋集》卷一一。

回真西山書 四

某恭審某官光被詔旨，顯擢詞臣。西清要職，長沙重地，一時兼畀，中外贊喜，辭受之際，必雍容可法，奚待鄙說，但荷愛深厚，不敢自同常人。妄意謂長沙可再辭次對，非三辭不可。近時龔叅帥江西，以救荒有勞，出於孝宗親擢，故從散官超躡，可以無嫌。今舍人帥江西，不爲無勞，視事未久，未可即受。比曹帥簡夫次對之除，猶以天官貳卿之命之後，未有直自右史而陞者。某於典故未嘗考，第以愚見有疑，不識執事亦然之否。若有近比，不失謙退，庶可少振頽波。前書不揆，欲邀高車駟馬俯至書院，今當不暇，不敢固請也。書院乞額檢本，今方敢上，更求斤削。大抵事當論是非，不當論成否，此雖冒昧，然失今不請，後悔無及。若夫從逮則天〔二〕，非某所敢必也。《復齋集》卷一一。

〔二〕從逮：疑爲「從違」之誤。

回真西山書 五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苦次，所使臣回，草帥具謝書。不意先國太之變，驚怛累日，區區慰誠，已見專疏。伏惟節抑自彊，副善類之望，窀穸之期在何時，已得吉卜否？前書未及布露，向者下問之對，今不敢嘿嘿。豫章民貧，米非不賤，官常損價糶之，市井小民狎於小惠舊矣。曹帥以寬得人心，此二者雖皆未合於中道，一旦革之，則無知之人未免竊議。蓋泉城之政，惠澤深厚，彼江右之民望大纛之來，不翅子之於母。聞爲國家立根本，壯藩維，富國強兵以爲急務，不知者遂謂惠愛後而威力先，此難與俗人道也。年歲之間，家計成，民俗定，不知其安樂歌舞當如何也。而天意不可曉，竟不使一道享其成效，此有志之士所爲太息也〔二〕。又昨拜書，嘗僭及近來帥閫，雖內地亦辟內機，不知此書何日方徹左右，言之不早，某之罪也。某所以愛助，鄙誠不過如此。其閣府以來，善教善政亦槩聞之，不敢贊美，非某不知也。久欲遣人致慰，度乍歸，四方書狀山積，及是始能通，誠不勝慚悚。帥易薄禮，具端狀，侑以鄙文。敢乞几筵白之，少效一哀之誠，而察其非慢是荷。不宣。《復齋

集》卷一一。

〔二〕「所爲」上原衍一「爲」字，據文意刪。

回真西山書 六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某昨嘗具狀少致慰誠，必已久徹惠，惟自後未嘗不欲拜書。私居少逢人，弟有尊仰。新歲闔端，伏惟追感無窮，孝候起居支裕。不審國太以何日畢窀穸，地遠，不以時知，每用悵然。得黃勉齋書云：「聞舍人讀《禮》之暇，晉心典籍，嗜學甚篤，不勝敬慕。」近時人才不及前輩，正由入仕之後，不復講學。苟讀書不倦，自然見道。文公諸書纖悉詳明，只患人讀之不精。某賦性昏弱，年來方知此等書真若穀粟，一日不可無，而牽於俗務，不得專一。方將求幽僻之處，簡節人事，庶幾有得，更望教誨。陳尉書云：「橋以石爲者已千數，高幾一興，人心用勸，以此見賢帥仁術。」俾某大書用傳不朽。時事有難言者，何由面剖所懷。惟抑節自彊〔二〕，用副海內人望。

《復齋集》卷一一。

〔二〕「抑節」下原衍一「抑」字，據文意刪。

回真西山書 七

某頓首上覆。前月十七日急足回，及章尉至，領賜書。楊簿亦七月書，葉宰子亦正月書，皆先役至，非眷愛深厚，何以得此，感懌交集。即日秋杪猶熱，恭惟外除之初，神人交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比不自揆，實以古道爲說，念執事孜孜行道，有疑不剖，則爲自欺，敢謂洪量謙光，曲垂寵荅，不惟不加之譴，而求益之語，若真待其所敬畏者，此則非淺學諛聞者所敢當也。執事居親喪，廬處毀瘠，以至三年，蓋以田產爲義廩，以仁其族。此二事，誠近世所無。夫貧賤之人，孤寒之士，特節介行或能盡衰斬之制，猶日習於樵悴〔二〕，安於苦淡。今執事官通顯，嘗爲方伯矣，而與藜藿蔬食者同其學古。國朝惟范文正嘗爲義田，蓋都卿相之位，享萬鍾之祿，猶曰「惟有餘以及人」。今執事俸入來足以有屋廬〔二〕，先憂宗族之不給，不謂之近世所無可乎。此某所以心悅誠服，慨慕興起者也。承喻近日專論《論語通釋》一書，誠得其要，此如「老醫三折肱」，一語不輕發，以此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豈有誤哉！書院既成，江右諸人未至，三山有二三朋友已約其來。蓋當科舉歲，必秋試後始能招致。公誨之賢，某所深敬。若果蒙執事辱臨書院，則當遣人屈之一來，以惠學者，豈非至幸！某庸拙不才，將一年於此矣，及民無毫髮，而因襲弊例，每見前輩善政，未嘗不內愧面熱。萬一得親承警誨，實郡人之幸。田里幸無他，但瘡痍復作，療之術窘於郡計之不繼，藥餌之不給。專人拜稟，若

蒙迂顧，幸示來期，即遣與兵數輩詣前。《復齋集》卷一一。

〔二〕「於」下原衍一「於」字，今刪。

〔三〕來：疑誤。當作「未」或「不」等字。

回真西山書 八

某竊以即日梅潦初霽，恭惟某官祥琴伊邇，追思未忘，神祇森介，尊候動止萬福。某外日領賜書，眷愛有加，且過於聽聞，不鄙下問，三復感愧，不知何以得此。某愚鈍不敏〔二〕，加以問學空疎，所至但有敬謹勤瘁之念，不敢少怠。至於民訟，豈能一一使之當理〔三〕，亦誠心求之而已。舛政謬令，已猶自知，況敢欺人乎！每引狀，輒與同官終日決事，至昏而退，而戶婚不決者，又取次分委，以此少滯訟。此間賦役不均，貧民充役，官司多苦擾之。而幽向之地〔三〕，強橫之徒，保正亦莫之誰何〔四〕，椎剽之徒，無日無之。近來痛懲弓手土兵之爲害者〔五〕，嚴虛妄之訟。趁此雨足，使田里安靜，以盡力於耕耘。勸分粗有米，禁溪亦少有儲積，米價不甚踴，官亦糶米以平之。陳乞僧牒尚未報，小郡孤立，無蚍蜉援，固自應爾，幸尚可支吾，然得罪於民亦不少，日夕震懼。三山馮憲，每能措置。泉州近亦米乎〔六〕？寵喻羅倅，其人老儒安怡，少至城市，自此當招致之。或有門戶委，所

當效力也。江西探報俟至，即遣人詣前。不宣。《復齋集》卷一一。

〔一〕不敏：原作「不敢」，據文意改。

〔二〕使：原作「便」，據文意改。

〔三〕「向」字疑誤。

〔四〕「誰何」下原衍「何」字，今刪。

〔五〕弓手土兵：原作「分手上兵」。據南宋兵制改。

〔六〕此句疑有脫誤。

回真西山書 九

拜覆某官。即日暑雨向溽，恭惟追慕尚深，百神來相，台候孝履寧謐。某比領賜書，感懌無已。前日謬見荷，垂訓極是，但用元本爲當也。延平書院以緩實息，蓋此郡儒宗名師磊落相望，而數十年來，自廖槎溪外，士風不振。人知利祿之可慕，不知義理之可悅，當此公私赤立之餘，拔貧爲富，誠非易事。念齷齪庸陋之縱，豈能保其及見歲豐？此少正卯之誅，孔聖所以果決而不疑也。不及此時爲之，後日徒抱後時之悔。今已十成六七，盡五月可訖事，妄求大筆紀之，只用來教。已施於東湖規則，庶不爲具文也。孫憲有志好脩，在江、湖善政不一，近得其兩書及詩中寄聲，意謂遠大，乃止此

耶，不覺流涕。已遣人闖伺，仍於睡中具入境日辰拜稟。伏想篤於友道，何以爲懷者。昔曾子有母之喪，往弔子張，正今日事。顒俟來音，同往哭之，因得屈一至書院寓目焉，此非人力所能爲也。《孝經刊誤》、《本旨》方成，謹先納一本。《復齋集》卷一一。

回真西山書 一〇

某伏辱謙尊，以先太夫人銘文俾某書丹。自惟拙惡，雖貪眷待，而投身吏鞅，筆研塵生，又素不能楷書，牽彊承命，益增愧恐。來使留此五日，方能寫就。又窘於筆弱，不能如鄙意，尚望恕察。其間「戴用它司上壽儀」一事，竊有疑焉，此乃累朝互送之禁，雖爲盛美，孰若易以「出簪珥賑民饑」，如此等語既不失實，又無病痛，亦妄意於正本上刪添。又有「復出語」七字，亦欲刪去。惟老練之文，用工深刻，豈某晚輩所敢指摘。荷愛深至，敢以常情蓄私見而不顯白於左右乎？更望思之，恐某之見未然，則不敢必也。僭越慚愧。唐人書碑銘多用行書，謾納李邕一碑，它如此類者不可勝紀，楷書絕少，唯顏魯公、歐率更爲能。至於書人名，往往一體大書，近世輒小之用爲謙，乃流俗，非古也。此又筆吏誤書，不敢復效之。《復齋集》卷一一。

回真西山書 二

三月十一日，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前月廿二日，健步張清之臨安，嘗拜狀，茲人至恭。領廿九日所賜書，如侍海譚，不知數舍之隔，感尉無已。山東之失，所傳未的，但有必失之理。輕用醴賞以陷無功，民力困甚，何以支方來之急？本州所貢，視常年聖節二千兩白金而已，倍經之須，某雖甚無知識，決不敢腴膏血以希賞避禍，惜不能盡如高明之見也，是可嘆耳。李侯之賞是矣，失於太遲。至於擁強兵坐觀而不救者，罰未傷於毫毛，人心未厭。此間去歲所收去少，但得勸上中戶以時價糴，及禁販舟泄於它郡，幸爾。每升尺三十七錢〔二〕，却有兩官升零二合。田里粗寬，唯南路一帶，如白沙嶮峽則糴米數千石，爲兩場以糴鄉民，市價相若。此外無可及民，日夕負愧。朝廷僧牒，得之則爲過望。此亦有倉司數千斛及本州糴九千石，可備青黃未接時矣。《通釋》、《孝經本旨》見此刊本，它日拜納。此有碑道數多矣。某向欲爲延平書院，以窘束而止，朋友知之有相勉者。近得地水南，山水完合，真一奇處，恐楊、羅、李、朱之道〔二〕，夫欲興起，不容揜遏，已捐一月俸爲倡。此月廿二日立柱，視白鹿亞之。若得大賢一來，用光吾道，豈非天幸！江兄試已許之，趙法已得書。不宣。《復齋

〔一〕尺：疑當作「只」。

〔二〕朱：原作「米」，按此句言閩中理學源流，「米」字顯誤。「朱」即朱熹。今改。

回真西山書 一二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云云。比黃君下訪，出示賜書。嘗因傳中裴人拜謝緘，其人至建上，回以見還，不敢復致，遂成皁緩。外除既久，召節鼎來，此人心天意所欲。但君子以道行不行爲窮達，利祿之來，於我何益？此唯可與智者道也。孫行之旅樞過此已久，使人追念不能忘。三山之行，恐未必能。失此良覲，豈人力所可必耶？書院以此月甲子告竣事，合鄉之士七十人而釋菜於先聖先師〔一〕。經始於中春，閱半載而成。爲堂四楹，曰「道南」〔二〕，取明道別龜山語也。上爲尊經閣，閣之東爲諸先生祠，由周而下至黃先生，禮殿居其右，用跪坐像，刻木爲之。殿之東爲四齋，曰忠和、曰忠恕、曰明試、曰敬義。齋房各三。申朝廷乞額藁本乞斤削，或不可用，乞爲別揮筆見教，至禱。舍弟荷愛誨，亦屢以書戒之矣。《通釋》拜納一本，《刊誤》、《本旨》各一本，俟續遣《敬齋箴》十本同往。《復齋集》卷一一。

〔一〕而：原作「面」，據文意改。

〔二〕曰：原作「四」，據文意改。

回真西山書 一三

某竊以冬深尚暖，春意權輿，恭惟某官大纛戒途，仁聲所至，神明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迂訪，得於書院，與士友承誨論。屈官位於稠人中，謙尊而光。今日始見以明詔之嚴，不敢懇留，郵亭輕別，至今未嘗不感愧也。審用何日開藩（二），近泉侯過此，亦謂舒、徐之鎮爲得體，前日鄙說必蒙不以爲非。仰惟重望，照映一世，在縉紳孰不起敬。有如不肖，素所欽服，願以數語效贈行之義，而吏氛充塞，加以民病未愈，奔走閭閻，誠所不暇。縱暇亦無奇語可獻左右，獨有講學一說，似甚塵腐，譬之穀粟，人所常御，然一日不食則不可。此朱氏《四書》最爲今日之穀粟也。但讀之者多不熟嚼，是以知味者少。承喻几上專置《論語通釋》，不置他書，若此得之矣。比承書，猶若未免惑於異教，此在前輩，如蘇、黃猶不免，在門下則非所望也。因答人「此話亂道」數語，別紙求教。此韓子所謂天地鬼神昭著森列，不可誣者也。「回人願示教」數字，以此當送行序可乎？至於道家脩練之說，未免亦是私於吾身，亦非天理之正，於順受之義，亦少有致曲，比之好名利聲色，則天壤不同，其爲私亦一也。孟子所謂「天壽不貳，修身以俟」，韓子所謂「服仁行義以俟死」，何其智也！而區區襁褓，則又老氏所不爲。林放謂「季氏不知禮」，使當時皆知此義，則魯不敢郊禘矣。吾儒何嘗忘軀狗欲，何嘗不襁？《鄉黨》一篇，即修養要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即襁

檉也，何嘗假黃冠然後得通天耶？凡此皆世間庸俗之論，不謂士君子或被其惑也。《復齋集》卷一一。

〔二〕「審」字上原空一格，疑脫一「不」字。

回真西山書 一四

某已專致記府敬，不聞近況，又復許寸心拳拳。受寶慶大恩同登極，幸而赦罪，却比明堂。此事惜無骨鯁之臣先事救正。鄙邊未寧，死節之士未褒，優犒高爵，猥及無功。人心懈偷，不待識者爲國慮，想深長之思必爲慨嘆。將樂趙宰出示閏冬書，柯兄出示正初書，仰認不鄙。將樂名家，才具優長，劇邑難治，其人爲之有餘力，獄訟財賦，首爲諸邑冠，尚能興脩學官，真不辱清獻之門。某本欲薦之於朝，緣薦舉一事都未曾啓口，其間有狹而求者，有賢而當舉者，少俟勞效之著，則取予頗當。今茲勸分糴粟禁溪，丐廟堂僧牒，求常平米，皆以次施行。財賦鹽課悉歸諸邑，郡計頗窘，亦姑聽之。《復齋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六九五六

陳 宓 三

回真西山書 一五

今日之事，君臣之大義，父子之正傳，載籍昭然，不待贅述。所聞濟郊殞於非命，三尺童子亦知痛憤，矧舊師傳之情耶。賢者出處，關繫匪輕，必當有益國家，方可慰愜輿望。况奸雄睥睨〔二〕，苟無以大服其心，則召亂未已。醫國之手，果出何策？必當路者翻然悔故，奉身而退，不特劉氏安，晁氏亦安矣。若信諂諛，患得失，則升高不回，必有粘壁之患，此證已見，何待明言。不知能感動以誠否？《復齋集》卷一一。

〔二〕奸：原作「妍」，據文意改。

回真西山書 一六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即日風露氣清，恭維補紉袞闕，忠勞備至，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夏初拜謝緘後，詹仰有加。昨承入覲之奏，皆扶持綱常，屏絕物欲，行道救時至要之論，三復感涕。蓋今日第一失不敢言，所言直第二義，然因末遯本，縱不能正之於始，豈可不正之於終？當局者安危利菑，今已無及，賴賢者之論，使之中夜有省，則雍容引退，於義得矣。魏左史諸人交進其說，使迷復者能回心而向道，亦不失爲君子矣。有如不肖，豈宜在論薦一人之數，人或以朋比見議，則何辭以解？是執事愛某而不知其不可也。褒贈一事既不能救於前，今崇虛文用紓天下之憤，此昔人雖至愚詐者，猶且託之以揜其惡，今人反以爲不可，豈不大可駭！區區虛文，猶不能聽，則實事有大於此者可知矣。某有報曹侍郎一書，丐面授。曹之讜論未及見，必大可觀。十二月臨漳缺到，八月初危守遣第一次接人，已不授參，即日遣回，以公文報之云：「某於去年九月，因得風疾，病勢頗重，遂從興化軍乞備申尚書省，陳乞致仕，至今未准回降。今來猶未痊愈安〔一〕，難赴任，亦不敢申審陞辭〔二〕，請漳州備申省，乞早差下政施行。」今聞有本軍再行保明旨揮，若果爾，則經軍自陳〔三〕，乞照前狀納祿，以延殘喘，亦不敢以姓名自過廟堂。子敬、潛夫，附致疏問之謝。《復齋集》卷一一。

〔一〕「安」字疑衍，或爲「實」字之誤，「實」字從下句讀。

〔二〕審：疑當作「省」。

〔三〕經：原作「涇」，據文意改。

回真西山書 一七

云云。忠讜之論，四海傳誦。聞都門入初，觀者如堵，與司馬文正之入京無異，吾道有光。及得奏篇，言言懇惻，得近臣體，而綱常之說之本始立，與其他摘一二目小不固〔一〕。況是禮官，尤非越職。聖君盡下，禮貌甚隆，轉移否泰，直在旦暮。奈何群碎字爲一談，正道常屈，天意如此。古人學問，只有一「樂天安土」四字，天謂非人所能爲而自致者，土謂貪賤無入不自得者。吾人一身所衣食幾何，坐視國家傾危而噤不發一語，但曰明哲保身而已，此於君臣大義如秦越然。不知仲山甫之明哲，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言，豈今時畏首尾、保妻子之謂乎！濟邸之冤，唯侍郎先發之。胡公之論痛快，使人讀之流涕。洪公亦可喜。二人足以不朽，雖死何憾！所可憂者，如羸病之人加以毒藥爲可痛耳。某去秋所請，今九月始得報。又從漳州乞備某公文申省，及得省劄二道，各已具狀再申休致之請，凡四達廟堂之聽矣。今接人不令一人至，始終惟以病辭。況是衰瘁，人所共見，安敢過爲乖刺，取嫉於世耶。《復齋集》卷一一。

〔二〕此句疑有脫誤。

回真西山書 一八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某專去歲〔二〕，專人回及舍姪潔就試，兩嘗拜狀，必無浮湛自役。病益深，日食不能數合，瀕殆者屢，幸未死耳。侍郎退居，益取聖經玩味，一出既塞人望矣，何患人言，古人進德之驗正在此。萬一有甚於此，想處之如履平地。恨不能脫去拘攣，一到丈席之末。某第五次申前請，旦夕恐得命下。他無足道，唯窮理以古人自期。保頤等語，更不贅述。不宣。《復齋集》卷一。

〔二〕「專」字疑衍。

回真西山書 一九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即辰獻歲發春，恭惟茂對三陽，天以景福爲大賢起居相。某跼伏田里，日仰清風，作嘗奏記廬陵史君轉致〔二〕，必無浮湛。近讀《易》，必多新功。《通書》深於《易》者。嘗

妄謂自孔聖後，諸儒於《易》皆尋行數墨，未有如孔子於九卦反覆發明，唯周子得孔子之意，縱橫妙用，不拘綴於文義，愈玩愈有味，幾造於忘言之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復齋集》卷一一。

〔二〕作：疑當作「昨」。

回真西山書 二〇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某昨因鄭寺丞館客赴補，嘗附狀，少伸先公詩集序文之謝。其行匆遽，某以老親未安，不及專人，深愧草略。王簿便武回，領賜書，方此感懌，忽使至，重領近汗，敬審春晚清淑，學誨不倦，斯文有歸，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承爾教正節公墓表，整襟危坐，口誦流沫，不勝仰嘆。正節之忠烈，人所共知，其學術心事，非同寅之大賢，孰能知之？但某凡庸，每蒙不鄙，意欲使之附驥以致遠，重竊慚羞。已轉示劉潛夫，彼自有書附呈。文字典實稠密，斷以孔聖言，比之韓公書張許廟碑者，理則過之。某何者，而可以執書丹之筆乎，顧貪挂名忠義之刻，不敢輒辭。來人留二日即遣。偶疲薾之軀，數日頑健，讀此增氣，不覺寫就。蓋有舊逋，經年未償者，嘗妄意謂侍郎爲文，自此不必精奇。某雖少好書，比年多不獲已爲人書，亦良以爲戒，但欲甚拙，免爲人書。獨如孝公之忠，其忍不自竭乎。舍姪均多年留心《備要》一書，千里求教，蒙誨甚至，又辱序文寵之〔二〕，

不勝感荷。亟占報一二，皇恐皇恐！惟萬萬保重，不宣。《復齋集》卷一一。

〔二〕又：原作「文」，據文意改。

與楊大監慈湖簡書

六月初吉，某恐懼再拜某官。歲在甲戌，效官奏邸，時先生以正論求去，毅然莫回。某尾縉紳，祖送江濱，嘗請一言之誨，蒙扣其兩端，諄諄見告。退恨遭逢之晚，謁來匯澤。轉顧半紀，先生年益尊，道逾遠，無繇拜奉以請益。每嘆近世人妄自菲薄，謂聖賢爲迂闊，爲高遠，甘心汙陋，惟恐傷其利欲心，是以風俗日澆，生民幾至糜爛。先生獨得聖經之妙，不假文字，直造淵邃，此固非後進本學所敢窺其闔域。若夫存心以敬，待人以誠，謂人無古今，皆可爲堯舜。政事害民者，雖六經以爲可，必辨其真僞，去之不疑。內外期功之喪，必素服戚容以終月數，貶衣節食出於天。惟此皆某所親見者。使先生之道行斯世，當如何哉？近李正將自吳門歸，出示賜書一通，相見外不暇問它事，首詢先生氣貌如何〔二〕。見其出先生近詩與所著書，詞旨深遠，筆畫楷正，顧坐糜職守，不能決去，以從函丈之末〔三〕。昔者之恨，至是益深。袁公抗義，國賴以重，幸甚幸甚〔三〕。前日不去，有待於今，復一華陽子也，可賀。某才不適時，性又粗率，讀書不能記誦，思自放於寂寞之濱，專取聖德可益於心

性者讀之。區區無益之文，皆不暇加意，儻矜其拘綴，貺以數語，又大幸也。李將必自言其近況，茲不復贅。惟萬萬保重，不備。《復齋集》卷一一。

〔一〕先生：原作「見生」，據文意改。

〔二〕函丈：原作「亟丈」，據文意改。

〔三〕幸甚幸甚：原作「幸幸甚甚」，據文意乙。

回袁校書甫劄

某伏以季夏之月，積雨未止，恭惟某官養望道山，羽儀簪組，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不詹風度，歲月浸多，書狀復闊疏，此情若爲詹仰也。久不拜尊府侍郎書，勢分則然，非敢怠惰。二邊俶擾，國論未定，豈直安危之秋，正論屹然，使殘虜知我朝有人，賢於百萬之師遠矣。程尉出示近汗，發函疾讀，如對清風，喜尉可量。其強顏試邑，分毫無補。民力久困，欲出意見興一利去一害，拘攣局縮，繼以喟嘆而已。《復齋集》卷一一。

回鄭知書院昭光〔二〕

某仰惟盛德之量恢乎有容，勇退之節卓然莫及〔三〕。當冕旒眷遇方隆之日，遂園林清閑自適之懷，求之載籍，未易多得。又聞潭居湛然，鄉人感德，此又近世所希，但蒼生之於謝東山，其情可久鬱耶！某愚不知學，徒以四先生傳授之鄉，徇人士之請，創立書堂。知舊或有至者，如林如楊，俾後學知所趨向，甚以爲幸。某但非其人，自負妄作之媿，乃蒙尊慈，曲加獎借，聞者興起，用以自慙。感甚！幸甚！姪女未閑姆訓，幸備相門箕箒之列，寵喻涓吉禮聘，寒門榮耀，深懼弗稱，敢不趣舍弟仰承嚴戒。已馳書語之，俟得報，即專具劄申稟，敢乞鈞照。《復齋集》卷一一。

〔二〕此篇標題有誤，當作「回鄭知院昭先書」。據《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鄭昭先于嘉定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又陳宓撰昭先妻黃氏行狀（《復齋文集》卷二三）稱「自惟鄙陋，自忝姻末」，可知本文即與鄭昭先所通書啓。「昭光」應爲「昭先」之誤。

〔三〕及：原作「汲」，據文意改。

與曾大資劄

某竊以孟秋首序，餘暑尚祥，恭惟坐鎮湖湘，百城承楷，高厚隲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昨抱恙卧家，大纛過敝里，合修下吏之恭，鈞慈謙輕，俯顧蝸舍。人士聚觀，以爲王公不下士久矣，顧某何人，有此殊遇。拜違袞衣赤舄以來，思竭愚衷，少答盛禮，而庸陋無奇，加以病不去體，雖值便風，不敢容易貢狀。今開藩既久，一道蒙福，詠歌鼓舞，西風屆候，邊鄙未寧，屹然金湯，靡間遐邇，蠻夷怛德，固非小子所敢窺。妄意謂陶公在鎮，明毅善斷，識察纖微，自南陵迄于白帝，路不拾遺，晉室雖衰，終賴以濟。不識可溷執事之聽否，僭越無所逃罪。某比者誤蒙上恩，貼職予祠，感幸千萬。但中秘豈容濫廁，況以病辭榮，復因謂寵，決不敢受。恐鈞慈欲知，輒及賤迹。《復齋集》卷一一。

回魏鶴山劄

十二月晦日，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某頃拜書不盡，拳拳亦不及述。嘗辱知遇之意，又詞禮簡略，方懼犯嚴，豈謂謙冲，於家弟宿之歸，特貽寵翰，情親誼厚，有敵已下，所不敢當者。感愧喜慰，交集於衷。侍郎屈身伸道，自投蠻荒，違離眷愛，獨與佳友築室窮山，前虺虎而後蒺藜，講習其

中，得古人之所樂。求仁得仁，雖外物若不足，而吾胸中真味固與鄉時真身紛華不可同日語矣，恨不能執經以從。而舍弟半年之間蒙教誨，眄來甚厚〔二〕。又妄意以先公詩求大手雄文以冠其首，言簡理深，有昔人數百言不能道者，而一二語足以盡之。方此摹刻，用託不腐，豈唯先公感於地下，諸孤雲仍，實賴以有立。形之於言，末矣。理義新功，恨不能抄錄以祛所蔽。承不鄙示誨近作，盥被拜誦。於《周元公祠記》，則見其切於斯世者，無如士之講學也。於《鶴山書院記》，則見其自反忠孝，唯恐不足，而無一毫覬君父之愛己也。於《孰菴銘》，則見人物之必養而後成也。於詩，則見其內積忠廉，唯恐虛譽之在人，而實德之不進也。歲除，還人匆匆，未及能熟復，未必真知雅志，姑以淺見形容一二。輒不自揆，僭賡詩三首，少見遠志依長松之心。鄙陋，足發一笑。當錄高文以寄景元也。東閣賢賓李丈，恨未及識。朋友相從於寂寞之濱，姑有講習之益，甚盛，甚盛！某自前年冬初，以病求閑，始終一說，蓋懼不才竊世祿，叨兩麾，所以致病，唯有納祿，庶幾少延殘喘。既五六請而未遂，則未免變說以致曲要，終遂初心而後已。誤恩畀節，益深恐懼，又三丐祠。承寵詢，不敢不布。但質弱易病，又過時，又學頑鈍無得，安得親炙天下之英才而受教焉。臨書慨嘆，山空晚歲之嘆，數千里同此一心。伏望益加保嗇，坐進此道，爲東南見慕之徒之慶。不宣。《復齋集》卷一一。

〔二〕來：疑當作「睽」。

與鄭毅齋劄 一

前月末，急足投謝赦表，嘗拜書，且有越例之懇，必已塵清覽。近見報，蘄侯褒典甚當，而即墨已封，烹阿之舉想亦並行。每事苟如此，何患綱紀之不張，宗社之幸。便中屢辱誨劄，感懌交至。承喻陳尉，知其爲德慶子。德慶清脩，屹若於流輩中，至今士大夫敬之。其子苟無過，猶當獎拔，況職事脩舉，其敢蔽賢！更試以事，觀其才可也。偶游宰金酉調選，其人游先生之後，爲官知愛民，但治劇非所長耳。某嘗舉之，今知其辱愛，豈不能不求數字？拜下風，蒙予潔足矣。《復齋集》卷一一。

與鄭毅齋劄 二

某竊以春序已深，時雨沾足，恭惟某官山立朝端，神明森佑，台候動止萬福。某昨率爾拜狀，且以猥懇仰溷高明。伏辱賜報，情文燦然，爲之深思，務當於理，不勝感激。《中庸》所謂「爵祿可辭，中庸不可能」，正謂是耳。三山饑民可嘆，某向嘗因馮丈欲遣官糴米於本州，某以書力懇，云本州去歲所收不及半，某所放只二分，前月又將第四五等戶通放計三分。民貧既艱，唯有不泄它界，可以少

寬目前。而浙西多積，宜空帑收糴以賑饑民，今聞米船四集，價亦向平。幸得麥熟，可以少濟，若俟糴米到，恐已後時。而所乞六數，可謂至少，盡得尚無益，況三之二乎。其失在前，不可救藥，但今措置，亦可少救溝壑之捐瘠。因書敢乞更以仁言特達，本州米偶緣力禁漏泄，方得至今帖然。不然，寇盜公行矣。皆平時教誨之賜。自前月初置兩場於南路倉峽、白沙，糴數千石，委官市糴。所乞朝廷僧牒，萬一得之，則可爲後日備也。少稟司直。趙丈與楊志仁來相訪，趙之貧至骨，而安坐無蚍蜉之援，想尊意每軫念之，不知有可爲之道地者否。賢者困窮，恐非天意，尚望垂情。今專人至門下，遂僭及此，皇恐。山東聞復失，淮甸無它虞，恐朝廷未必盡知其細。因風賜諭，不勝至幸。李蘄州之褒，徐暉之罰，使每事如此，何患士不用命。承示教乞米劄，言氣懇直，不勝敬嘆。譙漕最留意，憲既專任三山之事，倉亦欲至興化，饑民有賴。幸甚，幸甚！《復齋集》卷一一。

與鄭毅齋劄 三

某竊以春序向新，雨澤沾洽，恭惟某官望重天朝，神相盛德，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再蒙賜書，皆率爾脩謝。中間令子新恩過門，得爲一日款，風度凝然，知積善之自。入春人日後，所得雨凡數十日，農心始安。大抵此間初聞去年有半收，徐考其實，不及三四分，缺食之態已不可揜。徒以與富沙接壤，富沙謂有七八分收，則延平當亦次之，不知下與三山爲鄰，三山歉甚，則此邦不得獨稔也。常

年之米，率下溪爲三山輸租之用，去年百姓詞訟紛然，謂本州若不禁下溪，則百萬之口將皆塞之溝壑矣。不免爲嚴其禁，帥憲皆欲糴萬石，已力懇乞免，仍乞帥憲速傾帑以糴浙米，及懇廟堂乞平江米五七萬石，徐認償本，若萬一蒙施行，庶幾有濟。某亦傾帑糴米，爲軍食民食之計。丐廟堂僧牒七十道，常米平三萬斛。蓋時勢既可料，則大聲疾呼，雖以冒昧獲罪，所不敢辭，顧於百姓爲如何耳。況君相深仁厚澤，每於卹災不靳緡石，其忍畏罪嘿嘿，以坐視赤子之就死乎？某昨以遣人直以狀申省，非無相知不敢致曲者。誠恃天命與此郡之民不應受禍如是之深耳，云云。《復齋集》卷一一。

與鄭毅齋劄 四

某身雖距門墻數舍，起居之細，罔不周知，尊仰一心，未嘗不拳拳也。築第已得佳勝，與州校爲鄰，甚盛。近時多事高大，往往久之自以爲悔。每與潘丈言，唯韓退之善築室，五楸翳中堂，至今想見其人胸次。但有隙地可植竹，它時子舍儘寬，未用渠渠也。寵喻盧君儒家者流，譚星與人異，蓋今時星翁本不能盡其道，加以曲從人意，不爾則非己利也。今此君不苟言，言必中，但吾輩知命者喜之，然諛者多，此實少得，或者厭孔壬之面，亦有愛焉。此則天理不可泯實者，安知無深好之者耶？某杜門與人少交游，老親久病，因得細扣，亦自寬受惠宏矣。薄小助其行李矣，仰丐台照。《復齋集》

與鄭毅齋劄 五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即日秋暮未艾，恭惟山立朝端，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比承進兼史職，國朝大典實資直筆，斯文幸甚！它人久已爲之，始屬鉅人，茲可爲賀。黃先生獨居山間，某以主子未歸，未能到彼，辰夕嬰懷。真右史在江右，方植立藩屏規摹，聞遭家難，使人慨嘆。楊帥清勁，照映一路，皆仁人之言之驗。某頓愚不學，每得潘丈規飭，賴以寡過，它無足爲門下道。敢乞倍萬保重，爲吾道慶。《復齋集》卷一一。

回陳郎中韓劄

某惶恐拜覆某官。即日秋杪薄冷，恭惟寵擢沓至，天相勲德，台候動止萬福。某庸頓，頃在塵氓之數，沐仁政清風，至今猶快愜。自後承峻擢，一再以衰薊例無一字到權門，中間辱親翰，感愧雖劇，以此不敢即真謝。然瞻詠之情，則有不待自言者。山陽擾擾，本於誠意，不足以取信，若以詐馭之，不應全無措置，使之玩弄如視小兒。非主上下詔曲赦反側之黨，擇忠誠有謀如執事者，單騎即城，擢其忠智，恕其姦凶，一洗向來將帥欺謾姑息之故習，與群徂誓天自新，即蔡人爲吾人練兵伍

民，使隱然有可制其死命之實，則唐末藩鎮之勢遂成而不可解矣。伏想忠謀必已告廟堂，天意悔禍，庶幾有合。真丈閉門講學，可敬可畏。某病軀如昔，食少而易疲，每日飯已輒睡，骨立決非久於斯世者。因倅廳人行，布此狀，向後恐不暇拜書矣。陳倅每以近汗見示，必辱寄聲，此豈某所敢當。龍圖郎中安書想頻至。閣政恭人老人荆婦。間承書姪孫昏事，委曲寘念，深用感荷，但須鄭家從吉始聘爲合禮耳。敢冀爲國自重，不宣。《復齋集》卷一一。

與曹侍郎彥約劄 一

某竊以季夏之月，乍晴劇暑，恭惟某官趣覲天庭，鼎來寵渥，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咫尺帥垣，汨汨朱墨，少疎貢記。比覩救時之論，忠誠剴切，公議翕然，謂當今無居門下右者。西州俶擾，人皆引領名德風采之重，於是天子慨然思公，擢之侍公之列，將畀以全蜀制閫〔二〕。成命誕布，識與不識有酌酒相賀者，況如晚陋，素辱知遇。一書獨後者，以新命方來，未可遽局以一職，濡毫盥手，蓋將大書特書不一書也。敬謹之過，遂鄰稽怠。又日聞大旆且暫過家，雖此間縉紳無有能道動靜之實者。兼久雨，早禾節根生螟，日夕憂嘆，此三兩日忽晴，始有豐稔望。姑遣此書，少伸鄙誠。區區之懷，非拜奉莫既，揮汗不敢羅縷，併祈原貸。《復齋集》卷一一。

〔二〕界：原作「界」，據文意改。

與曹侍郎彥約劄 二

某竊以中秋月夕，風露戒涼，恭惟某官羽儀禁密，人望益隆，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自聞入從甘泉，與海內人士同一快愜，然至賀問稽遲至今者，蓋衰病杜門，影響昧昧，勢則然也。方校書出示近書，情文備至，非眷顧之隆，在疏賤何以及此？仰惟學問淵深，勳庸茂著，今處論思之地，事有可言者，無所顧忌，陳於上前，此天下平治之權輿也。伏承台諭，此在某不難爲。竊嘗思之，慶霈年來稠疊公朝，振拔冤滯，此是第一義。況邊兵未徹，此等久鬱之人，使之自效，豈無尺寸可采？妄意謂不若根刷此等人，一例申明，與之昭雪，則所及者廣，且示至公，不爲一卒而發。都司萬萬，一有異見，侍郎豈私禱耶？鄙見如此，更乞裁度。某區區賤蹤，素荷知遇，見真丈必知近日病蘄之詳。伏乞保重。《復齋集》卷一一。

與曹侍郎彥約劄 三

某一介疎謬，作吏君子之鄉，距帥閫不遠，非不願時貢書狀，不能超越拘攣，興一利除一害，俯

首朱墨，遂無一事可藉乎通名籤史，每切慚悸。豈圖謙眷，每辱存問，盈紙溫詞，拜誦感荷。江右數千里，歌舞仁政，晚稻必稔。此間獨建昌晚田稍旱，已委縣官踏視。近方一雨，麥得入土，嗣歲之慮未艾，皆某不德所召致。中秋嘗因小男之夭，力控祠請。今日忽拜不允之旨，官賤不敢亟犯天威，少須復請，期於遂欲然後已。蒙知獎深厚，不敢不布其情。某伏蒙不以某爲甚鄙，寵喻貢闈事。某自惟何者，猥被教誨〔二〕，誠不揆才力朽腐，思效鉛刀之一割，固不以將去癢必葺之義。即約寓公名士三數人，議其規摹，而多它出未歸。來使亟還，姑此稟報。若縣學一帶有其地，當集衆慮，且爲其端，以俟他日成就未晚。清俸之助，仰認勇於爲義，某雖不敏，亦可輟一月以自效。緣制司以萬緡來此市木，辭之不可，今已得過半，而所在皆牛山矣。某之定力不能牢辭，遂貽害於三邑。言之流汗，萬一此議可舉，則取木必於建昌軍，是時却得上干頤旨也。僭帥不虔，并丐台照。《復齋集》卷一一。

〔二〕被：原作「彼」，據文意改。

與曹侍郎彥約劄 四

某竊以長至在辰，君子道長，恭惟某官爲國蕃宣，受天保佑，召節鼎至，台候起居萬福。昨率易修謝，方懼弗端，郡兵回，忽領賜汗。眷遇深厚，感懌無已。前承寵喻，俾創貢闈，仰見高遠之識，

況比歲士風益盛，因仍簡陋，誠所不可。既而約鄉中老成者與議，參差不齊，意謂少定必有成說。今紛紛告來不便者日至，舊規雖狹，若以謄錄所權闢爲試院，待三場後謄錄無害，便可添數百人地位，兼其地於風水頗吉，已試之驗，今若徙之城外，未知利否。此不足聽。至於謂就試主僕幾六七千人，城中尚不足安泊，城外遇雨，則蹂踐之患必深，甚者至於意外，興疑造謗，嗷嗷可畏。然後知舉大役未可輕易，誠宜審思兼聽。不知台意以爲如何。門下本思所以惠衆，某但思所以稟承，今衆反不以爲便，不以告則爲自欺。聞已下袁州張秋，俾市木於彼，足認爲善之勇，更俟台命以爲作輟。敬此申布，伏乞深照。《復齋集》卷一一。

回崔秘監劄

某尊仰清風，雖踰三時，未嘗不拳拳，若始拜履絢之日也。獨安於分守，尺書不敢至記府。豈圖盛德不遺葑菲，當退朝少暇之時，特枉親翰，專人下貽。發緘疾誦，驚喜無量。仰惟某官清節偉烈，夷狄知敬。今茲奏議指陳大計，如用人、聽言與夫區處歸附之人，科瑣邊頭軍食，一日爲之則有一日之績，守禦一說，始終不變。天生我公，而未加大用，殊不可曉。陶侃言分陰可惜，茲非其時乎？士大夫猶於此時儉佞容悅，攫取利祿，豈不大可畏哉！長策既不行，廣右之命必下，以福遠人，亦可行志也。某愚陋亡堪，誤蒙加獎，拊己何言。緣親老念歸，再控祠請，蒙恩畀以便郡，行且去此。顒俟

葺纛西征，庶可償拜奉之願。《復齋集》卷一一。

與制置李侍郎劄

某伏以春事告成，綠陰蔽芾，恭惟某官闡寄倚重，金湯屹然，高明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去冬因鄉人王檢法之官，嘗布區區。距大纛數千里，無因嗣敬，但有尊仰。伏以侍郎負當世望，海內名勝未有高於昆仲者，有志者每屬心焉。近者斯民無福，忽聞參政之薨，不知又幾百年復出此等人物，學者相與弔唁。不知有子幾人？伏想孝弟至性，如何堪處。邊頭事一一不可不著實，所謂同舟共濟，一事不罕則受其害。有如門下貫通古今、成敗事機，加以久更事任，厥績茂焉，爲國家深長思，當不在前輩後。有可語庸陋者，使得聞一二，以寬其愚頓之慮，幸甚！不敢望也。某不量短淺，冒當一郡凋瘵，近始平夷，更數月即可脫去。自此跼伏田野，蓋無由致問，下情不勝拳拳。世俗苛文一切略去，台慈恕之，至荷，蒙震恐無已。《復齋集》卷一一。

與李尚書

某恭以冬序未垂，寒氣方勁，某伏惟某官端憂盡制，孝思深永，神明贊相，台候起居寧謐。某比

造崇墉，得拜履絢，蒙顧遇溫寵，於其歸也，重拜厚贐，恩意隆渥，下情感荷。還家塵空，及是始能少控謝誠，不敏無所逃罪。尚書身佩國家安危，雖尚讀《禮》，華夷恃以安妥。事有可告於當路者，無惜轉達。海寇繹騷，近聞暫適，湘間帥賢而明，尚望忠告。黃寺丞有過人之智，正使集處一堂，共議方略，未有功於今日者，實天意也，猶可有懷不盡吐耶！祈望之深，不覺喋喋，俯伏待罪。《復齋集》卷一一。

與王侍郎居安劄

某恭以愛景向舒，寒氣方勁，恭惟某官涵泳道腴，神宇泰定，天人交助，台候動止萬福。某頃率略修記府敬，人還，伏蒙寵答，重以厚賜。自惟庸陋，曷稱眷私，下拜感荷，言莫能喻。朱墨汨汨缺，不得歲時遣人嗣詞興寢，簡怠之罪，何以自文？侍郎求閑於未老之時，幅巾藜杖，徜徉閭里。有自天台來者，知超然燕處之狀，自非所重在我，幾何不爲外物動哉！惟冀保順，以副四海之望。某才識俱下，冒昧試邑，前月已書下考，丐祠未獲，歸思久濃。去冬饑旱，迄今未藥瘡痍。秋末以來，復窘不雨，幸而得中熟，嗣歲之憂未敢自保。兼郡仰商征以爲用，某到官一歲，所蠲已四萬四千餘緡矣，而士夫有不相察者，必欲盡蠲而後已。以此不能無謗，茲尤不宜久留於此。侍郎愛憐有素，輒布一二，望賜誨飭。某夏間爲學生某綴昏于趙司直，某詣天台，初擬只至信州，今既到黃巖，令其拜

奉，儀狀拙野，儻蒙予進教之，至願至禱。《復齋集》卷一一。

與王侍郎劄

某以夏序向深，積雨生涼，恭惟某官積道藏德，望高一代，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僭易脩敬，人回，領寵答之章，重以厚賜，下拜展誦，藏去爲榮。欲嗣問興寢，因循不勇，日負慚悸。方今淮甸、西蜀干戈之毒流於邊氓，將不出師，帥亟竄逸，玩寇損威，不待識者寒心實涕。如台坐負海內人望，能不動心乎？天祐我宋，聞氣貌精力益健不衰，拭目以觀事業，實所傾祈，非敢爲佞。某庸陋亡堪，兩年於此，不能興一利除一害，但踵常粗遣日月。再控岳廟之請，不獲，又須少待，然更三月，則罷去矣，已遣人逐代者。無繇實身教席之側，第有景摹拳拳之誠。茲承令子主簿中吏部榜，已拜新命，此未足爲賀，併俟秋詔魁擢，續布懇款。《復齋集》卷一一。

與鄒給事應龍劄 一

某竊以三陽交泰，衆正彙生，恭惟某官德被遠徼，威望竝然，高厚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頃冒布鄙誠。人還，蒙問遺寵甚，不勝銘荷。比胡秀才之行，雖志在調興寢，而迫於親戚情誼，遂至僭控

其私，干犯崇嚴，跼蹐待罪。敢圖大人君子篤於慈愛，既不督過，既賜遣使移文，又資胡生糒糧，使忘羈旅之勞，若恩意至矣，感激謂何！又蒙親染華翰，寵喻委曲，重以遠物，頒貺之厚，此皆非某所親得於先生長者也，多言曷謝。淮泗前此之事已矣，不復道。近聞對境蜂屯不可測〔二〕，蜀中尤可慮，大抵在我初無成謀，視敵勤怠喜懼，韓子所謂「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爲而爲者」，敵至而不知。夫以天下九分之二，日夜訓國人而討之，猶恐不支，安坐而不爲，則亦不思之甚耳。制司治器械下諸郡，造鎧甲無虛日，今之桂府不止江山甲天下而已也。然長慮深思，豈能一日自安耶。某材識卑闇，試一小壘猶患日力不給，甚思自放於閭里，以收過時辛苦難成之功。它無足進於門牆，它日因風得蒙教誨，不敢請也。某不敢別幅申壽母國太夫人起居，敬想備福天畀，靡待贅禱。大眷共惟均介殊祉。內機中大昆季不敢拜狀。星江凡委，九頓首以請〔二〕。《復齋集》卷一一。

〔二〕境：原作「鏡」，據文意改。

〔二〕九：原作「尤」，據後《與鄒經略》改。《左傳·定公四年》：「九頓首而坐。」

與鄒給事應龍劄 二

某竊以春序方新，積雨初霽，恭惟某官鎮撫方面，德威旁達，百城安妥，二儀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去秋蒙顓使問遺，雖旋脩謝，不盡懇誠。冬間之戍，擬走介恭請誨飭，且述感荷之私。而到

郡以來，旱癘大作，藥病粥饑，奔走閭閻，累月而後寧。蠲租減賦，糴米勸分，迄今尚費區處。心志爲之凋耗，雖平生慕用之地，亦復因循不勇。豈謂一世大賢居方伯連帥之尊，而迂軫門闌舊物若此，至枉親翰墨重幣。念小人有母，眷待而寵榮之，禮意倒置，拜受感懼，幾欲無言。仰惟先生以忠君體國之心，行愛民惠下之政，去歲之旱，聞及湖湘，不有仁賢，曷蘇疲薊？想數百萬□戶熙然，無異樂歲。不然官出鎚糴，以中價惠民，不知常平亦有可恃之積與否？蓋產米之地，平時多忽而不講，一旦缺乏，又已後時，延平是也。某傾帑以市米，補所減萬三千石之數，而民間所積，比常年雖不及半，而入冬禁不許下三山，帥憲屢欲通放，某以書力爲百姓致禱，幸而賴此，米價不至踴貴。而常平只有六千石，已荷倉司許糴濟。又丐廟堂僧牒七十道，尚未得報。似聞邵武、建上却又八分收〔二〕，本州不容不措置。恐尊意亦欲知之，但識闇才淺，昧於應變，先生幸教之，不勝拳拳。亟專人控謝，不究鄙懷。仰乞倍萬保重，前輅事樞之拜。《復齋集》卷一一。

〔二〕邵武：原作「郡武」，據《宋史·地理志》改。

與鄒給事應龍劄 三

竊以春序向分，韶華正麗，恭惟某官帥閩崇嚴，德威兼濟，高厚隲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秋嘗

僭越申敬記府，犯分有請，恃出門牆之舊。自後僕僕之戍，未嘗不引領西歸。仰惟先生道德文章照映當世，暫臨方面，綏戢氓蠻，隱然長城，國勢九鼎。識者謂居中制外，使天下被用儒之福，始穆輿情。某何敢重爲世俗諛語！自惟庸瑣，才智兩疏，去秋丐祠不獲，黽勉來星渚。郡舊號道院，財用亦饒，不謂三年之間，兩旱一澇。去冬十月望日，某始到任，是時三邑檢放猶未定。某自入鄰境，考之人言，三邑通放七分以上，郡計枵然，廩無一月之儲。征商昔稱苛細，悉與寬減，以是商旅粗免怨嗟。而軍食並無所仰，加以救荒後時，控告廟堂，引援近比，求給度牒爲軍糧、賑貸糴本，已蒙劄下倉司應副。文移往復，有填壑者，不免援淳熙朱文公故事具奏，乞以上供折帛錢逐急濟糴。自效待罪，臆杪春初粗免流移。此皆先生平昔教誨，不敢一毫上累知遇。一書述誠，因循至今，聊疏所由，仰祈矜恕。浮光之圍已解，邊頭繹騷，事可慮者非一，帥閫必知其細。無繇侍函丈之側〔二〕，唯願爲斯文保重。《復齋集》卷一一。

〔二〕函丈：原作「函丈」，據文意改。

與鄒經略論林欽州事

正月十日，具位陳某恐懼再拜，獻書經略閣學詹事閣下。某一介庸陋，蒙知獎至深，思所報效。

苟有聞不告，則爲不忠於門牆，是以昧冒陳之。竊見林欽州殺人爲饌，初得傳聞，駭懼累月。以爲獸相食，人且惡之，身爲郡守，以奉行德意爲職，暴戾殘賊，乃至於此。閣下居方伯連帥之位，部內數千里，一物不得其所，繫己輦伸，豈有血人於牙，肝人之肉，如是其不道，顧可坐視而不撓？是宜怛焉震惕，朝聞夕奏，乞正典刑。苟證佐之昭白，體骸之備具，血屬之有詞，則是罪狀顯著，無一可疑。雖即日正兩觀，東市之僇，死有餘罪。今似聞所陳三者猶有未實，至勤王人興建大獄，中外震恐。先是欽州趙守與張權州鞠人於獄，爲日已久，皆曰可疑，則罪疑從輕，古之道也。謂果有罪，直以情狀可疑尚從輕典，苟無其罪，從輕且不可，況必欲重之乎！恐非聖朝所宜有，賢士大夫所願聞也。公議皆曰林欽州爲人使氣任情，動與人忤，鞭撻兵吏，不恕小過，故食人之謗，起於被笞之庖卒，成於挾憾之橫守，輕率張皇，以聞爲見。閣下仁心義氣，視鰥寡孤獨猶子，安得不爲之痛心疾首哉！大凡獄必得其情，久鞠無實，即是前日妄申帥府之人之罪。閣下明效，其人之輕脫不審可也。苟知林欽州之無罪，不爲辨其冤，而必欲寘之死地，豈閣下之本心哉！閣下負一世重望，四海之內，一物不平皆閣下他日責也，況部內乎？妄一匹夫殺人無證，聖天子尚不忍加誅，欽州雖不才，不得與匹夫比並乎？且其祖孝澤、父枏，皆高廟、孝廟朝清白吏，欽州亦恃廉剛愎。苟無其事，一旦就獄嘔血死，史臣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殺前欽州守臣某」，豈不傷於仁政，豈不大可恨哉！始聞其暴則怒之，中疑其非則直之，如此真大君子之本心也。然不蚤圖而撓之，亦無及矣。若以某爲黨鄉人親故，雖百罪悔不恨，懼閣下見譏於天下後世爲可惜也。不備，某恐懼再拜。《復齋集》卷一一。

與宜黃楊知縣劄

某竊以上冬薄冷，即日恭惟某官闕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辱門牆之知不薄，頃者賢昆季不以鄙陋見外，令狀先尚書言行。自惟晚末，控辭不獲，至今慚悸。比承受縣東歸，往返皆失於一見，如詹仰何。門下孝行足以榮親，靖退足以厲俗，文華足以發身，求之近時，少見其比。茲試劇邑，始行所學，萬里修途，發軔於此。所積既厚，所施復狹，而謙虛謹懼，下問不能，此尤近時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抑某不肖，何足以知之。嘗謂《堯曰》一篇，孔門闕如尊五美闕師矣。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陳闕之言，仰答盛意，祇用悚悚。某識闇才疎，頭方命薄，季秋之杪，忽得末疾，右手偏癱。自惟叨竊，鬼神所誅，不揆么微，申本軍乞備申朝廷，念某丐閑祠宮尚糜粟，唯有納祿，庶可延年。杜門俟命，親故書問一切廢絕，過辱垂問，且致厚餉，不勝感愧。口占，舍姪代書，伏丐台照。《復齋集》卷一一。

與鄒經略

某竊以秋序平分，風露戒涼，恭惟某官坐鎮湖湘，勳名旁達，朝廷爲尊，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

福。某日者恭承奏功廣右，易鎮湖湘，竹馬交途，棠陰接壤，峻職崇階。聖天子所以褒寵重方伯，可
以勸諸侯矣。某受知最深，尚未能致慶，不敏如何。昨不揆么微，輒以欽州事昧冒稟白，蓋平時仰窺
仁恕，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一郡守乎？且人言不一，是以率爾疾呼。自它人觀之，以犯分獲罪，誅
絕必矣。大君子樂聞生語，不唯不怒，寵答以書，諄復盈紙。轉示於人，以爲近時所希見。自後欲致
謝書，亦無因而前，每竊自愧。豈謂隆謙，不獨包荒，又且不遐遺。鄙賤窮山杜門，忽有軍將至，湖
南大帥有書，驚喜出迎。首誦矜惻之語，皆林欽州事，又以見仁恕本心昭然，與日月同其皦白矣，夫
復何言！感嘆之餘，益增尊慕。竊知蘄黃之擾，調發亦及大府，羣將以敗爲捷，蒙蔽欺罔，此是國家
大病，豈可不懲！扈侯之功，果彊人意，帥府無惜詳以上聞。連營調兵，其應如響，增募飛虎精銳之
士〔一〕，不數月而集，自非忠義激切，誠信素孚，何以至此？往時因事募兵，事已復散，爲害最深，
皆建議者不守言信之過，不可不預爲之慮也。韓人動息恐未必實，河南隔一衣帶水，我之間諜未有能
知者，況窮北之狄乎〔二〕，昔人守一城，雖無事時，常如寇至，終日欽欽，如在戰場，況當疆場怙怙
之秋。闕謂無恃其不來〔三〕，恃吾有以待之，此語可爲法也。闕諸臣奏議內邊防一門，間有可用，必
久經覽矣。輒恃涓埃，仰裨山海，國本一定，親賢而長宗社，大慶敬想，喜而不寐也。某愚頓不學，
又乏吏能，星渚兩年，捄過不暇，今此戍及，其敢復當治劇，已申審陞辭之命。進退惟谷，何由實身
門牆，一寫衷曲？向風，不勝拳拳，敢乞迪暄涼之候，盡保嗇之宜，亟秉事樞，均福海宇，縉紳之望
也。壽闕國太恭想壽嘏日新，台眷尊稚各擁介祉，簡穰莆田，委俾九頓首以請。《復齋集》卷一一。

〔一〕募：原作「募」，據文意改。

〔二〕北：原作「比」，據文意改。

〔三〕恃：原闕。下句與此句文意相承，云「恃吾有以待之」，可知闕「恃」字。今據補。

福。

五七

四

與江州丁大監煇劄

某竊以春序婉婉，天氣清和，伏惟某官高牙肇建，政教一新，神人咸喜，台候起居萬福。某敬承勇退清班，俯試江郡，聞開藩之始，耄稚謳謠。仰惟行爲世師，文爲世則，立朝忠懇，少須即躋禁近之聯，自跪一麾，公論殊拂。然九江爲今重地，非門下曷宜居之？聞戍卒空壘而出，武備單弱。妄意謂比年闕司行下編排保闕成闕因而闕論早習弓弩，亦一助。闕行下諸州取，累政交割不係帳錢，闕每郡闕不知大府不係帳若干盡以解否，造甲於何色目內錢支。台慈明賜指誨，幸甚。某不才，去冬到此，適承大旱，三邑通放七分有奇，軍食無所得。自去臘行賑濟，蒙朝廷給度牒三十道，椿積米九千斛，粗可及三邑，不至流移填壑。但總所米綱，嘉定八年所減放，猶至今催督。大抵版曹、總所初不問水旱，但欲取盈。有司之吝，無足訝者。邊事未寧，朝夕寒心。近得淮上相識書，知前月半間棗陽被圍

已四十日，安豐已據霍立制帥欲行邊，未知近耗如何。大府必有聞，深願知其大槩也。羅桂陽至此，蒙寄聲見問，且約只以幅紙爲書，深仞眷厚。如趙尉行拜狀，以其人初相識，且當面寫書，草帥特甚，深媿率易，更在裁處，非某所敢必也。伏紙皇恐。《復齋集》卷一二。

與江州丁大監煇劄 二

某久不脩記府敬，以數日來心緒擾擾，小男不疾而夭，無聊殊甚，然未嘗食頃忘尊仰也。忽領寵翰，眷記深厚，顓人問遺，此豈卑鄙庸陋所宜得於三達尊？下拜感愧，莫之勝。況金陵、淮、襄早勢甚廣，江東、西幸早禾大稔，聞大府雨足，真和氣所致。此月初以來不雨〔二〕，星子都田晚禾絕少，獨建昌邑大苗米居多，遭此，晚稻大可慮。方此致禱，足証不德，閉閣思過，夫復何尤？去冬一旱，本軍爲軍糧者以三萬緡計，近得朝廷給助其半補苴，尚爾未平，思之寒心。諸邑皆無以爲計。今歲不一稔，則郡縣皆不可爲矣。租稅根本之論，不易之論也。黃先生竟不免口語，但得歸老山林，莫大之福，它不必道。某疏拙多病，近以悲泣過甚，前數日已遣介丐祠，此月末可抵在所，引領俟命，行去此矣。制置買寨屋木萬緡，罄林藪未必可供〔二〕。昨日漕司又行下和糴萬石〔三〕，此間土產皆占米，晚禾不多，船粟聞此，恐不敢來。事緒益紛紛，豈綿薄所能堪？紙甲且令諸邑於合解官錢內支造，郡以試券紙予之。鐵甲既皆一出於郡，無一毫科諸邑，今此紙甲，只令諸邑辦不爲過。仁賢之慮猶恐有

擾，則量給助之可也。姑俟造畢，別當申稟。《復齋集》卷一二。

〔一〕「此月」上原空二格，疑有脫字。

〔二〕林：原作「休」，據文意改。

〔三〕漕司：原作「遭司」，據文意改。

與夔路丁安撫劄

某竊以夏序向深，時雨生涼，恭惟某官坐鎮帥垣，百城恃賴，勲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去秋承大纛經由，獲遂履絢之拜，蒙賜教泉石間，殆非偶然者。遙睇仙舟，蓋數日而後已。久欲寓一書爲開藩問，相望天表。豈圖謙眷，不棄鄙陋，手翰勤寵，忽墮在前，喜愧溢中，何言可謝！蜀口去關外，雖然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壞得生靈至此，豈非賄道不絕故耶？它固有大於此者，非疏遠者所得議也。伏想憂時之心〔一〕，同一憤激。承示近詩十八篇，興寄高士，善言有味，追蹤子美，足認學篤而心誠。某雖不知詩區，愚見如此。庸陋近復丐祠不獲，頃荷教令少安，用省將迎，思之誠然。緣老人念歸殊切，江東一稔在目，粗寬目前，它無足道。至於心事，則非會晤莫論，第有悵惘。某近日亂道本已棄擲，念無已報厚貺，搜索得數首，求斤削。幸勿疏外，使其疾不遑已

也。沔州久不聞耗，它時置申得示數字以寬懸系，幸甚！爲保道重，唯此之望。大眷均介殊寵。《復齋集》卷一二。

〔二〕「憂」下原衍一「憂」字，據文意刪。

與興元丁知府煇書

某頃侍同朝，荷知爲深，常恨東西復絕，無從上狀。至於慶門禍變頻仍，往往不即知，知之則已晚，徒負不敏之作。昨聞帥漢中之日戮畔將膺上賞，觀執事之所論奏，明詔之所褒揚，近臣之所歌頌，未嘗不壯執事此舉能銷變於未形，而定禍於倉猝也。既而采諸蜀人之論，則謂方吳政之死于敵也。東道闕帥，虜兵大入，制司檄張威以禦之，威所以統西道爲詞，制司不能強，而謀之好古，以嘗有恩於威也，請督其兵。會威之弟虎敗而逃，好古詰其罪戮之。戮之誠過矣，然原其心，不過欲立威以懼諸將，使亟救東道之危爾。使執事問其專殺之罪，囚之而請于朝，且檄張威趣引而東，威感執事全己之恩，不敢不行。威既行，虜不得不退，而好古之罪亦不至於死。是執事一舉而成張威之功，却虜寇之暴〔二〕，安蜀境之民，全好古之命也，豈不偉哉！顧乃加以畔逆之名而誅之，度執事之心，不過欲以安張威爾。然能安一張威，而不危陷一好古，此蜀人之論所以未平，而執事亦未免今日之悔

也。夫知其罪而不亟誅則不忠，知其非罪而不亟悔則不義，既以悔寤而不翻然改則不勇。伏惟執事學問文章卓然爲當世名儒，而一慚不忍，終身閉蓄以爲私恨，使夜半深省之時，若不可以一朝居者，孰若明述本末，上奏天子，白好古之本心與執事之素志，力辭誤賞，開畀沉冤，使忠義之鬼不懷怨於地下矣。三軍之士因可愜其心而作之氣，而天下之人於執事亦坦然無疑。雖諸葛公之自貶不過如此，何憚而不爲乎？愛助之誠，迫切深至，不覺犯嚴，恕之罪之，唯執事所以命。《復齋集》卷一二。

〔二〕却；原作「欲」，據文意改。

與游郎中九功劄

某竊以三陽交泰，四序更端，恭惟某官茂對盛時，陪承天寵，神明贊佑，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賜報，加以寵貺，情誼鄭重，平生得此於人蓋寡。又以《默齋先生集》見教，其誨學者語親切明白，初不費辭，師友淵源信不可及。《儒者說》一篇正中時病，使爲國家者舉而行之，豈復有近世之患，三復慨嘆。方念致謝，節中度記府勞於應酬，兼病薺，因循不勇。忽蒙顓使問遺，屈尊逮卑，益重不敏，北覩祗報〔二〕，竊知再丐祠。難進易退之風，近世希見，不勝嘆仰。但千里方私大惠，聖天子決不使泉民赤子不得乳於慈母也。歲前數日頗寒，既而復煖，年豐，小民粗寬。目前困於索逋，反謂無

異常歲。真丈近不得書。山陽焚熾，鄉中賈人有來者，百無一二得免，狼子野心，倚以爲用，誤矣。無繇親炙教論，臨書拳拳。吳酥彩炬，皆閩鄉所驚見，拜賜寵渥，不勝感荷。《復齋集》卷一二。

〔二〕北觀祗報：疑當作「比觀邸報」。

與泉州知府黃左史中劄 一

某恭以秋有餘閏，寒氣將至，伏惟某官撫綏千里，德威懷然，高厚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夏五拜違階阼，日受容察，奔走命戒，遠字疲民，懼不稱職，未以罪去，知感知幸。前月廿一日已書三考，旦夕若得代人如期人〔二〕，或可僥倖善罷，凡此存全之恩，綽不可誣。欲控謝誠，有拘勢分。比主簿王修職還，稱道台意，思有以整齊經賦，方竊仰嘆高遠之識。昨日縣丞趙從政歸，首傳嚴命，俾以本邑前年所行砧基草簿繳納一二本，尤見爲一郡深長慮。而某之所以冒昧行於一邑者，姑以救目前詭戶走產避役之弊。若磨以歲月，新弊不作，舊產或還。但人微望輕，能行於平民而不能必於豪戶，雖甚知其疏謬，第少見於防虞。已造到一千七百餘簿，謹以三冊及勸諭簿式榜文申納。伏望台慈更加教誨，萬一有可采，推廣而行之，誠小民之願也。某頃嘗以此說獻夕郎鄒先生，備裕民一事之須，亦別錄申呈。黷犯威尊，下情震惕。《復齋集》卷一二。

〔二〕如期人：「人」字疑當作「至」。

與泉州知府黃左史中劄 二

某竊謂紹興之經界之法行於福建，而獨不及泉、漳、汀三州。泉州沃壤平衍，豈不可行哉？當時必有豪民不便，相與出力以沮之耳。如廼者名儒欲行於臨漳，規畫已定，仕於朝者壞之，使不得行，識者至今嘆恨。今若朝廷斷然行之，無不可者，但此法行則豪民不悅，何者？此州之產歸於貧戶，而田則實在於豪民。豪民坐享膏腴，貧戶日苦追逮，追逮不已，則室空而逃。官既缺於賦歛，則橫役暴政所未能免。必不得已，則乞台旨行下，令官、民戶各以見在田產經官造砧基簿，定其鄉村，計其畝步，標其界至，著其產錢，此四者砧基簿之大略。遇有買賣，俾民間各據砧基簿以立契券稅契之際，官司亦必據兩家砧基簿批割產錢。如此，則民間無重疊貿易增減產錢之弊，其利一也。官司得產錢歸實無業去產存之民，其利二也。又民間規避差役，往往一戶之產分爲數戶，立砧基簿則詭名挾戶，皆俾歸爲一戶，產錢低昂，一覽可見，差役均平，其利三也。其他慮有一二姦民虛張界至之害，則嚴爲賞罰以戒其欺。數十年後，雖未行經界，而亦享經界之利，此經界之次策。豪民富家雖所不欲，而簡徑易行，彼亦不得以擾民爲詞而阻之也。況貧富何常之有，今日之貧非昔日之富者乎？此法一行，則不獨貧者受賜，它日富者受賜亦自今日始。然則又當與寓公之賢者議，使率先爲之，則一郡莫不從

矣。《復齋集》卷一一。

與泉州知府黃左史中劄 三

某恭以天運將回，人道益立，伏惟某官撫綏千里，楷刑列部，神人交助，台候起居萬福。比蒙旨揮索砧基草簿，固不敢默僭，具幅楮以爲黷犯嚴視，退即大戮固宜。豈謂志切愛民，以貴下賤，屈勢分之重，親灑翰墨，俯咨陋庸。至於褒寵誘掖，春溫續煖，未足借喻，此豈某所敢自以爲榮哉？轉示同寮，傳之士庶，或曰古人盛事復見於今。人知太守之仁明，下至黃童而感荷，況於奔走下風，欲冀一語之溫柔而不可得者乎。竊謂經界不行，公私被害，至此極矣。且如本縣產錢二千二百貫，而失陷者二百餘貫，計一歲所失，幾四千緡，不反其本，所失將未已也。不惟郡計窘乏，貧民轉徙，在在有之，每日受詞以業去產存告者不下數十人，三年如一日。昨妄意令造簿，俾實其產耳，然人微望輕，能行於齊民，不能必於勢戶，故聽其自爲，未嘗敢督迫之。今造到一千七百簿，皆次產以上，其餘小民不難勸曉，且彼所素願，惟在城官民寄莊與夫大寺之產，豈本縣所能使之必爲哉。今茲產錢一登於簿，則一定可保，不復如向者日銷月削，此則有增無損之效，必欲計其贏縮，則非盡畢一縣之產不可，又恐非小邑之所能也。今若蒙使府施行，則半歲之間不勞而集，豈天道耶！有鄙見七項，皆博采輿言，別紙繕寫，或可備萬一之覽，伏乞台炤。某下情震惕之至。《復齋集》卷一二。

與章都大提刑劄

某比蒙問遺之寵，已脩謝緘，輒遣專人少伸興寢之敬。凌晨始行，午後忽從置中共領綠匣所頒親翰。自惟鄙頓，何以婁得此於大君子，下情不勝感懼。都昌一邑，連十餘任不克終，蓋皆非民不可治，自是少當才者。近年惟一鄧宰政事可法，人至今思之。游宰太寬弛，常賦失催，前歲大歉，民頗安之。某不免以本軍搏節之餘代其補解諸司八千餘緡，郡計緣此殊窘。游宰下，未有部符示已差下人，則必是見闕，人往往望而畏之。茲蒙軫惠斯邑，欲辟本薛幹〔二〕，誠爲一郡之幸。以薛之才，綽有餘地，未必其屑就，如蒙力賜主明，勉其速來，某實荷大惠。亟此申聞，仍入綠匣，冀速徹聽。艸帥惶恐，併乞台照。《復齋集》卷一二。

〔二〕「本」下疑有脫字。

與湖南孫提舉德輿書

某昨拜書附宜春便，以謝向者先施之辱，自後又一拜狀。距門牆邈在天表，雖詹仰之塵，而聲光

之昧乃若此，以見朱墨汨汨，自應爾也。比承課最，就擢庾臺，公朝舉錯當人心，此爲首議。何者？郡守持節於本部，前此少有，蓋至公無私，廉明愛人，每事必以正，郡無過舉。以此等郡守擢爲部使者，民間利害愈益通明，何患不善？近來爲郡者未必得如此等人，例臨本路，則一郡怨氣，何繇獲伸，弊政之大，無以過此。自聞成命，喜不自勝，以爲今日每除擢如此，必大可觀。鄭丈已被召，近亦得書，善類增氣。某拙魯，無一可取，丐祠未獲，行且再請，倘蒙不棄，因風教誨，至幸！因朱君校正自泉州來，携真丈親書，道其真醫藥、天文之書，與論古事，歷歷可聽，云來春特詣謁，尚望子進扣之，不逃高鑒。仰乞倍萬保重，以副拳拳之望。《復齋集》卷一二。

與孫提刑

某竊以青陽首序，恭惟某官澄清一道，盛譽在人，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修記府敬，弟劇尊仰。昨承司刑江右〔二〕，上廣好生之仁，搢紳莫不稱得人。欲脩慶牘，因循不勇，殊用慚悸。門下奧學清文，粹行勁節，當代所仰。徊翔于外，雖拂衆望，然志行道用，及物者宏，足爲吾黨賀。某頓頑不學，有過時頻復之懼，幾何不爲下愚之歸。因風海礪，誠有望焉。因有少稟，江右橋道不治，視他路特甚，行者病之。某嘗以書屬陳尉以白真帥，得五百千，又得州民李氏助千緡，遂爲石橋十所。末繇瞻覲，惟萬萬保嗇，以須大任，下情至禱。《復齋集》卷一二。

〔二〕司刑：原作「司形」，據文意改。

與危宮講科劄

某竊以臆初喜雪，二麥頓蘇，恭惟某官望重清班，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每得高文，未嘗不擊節嘆服。至於忠讜掄時，言言藥石，數十年未嘗有也。公朝容納，茲誠可賀。某才腐識闇，繆承凋邑，今秋小熟，建昌一邑，晚禾薄損，不免蠲減。自八月不雨，至今凡四月，今始得雨，井有泉，麥有望，嗣歲之慮，易得少寬。冬氣過燠，閭閻病者多，不免曩藥遺之。皇皇汲汲，日以郡計不裕爲念。蓋河稅一考，通減四萬四千餘緡，唯有一味節用，所補雖少，譬之老病之人，若更不攝生，則去死無幾矣。加以私計不便，求去未獲，俯首在此，日夕惴然。承不鄙夷，特枉謙翰，感悚感悚〔二〕。寵喻馮幹父子，某與其父相議〔二〕，此已時致餽。緣丁江州爲其父求堂長，以有人不闕，兼須邑之士子所信服者，雖某不敢專其事，公議可畏。今胡伯量者爲之，蓋邑人願之。此如叢林，非衆舉不可，況見有仁，敢不寘下懷，思有以處之。亟此占謝，不究願言，它恐有委，再拜以請。《復齋集》卷一二。

〔一〕感悚感悚：原作「感感悚悚」，據文意乙正。

〔二〕議：疑當作「識」。

回傅寺丞壅劄

某恭以梅霖未止，農事方勤，伏惟某官紳笏庭闈，色養愉翼，千里咸傒，神明隲佑，台候動止萬福云云。某年來藥石不離口，飲食不下咽，人事缺略不講，至於屬心正人，未嘗不拳拳也。每作意脩問，輒墮人後，獲罪於人亦多矣。未有寬其督過，念其苦心，更賜手書，憐其愚拙，教以避罪之方，納之可生之域，詞情懇懇如門下者。某比蒙太學大諫侍郎先生賜誨，及延平史君貽書，皆深知勸勉，感刻未已。及是又領尊契丈專使問遺，顧某何人，辱愛公父子兄弟如此其厚。況某家有老親，一子子然，何苦過爲乖刺，取嫉於世，蓋有不容已者。昨本軍與州備某詞申乞致仕，後連被三省劄，其一奉聖首不允，其二再述前不允之旨，第三乃去年十二月廿三日被旨不允，仍有疾速起發之任之命。當已回申，不敢變前說，藁本錄呈。且某自前年十月陳乞，乃缺未到之時，今年正月方是闕到，闕到後方被趣之任，指揮雖云係第五次陳乞，即於辭臨漳之行方是第一次，未爲方命。若旦夕獲祠祿，乃是朝廷特恩，豈敢遽行陳乞。若又趣之任，則當展假三兩月，仍申不獲已乞祠之請，不敢更有抵突。蓋某本么微，揆不可與諸名公齒（一），慨慕前哲如劉凝之歸南康（二），鄉人蔡樞父子之納祿，皆當盛時壯年，上不以爲嫌，下不以爲怪，是以率爾爲之，不復與人商確。今朝廷不許人納祿，初謂是名公有益於國家者，故貪賢尚老，每惜其去，不謂例以待愚不肖也。承教不勝慚感，因述所懷，以答盛意。大

學侍郎先生侍旁，因暇望爲致此卑懇，俟旦夕遂志，併脩謝書也。《復齋集》卷一二。

〔二〕上句「微」，下句「揆」，原互倒，今據文意乙正。

〔三〕哲：原作「蜚」，據文意改。

與傅寺丞康劄 一

某竊以春序過半，雨澤沾洽，恭惟鎮撫名藩，惠愛宏博，神明介助，台候止動萬福。某比遣人拜書賀閣學大諫侍郎先生八袞之慶，恭想歡抃，無異膝下綵衣之樂，此古今盛事，何幸獲親見之。竊知治下近因小小愚民犯法之撓，嘗謂廷尉獲人，不至大段失職，則此曹安敢爲亂？往往平時縣道不理曲直，巡尉因捕鹽乞覓，或捕或縱，或不識事體，務求小勝以激之。妄意謂以小榜先諭此意，却選清正仁恤之官代之，許引赦恕其舊罪，限以旬月，如尚陸梁，則示以威刑未晚。去冬疾癘旱乾之害，此間與上三州皆然。春雨幸濡，小民豈不願事農畝，直以與官軍角勢，無由自通其情？等死之念一萌，則赤子皆龍蛇矣。伏惟高明仁恕，必有以處。此愛助之心，不覺僭越。《復齋集》卷一二。

與傅寺丞康劄 二

某惶恐申稟，至愚極陋，蒙賢昆季不鄙，俾效薄技，因獲挂名使相先生墓碑之末，榮輝多矣。方以弗稱爲懼，敢意眷屋，專使貽書，特以先生遺物下賜，拊躬傷感，難於具言。竊念某初乏寸長，緣親知間或誤以書撰銘文見屬，固辭不獲，因強顏爲之，一切未嘗受其餽謝。況某忝出門牆，尤不當講近世非禮之禮，若以微勞而受厚貺，與市道何異？今恐上違太夫人尊命之嚴，已拜領英雲筆墨之賜，至如重幣〔一〕，固不敢領。經來從萬里歛研，可傳數世，皆先生所以遺子孫者，謹再拜授回使〔二〕，欲望務其愚衷，全其素守，不翅悉已拜受矣。其爲愧荷，寧須贅述，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二。

〔一〕幣：原作「弊」，據文意改。

〔二〕授：原作「受」，據文意改。

與大監張劄 〔一〕

某竊以中冬之杪，雪意初嚴，恭惟某官養望潭居，盛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先公正獻蒙忠獻

公誨獎〔二〕，不翅子弟之於父兄，海內共知，不待贅述。獨恨湘、閩相望數千里，宦遊南北，拜履約之願，三四十十年于今矣。忠獻德業上格天心，所謂正己而物正者，豈區區功利伯者之佐敢企望其萬一。南渡百餘年，宗社靈長，生齒康樂，繫誰之力〔三〕？和議一倡，三綱幾絕。今日雖版圖未復，使東南士夫不左其袵者，不待有識，知不出於主和誤國之人審矣。如是則棠陰故笏，猶當起敬，況門下親其孫乎！德美在所，不必諛也。某愚頓拙訥，年十五而孤，父師之訓未及聞。及長習舉子業，再試禮部無成，壯絕意場屋，粗知向學，今五十有八矣，於道未聞。近復多病，國恩厚甚，未許乞身，苟延歲月，益以慚懼。大監傾時去國，殊有祖風，海內嘆仰，甚盛。某近得先公所撰《忠獻神道碑》，不勝悲嘆。某與舍弟蚤年未知，寧免才智俱下之誚，近於先兄匠監房下姪孫處得忠獻公與先公親翰九幅，言言皆契天心，正君濟世，擢將治兵，皆質之孔、孟無愧，當刻之玉石，上備國史之須，下垂萬代之法。葛公興嘆，異世一心，三復感涕。今因姪孫瑜效官筦庫，得其書云蒙念某先世，特辱矜憐，遂教專人拜狀以謝盛意，不覺羅縷。惟爲國家倍加保裔，下情真禱。《復齋集》卷一二。

〔一〕此篇標題當作「與張大監劄」。

〔二〕獎：原作「漿」，據文意改。

〔三〕繫：原作「醫」，據文意改。

與朱寺丞在劄 一

某竊以愛景寢延，霜威未勁，伏惟某官道尊重望，百靈薦休，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遠德誼，寸心未嘗不拳拳。昨蒙謙尊，洊賜書問，或道塗所拜，或□乍到所領，又於條問之間，有未可即具答者。乍投身於旱歉，人戶紛訴之場，日歷不給，誠非稽怠。伏惟高明，儻加矜照，則幸亦甚矣，不然無所逃罪。惟載世託厚契，今茲承乏，適繼大儒父子之後，追思疇昔，實夢發寐，豈偶然哉！凡今寢處之地，悉出介綴，況德義美政，耿耿照人耳目，敢不遵守，期於無墜。到官即合馳騎申謝，而拙頓多滯，如前所陳，諒蒙肺肝相視，不遽督過也。因遣楊定詣使直，輒以某物馳致齋閣，輕眇，伏丐恕留。餘冀爲時保重，即膺一節之名。《復齋集》卷一二。

與朱寺丞在劄 二

竊見經、總制之名出於宣和末陳亨伯之手，當時未至已甚。至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首稅契約者紛然，故其額最高，一時儉人輒爲比較之說。比一歲後，稅契有限，經、總制之額無緣登足。議者未嘗不嘆亨伯之失於前，誠有望後之君子救之於末也。本縣地瘠民貧，而又經界不行，民之逃產比比

皆是。竊恐更數年後，不可復爲經、總制之額。本縣所納遞年自有常數，已是極費支吾，以疏謬之人爲之，得不至乏供，誠爲大幸。今承使廳行下青冊，俾逐月發指定補三百千，只補今年八月以前欠，而九月所解並要十分登足，不理指定之數。此是近來酷政，諸邑苦之，方將訴於府判監簿以求伸也。府判當從前後一定規摹，不宜循此近日酷政，是必胥吏有以上惑清明〔二〕。伏惟大賢孜孜爲國，念兵食之不可缺，而不知兵所以衛民，若使小邑椎膚剥髓以供軍實，則是以爪牙而病腹心，豈府判監簿之本心哉〔三〕！某之區區，不敢不辨者，正以縣有常法，不宜於今日頓使增也。倘蒙台慈矜下邑之民貧，特照遞年之數與納，亦不敢恃寬弘而不加意於催科，庶幾少行其撫字之意志耳。仰冒台德，下情震恐。闕於事公不復咨訪，率意行之，悖謬何可勝數，數條之責，死有餘誅。惜當時不蒙見教，今雖悔之無及，然猶幸得聞以爲異日之式，此意此惠，奚翹金丹之藥凡骨也。敢不藏之篋笥，永以爲好。無由面訟，仰冀加倍保裔，以須薦擢之寵。《復齋集》卷一二。

〔二〕惑：原作「感」，據文意改。

〔三〕府判：原作「府叛」，據文意改。

與嚴機宜劄

某伏辱寵訪，意丙寅、丁卯間常窺鄰壁之輝，今此從者經從不忘疇昔，遂賜迂顧。及問所以來之意，則云「特特垂訪」。又辱示以著述鉅編，使某以鄙說爲之冠引，不勝慚悚。閣下潛心史籍久矣，其所以著論說皆爲一家，亦不可謂不用心勤苦矣。宜即當世博洽之士，與之商榷，務合是非之正。庶幾古者著書立言之意。於何誤聽，猥辱見謀，如某者本無學業，從門庇竊斗升，譬之窶貧之人，一飽且不可望，況敢當兼金白璧、明珠大貝之遺耶？恍然失措，何敢不辭？昔人所謂捆載而往，垂橐而歸，信非虛語。來書若不相悉，謂某有見拒之意。夫有所恃則有所傲，某何恃而敢傲耶，亦其真情，不勝愧悚而已，尚加幸察亮。《復齋集》卷一二。

回翁瓜圃書

某承喻。某亂道《送李推序》，言失之過，某鄙陋之見感〔二〕。《復齋集》卷一二。

〔二〕按此篇似未完，當有闕文。

與趙右司劄

某比領台翰，寵喻陳司理極荷不鄙，敢不敬寘下懷。但某歸念久動，日夕欲先歸鄉，今遣人力申祠請，若蒙從欲，及未暑治裝，不勝幸甚。此由衷之懇，非藉口之辭。近日小臣請祠亦必再至，雖朝廷曲示眷存之意甚厚，施之小臣則失事體。欲望重言，得意遂願，不敢忘德也。重勤揮答，遂成草率，加察幸甚。《復齋集》卷一二。

與江東徐提舉劄 一

某竊以良月之初，瑞雪應時，恭惟某官觀風一道，擢摘良奸，神明贊助，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遠德誼，閱歲浸久，寘身容察，又復許時，其爲尊仰，寧須自言。比一再貢書狀，不盡懇誠，方懼以簡慢獲罪。豈圖謙巽，既賜還答，復專使寵以親墨，以貴下賤，事出罕聞。顧惟庸愚，益難勝任。仰惟某官躬行古道，以化今俗。建臺以來，風采可畏愛，鰥寡疲癯懽安妥，幸甚。某既不知學，又乏才能，冒焉試邑，是以日夕念歸，以勉不逮。誤蒙上恩，畀以便辟郡（二），非存全之賜，何以得此？銘荷殊深，過辱知獎，不勝慚悸。蒙喻白鹿士友今歲頗盛，至百餘人，試後方散。胡堂長久辭去，以艱

其代，遂留至試前始歸。今代者見議招九江慕念成者，其人在濂溪書堂，學生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本同某過閩中，今輟其行。此人若來，學者必雲集，非主盟斯道之篤，未遽及此。邸舍筆硯不蠲潔，急於稟報，彝文遂略，伏乞台照。《復齋集》卷一二。

〔二〕郡：原作「邪」，據文意改。

與江東徐提舉劄 二

某幸甚，獲以庸陋受察高明，日省夕惕，惟恐一事得罪於天，以負部刺史澄按之意。故事有可爲，不敢不勉。不復以手狀通懇懃，疑於諂媚以取容者。豈圖謙巽，俯賜公牘，咨訪官寮人品，曲示誠懇。雖至冥愚，猶知感發，況粗有知識，敢不踴躍承命！伏見本軍趙司法希恕稟資和敏，奮身科第，到任一考餘，本軍簽判一員，實行倖事，不得專心訟牒，每引詞狀，必命司戶、司法聚廳商榷剖決。趙某見事曉暢，持心平允，潔身奉法，夙夜孜孜。某嘗以改官狀薦之。又教授姚鹿卿文學精洽，趣尚不凡，到官一考有餘，每課試學生，命題發問，皆不苟簡。某嘗以關陞狀薦之。司理陳維則實和詳練，盡心所職。星子縣主簿周溫舒、縣尉劉賓雲、建昌縣尉譚良翰皆恪勤官守，可任以事。其他豈無偏長，未著顯效，或方到官，某所未知，不敢率易論薦。至於武職，如都監金寶縣孫珪、水陸寨巡

檢羅友諒皆謹愿可托。伏望台慈更加博問，有不如某言，則得欺罔大君子之罪。干犯聽嚴，下情惶恐。《復齋集》卷一一。

與南康鄭教授劄 一

某伏以秋序方新，即日敬惟某官師楷多士，神明遠業，台候動止萬福。白鹿堂長必得人，此間書院士友頗成倫緒。三山林丈羽，文公高弟，經行皆爲人所師，恐欲知之。《禮書》喪禮門刊刻極佳，且不甚誤，非史君與諸人精勤校定，未易至此，甚善。今納去十六冊，有誤字處已改。幸白黃堂速脩正，祭祀必已畢工。今有七十券，望爲印。《禮書》前後全帙各印四部，印郡齋所刻學規、學則各五本，有餘則多印，不足則據所發券減之。勿訝于煩，乃荷。某歸期在初冬，此兩人專欲闕不書，及送合刻《禮書》四冊，係祭禮，緣楊丈用力久，方能緝寫就。有節目一紙，納在黃堂書中，再錄一本拜呈。見學錄楊丈煩拜意〔一〕，未及拜書，此間書院亦荷其始謀。此乃大典，有補國家，它日必索至儀曹，皆賢守、賢文學之力也。《復齋集》卷一一。

〔一〕拜意：疑當作「致意」。

與南康鄭教授劄 二

某竊以夏用季琯，暑氣如焚，恭惟某官橫經講道，師範望尊，神職先後，尊候動止萬福。某自去冬到官，以旱癘之餘，日不餘暇，欲走一卒致書左右，凡數月矣，朱黜送日，不覺許久，不敏有罪，何言可解？去冬杪承台慈賜書，三復感荷知。竊知齋舍一新，士風日盛，況白鹿士友雲集，躬率以古道，孰不響應，甚盛！某庸繆無堪，頃在星渚舛政，至今可愧，復此叨典劇壘，益難爲功，但切愧負。幸而勸分民間，有無相通，將及食新，似若可以逭目前，未知攸濟。此邦乃龜山傳道於羅、李，及生朱文公之地，偶得地城南，創爲延平書院，倣白鹿規摹。山州奇秀，中春始役，此月末可迄事。欲遣人至江東西招數朋友此來，未知果辱肯顧否。來使鄉中索書，及是始能述謝，區區所懷，尚見續狀。《復齋集》卷一一。

與南康鄭教授劄 三

某區區已具前劄，不敢以苛文溷清視。承喻二事，仰認愛人之意。某當時但知直道而行，豈敢顧忌監司委曲以害理。至今不決，不必使盡斃於囹圄而後已，仁人能不動心乎！至於五千斛，既黃倉部

嘗易新矣，似不必復請於朝，此乃州家常事，何至鄭重如此。見刻黃勉齋、晦菴語《喪禮》，若得黃堂主盟，速刻於南康，豈非學者之幸？《復齋集》卷一二。

與閩清令鄭君瑞劄 一

某再拜上覆某官。即日初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久不拜書，但日聞政譽，中心殊喜，不覺垂隔之久。比聆書上考，古循吏風復見今日。世常謂今古民俗不同，如左右正心誠意，發爲政令，百里順從如響，安得謂今人不如古人，民俗漓薄哉！以此見近來民不得賢令，環天下皆是，田里何由安樂？邑中人不甚病否？某去年遭旱癘，今夏至秋，支吾殊難，蓋蠲放幾七萬餘緡錢。今秋方得一稔，民復疾疹，死亡相望，則又賑之。馮憲助千緡，漕倉亦各有助，政此施行小惠，雖無大益，亦少見官民相關之意，他不足道也。承喻欲浩然賦歸，在執事清介無欲，視千乘猶敝屣，況一令乎！某向來亦有不耐事之癖，因究爲仁之旨，則知一身任天地之責，所繫甚大。苟志於仁，則萬物皆切於己，不得獨擅安逸，實民物於度外。素位而行，孜孜矻矻，終吾身而後已。今執事爲令，邑人愛如父母，可謂行得吾仁矣，無故求去，又恐於仁不無間斷。況執事居家生理不爲厚，祿雖不足飽妻孥，豈不爲有助？思之熟，莫若滿此任以俟天，必有知者。聞繡衣已剡薦，果否？書不憚作，於法無離任之文，直拂衣去，又無義理，幸爲百里少安，無他念，至禱。某來此徒勞，正與來喻事體一同，又有掣肘事極

多，不得已只得順受安行耳。偶舍弟歸，必一見，臨行作此書，不覺縷縷。《復齋集》卷一二。

與閩清令鄭君瑞劄 二

某再拜上覆云云。比所獻愚說，雖無可喜之論，自三折肱於世事，加以力用聖賢之訓，所得如此，自謂孔孟復生，當以此質之而不愧。舉天地間物，皆在吾仁術中，則躁褊不耐事，若與仁不相似，然更望深體，因風示教也。書院久成，生員職事共二十五員，倣白鹿規，皆教官兼山長，所選擇不敢容一毫私。邑中善政善教，入人甚深，餘力尚能治坊表、復官廨，與汲汲於敲朴索逋者不可同年語。拙書須及欲辭，不敢率爾爲之，極不佳。稅務字似只令吏書爲稱，故龍岡字亦用不寫。羽流求度，當以私錢薄助之，但此曹非吾儒所當助。有文榜二紙求教。《復齋集》卷一二。

與閩清令鄭君瑞劄 三

某再拜上覆某官。葉丈至，承賜書，匆匆不少留，薄效區區而已。黃尉來，又領近書。展玩如陪誨譚，且知邑人愛令，邑尹至，相率輸租，恐令之舍我去。夫以德化人，必如是而後可，近有士夫未能至此，遂欲坐以無事不知，姦宄不戢，良民受害，則所謂德化，乃姑息之異名耳。令叔判縣一到

此，才具恢恢，十尤溪不足治，乃邑人公論如此。黃真佳士，當如來成，已借印交事矣。得此人，可爲黃丈翼之之助。一見即知其人，蓋取友不苟，足以自信，既無中饋中幼簾外之差，此甚易免。近有自邑中來者，知近況尤詳，清苦之節，不待咨之於人。老人近不安旬餘，今方少愈，又覺旱熱，方此禱于山川。言不能盡，唯保嗇，不宣。《復齋集》卷一二。

與姚判官珪劄 一

竊以秋季之月，黃華屈節，恭惟某官盛德在躬，譽處愈偉，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困朱墨，不承問者久矣。比林丞之邑，嘗僭託致區區，書復不敏，正切愧悸，敢謂謙眷，寵以親汗，示教四書，皆切中邑中利病〔二〕。已申兩司，其詳見林丞書中，其語甚長，未暇縷述。但林丞言羨餘事，正某所痛革，已申奏朝廷矣。二稅俟新宰至，盡發下，蓋諸邑自去冬已在縣，獨順昌未有正官，故爾因循。亟復謝，不究欲言之萬一。《復齋集》卷一二。

〔二〕皆切：原作「切皆」，據文意乙。

與姚判官珪劄 二

比辱寵報，示教三事，皆此郡要務，議論精到，文辭激揚，真可嘆仰。遂使庸謬得轉而上聞，荷君子德，至於銘肌刻心，益思侍誨之樂，可勝馳情。雨汁終澀，禱諸寺觀神祠，雖小小應驗，如得杯水何益！此皆某德不足以感應召致，而舛政謬令，又有以傷陰陽之和，得罪於天，未即大僇，尚爾彊顏。因思南軒祀楚望故事，於風雩橋望祭衍山劍潭之神，齋祓行事，祭如風雷師之禮。來日行事若更不應，真可投劾去此矣。書院月末可成，節後不知可屈從者一來否，別俟致禱。《復齋集》卷一二。